秘密组织——道路社

〔印度〕萨拉特·钱德拉·查特吉 著





秘密组织——道路社

〔印度〕萨拉特·钱德拉·查特吉 著

刘国楠　刘安武 译



中国文艺联合出版公司

秘密组织—道路社

〔印度〕萨拉特·钱德拉·查特吉 著
刘国楠　刘安武 译

中国文艺联合出版公司 出版
(北京建国门泡子河十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国防工业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开本32 印张11.75 插页2千字253
1985年4月第1版　1985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3,000册
书号：10313·28　定价：1.80元

译 本 序

几百页印度著名小说家萨拉特·钱德拉·查特吉《秘密组织——道路社》的汉文译稿，整整齐齐地摆在我眼前。时间好象被压缩了起来，我一下子回到了五年前的印度加尔各答。那么多动人的微笑！那么多温暖的双手！那么多的鲜花！那么多的友情！我们下榻的旅馆的大厅里，红色大地毯，五颜六色的鲜花瓣铺得满满的。我们每个人都仿佛成了"步步生莲花"的仙女。

在这样一个极端神奇美妙的环境中，总有一个人在忙碌着，在奔走着，他就是西孟加拉邦负责招待中国代表团的玛尼克·慕克吉先生。我最初只是认为他是一个热情友好、干练机敏的印度朋友。但在临别时，他送给了我一部装璜精美的《萨拉特金书》，我才知道他是一个多才多艺的孟加拉文学研究专家。

离开印度以后，我们就不断通信。他希望中国多多介绍萨拉特的长篇小说。我请他推荐一部，他推荐的就是这部《秘密组织——道路社》。他还亲自寄来了孟加拉文原本和印地文译本。

现在这一部书已经翻译完毕，对本书比较详尽的介绍刘

安武同志已经做过了，再来写什么序言，似乎就成了画蛇添足，更严重一点说，就是佛头着粪。

那么，我为什么终于还是答应写这样一篇序言呢？原因也并不复杂。首先我想在雪地上留下一点鸿爪。在翻译这一部书中，我起了一个“牵线人”的作用。但我牵的不是个人的线，而是中印友好的线。我几次访问印度，时间不同，中印两国的关系冷热也不同，这种情况在国与国之间是难以避免的，值不得大惊小怪。但是印度广大人民对中国人民的情谊，不管是在“冷”的时候，还是在“热”的时候，都始终不变。有多少热烈场面让我终生难忘；有多么动人的情景让我刻骨铭心。我每一次回忆起来，都不免兴奋、感叹。我觉得这样的友谊才真算得上是牢不可破的。中间有那么一点小的波折，但丝毫也没有遮挡住两国人民的眼睛，蒙蔽住两国人民的心。中国古人有两句诗：“严霜烈日都经过，次第春风到草庐”，可以成为我们两国人民之间眼前关系的写照。

不管中印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已经有了多么长久的历史，也不管我们的友情已经达到多么火热的程度，这友谊注定还是要发展下去的，如果把这友谊比做一朵绚丽的鲜花的话，这朵鲜花也需要有人浇灌。这浇灌的任务中印两方面都要承担：这就需要我们大家共同努力。一个人个人的力量是微不足道的，我自己的更是微末不足道。但把这些力量汇合起来却能够有惊天地、泣鬼神的力量。

现在中印两方面都有人在努力保持并且发展中印人民的传统友谊了，玛尼克·慕克吉先生就是这样一个人。我没有同他谈过这个问题，他在加尔各答曾多次对我说，要同我认真长谈一次。但他当时实在太忙。一直到我离开印度，也没

有找出时间，临别时他只是对我凄然一笑，表现出无限惋惜之情。他之所以热心推荐萨拉特的长篇小说《秘密组织——道路社》，难道不是想弥补那一次永不能成为现实的长谈吗？

我个人认为，他推荐此书比同我个人长谈要更有意义。长谈只限于二人，推荐涉及的面却更为广大，它涉及到千千万万爱好印度文学的中国人，因而意义也就大到不可估量。玛尼克·慕克吉先生通过此书的推荐，确实为中印人民的友谊大厦增添了新的砖瓦。我这一个牵线人也可以说是为这一座大厦做了一点事情吧。

我就是在这样的考虑下，写了这样一篇序言。这看来有点离题，但实际上却是紧紧地扣住了本题。如果有人认为是画蛇添足的话，我看，这一只足是非添不行的。

季 羡 林

一九八三年十月三日



一

阿布尔沃和朋友们之间经常发生这样的争论：朋友们说："老兄，你哥哥什么都不信，可你呢，没有不听不信的。"

阿布尔沃说："怎么没有？比如我就不信我哥哥的那一套，也不听你们的劝告。"

这时，朋友们总是翻出过去的笑话来，说："你在学院读了理科，得了理科学士，可是，头上照样还留着一根辫子①！是不是想用它往脑子里通电？"

阿布尔沃回答说："理科教科书上没有反对留辫子，所以我也不认为留辫子是非法的。至于通电嘛，现在还没有发明出来。如果不信，你们可以去问问理科的人。"

朋友们听了他的话都很不高兴，说："跟你多说，真是瞎子点灯——白费蜡。"

阿布尔沃笑着说："你们的说法无疑是正确的，不过你们并不明白其中的道理。"

---

① 按照印度教传统，出身婆罗门种姓的男子，头上要留一根辫子，脖子上要戴一条圣线。另外，不吃荤，不饮酒，不在饭馆吃饭，不吃非婆罗门种姓的人做的饮食。

实际上，当阿布尔沃的大哥和二哥在当副县长的父亲的言行鼓励下，经常公开吃鸡，下饭馆，浴后忘记佩戴圣线，甚至津津乐道地谈论熨过的衣服如何如何好的时候，阿布尔沃还不懂得什么叫圣线呢。尽管阿布尔沃年龄最小，可是他对母亲内心深处的痛苦和暗地流泪，却早有察觉。母亲平时什么都不说，因为她知道，说了，不但儿子们不听，还会白白跟丈夫闹矛盾。一闹矛盾，丈夫就会毫不留情地影射丈人家从事的祭司职业，说："儿子们如果不学舅舅而学父亲，那叫我有啥办法！我不认为不留辫子而戴礼帽，就该把脑袋砍下来。"

因此，迦鲁纳莫伊对儿子的事，完全保持沉默，只是暗中不折不扣地遵奉自己的习惯和信仰。后来丈夫死了，她成了寡妇。虽然住在家里，可从某种意义上说，她完全和家庭分离了。她住在楼上的一个房间里，在凉台上围了一小块地方，亲自做饭，连儿媳妇做的饭她都不吃。她就是这样过着自己的日子。

阿布尔沃头上留着一根辫子，在学院读书，年年领取奖学金，获得奖章，顺利通过考试；在家里，积极参加每月两次的斋戒、沐浴、晚祷等宗教活动。他一方面喜欢踢足球、打曲棍球和板羽球，另一方面每天早晨又跟妈妈到恒河去沐浴，从来没有感到时间不够用。嫂子们认为他这样做太过分，讥笑说："小兄弟，你已经毕业了，看你虔诚的样子，现在应该穿一条三角裤，拿个钵，出家去当和尚了。你孝敬母亲的品行早超过一个婆罗门寡妇了。"

阿布尔沃笑着回答说："这算什么超不超过呢，嫂子？妈妈没有女儿，年纪也大了，又不吃你们做的饭，我按她的

习惯做，一旦她手脚不能动了，我至少还可以给她做饭吃。至于你所说的三角裤和钵，那是不会跑的，现在我在你们家里生活，将来总有一天，我还得依靠三角裤和钵过日子呀。”

大嫂子丧气地说：“有什么办法呢，兄弟，我们就是这样的命嘛。”

“那倒是。”阿布尔沃说完就走了。他来到妈妈面前，说：“妈，这就是你的不对了，虽说哥哥们什么都不忌讳，可是嫂子们谁也不吃鸡，不下馆子。难道你想永远自已做饭吃？”

母亲说：“做顿饭对我有什么不好？孩子，到我将来完全不能动的时候，你的媳妇也该来了。”

阿布尔沃说：“那现在为什么不快点给我娶一个婆罗门家的姑娘，让她侍候你呢，妈？虽然我还没有能力养她，可看到你这样受罪，我心里就想，养不活也得娶，可以先靠哥哥的钱维持一下。”

做母亲的自豪感使妈妈的眼里闪出了激动的泪花。她说：“可别这么说，孩子！怎么能说你连养一个媳妇的本领都没有呢？只要你愿意，你是有本事养活全家人的。”

“妈，你总是这么说。你以为世界上再没有比你的儿子更强的人？”说完，他竭力克制住翻滚的眼泪，急忙走开了。

尽管阿布尔沃一再说他养不活一个妻子，可有女儿的父亲们却从来没有停止过活动。他们不分场合，拼命向阿布尔沃的大哥威洛德围攻，使威洛德不得安宁。威洛德对妈妈说：“妈，要是谁家有吃斋敬神的贤惠姑娘，干脆给阿布尔

沃娶一个得了，免得这些人天天来纠缠，要不，他们会把我折腾得无法在家里呆下去。我是老大，外人都认为我就是一家之主。”

伽鲁纳莫伊听了儿子这番生硬的话，心里非常不高兴，但表面上仍然镇静自若。她温和而又坚定地说：“人们并没有想错，孩子，你爸爸不在世，你当然是一家之主。不过，关于阿布尔沃的亲事，眼下你还不要答应谁。这门亲事，我要亲自料理。我不在乎容貌长相，也不在乎土地钱财。”

“好吧，妈，那你就亲自定吧。可是，要定，请您快点定，不要象挂个红红的大苹果，叫人家看得见够不着。”威洛德说完气呼呼地走了。

伽鲁纳莫伊的心里早有了打算。几天来，她一直在河边沐浴的地方，注意一个相貌不凡的姑娘。那姑娘经常同她妈妈一道来恒河沐浴。伽鲁纳莫伊暗地里已经打听到母女俩和自己是一个种姓。而且姑娘每次沐浴之后，总要敬湿婆神①。伽鲁纳莫伊偷偷地观察，没有发现那姑娘有什么做得不合礼仪的地方。除此之外，其他方面的情况，她还得继续打听，她也正在这样做。她想，如果各方面都合适的话，就在这年四月给孩子完婚。

正当她考虑这些问题的时候，一天，阿布尔沃对她说：“妈，我找到了一个好工作。”

母亲高兴地说：“你说什么？你刚刚毕业，谁就给你工作了？”

阿布尔沃笑着说：“需要人的人给的呗。”接着他把全

① 印度三大神之一。他既是毁灭神，又是创造神。

部经过对妈妈讲了一遍："是院长给安排的工作。宝塔公司在缅甸的仰光新开设了一个分公司，需要派一名品学兼优、聪明能干的孟加拉青年去负责那里的工作。每月除房租外，还给四百卢比的工资。只要苦心经营，公司不倒闭，半年后，每月工资还要增加二百卢比。"说完他笑了。

但是一听到缅甸这个名字，妈妈的脸马上阴沉下来，败兴地说："你发疯了，阿布尔沃，谁到那样的国家去！我能让你到那种不讲种姓、不讲出身、不讲礼仪的地方去吗？我不需要这份钱。"

阿布尔沃怕母亲一反对，事情告吹，便说："妈，你不需要这份钱，我需要这份钱呀。平时，我听你的话，讨饭过日子都可以，可是这次的机会千载难逢，错过了，一辈子再也碰不到了。具有你儿子这样的能力和学识的人，在今天的城市里多的是，你儿子不去，宝塔公司的工作不会受影响。院长已经替我答应下来了，我不去，会伤他的面子，再说家里的境况你也不是不知道。"

妈妈说："不过，我听说那个国家很不圣洁。"

阿布尔沃说："别人说的言过其实，其实并不是你想象的那样不圣洁。再说，谁要不想圣洁，即使呆在我们这里，也不见得有人能奈何他。"

妈妈停了一会儿，说："可是我已经定在今年四月给你完婚呀！"

阿布尔沃说："你已经定了？那不碍事，往后推迟一两个月不就行了吗？那时我随叫随到。"

虽说伽鲁纳莫伊是老眼光，但是她非常有头脑。她默默地想了好一会儿，最后慢慢地说："既然你一定要去，那我

还有什么办法，不过希望你问问你哥哥的意见。”

在谈小儿子去缅甸的事情时，大儿子和二儿子过去和现在带给伽鲁纳莫伊心灵深处的愤懑，顿时涌上心头，但是她没有流露出来。她娘家是高古尔迪喀地方有名的邦多帕泰家族，她继承了家族的传统，非常遵守教规，非常虔诚。从小在她心灵深处扎下根的一套旧礼教，后来全被丈夫和儿子破坏和摈弃了。她只是抱着对阿布尔沃的一线希望才忍受着一切，生活在这个家庭里。今天，连阿布尔沃也要远离她，到一个陌生的国家去。想到这些，她心里感到无限恐惧和忧虑，但是口头上只是说："阿布尔沃，你不要在我有生之年，再给我增添痛苦。”说完她用衣边擦了擦眼泪。

阿布尔沃的眼里也泪水汪汪，回答说："妈，今天你还健在，可总有一天，天上会派人来请你的，那时你总得丢下你的阿布尔沃，独自离去吧。不过即使你当过我一天的妈妈，我也永远不会让你在天上，为你这个儿子掉一滴眼泪，这点你可以放心。”说完他很快走开了。

那天傍晚，迦鲁纳莫伊做晚祷告和数念珠的时候，思想总是不能集中，她心里又激动又难过，两眼不断地流泪。她拿不定主意，到底该怎么办。最后她来到大儿子的房门外，默默地站在那里。威洛德从机关下班回来后，吃了茶点，换上晚装，正准备去俱乐部，忽然发现他妈妈站在门外，大吃一惊。他思想上没有准备，一时不知说什么好。

迦鲁纳莫伊说："我来问你一件事，孩子！”

"什么事，妈？”

迦鲁纳莫伊虽然擦干了眼泪，可是她刚哭过的嗓子却瞒不过人，她把发生的事情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大儿子，最后还



谈到了阿布尔沃每月的工资。她不高兴地说："我在想，要不要让他到那里去挣这几个钱。"威洛德一听就急了，不以为然地说："妈，我们都承认，象你的阿布尔沃这样的儿子，世上再也没有第二个。但是我们既然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就得承认：半年之后由四百卢比增加到六百卢比的工资，比你的儿子要有用得多。"

妈妈失望地说："可是，我听说缅甸是个很不圣洁的国家。"

威洛德说："妈，世上如果只有你听到和知道的事才是正确的，那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妈妈听完儿子的最后一句话，难过地说："孩子，既然从你们懂事起到现在，我连这个道理还没有弄清楚，那么如今我已是风烛残年了，你就不要再给我上这种课了。今天我来你这里，不是想知道阿布尔沃值几个钱，而是想知道，让他走这么远合适不合适。"

威洛德赶快弯下腰，用右手触摸了妈妈的脚，说："妈，我说这话不是要叫你老人家难过。我们和父亲合得来，这是事实。卢比这东西在世界上是珍贵的，而且是必不可少的，这也是我们从他那儿学来的。但是我并没有劝你去贪图这点钱财。你的威洛德虽然穿的是洋服，戴的是礼帽，可他那颗心今天还没有洋化到因为害怕供养弟弟而不加任何思考，甘愿把亲弟弟打发走。不过，照我看，妈妈，你还是让他去吧。看看国内目前这种风气，我认为如果离开这里，到别的地方去做事，对他肯定会有好处。我们大家也许还可以避免一些麻烦。妈妈，闹国货运动时候的事你是知道的，当时，他还乳臭未干呢！为他的事，爸爸差点没丢了官。"

迦鲁纳莫伊恐惧地说：“不，不，他现在不会再干那种蠢事了。那时他还小，不懂事，只是因为他参加了那个党，才……”

威洛德摇了摇头，笑笑说：“你说他现在不会再干那种蠢事了，你说的也可能对。不过，妈妈，一个国家，常常会出一些与众不同的人物，你的小儿子就属于这种人物。国家的泥土就是他们身上的肉，国家的水，就是他们血管里的血，他们不但想把国家的水土，而且想把国家所有的山川、林木、日月、河流都化作自己身体的一部分。也许就是他们中间的某一个人，远在圆满时代①就发明了‘祖国’这个词。在有关国家的事情上，你千万不要轻易相信他们，不然，你就要受骗上当。你瞧，他们的生和死只差这么一丁点儿。”他用拇指尖卡着食指尖，比给妈妈看。接着又说：“在这种事情上，你倒更应该把你这个不圣洁的威洛德当作自己的亲人，他比起你那位头上留辫子、天天念《薄伽梵歌》②，又在理科毕业的阿布尔沃来，要可靠得多！”

要说妈妈听了儿子的话就全信了，那倒并不尽然，不过，她确实曾经为这些事情担惊受怕，惶惶不安过。因此，她现在心里又有些犯愁了。她知道，国家的西部天空又要出现阴霾。上次出事的时候，阿布尔沃的父亲还活着，可现在他已经不在人世了。

---

① 印度教把从古至今分成四个时代：圆满时代，三分时代，二分时代，争斗时代。最好的时代是圆满时代，现在是最差的争斗时代，这个时代毁灭后又重新出现圆满时代，如此周而复始，永不停息。

② 《薄伽梵歌》本是大史诗《摩诃婆罗多》中黑天对阿周那的一番说教，后来成了印度教的经典。

威洛德看了看妈妈脸上的表情，明白妈妈心里在想什么。但是他急着要出去，于是说道："好吧，妈，他又不是明天就走，这些事，回头大家坐下来一起商量商量再定吧。"说完，他就急急忙忙走了。

二

在船上的几天，阿布尔沃全靠吃炒米面、甜食和喝椰子水来保持他的婆罗门纯洁性。他几乎憋得半死，好容易才到了仰光的码头。新开张的宝塔公司的两个看门人和一个马德拉斯职员，站在码头迎接新来的经理。他们迫不及待地告诉他，公司已经给他租好一所房子，房租每月三十卢比，由公司支付，房子已经布置好了。

二月快过了，天气渐渐热起来了。阿布尔沃心里很满意，他想，经过海上几天要命的折磨，现在可以单独住在一所房子里，躺在一张整洁的床上，舒舒服服地休息了。来的时候，他随身带了一名婆罗门厨师，这个厨师长期在哈尔达尔[①]家做饭，他那种完美无缺的严谨行为，已经受过迦鲁纳莫伊的检验。因此，尽管他跟阿布尔沃一起来缅甸，对家里来说很不方便，但迦鲁纳莫伊还是叫阿布尔沃把他带来了。迦鲁纳莫伊不但没有忘记给阿布尔沃派个厨师，而且连做饭用的东西，如大米、豆子、酥油、菜油、调料、土豆、蔬菜，也没有忘记叫他带上。一个希望象闪电一样掠过他的心头：吃热饭热菜，会很快去掉嘴里那种干涩的味道。公司的

① 哈尔达尔是阿布尔沃的族名。

职员给阿布尔沃雇好车以后，便告辞回家了，只有看门人扛着行李什物，陪着他一起走。阿布尔沃经过漫长的海上旅行之后，现在坐在飞驰在陆地上的车子里，感到很惬意。过了十分钟左右，汽车便到了他的新居，在门前停下来。看门人大声喊了半天，好容易才叫来了十一、二个印度苦力。在往楼上搬行李的时候，阿布尔沃看了看这座每月三十卢比租金的房子，愣住了：房子既不漂亮，也不协调，没有外间，也没有内室。所谓院子，不过是一条通路而已，没有一点空地方。狭窄的木板楼梯，从下面直通到三层楼上，又陡又暗；而且不是某一家专有，至少是六家住户共用。如果上下楼时不小心滑倒，那么先是跌到坚硬的石板路上，然后是住进医院，至于第三种情况，还是不想为妙。要学会走这种木板楼梯，需要花比较长的时间。阿布尔沃新来乍到，所以他迈步十分小心，紧紧跟在看门人的后面往上爬。看门人上到二楼，打开了右边的一扇房门，说道："先生，这就是您的房间。"

阿布尔沃指着左边一扇紧闭的房门问道："这里住的是谁？"

看门人说："听说住的是一个华人。"

阿布尔沃问上面房间住的是谁，看门人回答说："我看见是一个黑黑的先生，好象是马德拉斯人。"

阿布尔沃没有再说什么。当他知道在楼上和隔壁住着两家邻居时，失望地叹了一口气。进到房间以后，他的心情更不好了。大小一共三个房间，全是木板墙；一间里安了水管，还有洗澡间和厨房所必需的设备；中间一间靠近楼梯，说得好听一点，可以叫会客室；最后一间面向大街，算是卧室。

这间比较干净，能够见到阳光。公司出钱把这套房间收拾了一下，放了一张床，一张桌子和几把椅子。靠街道一面，有一个小阳台，时间难熬的时候，可以站在阳台上看看街上的过往行人。三个房间是通的。总的说来，房间里空气不流通，光线不够充足。墙是木板的，地是木板的，房顶是木板的，楼梯也是木板的。一想到火，就叫人想到，象这样名副其实的紫胶宫①，恐怕连国王难敌也不可能给他的般度兄弟建造出来。阿布尔沃想到自己离开老家，离开亲友、兄嫂和妈妈，来到这遥远的异乡，住在这样的房间里，眼泪不禁夺眶而出。他克制住自己，胡乱收拾了一阵，发现水龙头还能流水，这才得到了一点慰藉，因为洗澡和吃饭这两件事总算不成问题了。看门人安慰他说，如果不随便浪费，这城里的水是不缺的，因为每两家就有一个安装在房上的大蓄水缸，日夜都有水。阿布尔沃放心了一些，他对厨师说："大师傅，我妈妈叫你把需用的东西都随身带来了，你洗个澡，准备做饭；我和看门人一起，把东西好好收拾收拾。"

厨房里有煤，灶是砖砌的，搪得简陋，仔细一检查，发现有些地方沾了黑的东西，天知道谁在这里住过，他是什么种姓的，在这灶上做过什么。一想到这些，心里就特别厌恶，于是他对厨师说："迪瓦利，不能用这灶做饭，得另外想办法。要是能找到一个煤油炉子，今天就先在外边那间屋里做点米饭、豆菜，凑合一下。不过，在这个倒霉的国家里能找得到煤油炉子吗？"

---

① 史诗《摩诃婆罗多》中，难敌为般度五兄弟赶造了一座紫胶宫，让他们居住，企图一把火将他们烧死。由于事先知道了消息，般度五兄弟从地道逃走了。

看门人说，这种东西倒不缺，只要有钱，十分钟之内就可以买来。看门人拿着钱出去了。迪瓦利开始准备做饭。阿布尔沃在屋里挪放箱子，把衣物挂在木制衣架上，又打开行李，把被褥整整齐齐地铺在床上，再从箱子里把一块新油布取出来，铺在桌子上，放上书籍和写字用具，然后把北面已经打开的两扇窗门推到边上，在窗门的两个角上塞了纸，直到他认为卧室已经收拾得窗明几净时，才仰卧在刚铺好的床上，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过了一会儿，看门人提着一个煤油炉子回来了。阿布尔沃吩咐厨师赶紧做饭。当他说完话又要躺下时，忽然想起临走时妈妈再三叮嘱叫他一下船就立刻打个电报，于是他马上穿好衣服，带着自己唯一的管事——看门人，到邮局去，而且照看门人的说法告诉迪瓦利说，自己不超过一小时就回来，叫迪瓦利在自己回来之前，把一切都准备好。

这天基督教徒正好过节放假。阿布尔沃边走边朝街道两旁张望。走了一段路，他才发现，原来这条街住的都是缅甸和外国的阔老爷阔太太。每一幢房子里，都可以多少看到一些欢度西方节日的气氛。阿布尔沃问看门人："喂，老兄，我听说这儿有不少孟加拉人，你知道他们都住在哪一条街吗？"

看门人回答说："这里谁住哪条街，并没有统一规定，谁愿意住哪儿就住哪儿，不过，'当官的'大多数都喜欢住在这条街上。"阿布尔沃本人也是一个当官的，因为他也是到这个国家来干大事的。他虽然是一个狂热的印度教徒，但是他并不敌视其他宗教。不过，他看到自己上下左右，里里外外，四面八方都被信奉基督教的邻居所包围，心里不免感到有些别扭。他问道："别处还有房子吗？"

看门人不熟悉这方面的情况，他想了想，然后按自己想法回答说："找一找，会找到的，但是用这点钱租几间象样的房子，恐怕有困难。"

阿布尔沃再没有说什么。他跟在看门人后面，步行了一大段路，终于来到了一个邮政分局。邮局的马德拉斯电报员不在，吃午饭去了。阿布尔沃坐在那里等了一个小时，才见到电报员。但是电报员看了一下表，说："今天放假，邮局两点停止营业。现在快两点一刻了。"

阿布尔沃非常生气，说："这怪你不怪我，我等你一个小时了。"

那个人朝阿布尔沃看了一眼，毫无愧色地说："不，我只离开了十来分钟。"

阿布尔沃和他大吵了一场，骂他是撒谎的家伙，拿起诉来威吓他，但是毫无用处。电报员满不在乎地收拾着他的登记簿和单据，连理也不理。阿布尔沃感到再浪费时间，毫无意义，他又饿又渴又气，只好去电报总局。他费了很大劲，从拥挤的人群中挤到了前面，又等了很久，才给妈妈发了报平安的电报。这时，太阳已经快要落山了。跟着他受折磨的看门人祈求说："先生，我家很远，我得走了。"

阿布尔沃感到很不顺心，非常扫兴。放看门人走，他愿意，因为他相信，标有号码的街道，又直又平，找回住处不成问题。看门人告辞回家了。阿布尔沃边走边回忆他住的那条街，最后总算到了家。

刚踏上楼梯，看见迪瓦利站在二楼的房门口，手里拿着一根大棒，在楼板上敲着，口里还不停地骂着。对手是三楼上的一个人，穿着西服裤子，袒露着上身，站在窗前，用英

语和印地语还嘴，手里拿着一根马鞭不时啪啪地抽打几下。迪瓦利叫他下来，他叫迪瓦利上去，这种彬彬有礼的相互邀请，所使用的语言却都不堪入耳。

阿布尔沃站在楼梯的第一个台阶上没再挪步。他不知道在短短的时间里发生了什么事，迪瓦利怎么这么快就跟邻居打得如此"火热"。两个人也许忽然看到了阿布尔沃，迪瓦利狠狠地用棍子往楼板上捅了一下，不知又说了一句什么"好听"的话，那位老爷也使劲抽了一鞭子，作为回答。阿布尔沃没等第二次宣战，就赶快走上楼去，一把抓住迪瓦利拿棍子的手说："你发疯了？"阿布尔沃没等迪瓦利辩解，就硬把他推到屋里。进了屋，迪瓦利又急又难过，气得快要哭了，说："瞧，你瞧瞧这位混账老爷干的好事！"

当阿布尔沃看到那位老爷干的好事以后，立刻忘记了睏乏和饥渴。锅里的豆粥还在冒热气，散发出调料的香味。他来到另一个房间，发现刚铺在床上的白被单，被又黑又脏的水浸得湿漉漉的。椅子上是水，书桌上是水，书籍上是水，箱子上是水，一屋子到处都是水，甚至放在角落里的衣架，也没有幸免。衣架上挂的一套值钱的新西装，也溅上了脏水点。

阿布尔沃耐住性子问："这是怎么搞的？"

迪瓦利用手指着上面的楼板说："就是那个混账老爷干的，你瞧那……"

上面的楼板缝里，还在不断往下滴脏水。迪瓦利把事情的经过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他。事情是这样的：

阿布尔沃出去不久，那位老爷就回来了。今天是基督教徒的节日，为了过得热闹些，他也狂热起来，起先是唱歌，

接着又跳舞，然后又唱又跳，闹得很凶，以至于使迪瓦利担心楼板承受不了他这种极度的欢乐，会连人带楼板一齐掉下来，砸在头上。但是这些他都忍了。后来厨房上面往下漏水了，迪瓦利怕弄脏了厨房的东西，所以给上边提了抗议。但是那位老爷对于本国人（不管他是黑皮肤或是白皮肤）的这种鲁莽行为是不能容忍的。他发火了，暴跳如雷，回到屋里，拿起水桶，一桶又一桶劈头盖脑地泼将下来。后来发生的事，这里不必多说，阿布尔沃已经亲眼看到了。

阿布尔沃呆呆地站了一会儿，然后问："他家里没有别人吗？"

"谁知道，也许有。当时好象还有一个疯子跟那个混蛋打过架。"迪瓦利说完惋惜地朝粥锅看了一眼。阿布尔沃明白了他说的意思，就是说，虽然有人曾竭力劝阻过，但是丝毫也没有改变他们的厄运。

阿布尔沃不声不响地坐着，要发生的事都发生了，现在平息了，也看不出欢度节日的老爷还会制造新的麻烦。也许他已经睡了，只有土里土气的迪瓦利还没有饶他，间或还嘟哝几句。

阿布尔沃勉强笑着说："迪瓦利，老天爷不高兴的时候，就是这样来夺取凡人的口中之食的。好吧，就当今天还在船上。炒面和点心还有一些，暂时先凑合着过一夜吧。你看行不行？……"

迪瓦利点点头，表示同意，然后馋涎欲滴地又看了看粥锅，站起来，去拿剩下的炒面和点心。幸好装食物的箱子搬进屋后放在厨房的角落里，没有挪动，基督教徒泼下来的脏水，还没有毁坏这些带有种姓色彩的东西。

迪瓦利在厨房里一边准备水果，一边说："少爷，这里不能住。"

阿布尔沃漫不经心地说："也许不能住。"

迪瓦利是哈尔达尔家的老厨师，想起临走时阿布尔沃的母亲叮咛他的那一番话，他就不由自主地激动起来，说："不，少爷，这里连一天也没法住。我在气头上把事情弄糟了，我不该和老爷吵嘴。"

阿布尔沃说："是啊，你不该跟他吵嘴，应该揍他一顿。"

迪瓦利的头脑已经恢复了理智，不再发热了，他立刻反对说："不，少爷，不管怎么说，他是老爷，我们毕竟是印度人呀！"

阿布尔沃没吭声。迪瓦利壮着胆子问："不能给公司的看门人说说，让我们明天一早就搬到别处去住吗？我觉得还是搬走的好。"

阿布尔沃说："好吧，我说说试试看。"他意识到，在短短的时间里，迪瓦利的内心深处已经产生了印度人对待老爷的那种委曲求全的自卑感。他现在对欺负他的人已没有什么反感情绪了，他认为无需再自寻烦恼，浪费时间，应当悄悄地离开这里，一走了事。阿布尔沃又说："行，就这么办。你准备吃的吧。"

"这就准备，少爷。"说完他放心地干起活来。可是阿布尔沃一想起住在上面的那位假洋鬼子的恶劣行为，心里一下又燃起了怒火，他想："这不光是我和一个酒鬼之间的问题。人们一向容忍他这种胡闹，使他得寸进尺，越来越凶，以致他今天敢于如此欺负我们，简直快到了登峰造极的地

步。我们把忍气吞声当作自己的本分，所以他才敢这样肆无忌惮地损害我们；而我的佣人今天才敢教训我，叫我为了自卫，赶紧搬离这个地方。唉！他连一点体面也不顾了。”

厨师坐在厨房里，正专心地给主人准备果品，主人什么时候拿着大棒，蹑手蹑脚地上了楼，他一点也没有察觉。

二楼上，老爷的房门紧闭着，阿布尔沃猛擂房门。不多一会儿，一个女的战战兢兢地用英语问道：“谁呀？”

阿布尔沃说：“我，楼下的，我想瞧瞧你家那个男的。”

“为什么？”

“我要让他看看，他给我们造成了多大的损失。当时我不在，算他走运！”

“他已经睡了。”

阿布尔沃的口气很大，说：“把他叫起来，现在不是睡觉的时候。要是夜里睡觉，那我可以放过他，但是现在是白天，他不亲自回答我的话，我就不走。”尽管他无意再捅楼板，可说完之后，还是把楼板捅得直响。

但是，既没有人开门，也没有人回话。等了一两分钟，阿布尔沃又嚷起来了：“我决不走，你叫他出来。”

屋里答话的那个女人，走近门边，用极其文雅柔和的声音说：“我是他女儿。我替我父亲向您陪礼道歉。那些事都是他酒后干的。请您相信，你们的损失，我们明天一定如数赔偿。”

阿布尔沃听到姑娘温和的声音，心立刻软了，但怒气还没有消，说：“他象个野人，给我造成的损失太大了。不错，我是一个异乡人，不过，我希望他明天上午亲自下来看看，

再决定怎么办。”

姑娘说："好吧。"停了一会儿她又说："我们也和您一样是新来的，我们昨天下午才从毛淡棉搬到这里来。”

阿布尔沃再没说什么，慢慢走下楼来，回到屋里。迪瓦利还在埋头做吃的东西，刚才发生的事，他还不知道。

阿布尔沃马马虎虎吃了一点东西，然后来到卧室，把湿被褥、湿枕头扔在地上，铺开床，勉强躺了下去。他一踏上这异国土地，就遭受了这样巨大的损失，因此感到很烦恼，很失望。不知将来还有什么大祸临头，落个什么下场。在心烦意乱、情绪激动的时候，他又想起了另一件事：那位陌生的姑娘是谁呢？她没有出来，长得怎么样呢？多大年纪？秉性如何？这些他无法猜测，只知道她的英语发音不象英国人，可能是马德拉斯人，要不就是果阿人或别的地方的人。但是不管怎样，她不象她父亲那样，自认为是信奉基督教的王族，因而专横跋扈。她对她父亲的蛮横无礼感到羞愧，她请求原谅时所用的羞怯的、彬彬有礼的语调，和阿布尔沃那种粗声粗气的激烈控诉，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当然，阿布尔沃并不是一个性情暴躁的人，不管对谁，话说重一点，他都感到不好意思。特别是当他把迪瓦利说过的话同他自己所遇到的情况对照了一下以后，才发现，也许当时就是这位姑娘不声不响地拦阻了她那行为恶劣的醉汉父亲。这时他后悔自己不该太莽撞，觉得今天要是沉默不语就好了。要出的事，已经出了，要是不气呼呼地跑上楼去说那一番话就对了。

迪瓦利在另外一间屋子里洗餐具的声音突然停了，接着听到迪瓦利问了一声："谁？”

阿布尔沃愣了一下，可是没有听到回答，只听见迪瓦利在用粗嗓门说话。迪瓦利用印度斯坦语说：“不，不，小姐，你把这些全拿回去，少爷已经吃过了，我们不碰这些东西。”

阿布尔沃坐起来，竖着耳朵听了听，他听到是那个基督教姑娘的声音，但是摸不清是怎么回事，还是迪瓦利的话使他明白了。迪瓦利说：“谁说我们还没有吃饭？我们吃过了。你把这些拿回去吧。少爷听见了会生气的。”

阿布尔沃悄悄地走到迪瓦利面前，问道：“怎么回事，迪瓦利？”

姑娘本来站在门槛里边，这时立刻闪到外边。天刚黑，还没有点灯，只看到楼梯上一个黑影，尽管不能完全看清，可是他还是认出了那个姑娘。她的肤色没有英国人那么白，不过还是相当白皙的，年龄有十九、二十岁，也可能还要大一点，因为个子比较高，显得有点瘦弱，要是上面的两颗门牙不稍稍向外突出，样子也许会更好看。可能因为过节，所以她穿了一双拖鞋和一件高级的马德拉斯纱丽，但是举止行为却很象孟加拉人和波斯人。门外地上放着一个日本果盘，盘子里装着平果、梨、两个石榴和一串葡萄。阿布尔沃问：“这是怎么回事？”

姑娘从外边用英语低声回答说：“今天是我们的节日，这是我妈妈送给你们的礼物。再说，你们今天连饭还没有吃呀！”

阿布尔沃说：“请代我谢谢你妈妈，不过，我们已经吃过饭了。”

姑娘没吭声。阿布尔沃问：“谁告诉她我们还没有吃

饭？”

姑娘羞答答地说：“我们两家就是为这事才闹了矛盾。再说，我知道你们还没有吃饭。”

阿布尔沃点点头说：“非常感谢你妈妈，不过，我们确实已经吃过饭了。”

姑娘沉默了一会儿，说：“吃是吃过了，不过没有吃好。这是从市场上买来的水果，是干净的。”

阿布尔沃知道这位陌生的女子还在为平息他的怒气而心神不安。也许她想，阿布尔沃刚才挥舞着棍子，撕破嗓门发了那一通脾气，不知明天上午还会干出什么来，所以才拿着礼物来给阿布尔沃消气，才真心实意地对迪瓦利说：“不，这水果是干净的。是从市场上买来的，收下没事儿，大师傅。”

迪瓦利还是不高兴，说：“市场上的水果，刚买回来，倒也可以。可是，今天晚上不需要，少爷的妈妈再三叮咛过我，叫我不要碰别的东西。小姐，你把它全拿走吧，我们不需要。”

阿布尔沃的母亲告诫过，这完全是可能的；他母亲为了这事，把自己雇用多年的可靠厨师派来作他的监护人，也是事实。但是当他记起临走那天他对妈妈下的一番保证时，心里又想，不光妈妈有令，禁止他吃这些东西，他自己也发誓要遵守这个信条。但是他觉得，把一个亲自上门来给他消气的羞怯而又陌生的姑娘送给他的一点普通小礼物，当作不干净的东西，叫人家拿回去，也是不合适的。可是这话他无法说出口，只是默不作声。迪瓦利说：“小姐，我们是不会碰这些东西的，你拿回去吧。我用水把地洗一下。”

姑娘默默地站了一会儿，然后端起盘子，慢慢地走了。

阿布尔沃有些不满意，小声说：“即使不吃，也该收下，收下以后，回头可以偷偷扔掉嘛！”

迪瓦利吃惊地说：“收下以后再扔掉？随便糟塌东西有什么好处，少爷？”

“‘有什么好处，少爷’！你真笨，说这种话，土包子！”阿布尔沃说完就去睡觉了。躺在床上，他首先生迪瓦利的气，气得他全身冒火，但是他越想越感到他不能把人家的东西收下来再扔掉。明白地告诉人家，叫人家把东西拿回去，这也许是对的。忽然他又想起了他大舅的事。有一天，那位品德高尚内心虔诚的婆罗门学者，不肯在他们家里吃饭，迦鲁纳莫伊知道，怎么劝，他也是不会同意的，不过，为了顾全丈夫的面子，她还是想出了一个两全其美的主意。可是那位穷婆罗门听了她的主意后笑了笑说：“姐姐，那不行，哈尔达尔先生是个火性人，这种侮辱，他是受不了的，搞不好还会连累你。我师父常说，维护真理是要吃苦的，在磨难和挫折中，总有一天会发现真理，但是真理绝不和甜蜜的谎言或欺诈并存。姐姐，我最好不吃饭就走。”类似这样的痛心事，迦鲁纳莫伊遇到过多次，但是她从来没有怪过她弟弟。阿布尔沃想起他舅舅那件事，心里反复考虑，觉得迪瓦利做得好，把东西退回去是对的。

三

阿布尔沃想早晨到街上去转一转。这里不合印度教教规的名声，早已越过海洋，传到他妈妈的耳朵里。所以他否认

也不行，必须承认这一点。不过，他并不是第一个打着印度教的教幡，越过重洋，来到这里的！恐怕还有别的真正的印度教徒，他们在他之前就在工作和教规之间找出了一条路，消除了宗教和经济之间的矛盾，安然地生活在这里。为了找到这条路，结识这些人是十分必要的。而在国外，要想了解当地情况，只有逛市场才是最好的办法。自己必须亲眼看看，亲耳听听，然后才能断定在不违背母亲的禁令下，是否能在这个国家真正生活下去。但是他不能出去，因为楼上那位老爷，说不定什么时候下来给他道歉。他一定会来的，这毫无疑问。一方面是他酒后惹的祸，另一方面，酒醒之后他老婆和女儿也决不会放过他，因为阿布尔沃昨天已经从她们的嘴里听出了这种口气。今天，阿布尔沃在起床以前几次梦见了那个姑娘。即使在睡梦中，他也感到那姑娘温文尔雅、彬彬有礼的声音，好象一种无名的旋律，一直在他耳边回响。姑娘对她父亲酒后的恶劣行为，感到无比羞愧。同样，阿布尔沃也为迪瓦利的粗暴态度，感到无地自容。这两个由于别人的过错而变成罪人的陌生人的心里，大概有这么一点微妙的同感。这一点，即使不说出来，阿布尔沃心里也是不会否认的。这时，突然传来楼上那位邻居起床的声音。随着皮鞋的走动声，阿布尔沃想，老爷可能就要下楼来，站在他的门口了。他要下来陪礼道歉，这是肯定无疑的。阿布尔沃考虑怎样做才能缓和昨天那种令人不快的气氛，消除心里的隔阂。该来道歉的时间快过了。随着楼上大步小步的走动声，老爷的皮鞋声越来越清晰。从脚步声中，可以听出他迈步的长度和身体的重量，但是看不出有丝毫叫人怜悯的迹象。阿布尔沃就这样抱着希望和激动的心情，等到九点，快要到新机关

上班时，才听到老爷开始下楼。阿布尔沃注意地听着，他听见在老爷的后面，还有两个人跟着。不多会儿，门上的吊环响了，迪瓦利从厨房跑过来，说：“少爷，昨天那个臭老爷在摇门上的吊环哩。”听他说话的口气，心里是很激动的。

阿布尔沃说：“开门让他进来。”

迪瓦利一开门，阿布尔沃就听见一个很粗鲁的声音说道：“喂，你家少爷在哪儿？”

迪瓦利怎么回答的，阿布尔沃没有听清楚，也许迪瓦利恭恭敬敬地欢迎了他们。不过老爷的回答是：“叫他出来！”

待在屋里的阿布尔沃吃了一惊，我的天啊，这哪里有一点懊悔的样子！他想，老爷早晨起来又喝酒了，现在是出去好，还是不出去好呢？但是，还没等他再想别的，命令又来了：“快叫他出来！”

阿布尔沃慢慢地走了过去，老爷上下把他一打量，用英语问：“你懂英语吗？”

“懂。”

“昨天我睡觉以后，你到我们楼上去了？”

“是的。”

老爷：“好。用棍子捅了？想非法破门而入吧？”

阿布尔沃惊呆了。

老爷说：“要是碰巧门被你打开了，那你就会闯进我的家，向我的妻子或女儿进攻！正因为你想这样捣鬼，所以我没睡的时候你才不敢去！”

阿布尔沃慢慢地说：“当时你在睡觉，怎么会听到这些事？”

老爷："我女儿全告诉我了，说你还同她吵嘴，辱骂了她。"他指了指站在后边的女儿说。昨天晚上送水果的正是这个姑娘。不过，昨天阿布尔沃没有看清楚，今天又只能看到胖老爷身后露出来的纱丽，不知她对老爷的说法是赞成呢还是反对。但是，阿布尔沃至少认识到这些人不简单，他们故意颠倒是非，混淆视听，对他们必须特别警惕。

老爷说："要是我醒着，我就一顿乱脚把你踢到街上去，叫你跌得一颗牙也不留。既然这种机会已经错过，现在只好靠警察来解决了。我们这就去告发，你等着吧。"

阿布尔沃点了点头说："好吧。"但是他吓得面如土色。

老爷拉着女儿的手说："走。"他边下楼梯，边说："胆小鬼，想袭击柔弱的妇女！我要给你一点厉害，叫你一辈子忘不了。"

迪瓦利站在旁边听着。老爷一走，他就哭丧着脸说："现在怎么办，少爷？"

阿布尔沃装着无所谓的样子说："没有什么了不起！"

但是，他的脸色却说明他心虚。迪瓦利看出了这一点，说："我早就说过，事情已经发生了，不要再去惹他们，人家是老爷太太。"

阿布尔沃："老爷太太又怎么样？"

迪瓦利："不是上警察局去了吗？"

阿布尔沃："去了又怎么样？"

迪瓦利不安地说："给大少爷拍个电报吧，小少爷，也许他会来一趟！"

"你发疯啦，迪瓦利！去看看吧，东西恐怕都烧焦了，我十点半要上班。"

说完，他回到自己屋里，迪瓦利也到厨房去了。但是他对做饭、盛饭和少爷上班的事，一概感到没有意思。他越觉得自己是个祸根，他的心就越象一团乱麻，越想责怪这异乡太野蛮，命运太捉弄人，算命先生的预言太荒唐，伽鲁纳莫伊太贪财。他这样想反而可以得到一点慰藉。

他带着这样一种心情，勉强干完了厨房的活。

他是伽鲁纳莫伊亲手训练出来的，所以不管心里多么发愁，手头的活儿总是一点也不马虎。饭按时开了。阿布尔沃为了鼓励他，吃饭的时候，把他大大赞扬了一番，夸奖饭菜做得好。他尝了几口说："今天做的饭，简直象甘露，迪瓦利！好几天没有吃上饭了，我还以为你会把饭烧煳了呢。瞧你多胆小啊！妈妈真好，为我选中了你这样一个大好人！"

迪瓦利嗯了一声。

阿布尔沃朝他看了一眼，笑着说："你的脸气得通红，真象一个红土罐！"他不但想冲淡一、两天来的事情对迪瓦利的影响，而且也想冲淡这些事对自己心理的影响。他开玩笑似地说："你看清假洋鬼子的恫吓手段了吧？要去警察局告我！干吗不去呀？去了又拿我怎么样？有谁作证？"

迪瓦利只说了一句话："老爷太太们不需要什么证人，他们说一句话就行了。"

阿布尔沃说："说一句就行了！难道法律是他们的？再说，他们算什么老爷太太？皮肤象擦了油的黑皮鞋！还想用吓唬孩子的办法来吓唬我！坏蛋，贱货，杂种！"

迪瓦利不言语了，他连背后咒骂的勇气也没有了。

阿布尔沃默默地吃完了饭，然后，突然抬起头来说："那个姑娘多坏呀，迪瓦利！昨天来时象个落汤鸡，可回到楼上去以后，又编了那么多的谎话！认识一个人真不容易呀！"

迪瓦利说："基督教徒嘛！"

"可不！"阿布尔沃这时才明白，原来这些人根本就不懂得什么可以吃，什么不可以吃，不在乎什么是吃剩的，什么不是吃剩的，也不理解什么对社会有利，什么对社会有害。他说："他们是些命运不好的混蛋。你知道吗，真正的老爷是很憎恨他们这些人的！根本不愿意跟他们同桌共餐。尽管他们头上戴的是礼帽，身上穿的是西服，尽管他们天天往教堂跑，但不会有人理睬他们。你想想，抛弃自己宗教的人，能好吗？"

迪瓦利并不这么认为，但是在大祸临头的时候，他根本没有心思去考虑谁好谁坏。少爷快去上班了，不知道少爷上班以后，他一个人在家如何消磨时间。老爷上警察局报告去了，他从警察局回来以后，也许会来砸门。还有，可能把警察领来，叫警察把他绑去，他实在捉摸不透将要发生什么事。在这种情况下。他对于真假老爷有什么区别，会不会同桌共餐，如果不吃，对方会感到多大屈辱，心里会多么难过等等问题，一点也没有兴趣。阿布尔沃吃完饭，收拾了一下，穿好衣服，准备去上班。迪瓦利掀开门帘，探出头去，说："稍等一会儿，看看情况再说，好吗？"

"看看什么情况？"

"等他们回来……"

阿布尔沃说："那怎么行！今天是我第一天上班。你说

说，迟到了，人家会怎么想？”

迪瓦利没有回答。阿布尔沃说：“你关上门，老老实实呆在家里。我尽可能争取早点回来。这杂种能拿我们怎么样？总不能把我们的门砸了吧！”

迪瓦利说：“好吧。”阿布尔沃看出迪瓦利是抑制着自己，没有把话说完。他刚出去，还没有关门，迪瓦利就小声说：“少爷，今天不要步行，叫辆车吧。”

“好，看情况再说。”阿布尔沃说完话就下楼了，脚上穿的新皮鞋咯吱咯吱直响。从走路的样子看，他对新的工作已经毫无兴趣了。

宝塔公司的股东、东部地区经理罗金先生最近在缅甸视事，仰光办事处是他设立的。他相当热情地接待了阿布尔沃。他看了阿布尔沃的外貌、谈吐和大学毕业文凭以后，非常高兴，并把全体职员叫到面前，向他们介绍了阿布尔沃。他还想把他两三个月来在这里摸到的经营秘诀，通通教给阿布尔沃。在和大家交谈、接触和鼓励下，阿布尔沃内心的懊恼暂时消失了。有一个人特别引起了他的注意，那就是办公室的助手。这人是马德拉斯的一个婆罗门，名字叫拉摩达斯·德尔瓦尔格尔，年龄可能和他差不多，也许还稍大一些，长长的脸庞，魁梧的身体，洁白的皮肤。如果说他是个美男子，那并不过分。他穿着一条长裤和一件长上衣，头上缠着大头巾，前额涂了一个檀香吉祥点，英语讲得又纯正又地道。但他同阿布尔沃一开始就讲印地语。阿布尔沃的印地语不太好，可是他看到这位马德拉斯人只用印地语而不用其他语言回答，他便用印地语同他交谈。

阿布尔沃说：“我印地语说得不好，一定会有很多错

误。”

拉摩达斯说：“我说的也会有错。我们两人的母语都不是印地语。”

阿布尔沃：“既然说的都是人家的语言，讲讲英语又有什么不可？”

拉摩达斯：“我讲英语错误更多。”然后笑了笑说：“要不，你讲英语。不过请原谅，我要用印地语回答。”

阿布尔沃说：“我也尽量讲印地语，可是讲错了，请你原谅。”

在他们谈话的时候，罗金先生进了经理室。他看上去有五十岁左右，荷兰人，穿着朴素，胡须浓密，英语发音不准，是个道地的生意人。这些日子，他在缅甸转了许多地方，从各种人那里收集了一些材料，制定了一个工作大纲。他把这个大纲放在阿布尔沃的桌子上，说：“我想知道你对这个大纲的意见。”然后对德尔瓦尔格尔说：“我也派人给你送去了一份，放在你的桌子上。不要急，暂时先放一放。今天为了欢迎新来的经理，提前到两点下班。我马上就要离开了。今后这里的一切工作，全拜托给你们二位了。我不是英国人，是荷兰人，这个国家本来该落到我们荷兰人的手里。我们不会象他们那样瞧不起印度人，我们认为印度人跟我们是一样的。我们不光凭我们的责任感经营商业，我们还凭我们的责任感取得进步。好，再见！今天应该两点下班。”说完这一席话之后，他象来时那样匆匆走了。过了一会儿，大门外传来了汽车开动的声音。

两点钟，两人从办公室走出来。德尔瓦尔格尔不住在城里，他家在城西大约十英里的尹森地区，家里有妻子和一个

小女儿，住宅旁边有一点地，种蔬菜。那里有空旷的原野，没有市区的喧闹，火车车次很多，来往方便。他说："阿布尔沃先生，下班以后，请到我家去喝茶。"

阿布尔沃："我不喝茶，先生。"

"不喝茶？我过去也不喝茶，为此我妻子现在还生我的气呢。好吧，不喝茶，就吃水果，喝果子汁，或者……我们和你一样，也是婆罗门……"

阿布尔沃："那太好了。但是，你们得吃我们做的东西，那我才能吃你妻子做的东西。"

拉摩达斯："我倒是没有问题，只是我妻子……好吧，我问问她，再告诉你。我们这里的妇女太……对了，你的家就在这附近，走，我送你回去，我乘的火车五点钟开。"

阿布尔沃本来把家里发生的事全忘了，一提起家，这两天发生的纠纷和那位老爷的卑鄙行为，又象火星一样闪现出来，他脸上的喜悦顿时消失得无影无踪。一踏上这鬼地方，就陷入了丢人现眼的纠葛中。想到这些，他脸上火烧火燎，十分羞愧。还不知道家里是否又出了事，很可能又出了事，他得单独去应付。要是让一个新结识的同事知道这些事，那人家会怎么看呢。想到这里，他觉得很难为情，说："现在家里乱七八糟……"他的话还没有说完，拉摩达斯就看出他有些为难，笑着说："不可能一个晚上全收拾好，先生，我也安过新家，那时我妻子还在身边呢。你的妻子现在不在，我看你是不好意思把她带来。要按我的意见，如果你不把她接来，再过一年，你也还会象现在这样，躲躲闪闪，羞羞答答。走，瞧我怎么给你安排。杂乱无章的时候，最需要朋友帮忙。"

阿布尔沃一句话也没说。他天生是个爱开玩笑的人。要是在别的时候，他会开玩笑说，我跟我妻子是冤家对头。可是现在，他根本没有心思开玩笑，在这个举目无亲的国家里，他急需的是朋友。但是为了这种需要，就把一个新结识的外乡朋友请到自己家里吗。拉摩达斯的话，他或许不以为然，可是，当他们已经走到他的家门口时，他怎么能不邀请人家进去坐一会儿呢。上楼时，他见那个基督教姑娘独自从楼梯上下来，她父亲不在她身边。他们两人站在楼梯边，给她让道。姑娘慢慢地下了楼梯，连理也没理他们。姑娘走后，拉摩达斯问道："他们住在三楼吧？"

阿布尔沃说："是的。"

"是你们孟加拉人？"

阿布尔沃说："不，她们是印度基督教徒，可能是马德拉斯人，也可能是果阿人，或其他地方的人，但不是孟加拉人。"

拉摩达斯说："可是看他们的服装打扮，好象跟你们一样。"

阿布尔沃惊讶地问："你怎么知道他们的穿着打扮和我们一样？"

拉摩达斯说："我在孟买、普那、西姆拉看到过许多孟加拉妇女，无论印度哪个邦的民族也没有这样漂亮的服装。"

"可能吧，"阿布尔沃说完，来到紧闭的房门口，砰砰敲了几下门。过了好一会儿，才从里面传出一声："谁呀？"听起来似乎十分小心翼翼。

"是我，快开门，不要怕。"阿布尔沃笑了，因为他觉得，今天他不在家，家里没有出什么乱子，迪瓦利仍然平安

无事地呆在家里。这时他才舒了一口气，放下心来。

拉摩达斯进了屋，在各个房间转了转，高兴地说："你这里并没有什么令人担心的事。你的佣人不错，一切都安排得井井有条。这些家具什物，是我亲自为你选购的。还需要什么，请告诉我，我买好后叫人给你送来。罗金先生早就吩咐过。"

迪瓦利小声说："东西倒不需要了，只要能让我们平平安安地离开这里，那就谢天谢地了。"

拉摩达斯没有注意他的话，但是阿布尔沃听到了。

等拉摩达斯不在身旁的时候，他问道："是不是又出了什么事？"

"没有。"

"那你为什么这么说？"

迪瓦利回答说："我说什么了?楼上的老爷象跑马一样，折腾了一个下午。这叫人怎么住下去？"

阿布尔沃想，也许实际情况并没有那么严重，不过天天受一个卑贱家伙的折磨，时刻提心吊胆地过日子，也是令人头痛的事。所以他有些不耐烦地说："那你想讲什么？难道叫人家不走动？木板地走动起来，响声自然会大嘛。"

迪瓦利不高兴地说："象匹马一样，站在一个地方，不停地跺地板，这叫什么走动？"

阿布尔沃说："可能又喝酒了。"

迪瓦利回答说："谁知道，我又没有凑近他的嘴边闻过。"说完，他气呼呼地来到厨房，一边走一边唠叨个没有完："不管怎么说，反正不能继续在这儿住下去。"

迪瓦利的抱怨不是没有道理的，也不是出人意料的。阿

布尔沃也不相信那个坏蛋会在一个早晨就改变胡作非为的本性，然而一种不可捉摸的恐惧，总使他心里不安。来到这儿的第一个早晨，他是在浓雾中度过的，只是在上班的时候，才见到了一点光亮。但是，到了傍晚，天空又布满了乌云。

火车快开了，拉摩达斯告辞走了。不知道他是否从迪瓦利的抱怨中和他主人的脸色上看出了什么，临走时，他突然问道："先生，你住在这儿不方便吧？"

阿布尔沃笑笑说："哪里！"他发现拉摩达斯以询问的目光看着他，又说："楼上的人对我们不太客气。"

拉摩达斯惊讶地说："那个女人？"

"嗯，反正她父亲对我们肯定是不客气的。"接着他把昨天傍晚和今天上午发生的事，都对他讲了。拉摩达斯沉默了一会儿说："要是我，情况就不一样了。他不向我道歉，我叫他休想从我门前下楼梯一步。"

阿布尔沃说："要是他就不向你道歉，你又拿他怎么办呢？"

拉摩达斯说："刚说过了，休想下楼梯一步。"

要说阿布尔沃不相信他的话，那倒也不是，他的话给阿布尔沃增添了不少勇气。阿布尔沃笑了笑说："我看咱们先下去吧。走，开车的时间快到了。"说完，他就拉着朋友的手，走下楼梯。但奇怪的是，下楼时又象刚才上楼时一样，正好在楼梯前碰上了那个姑娘。她手里拿着一个纸包，也许是上街买东西刚回来。阿布尔沃站在一边给她让路，但是拉摩达斯不但没有让路，反而横站在楼梯上，用英语说："你得停一会儿，给我道歉，我是这位先生的朋友。你们无缘无故地欺负他，你们得赔不是。"

姑娘抬起头来气愤地说："如果你愿意，你可以去对我父亲讲。"

"你父亲在家吗？"

"不在。"

"我没有工夫等他。你告诉他，这位先生被他折腾得没法再住下去了。"

姑娘仍生硬地回答说："我现在代表他回答你：这位先生如果愿意，可以马上离开这里。"

拉摩达斯冷笑一下说："我认识这个印度基督教徒，他是个恶棍。我也不希望从他的嘴里听到比这更好的回答。不过，这样做，他自己也休想安宁，因为我要搬到这里来住。我的名字叫拉摩达斯·德尔瓦尔格尔，是印度南方的婆罗门。德尔瓦尔这个词是什么意思，你去问问你的父亲就知道了。好，晚安。咱们走，先生。"说完，他拉住阿布尔沃的手，三步并两步地来到街上。

阿布尔沃瞟了那姑娘一眼，他觉得拉摩达斯最后的几句话太厉害了，所以他一直没插嘴。这时他小声地说："怎么，你要搬这儿来住，德尔瓦尔格尔？"

德尔瓦尔格尔回答说："对，你一走我就来，现在就等你搬走的消息了。"

阿布尔沃说："那就是说，以后每天下午你夫人得一个人待在这儿了？"

拉摩达斯说："不，不是一个人，我还有一个两岁的女儿。"

"这就是说，你在开玩笑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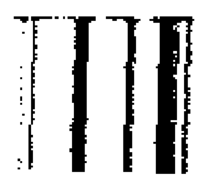
"不，我说的是真的。我根本不懂得开玩笑。"

阿布尔沃又把这位同事仔细地端详了一会儿，然后慢吞吞地说：“那么说，这房子不能退了？”阿布尔沃还没有说完，拉摩达斯突然紧紧抓住阿布尔沃的两手，使劲摇动着说：“正是这样，先生，正是这样。人家欺负我们，我们总是忍让，可是……够了！”

他放开阿布尔沃的一只手，可另一只手，仍然被他抓住不放。只是在火车开动以后，他才又一次使劲握了握阿布尔沃的那只手，然后双手合十告别。当时还不到黄昏，大约一小时内还不会有别的火车来，所以车站这头的月台上，旅客稀少，不太拥挤。阿布尔沃便在这里散起步来。忽然他意识到，从昨天到今天，仅仅只有一天之隔，但是他好象已经在自己的一生中度过了好几个年头。过去，不知何时，他在游戏和无聊中疲惫地睡去了，今天突然从睡梦中惊醒过来，他发现，某种东西在推动着整个世界前进，永远没有间歇，没有终止，没有欢乐，没有闲暇。人们之间的明争暗斗，就象中午的烈日一样，喷射着团团火焰。在这里，他没有妈妈，没有哥哥，也没有嫂子，哪儿也找不到慈爱的影子。这个世界好比一个工厂，这工厂里的无数车轮，总在他的左边、右边、头上、脚下、四面八方，疯狂地转个不停，使人连松口气的工夫都没有。整个的生活道路，完全被无情地堵塞着。他的两眼湿润了。旁边有一条木制条凳，他在凳上坐下来擦拭眼泪。突然有人从后边猛击一掌，把他打翻在地。他艰难地从地上爬起来，发现原来是五、六个英国少年，有的嘴里叼着香烟，有的头上戴着纸做的假面具，正露出牙齿狂笑。可能就是打他的那个孩子，指着写在条凳上的一行字说：“你他妈的，这是老爷们坐的地方，不是给你坐的……”

羞愧、愤怒和屈辱使阿布尔沃挂满泪水的眼睛变红了，嘴唇开始颤抖起来。他自己也不知道回答了什么。这群英国孩子看到他这副窘相，觉得很开心，其中一个说：“这个卖牛奶的小子眼睛都红了。你想进监狱吗？”他们哈哈大笑。有一个孩子还在他面前做了一个特别下流的动作，吹了一声刺耳的口哨。

阿布尔沃快要失去理智了，也许再过片刻他就会向这些孩子扑过去，狠揍他们一顿。附近坐着几个印度铁路职工，正在擦灯，他们走过来，强拉硬扯地把阿布尔沃推出了月台。这时一个英国恶少跑过来，从人群中伸出脚，在阿布尔沃的白衬衣上踩了一脚，留下一个鞋印。阿布尔沃 正 挣 扎 着，想从这群印度人中脱身的时候，一个人猛推了他一下，嘲笑说：“喂，孟加拉先生，要是碰一下老爷，你就得坐一年牢。滚吧，滚吧！”另外一个人说：“喂，人家是老爷，别推哟！”随即将铁网门关了。阿布尔沃在门外又被一群人包围起来，不知情的人都凑热闹，想打听是怎么回事，目击者则七嘴八舌，议论纷纷。一个卖豆子的印度人，操印地语，在加尔各答住过，学会了一点孟加拉语，他用孟加拉语解释说，有许多从吉达港来的人，在这里做牛奶生意，他们都穿这样的衬衣和鞋子。阿布尔沃今天来车站时，脱了上班的服装，穿了一身普通孟加拉人的衣服，所以，少爷们便把他当成卖牛奶的，打了他一顿，没有认出他是公务人员。阿布尔沃摆脱了困境之后，边打听边来到站长的办公室。站长老爷正在办公，抬起头看了看阿布尔沃。阿布尔沃让他看了背后的鞋印，并把事情的前后经过说了一遍。站长冷淡而又轻蔑地听了几句，说：“你为什么要去坐欧洲人的凳子呢？”



阿布尔沃激动地说："我不知道是他们的凳子……"

"你应该知道。"

"不过，凭这一点就该动手打一个有教养的人吗？"

老爷朝门口一指，说："滚！滚！滚！听差，把这个人给我轰出去！"说完他又埋头工作了。

后来阿布尔沃回到家里，但他不知道他是怎样回来的。两个小时以前，他和拉摩达斯一同去火车站的时候，他心里感到最不愉快的是拉摩达斯无缘无故地在他和邻居那位姑娘之间的纠纷中插手。因为他认为，拉摩达斯这样做，不但不能减少他们之间的争吵和不和，反而会加剧这种纠纷；再说不管那位基督教姑娘犯了多大的罪，她毕竟是个女流，因此从一个男子汉大丈夫的嘴里说出那样尖酸刻薄的话，未免有伤大雅，何况当时她又是一个人在家呢。所以，阿布尔沃这个受过教育的文明人，对拉摩达斯说的话感到很恼火。但是现在回来的时候，他那种恼怒不知跑到哪里去了。这时他再想起邻居那个姑娘时，他想到的不是一个女流之辈，而是想到她是一个基督教徒，是老爷的女儿，是刚才侮辱过他的那群阔少们的姐妹。那群阔少都是些没有教养，极端卑鄙、野蛮的人。她只能是他们的姐妹，她只能是那个毫无道理地把人赶出办公室，连一点普通的人权也不给的站长老爷的什么人。

迪瓦利走到他面前说："少爷，饭准备好了。"

阿布尔沃说："我就来。"

过了十几分钟，迪瓦利又来催他说："饭快凉了，少爷。"

阿布尔沃生气地说："干嘛老缠着我，迪瓦利。我不吃

了，不饿。”

晚上，阿布尔沃睡不着。夜越深，他越感到象睡在一张带刺的床上，一种内心的痛苦，刺激着他的全身。他躺在这样一张似乎带刺的床上，不时地回忆起车站上的那些印度人。虽然他们当时是一大群人，可是他们不但没有分担他所受的屈辱和嘲讽，而且还推波助澜。世界上哪个国家有这种本国人反对本国人的令人寒心的可耻事情呢？为什么发生了这种事情呢？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呢？

四

又过了两三天，一切平安无事。楼上的老爷没有要什么新花样来折磨他。阿布尔沃以为那个基督教姑娘没有把那天发生的事情告诉她父亲。阿布尔沃把前一次送水果的事同这次的事联系在一起，认为这姑娘不但可能而且确实不会把后来的事对她父亲说。一些黑皮肤和白皮肤的老爷们开始和楼上这一家频繁往来。那个姑娘也和他们一起上上下下，有一次阿布尔沃还和她碰了面，但阿布尔沃把脸转向一边没有理她。不过阿布尔沃一次也没有碰到过姑娘专横的父亲，只是从他沉重的皮靴声中知道他在家。那天迪瓦利盛饭时，笑着对阿布尔沃说：“看来老爷没有告我们。”

阿布尔沃说：“没有告，他们光打雷不下雨。”

迪瓦利说：“不过，我们不应该在这里久住。这混账东西哪一天再发疯，就会去告我们。”

阿布尔沃说：“不，不怕他。”

迪瓦利说：“怕是不怕，就是头顶上住个不圣洁的基督

教徒，叫人一吃东西就想起他们。”

“得了，别说了。”阿布尔沃正在吃饭，一提起基督教徒的饮食，他就毛骨悚然。他继续说：“这个月过了就搬家，不过还得找一所好房子。”

吃饭时不应该提这些事。迪瓦利想到这里，不作声了，心里感到怪不好意思。

那天晚上，阿布尔沃下班回来后，一见迪瓦利大吃一惊，才半天不见，迪瓦利就好象消瘦了一半。他问道：“怎么了，迪瓦利？”

迪瓦利没回答，只递给他几张用别针别着的黄色公文纸，这是刑事法院的传票，上面写着原告杰狄·约瑟夫，被告三号房间住户阿布尔沃及其佣人的姓名。被告违犯的法律不是一条，而是四条。法院的差人是中午把传票送来的，第二天早晨还要来。和差人一起来的，还有楼上那个老爷。出庭的时间是后天。阿布尔沃从头至尾读了一遍，将传票交给迪瓦利，说：“这有什么了不起，我们一定去。”

迪瓦利哭丧着脸说：“我从来没在木栏里站过①，少爷。”

阿布尔沃不耐烦地说：“难道我站过吗？遇事就哭，那干嘛要到国外来？”

“我什么都不知道，少爷。”

“你什么都不知道，为什么拿着棍子跑出去？老老实实坐在家里不就好了吗？”阿布尔沃说完，就进房间换衣服去了。

---

① 指被告席，四周一般用木栏杆围着。

第二天差人又来了。第三天他同迪瓦利一起按时到了法院。他没有一点打官司的经验，再说又在异国，举目无亲，不知道该求谁帮忙，如何辩护。尽管这样，他并不觉得可怕。他自己也不明白，他的心怎么会一下子变得如此坚定。他觉得在这件事情上，对拉摩达斯讲，求他帮助，未免太丢人。他只是借口有事，向上司请了一天假。

法庭上传呼他的名字。副庭长把这个案子放在自己的卷宗里。原告约瑟夫随心所欲地胡编了一通。被告方面没有辩护律师，阿布尔沃在回答时，既没有隐瞒也没有夸大事实。原告的证人就是他的女儿。阿布尔沃在法庭上听到原告女儿的名字和介绍，感到十分吃惊。她是一位已故的名叫拉吉库马尔·帕达贾尔伊的女儿，原先是波利萨尔[1]人，现在是班加罗尔人，名叫麦莉·帕拉蒂。父亲去世以后，她母亲当了一个基督教修女的女仆，到了班加罗尔。在班加罗尔她看上了约瑟夫，同约瑟夫结了婚。帕拉蒂认为祖姓帕达贾尔伊不好，就放弃了这个姓，在自己的名字后面加了约瑟夫这个姓，于是全名便成了麦莉·帕拉蒂·约瑟夫小姐。法官问帕拉蒂时，她否认她曾给楼下送过水果，但是她说话的声音和脸色都清楚地表明她在撒谎，这一点她不仅没有瞒过法官的眼睛，就连法官的差人的眼睛也没有瞒过。双方都没有辩护律师，因此没有陷入等待调查的泥潭，使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变得不可收拾。案子一天就了结了。迪瓦利被宣告无罪；但阿布尔沃被罚款二十个卢比。刚进入生活，就平白无故地受到法院的惩罚，这使他的脸上黯然无光。他交了罚款，正朝

---

① 县名，现属孟加拉国。

外走时，看见拉摩达斯站在门口，他脱口说道："罚了我二十个卢比呀，拉摩达斯。有什么办法呢？上诉？"

由于感情激动，他说话的声音有些颤抖。拉摩达斯拉着他的右手说："这就是说，你不是想吃二十个卢比的亏，而是打算吃二千个卢比的亏罗！"

"那我也认了。可这是罚款呀！是惩罚，是判罪呀！"

拉摩达斯说："什么判罪？不就是那些袒护告假状、提供假证人的人给的惩罚吗？你要知道，在他们的头上还有一个法庭，那个法庭的法官不会断错案的。我告诉你，你在那个法庭上，已经无罪获释。"

阿布尔沃说："可是人们是不会理解的，拉摩达斯！在他们面前我已经身败名裂了。"

拉摩达斯亲切地拉着阿布尔沃的手说："走，我们到河边去转转。"

拉摩达斯一边走着一边说："阿布尔沃先生，虽说在职务上我比你低，可在年龄上我比你大。即使说一两句不中听的话，你也别见怪。"阿布尔沃没有作声。拉摩达斯继续说："关于这次的官司，我早就料到了，而且我也知道他们会做出什么判决。至于你刚才说到的其他人嘛，他们只要是人，就会懂得，一个姓哈尔达尔的印度教徒和姓约瑟夫的基督教徒发生了纠纷，在英国人的法院打官司，会是什么裁决。至于二十个卢比的罚款……"

"不过这太冤枉呀，拉摩达斯。"

拉摩达斯说："是呀，是冤枉。我曾经因为这种冤枉坐过两年牢呢。"

"你坐过两年牢？"

"是的，坐过两年牢。还有，"他说到这里，笑了笑，然后把阿布尔沃的手放在自己的背上说，"如果我把上衣脱了，你会看到被木棒打的满身伤痕。"

"你还挨过木棒，拉摩达斯？"

拉摩达斯笑笑，点点头说："是呀，而且和你一样，也是冤枉。可我们仍然厚着脸皮，照样在人面前活着。你就连二十个卢比罚款的打击都受不了，先生？"

阿布尔沃朝他看了一眼，感到大为惊讶。这时一个点灯的人来到他们旁边的灯柱下。拉摩达斯发现天已晚了，说道："走，把你送回家，我再回去。"

阿布尔沃激动地说："你现在就走？还有很多事情我想知道呢！"

拉摩达斯笑了笑说："今天你就想了解一切？这不可能。也许我还要对你说很多天呢。"他特别强调"很多天"这几个字，使得阿布尔沃不得不惊奇地看了他一眼。但是从他那笑容可掬、镇定自若的面孔上，看不出任何内心世界的奥秘。

拉摩达斯没有进胡同，而是在大街上就向阿布尔沃告辞了。分手后，他向火车站走去。

阿布尔沃回到住处，敲了敲紧闭的房门。迪瓦利听出是阿布尔沃的声音，才开了门。不等阿布尔沃进屋，他又埋头干活了。他的脸上显得既严肃又苦恼。他对阿布尔沃说："你今天走得急，把两张钞票丢了。"

阿布尔沃惊异地问："丢在哪里了？"

"丢在这儿了，"他用脚朝门下指了指，说道。"我把它拾起来，压在了你的枕头下面。算我们幸运，没有丢在外

面马路上。”

阿布尔沃一边想钞票是怎么丢的，一边来到了卧室。

五

吃过晚饭以后，迪瓦利含着眼泪，双手合十，对阿布尔沃说："现在不能再在这里住下去了，少爷。请您听听上年纪人的意见。走吧，明天早晨我们就搬到别处去住，搬到哪儿都行。"

阿布尔沃说："明天早晨就搬？搬到哪儿？你说说看，难道你要我们搬到宗教会馆去住？"

迪瓦利说："搬到宗教会馆去也比住在这里强。他们打赢了官司，随便哪一天都可以闯进我们屋里，揍我们一顿。"

阿布尔沃再也听不下去了，怒气冲冲地说："难道你跟我来，就是为了刺我的痛处？我现在不需要你了；明天有船，你回家去。让我听天由命吧。"

迪瓦利没有再辩驳，他慢慢回到自己房间睡了。迪瓦利的话使阿布尔沃受了莫大的屈辱，所以他说了几句严厉的话，但他心里又不得不承认，迪瓦利的话并不错。不管怎样，第二天一早，他必须再找新的住房。除了没有请德尔瓦尔格尔帮助外，其他能帮忙的人他都找过了。从那以后，迪瓦利再也没有发过什么牢骚，但是主仆之间有了疑心。阿布尔沃每天下班回家时，总是担心家里会发生什么意外，虽然再也没有发生什么。如果说打赢官司的约瑟夫一家，再搞点新花样，捣捣乱，那应该是很自然的。但是，他们不仅没有捣乱，而且非常安静，有时甚至安静到叫人怀疑楼上是否还有人

住。不过，关于这一点，他们谁也没有跟谁说。能过安宁日子，这就不错了。大约一个星期以后，一天，阿布尔沃下班回家，迪瓦利抑制着内心的喜悦，面带笑容，对他说："你听说了吗？少爷？"

阿布尔沃："什么事？"

"楼上的老爷腿断了，现在在住院，有没有救还难说。就是打官司的第二天折断的，今天已经六天了。"

阿布尔沃惊奇地问道："你怎么知道的？"

迪瓦利说："房东的经纪人不是我的老乡吗，我今天和他认识了。那天他来向老爷收房租，老爷喝醉了，不肯给，还动手打人，结果从楼梯上滚下来。现在正躺在医院里等死呢。"

"也可能。"阿布尔沃说完便进屋去换衣服。离开加尔各答以来，迪瓦利今天第一次真正感到高兴。他很想用今天的事作为话题，跟主人说几句，但是主人的表现丝毫没有使他感到鼓舞。他想，不管主人动不动声色，反正他已经巧妙地表明，他早就料到这样的事情会发生。迪瓦利不会做晚祷告，不过他会背诵迦耶特利① 经咒。自从被法院罚款以来，他每天早晚背诵两次经咒，每次背诵一百零八句。很难说，少爷是否明白了老爷摔断腿的原因，不过迪瓦利对他念的经咒的非凡作用，却更加深信无疑了。一个龌龊的异教徒，象野马一样，在一个婆罗门头上乱踢，他的腿能不断吗？

第二天，阿布尔沃从办公室的听差那里听说，房子有消

---

① 迦耶特利是一种古代诗律，也指用这种诗律写成的诗，这种诗被当作经咒使用。

息了，便把迪瓦利叫到面前，说："房子找到了，你去看看，合适不合适。"

迪瓦利笑笑说："现在大概不必换了，少爷。我都打听好了，下个月一号他们就搬。少爷，搬家是挺麻烦的。"

麻烦是不少，这一点阿布尔沃是知道的，但是，他不相信老爷出院以后，他不在家时的这种平静还会继续下去。家是一定要搬的。上班前，当迪瓦利向他请假，说这天下午要到缅甸人的火神庙去看把戏时，阿布尔沃忍不住笑了。他奇怪地问道："嘿，迪瓦利，你什么时候对把戏发生了兴趣？"

迪瓦利说："少爷，看看外国的东西也有好处。"

阿布尔沃说："那倒也是。断腿老爷现在躺在医院里，路上也很安全。好吧，你去吧，不过要早点回来。还有别人一起去吗？"

迪瓦利已经和他昨天认识的那位同乡约定，今天由那位同乡带他去看把戏。迪瓦利得知老爷腿摔断的消息之后，非常高兴，所以他当时就接受了同乡的邀请。

阿布尔沃答应迪瓦利的要求之后，自己按时上班去了。过了一个小时，迪瓦利的老乡来带他去看把戏。迪瓦利想，阿布尔沃身上也有一把钥匙，他晚点回来，少爷也进得了屋。他放心地出了门。今天他痛快极了。

阿布尔沃下午回到家里，见房门紧锁着，迪瓦利看把戏还没回来。他从口袋里掏出钥匙开锁，钥匙插不进去，门上挂着别的锁！阿布尔沃认出这锁根本不是他家的。迪瓦利从什么地方弄来了这把锁呢？为什么要挂上新锁？钥匙又放在哪儿呢？他不知道如何才能进屋。大约站了两三分钟，三楼

的房门开了，那个基督教姑娘探出头来，看了看说："请等一等，我来给你开。"她边说边从楼上下来，大大方方地走过来，站在阿布尔沃旁边。阿布尔沃感到又惊又羞，呆呆站着，不知如何是好。迪瓦利不在家，出了什么事呢？他不明白，家里的钥匙怎么会到了老爷女儿的手里。昏暗狭窄的楼梯上，站不下两个人，所以阿布尔沃向下退了一步，站在另一层阶梯上，脸朝一边看着。他不习惯单独和一个陌生的年轻姑娘站在一起说话，所以，姑娘对他说"我妈妈说，我把你们的门上了锁不好，会惹事"的时候，阿布尔沃一时答不上话来。帕拉蒂开了门，说："我妈妈胆子很小，从我锁了你们的门到现在，她一直在絮叨说，如果你不相信我，赖我偷东西，我就得进监狱。可是我一点也不怕。"

阿布尔沃感到莫名其妙，问道："出了什么事？"

帕拉蒂说："进去看一看就知道出了什么事。"然后她往旁边一站，给阿布尔沃让出道来。阿布尔沃进屋一看，吓得目瞪口呆。两个铁箱的盖子全破了，书籍、纸张、被褥、枕头和衣物，全乱扔在地上。他气得只说出了一句话："这是怎么回事？谁干的？"

帕拉蒂笑了笑说："不管谁干的，反正不是我干的。尽管我们是仇人，可你还应该相信我的话。"接着她讲了事情的全部经过。

迪瓦利和他的新朋友下午出去看把戏时，帕拉蒂的妈妈正坐在凉台上，看到他们。过了不久，她听见楼下有可疑的动静，就叫帕拉蒂下去看看。帕拉蒂的房间的楼板上有个窟窿，可以看到阿布尔沃房间里的一切。帕拉蒂从洞里往下一看，便大喊起来，那些砸箱子的人立刻逃之夭夭。帕拉蒂下

楼来，用自己家的锁把阿布尔沃的房门锁上，还亲自看守着，以防小偷再来。刚才她看见阿布尔沃回来了，所以下来给他开门。

阿布尔沃吓得脸色苍白，扑通一声坐在床上，呆滞地朝前望着。帕拉蒂探进头来问道："房间里有吃的东西吗？我可以进来看看吗？"

阿布尔沃点了点头，只说了一句"请进吧。"

帕拉蒂进屋以后，阿布尔沃象木头人一样问道："现在该怎么办呢？"

帕拉蒂说："要做的事很多，不过首先应该看看什么东西被偷了。"

阿布尔沃："好吧，你看一看什么东西被偷了。"

帕拉蒂笑了，说："你来的时候，我又没有给你装箱子，也没有偷你的东西，你有什么没有什么，我怎么知道？"

阿布尔沃感到很不好意思，说："可也是。那就等迪瓦利回来再说吧，也许他都知道。"说完他懊丧地看着乱扔在地上的东西。

帕拉蒂见他那副无可奈何的样子，觉得十分好玩，笑着说："他能知道，你就不知道？好吧，我教你怎么知道。"说完她就坐在地板上，把面前的破铁箱往自己身边一挪，说："好，我先把衣物收拾起来。也许他们没有来得及拿走这些东西。"说完她把乱衣服一件件叠好放起来。不到一会儿工夫，阿布尔沃就发现她那双手又灵巧又熟练。

"这是什么？是穆尔都达巴德[①]的丝绸衣服吧？这种衣

① 地名。

服共有几件，嗯？”

阿布尔沃说：“两件。”

“对，都在。”说着她就把两件衣服放进铁箱。

“达卡①围裤：一件，两件，三件；床单：一条，两条，三条。也许只有三条，对吗？”

阿布尔沃说：“对，我记得只有三条。”

“这是什么？驼毛上衣？跟这种衣服一起穿的西服怎么不见了？放在哪儿了？噢，这是一件紧领上衣，外面不再穿西服外套是吗？”

阿布尔沃说：“是的，只有上衣，没有外套。”

帕拉蒂把这些衣服放进箱子以后，又拿起一件衣服说：“这好象是一件法兰绒上衣，你原来常打网球吧？一件，两件，三件，晒衣杆上搭着一件，你身上穿着一件，一共有五件，是吗？”

阿布尔沃高兴地说：“不错，就是五件。”她发现衣服的褶印里有一个闪闪发光的东西，取出来说：“这是一个金表链，表呢？”

阿布尔沃满心欢喜地说：“哈，真运气，他们没有发现这个表链，这是我父亲送给我的纪念物。”

“可是表呢？”

“在这！”阿布尔沃从衣袋里掏出表来给她看。

帕拉蒂说：“金链子和表都找到了。现在告诉我你有几只戒指？手上连一个也没有。”

阿布尔沃说：“手上没有，箱子里也没有，我根本就没

---

① 今孟加拉国地名。

有戒指。”

“好，钮扣呢？大概钉在衬衣上吧？”

阿布尔沃急忙说：“衬衣上没有呀，圆领上衣上有金钮扣，原来放在最上面的。”

帕拉蒂朝衣架看了一眼，挂在衣架上的衣服还在，她一件件翻了翻，然后笑了笑说：“似乎连衣服带扣子全没有了。没有别的金钮扣了吧？”

阿布尔沃摇摇头说：“没有。”帕拉蒂问：“铁箱里没有放钱吗？”阿布尔沃说：“放了。”帕拉蒂失望地说：“那么说，钱也被偷了。放了多少钱？不清楚吧？我就知道你不清楚。我知道你有一个钱包，拿出来给我……”

阿布尔沃从衣袋里掏出一个皮钱包交给帕拉蒂。她把钱包里的钱全倒在地上，数了数，一共有两百五十卢比零八个安那。

“从家里带出来多少钱，还记得吗？”

阿布尔沃说：“怎么不记得，共六百卢比。”

帕拉蒂从桌上拿了一张纸，一支铅笔，开始计算。“船票、车马费、脚夫费，还给家里拍了报平安的电报吧？好，电报费一个卢比，然后是这十天的生活开支……”

阿布尔沃忍不住插嘴说：“这个得问迪瓦利才能知道。”

帕拉蒂摇摇头说：“不问他也可以算出来，出入不会太大，最多有一、二个卢比的差错。”

原来她经常从今天看小偷的那个窗match里偷看阿布尔沃家里的情况。从迪瓦利买菜到做饭，什么都瞒不过她，但是她没有说出这一点，只是在心里计算阿布尔沃家吃饭的开支。然后猛然抬起头来问道：“除此之外没有额外花销吧？”

“没有。”

帕拉蒂在纸上算好帐之后说：“那就是说二百八十个卢比被偷了。”

阿布尔沃惊讶地说：“有这么多？等一等，你再去掉二十卢比，罚款你没去掉。”

帕拉蒂摇着头说：“不，不对，罚款是假的，这钱我不能扣除。”

阿布尔沃惊愕地说：“真是怪事！罚款可能是假的，但是我付了钱，这不是假的。”

帕拉蒂说：“你哪里付了钱？那二十卢比我不能扣除。是二百八十卢比被偷走了。”

阿布尔沃说：“不，是二百六十个卢比。”

帕拉蒂说：“不，二百八十个卢比。”

阿布尔沃没再和她争论。他看到这个姑娘的聪明才智和敏锐的眼力，感到非常惊讶；可是又看到她连这样一个简单的问题都不理解，还如此固执，同样也很吃惊。不管判决公正不公正，反正钱脱手之后，手里就空了。对于连这样一个简单问题都弄不明白的人，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帕拉蒂把其余的衣物收拾一下，放好，然后站起身来。

阿布尔沃问道：“我到警察局去报个案，你看合适吗？”

帕拉蒂说：“有什么不合适？不过，所谓合适，就是把我牵连进去；要不就是叫警察来敲你的竹杠。这点恐怕你也不愿意吧？”

阿布尔沃没有作声。帕拉蒂说：“该损失的，已经损失了，如果警察再来，那还得受点委屈。”

“可是有法律呀……”

阿布尔沃的话还没有说完，帕拉蒂就忍不住了，说："有法律就让它有吧，我决不让你这样干。你被罚款那天不是也有法律吗？难道你这么快就忘了？"

阿布尔沃说："如果人们说谎话，告假状，那能怨法律吗？"

从帕拉蒂的表情上看不出她有丝毫羞愧的样子。她说："要是人们不讲谎话，不告假状，那么法律就不会有问题，这就是你的看法？要能这样，那当然不错。可惜世界上还没有这样的事，看到这样的事也许还早着呢。"说完她笑了。阿布尔沃没吭声，也没有争辩。姑娘原来的态度，说话的声音，含羞的动作，特别是她的同情心，在阿布尔沃心里留下了一些好的印象，这些印象现在几乎全部消失了。帕拉蒂要求他不要声张，这使他更加觉得里面大有文章，他不能愉快接受姑娘的主动帮忙。不知为什么，他心里忽然产生了一种莫明其妙的怀疑，他疑心自己受骗上当了。那天她背地里羞羞答答，担惊受怕地把水果送来，回到家里又颠倒是非说谎话；后来又在法庭作伪证。这一系列的往事象闪电一样掠过了阿布尔沃的心头，使他的脸立刻沉了下来，嗓音马上变粗了。这些都是在作戏，全是骗人的。帕拉蒂觉察到他的脸色突然变了，但不知是什么原因，说道："你还没有回答我的话呀？"

阿布尔沃说："回答什么呢？我不能轻饶一个小偷，一定要去警察局报案。"

帕拉蒂害怕了，说："你说的是什么话呀！你这样做，不但小偷抓不住，钱追不回来，而且我还得跟着受连累。小偷进了你家，我发现了，吓跑了他们，把你的房门上了

锁，现在又把你的东西给收拾好……我还得倒霉。”

阿布尔沃说：“你就照实说吧。”

帕拉蒂急了，说：“说顶什么用？那天跟你打了一场官司，互相一直不照面，连话都不说，可今天我忽然又这么同情你了，这叫警察怎么会相信呢？”

怀疑使阿布尔沃的决心更坚定了。他说：“警察能相信你彻头彻尾的谎言，就不能相信你干的这件真事？卢比丢的并不多，但是小偷必须受惩罚。不然我决不甘休。”

帕拉蒂呆呆地望着他，说：“阿布尔沃先生，你这是在说些什么呀？我知道，我父亲不是个好人，他无缘无故地欺负了你；我也帮了他的忙。但是，这难道意味着我就会砸你的锁，撬你的箱子，偷你的东西吗？你当然可以这么想，但是我并不这样认为。你这样毁了我的名声，叫我怎么活呢？”说这话的时候，她的嘴唇直打颤。她咬往嘴唇，象疾风一样跑出了房门。

六

第二天早晨，阿布尔沃究竟是带着什么样的想法到警察局去的，这一点还很难说。他知道，到警察局去报偷窃案不会有任何结果；他也相信，即使报了案，钱也是追不回来的，而且可能连小偷也抓不到。但是，他对那个卑贱的基督教姑娘特别恼怒和仇恨。是帕拉蒂自己偷的呢，还是帕拉蒂帮助别人偷的？对于这一点，他不象迪瓦利那样，已经确信无疑。帕拉蒂的欺诈行为曾经把阿布尔沃气得几乎发疯。对约瑟夫老爷，怎么怪罪都行，他始终是明来明去的，人们对

他干的坏事，了如指掌；他毫不隐讳，对于邻居来说，他的心里没有什么叫人捉摸不透的地方；他说话干脆、明了、实在；他走路的那股疯狂劲，一听就知道。一句话，他是一个可以理解的人。但是这位姑娘的言行，却叫人捉摸不透。她干了损人利己的事也无所谓，不难过。她那奇怪的行为，好象一开始就在不断地同阿布尔沃捉迷藏。阿布尔沃气得够呛，要到警察局去报案。但是否能把事情的始末，清清楚楚地告诉警察，还很难说。幸好他还没有走到警察局，事情还没有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这时他忽然听见身后有人在喊他："喂，阿布尔沃，你怎么在这儿？"

阿布尔沃回头一看，发现是他熟悉的尼马伊先生，穿着一身孟加拉上流人的衣服。他是孟加拉的一个警务人员。阿布尔沃的父亲曾帮他找到了工作，并且是他的后台。尼马伊先生称阿布尔沃的父亲为哥哥；因为这层关系，阿布尔沃管尼马伊叫叔叔。阿布尔沃因闹独立运动被捕后之所以没有受到惩罚，就是因为有他在其中斡旋。阿布尔沃向他行了礼，问了好，把自己在这里工作的事告诉了他，并问道："你怎么到这个远离故土的国家来了？"

尼马伊对他祝福，然后说："孩子，既然你这样小的年纪都能丢开老家、母亲、姐妹，来到这遥远的地方，那我为什么就不能来呢？"接着他从口袋里掏出怀表，看了看，说："现在没有时间了，不过你现在去上班还早。咱们一起走走，孩子，路上再问你一些情况。不晓得有多久没有听到你们的消息了。你妈妈好吗？你哥哥都好吗？"

"都很好。"说完阿布尔沃又问道："你现在要上哪儿去？"

"先到码头去，走，和我一起去吧。"

"走吧。怎么，你还要到别的地方去？"

尼马伊笑了笑说："很可能。我到底上哪儿去，完全要看那位'大人物'了。为了'迎接'他回国，我才不得不离开印度，来到这遥远的地方。这里有他的照片，他的相貌特征，这里的警察都知道，但是他们没有本事，沾不着他的边。我能不能抓往他，也很难说。"

阿布尔沃明白他所说的"大人物"是什么含义。他诧异地问："叔叔，那位大人物是谁？既然你亲自出马，那他无疑是一个孟加拉人喽。他是个杀人犯吧？"

尼马伊先生说："这个我说不好，孩子，谁也不确切知道他是谁，对他也没有明确的起诉，假如有明确的起诉，那就是我们刑事法典中的奇迹了。可是为了监视他，这么大的政府机构都急得象热锅上的蚂蚁。"

阿布尔沃问："是个政治犯吧？"

尼马伊摇摇头说："哎，孩子，有一个时期，你们不是也被称作政治犯吗？光说是政治犯，根本不能表明他的身分。他是个叛逆者，国王的敌人！的确，他是个够得上敌人的人物！一个很有才华的人。他的名字叫斯瓦萨吉①。照《摩诃婆罗多》里的说法，他能双手射箭。但是根据大量的官方秘密警察的绝密材料看，此人全身各个器官都很灵敏。他的枪法很好，弹不虚发。他泅渡帕德马河不费吹灰之力。最近，估计这位先生取道吉达港，翻越大山，逃到缅甸。现在

---

① 史诗《摩诃婆罗多》中的英雄阿周那的另一名字，意思是能双手射箭者。

他要从曼德勒来仰光，是乘船还是乘火车，谁也搞不清楚。不过，毫无疑问，他已经动身了。关于他的目的，无论是朋友或敌人，大家的结论都是一样的，没有任何疑问和争论。在他的躯体没有化成灰烬之前，他这辈子是不会有任何改变的。我们知道这一点，只是不晓得他会从哪条路来。哎，孩子，这些话可不能随便到处乱说呀，否则我这老头子二十七年的退休金可就完了，而且还可能遭到更多的不幸呢！”

阿布尔沃又高兴又激动，问道：“他这么长的时间都在哪儿？干些什么？‘斯瓦萨吉’这个名字我可从来没听说过。”

尼马伊先生笑笑说：“哎，孩子！这种大人物只有一个名字怎么行呢？他象阿周那一样，在国内外不知用过多少名字。过去你可能听说过，只是现在记不起来了。至于这么长时间他干些什么，这我可不清楚。但是我知道他曾经在普那坐了三个月牢，在新加坡坐了三年牢。他能流利地讲十一、二种语言，外国人很难辨别他是哪儿的人。他在德国一个什么地方读过医学，在法国念过工科，在美国学了什么，不得而知，不过他既然在那里呆过，那也就一定会学些东西。这些对他来说，恐怕就象玩扑克掷骰子一样，纯属一种消遣娱乐，他所取得的文凭一个也没有用。他是老天爷燃起的一团火，无论你把他投进监狱，还是吊在绞刑架上，我说过，除非把他化成灰，否则，什么刑法对他都没有用。他没有慈悲的心肠，不信善恶，不顾家庭。我的天哪！我们也生长在孟加拉邦，可是怎么也想不到，我们孟加拉邦会出他这样的人物。”

阿布尔沃一时说不出话来，他的全身好象在冒火。默默

地走了一会儿，他才小声说："你今天要逮捕他吗？"

尼马伊先生说："首先是发现他。"

阿布尔沃说："如果发现他了呢？"

"不，孩子，发现他没那么容易。我敢肯定，他一定从别的路线溜了。"

"如果他到这儿来呢？"

尼马伊先生想了一下说："上面的指示是先盯往他。我想盯他两天再说。盯住他比逮捕他更重要，这是目前政府的看法。"

阿布尔沃不完全相信他的话，因为不管怎么说，他毕竟是警察。不过他还是放心地松了一口气，说："他年龄有多大？"

尼马伊先生说："不太大，大概不超过三十一、二岁。"

"看上去是个什么样子？"

"孩子，这正是叫人吃惊的地方。这样危险的人物，却没有任何与众不同的特征，完全是个普通人。所以很难认出来，也很难抓往他。我们的情报特别写明了这一点。"

阿布尔沃说："他是怕被捕才从小路翻山越岭来这里的吗？"

尼马伊说："也许不是。但是很难说呀，阿布尔沃，有可能是别的用意，也有可能只是探探路。不能用一般常人的做法来看待他们这一伙人。今天将检验是我们错了呢还是他错了。也可能我们的奔波是枉费心机。"

阿布尔沃这回笑了笑说："叔叔，我衷心地向老天爷祈祷，但愿如此。"

尼马伊自己也笑了，说："傻孩子，在警察面前能这样

说话吗？你家住在几号来着？是三十号吗？如果有可能，明天上午我去看看你。汽艇可能就在前面的码头上靠岸。你的上班时间到了。刚开始工作，迟到了不好。”说完他就想赶快走。可是阿布尔沃说：“不会迟到。今天就是不去上班也要跟着你。我不希望那个人落到你的手里，如果发生了不幸，那我也可以亲眼看看他。走吧。”

尼马伊虽然不乐意，但也没有反对，只是提醒了一句说：“我承认，想瞧瞧并没错。可是我要告诉你，任何想跟这样的人说话或交往的想法都是危险的。你现在已经不是小孩了，你父亲又不在世，做事要考虑将来的前途。现在全靠你自己了。”

阿布尔沃笑了笑说：“叔叔，你们什么时候给人机会，去结识一个被你们怀疑的对象呢？人家没有犯罪，没有作案，可是你竟跑这么远来捉他！”

听了他的话，尼马伊只是微微一笑，这微笑意味深长。他随口说道：“任务嘛！”

任务！世界上不知道有多少好事或坏事，都是在这一句话的掩盖下干出来的。阿布尔沃想了想，没有再提什么问题。两个人走到码头的时候，从伊洛瓦底江上开来的一艘大船正在靠岸。六、七个身穿白色便衣的警察早已站在那里。阿布尔沃一看到他们对尼马伊递的眼色，就认出他们的身分了。他们都是印度人，为了印度的“幸福”，才到这遥远的缅甸来捉拿叛逆者！猎物几乎快要到手了。阿布尔沃清楚地看到他们脸上和眼睛里流露出胜利的喜悦和兴奋的光彩。他又羞愧又难过地转过脸去，想走开，但是心里又顿时感到一阵不安，似乎仰面倒在了一个意想不到的、陌生的不幸者脚下，

被陌生人拦住了退路。船员们正在向码头上抛船索。有多少人扶着栏杆，急不可待地望着。甲板上一片嘈杂声。人们不停地走动，可能在他们中间就站着这样一个人，他正热切地等待着靠岸。但是，在阿布尔沃眼前，这一切景象完全模糊了，因为他眼里充满了泪水。上上下下，水面陆地，站了那么多的男男女女，谁也没被怀疑，谁也没有罪过，唯独那个自觉自愿把自己一颗年轻的心所蕴藏的一切幸福、利益和希望抛在九霄云外的人反被怀疑。难道监狱和死神张着大口就是为了吞掉他吗？

船靠岸了，船上的木梯放下来了。尼马伊和他那一帮人，排队站在道路两旁。但是阿布尔沃一动不动，他象一尊石像一样站在原地，心里在想，斯瓦萨吉呀，你的手上马上就要带上手铐了。好奇的男男女女都会眼睁睁地看着你受屈辱，他们不会知道你是为了他们才抛弃了自己的一切，才不能继续生活在他们中间！

眼泪从他的眼里簌簌落下，他心里暗暗地对那位素不相识的人说道："你同我们这些普通人不同，你为国家牺牲了一切。因此为国尽忠的舟楫不能把你渡过河岸，你不得不泅过帕德玛河；我国的公路禁止你走，你不得不翻越崇山峻岭。不知在哪一个遥远的过去，首先为你造好了脚镣手铐，为你建造了高墙的监牢！这是你的光荣啊！谁敢不把你放在眼里！瞧这数不清的哨兵和庞大的军队，不都是为了你吗？你能挑起艰苦的担子，所以老天爷才把这沉重的担子放在你的肩上。你是解放道路上的先驱！你是附属国的一位叛逆者！我亿万次地向你致敬！他一点也没注意车水马龙似的拥挤不堪的过往行人。许多人在瞧他。一行激动的眼泪浸湿了

他的面颊、下巴和喉咙。他也没注意时间过了多久，突然听到尼马伊先生在叫他，他连忙擦干眼泪，强作笑脸。尼马伊看到他那激动的神情，感到十分奇怪，但没有问什么，只是说："他逃了！原来就担心他会跑掉，结果真是逃掉了。"

"怎么逃的？"

尼马伊说："如果知道他怎么逃，那他还能逃得掉吗？将近三百个旅客，其中大约有二十四、五个洋人，一百五十个多奥里萨人、马德拉斯人和旁遮普人，其余都是缅甸人。鬼晓得他穿什么衣服，讲什么语言。孩子，我们都是警察，根本认不出他是孟加拉人还是西方人！只有贾戈迪希先生把五、六个被怀疑的孟加拉人带到警察局去了。其中有一个人的面貌似乎很象他，但又似乎不是他。你不去吗，孩子？走，去亲眼看看吧！"

阿布尔沃心里一愣，说："如果拷打他们，那我就不想去看了。"

尼马伊笑笑说："作为一个孟加拉人，我已经一声不响地放走过许多可疑的人，为什么今天偏偏要跟这些人过不去，折磨他们呢？孩子，人们爱从表面上看人，认为警察都是很坏的。其实情况并不都如此，任何地方都有好人和坏人。我们咬着牙受的那些苦，你要是知道了，就不会憎恨你这个当警官的叔叔了。"

阿布尔沃不好意思地说："叔叔，我干吗要因为你是警官而憎恨你呢？你是在执行自己的任务嘛。"说完他伏身摸了摸尼马伊的脚，然后把手放在自己的前额。尼马伊高兴地向他祝福后，说："好了，好了。走吧，快点走，大家可能都饿坏了。去看看，都放了算了。"说完，他拉着阿布尔沃

的手，急忙走出码头。

到了警察局一看，前面的大厅里有六个孟加拉人，都坐在自己的行李上。贾戈迪希一个个检查了他们的铁箱和行李包，只有一个嫌疑最大的人被扣留在另外一个房间里。这些孟加拉人都是北缅甸的缅甸石油公司的技工。他们不适应北缅甸的气候，想到仰光来找工作。警察检查过他们的行李，登记了他们的名字和情况后，把他们全部释放了。最后把那个嫌疑最大的斯瓦萨吉·马立克带到尼马伊面前。这个人一边咳嗽，一边朝尼马伊走来。他的年龄不超过三十一、二岁，身体瘦弱不堪，稍一咳嗽就喘气。看起来他留在人间的日子不长了，好象他身上有一种难以医治的疾病，正迅速地把他的躯体带向死亡的边缘。令人吃惊的是，他的一双眼睛异常有神。不必赘述，他的眼睛是大还是小，是深陷还是溜圆，是暗淡无光还是炯炯有神。总之，它象一潭深邃莫测的池水，不知道里面隐藏着什么东西，看了叫人生畏，不敢放肆，只能小心翼翼地站在远处，不敢靠近。不知道他那微弱的生命力，潜藏在哪一个连死神都进不去的无底深渊里，大概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他至今还活着。阿布尔沃正在着迷似地看他，尼马伊突然指着他的穿着打扮，笑着说："这位先生的健康算完了。可是我们得承认，他穿着之讲究，却不减当年呀。你说对吗，阿布尔沃？"

这时，阿布尔沃仔细看了一下他的衣服，然后转过脸来，勉强忍住了笑。他的前额上垂着一大堆头发，而脖子上和太阳穴附近，头发又少得可怜。头的中间有一道朱红线，被头发掩盖着。头发又粗又硬，擦了大量头油，散发出刺鼻的桔油味。上身穿着日本式五色线条花绸衫，绸衫上面口袋

里露出半截印有老虎的手帕。他随身没带被褥。下身缠着一条洋布做的黑边纱丽，脚穿一双过膝长筒绿花袜，袜上绑着一根红线，长筒靴的靴底上钉了几根铁钉，手里拿了一根鹿角头拐杖。他坐了几天船，上上下下都很脏。阿布尔沃仔细打量了他一番，说："叔叔，这个人你放掉吧！不必审问，我可以担保，他不是你所要找的那个人。"

尼马伊没吱声。阿布尔沃说："别的不说，首先你要找的那个人是有教养的。"

尼马伊摇摇头，笑着问道："你叫什么名字，嗯？"

"我叫格里希·摩哈巴德拉。"

"真叫摩哈巴德拉！你是在油田干活吧？现在要来仰光居住？你的箱子和被子都看过了，现在要检查一下你的钱包和衣袋。"

他的钱包里有一个卢比六个安那，口袋里有一个罗盘，一个皮尺，几支土烟卷，一盒火柴和一杆用来抽印度大麻的烟袋。

尼马伊说："你抽大麻烟叶？"

他大大方方地回答道："不，先生。"

"那口袋里怎么装着这东西？"

"我在路上捡的，心想也许对别人有用，所以就装在口袋里了。"

这时，贾戈迪希走进来。尼马伊笑着对他说："你瞧，贾戈迪希，他是一个多么喜欢行善的人！说什么也许对别人有用，所以就把用来抽大麻烟叶的烟袋拾起来放在衣袋里了。伸出手来，让我看看。"说完这话，那位机灵而老练的警察反复检查了摩哈巴德拉的右手拇指，然后笑着说："这

里留着长期搓烟的印记，还说不抽！现在你还能活几天，身体都叫你糟踏成了这个样子。以后别再抽了，听老人的话。”

摩哈巴德拉摇摇头不以为然地说：“不，老爷，我敢赌咒，我不抽，只是朋友们要抽的时候，我就给他们搓一点。我自己是从来不沾的。”

贾戈迪希生气地说：“你真是个大慈大悲的人啊！只给别人搓烟，自己不抽！骗子！”

阿布尔沃说：“太晚了，叔叔，我得走了！”

尼马伊站起身来，说：“好，现在你可以走了。摩哈巴德拉！贾戈迪希，你看怎么样，可以放他走了吗？”

贾戈迪希表示同意。尼马伊又说：“不过，老兄，现在还很难说。我认为有必要继续在城里监视他几天。必须注意夜里的邮车。那人肯定到缅甸了。”

贾戈迪希说：“有可能。不过我看没有必要监视这家伙，这个废物一身的桔油味，差一点没把人薰死。”

尼马伊笑了。阿布尔沃走出了警察局。几乎在这同时，摩哈巴德拉也提着破铁箱，夹着用床单包着的铺盖卷，沿着向北去的街道慢慢地走了。

七

令人惊讶的是，斯瓦萨吉这么大的人物没有被抓住，也没有发生任何不测事件。然而阿布尔沃的心里对这样的万幸，似乎并不在意。回到家里以后，他照样每天从早到晚洗澡吃饭，穿衣上班，连他自己也不明白他在想些什么。有趣的是，他的两眼、双耳和头脑，完全脱离了世俗事务，去为一

个看不见的、完全不熟悉的反抗政府的人而操心了。德尔瓦尔格尔非常担心他的这种冷漠，问道："今天是不是收到家里来信了？"

"没有呀。"

"家里都挺好吗？"

阿布尔沃有些奇怪地说："就我所知，家里都挺好。"

德尔瓦尔格尔再没有问什么。往常，喝茶和吃点心的时候，他们两人常在一起。德尔瓦尔格尔的妻子曾执意要求阿布尔沃在自己母亲或家里其他亲人来帮助料理家务之前，一定要天天吃她亲手做的甜食。阿布尔沃同意了，并且每天派办公室里的一个婆罗门去给他取来。今天也和往日一样，他的甜食放在隔壁一间特别的屋子里。两人吃的时候，阿布尔沃主动提起了他家里发生的事。他说："昨天我家被偷了。因为楼上那位基督教姑娘开恩，所以只丢了一些现款，其它东西都在。要不是她，就全偷光了。她赶走了贼，把房门锁上了。我回家的时候，她给我开了门，没经我邀请，就进了我家，把所有的东西都收拾好，给我开了一个清单，告诉我什么东西被偷了，什么东西还在。象你这样大学毕业的会计，看了她列的一清二楚的账单，恐怕也会感到吃惊。说实在的，我怀疑能否找出第二个象她这样干净利落、精明能干的姑娘。她现在竟成了关心我的朋友呢！"

拉摩达斯·德尔瓦尔格尔问："这是怎么回事？"

阿布尔沃说："那天迪瓦利不在家，赶庙会看缅甸的把戏去了。就在那时，我家被偷了。照迪瓦利的说法，这种事正是她们那种人干的。我也有这样的猜测。不过，她好象没有偷东西，倒象是来给我帮忙的！"

“后来呢？”

“第二天早晨，我到警察局去报案，可是警察正在办的一个案子和他们让我看的一出好戏，使我把报案的事忘得一干二净。现在我想，偷就偷了吧，他们没有再去抓小偷的必要了，还是让他们天天去抓造反的人吧。”说到这里，他想起了格里希·摩哈巴德拉和他的穿着打扮，捧腹大笑起来。然后，他详细地讲述了有渊博科学知识、获得西方医学博士学位、然而是国家之敌的摩哈巴德拉的健康状况，以及他所受的教育，他的兴趣爱好，他的胆略，他穿的五色衣服、绿袜子、长靴子，他身上散发出来的桔子油味，特别是他替人拿大麻烟袋的事。最后他勉强忍住笑说：“德尔瓦尔格尔，恐怕没有人看见过警察会象今天这样愚蠢。更有意思的是，这些人为了跟踪那些‘野鸭’，不知道浪费了政府多少钱。”

拉摩达斯笑了笑说：“抓‘野鸭’可是他们的本行，为你捉小偷就不是他们的份内之事了。哎，是你们孟加拉的警察吧？”

阿布尔沃说：“是的，对我来说，感到最不光彩的还在于他们的头儿是我父亲的朋友，自己人。他的工作还是我父亲给他找的。”

拉摩达斯说：“那么说，有一天你也许还得为此而忏悔。”话一出口他就感到失言，所以不再往下说了。当着人家的面说人家的亲人，恐怕不大合适。阿布尔沃朝他看了一眼，明白了他的意思。不过阿布尔沃认为他的想法不对。为了表明这一点，阿布尔沃强调说：“我叫他叔叔，他也算我的亲人，而且是关心我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比我的国家对我还亲。他们花国家的钱，在一些人的帮助下追捕的人，

倒更是我的亲人。”

拉姆达斯笑着说：“先生，你说这些话是要吃苦头的。”

阿布尔沃说：“吃苦头就吃苦头，我认了。不过，德尔瓦尔格尔，对于那些不光在我们国家，就是在世界任何国家、任何时代，为了祖国而奋斗的人，不管别人是否敢说他们是自己的亲人，反正我是敢说的。”他声音越说越高，火气也越来越大。他知道他已经太过头了，但又无法控制自己。他说：“从过去的事情看，我没有你那样大的勇气，我是个胆小鬼。但是德尔瓦尔格尔，这并不等于说，看见别人受到不公正的待遇，我心里舒服。洋鬼子们无缘无故地对我拳打脚踢，把我从车站轰出来。我为了抗议他们这种恶劣行为，跑到站长那里去告状。仅仅因为我是印度人，就把我赶出了车站，连狗都不如。那次被侮辱的事，至今还象烈火一样，在我这黑色的皮肤下燃烧。德尔瓦尔格尔！这样的事，对我们这些人来说简直成了家常便饭。那些想把我的母亲和我的兄弟姐妹从这样的屈辱下拯救出来的人，我称他们是我的亲人；如果因此而吃苦头，那么我宁愿吃这种苦头。”

德尔瓦尔格尔又白又漂亮的脸顿时红了，说道：“这事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你怎么没有告诉我？”

阿布尔沃说：“说出来就那么容易吗，德尔瓦尔格尔？当时在场的印度人并不少，但是谁也没有意识到，这是对我的侮辱！他们已经习以为常了。他们高兴的是，我没有被踢断肋骨，这已经是够幸运的了。对你说什么呢？我一想起这件事，心里就很难受，羞愧和憎恨的心情使我感到无地自容。”

拉摩达斯沉默不语，他的两眼湿润了。面前的时钟已打

过三点。他站起身来，想要说些什么，可是什么也没有说。过了一会儿，他突然伸出手来，拉着阿布尔沃的右手，捏了两下，然后不声不响地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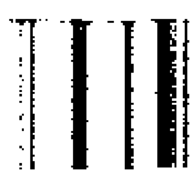
这天傍晚，快下班之前，公司的大老爷拿着一封长长的电报，来到阿布尔沃的房间，说道："我们在八膜的办事处，没有一个认真上班的人，曼德勒、肖艾堡、米格蒂拉和这儿的普洛摩办事处，也很乱。我想请你去处理一下。一切都拜托给你了。你还得同他们搞好关系。至于走的时间，我看不要太晚了，明后天如果……"

阿布尔沃当时就满口答应下来，说："我明天就动身。"

实际上，许多因素使他在仰光连一分钟也不想多呆，再说他还可以借这个机会去观光一番。所以他决定走一趟。第二天下午，他乘火车到离仰光很远的帕茂城去了。和他一同去的，还有一个听差和一个印度籍婆罗门保镖。迪瓦利留在家里看家。摔断腿的老爷还躺在医院里，迪瓦利可以放心大胆地过日子。迪瓦利虽然特别不喜欢这个不圣洁的国家的仰光城，但是又不愿意到其它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去。再说德尔瓦尔格尔曾拍着他的肩膀对他说："你不要发愁，老兄。有什么事，就到办公室来告诉我。"

离开车还有四、五分钟的时候，阿布尔沃突然大声说道："那不是他吗！"

德尔瓦尔格尔转过脸一看，便明白他说的是那位格里希·摩哈巴德拉。他仍然穿着那身无领花长衫，一双绿色袜子和长筒靴，拿着一根拐杖。所不同的只是他这次把那条印有老虎图案的手帕缠在了脖子上。摩哈巴德拉正朝他们走来。一到面前，阿布尔沃就叫了他一声，向他打招呼说：



“喂，格里希，你还认识我吗？你上哪儿去？”

格里希愣了一下，恭恭敬敬地行了双手合十礼，然后说：“怎么不认识呢，先生。您要上哪儿去？”

阿布尔沃笑着说：“暂时到帕茂去一趟。你去哪儿？”

格里希说：“有两个朋友要从艾那姜加到这里来，不过，先生，我要收拾他们这些骗子。有人一定偷偷把鸦片烟、大麻烟一类的东西运到这里来了。先生，我是个正派人，有什么必要偷偷摸摸行诈行骗呢？常言道，歧路险多。命里注定的，谁也无法改变。”

阿布尔沃笑了笑说：“我也这样认为。但是，老兄，你又错了。我不是警察，我和大烟也无缘，那天我只不过是去看看热闹。”

德尔瓦尔格尔用锐利的眼光看看他，说：“我肯定在什么地方见过你。”

格里希说：“一点也不奇怪，先生，我为了找工作，哪儿都去过！”他又对阿布尔沃说：“不过请不要无故怀疑我，先生。你们一怀疑我，我就什么工作也找不到了。我是婆罗门家的孩子，多少也读了点书，经书也读过，可是命运……先生，你们……”

阿布尔沃说：“我也是婆罗门出身。”

“噢，您好，我现在可以走了吧？先生，再见。”格里希·摩哈巴德拉边说边装作咳嗽的样子飞快地朝前走去。

阿布尔沃说：“德尔瓦尔格尔，我叔叔带着许多人马到处奔波，他所要追捕的正是这位斯瓦萨吉！”说完，他忍不住笑了。

但是德尔瓦尔格尔并没有笑。过了一会儿，哨子响了，

火车开动了。他伸出手来，向朋友握手告别，仍然没有说一句话。由于种种原因，阿布尔沃没有注意这些。如果他注意了，他会发现，在德尔瓦尔格尔那容光焕发的前额上，似乎立刻蒙上了一层无形的阴影，他的整个身心都进入了虚无缥渺的天国。

阿布尔沃坐的是头等车厢，他的房间没有别的旅客。傍晚时分，他从无领衫里拿出圣线，做了祷告。经书上说，吃的东西不能碰脏，因此他用铜器盛好饭吃了。饭后要喝的水和要吃的槟榔，那位同来的婆罗门听差早已给他预备好了，床也铺好了。所以他吃喝完毕之后，洗了脸，擦了擦手，便心满意足、平平静静地躺下睡了。他以为直到第二天早晨都不会有人打扰他。但是刚过了一站，他就发现这种想法太天真。那天夜里，警察三次叫醒他，记下了他的姓名和地址。有一次他很不耐烦地表示了抗议，缅甸警官毫不客气地回答说："你又不是欧洲人！"

阿布尔沃说："我不是欧洲人，但我是一等车厢的旅客，夜里你不能老叫醒我。"

警官笑了笑说："那条法律只适用于铁路工作人员。我是警察，我想把你拖下车去，就可以把你拖下车去。"

阿布尔沃再也没有说什么。不过这天夜里的最后三、四个小时倒过得还安静。第二天早晨醒来，他把夜里发生的令人懊丧的事忘得一干二净。火车沿着一座大山，在一条盘山道上缓慢地行进。阿布尔沃从车窗探出头一看，立刻惊呆了。霎时，他意识到，他从来没有见过地球上有如此迷人的自然风光。山呈半月形，好象要伸开双臂，拦住火车的去路和退路；山上林木茂密，一排排参天大树遮蔽着广阔的山麓

地带；也许太阳刚刚从东方升起，太阳神驾驶的神车，这时还没有越过左边的山峰，然而先行的早霞却已给山巅的林海抹上了一层耀眼的金色，向四面八方宣告太阳即将来临；高峰上流下来的泉水，在绿林掩映的山涧静静流淌，如同一道如泣如诉的泪泉。阿布尔沃被这美丽的景色迷住了。多么令人神往的仙境啊！世世代代生活在这儿的人该多幸福啊！然而，因为美景无限，人心又不满足于眼前这种美景所给予的一点无形的喜悦，所以便在心里给这种喜悦以具体的形象，涂抹上各种色彩，赋予它各种情趣，然后凭借自己的想象力，一程又一程地追逐更遥远更优美的风景。阿布尔沃那颗易动感情的心，正被这种追逐美景的遐想所萦绕。突然，一阵撞击声把他从幻想中惊醒，他那在幻想中飞驰的车轮，被大地吸住了。他想起了德尔瓦尔格尔所说的话。德尔瓦尔格尔来这里以后，一直在收集关于这个国家许多公开的和秘密的轶事。有一天，他谈起这方面的情况时说道："大自然母亲不光把良晨美景赐给这儿的人们，而且还把世上罕见的巨大财富赐给这个国家。这里有无穷无尽的森林和自然资源，有用之不尽的油田和难于估量的宝石矿藏。但是好景不长，有一天，英国商人发现了它，便以贪婪的眼光盯住了它。其结果是极其简单明瞭的：他们故意制造事端，派来马奴阿里军舰，运来枪炮和军队，进行战争；废黜了战败国的国王，夺去了王后身上的金银珠宝首饰，作为战争赔款；然后就掌管战败国的政权，开始为所谓国家和国民利益、人类解放，维护文明和正义而不遗余力地奋斗了！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今天要处处戒备，这就是为什么一个战败国的警察要多次叫醒一个和他同样命运的附属国的无辜公民，而且大言不惭地说什么'你又

不是欧洲老爷，欺负你又怎么样！'"阿布尔沃心想，对呀！对呀！他除了这样对我说而外，还能怎么说呢？再说我又能期望他说些什么呢？

山峰上仍然披着残留的朝霞，但阿布尔沃这时却感到它已经暗淡无光了；刚才还使他为之惊叹的山峦和林海，转眼之间又使他感到十分平常和单调。他想起了祖国的山河和黑色的大地，不由得两眼噙满了泪水，隐藏在他心里的异乡之感，象在哭号一样，一次又一次地发出悲怆的声音：啊，不幸国家的怯弱公民！你们对那无比富饶的家园有什么权利呢？你们既然挑不起重担，保持不了她的光荣，为何还要无谓地留恋她呢？谁能承认天生的独立和自由的权利只属于人类而不属于每个具体的人呢？这个权利老天爷也不能剥夺呀！你们认为人之所以为人，就是因为有一双微不足道的手脚吗？这是错误的呀，错误的！世上再没有比这更大的错误了。

他就这样自言自语，不知还说了些什么，也不知过了多少时间。火车突然减速了，这时他才清醒过来。他揉揉眼睛，往外看了看，发现火车已经快进站了。

八

阿布尔沃从小就看不起妇女，甚至对妇女还有一种厌恶的情绪。嫂子们同他开个玩笑，他就生气；和他亲近，他就躲得远远的。除了母亲，谁同他友好亲热，他都不高兴。如果听到学院里哪个女学生考试及格了，他就不大舒服。在报纸上谈到西方人为妇女的政治权利而斗争的消息，他就火冒



三丈。不过他的心，天生温顺善良，除了在男女问题上歧视妇女，他对人是一律友爱相待的，不以任何理由给任何人增添麻烦或痛苦。他的这个弱点，使他明知帕拉蒂有错，但始终没有惩罚她。阿布尔沃知道自己这个弱点，然而他至今也不知道在男子的春心深处，还埋藏着许多其他弱点呢。说他完全不可能严惩那位基督教姑娘，倒也不是事实；同样，说由于对女性的厌恶，他的心就会永远同帕拉蒂格格不入，那也不是事实。不过，他心里仍然非常讨厌和憎恶那个无情的、虚伪的姑娘。

他到帕茂已经半个月了。工作大体上已经完成，明后天就要动身去米格蒂拉。这天傍晚，他从办事处回来后，坐在走廊里，用心思考如何对待妇女解放这个难题。他从来是不赞成妇女解放的，他的兴趣和天生的习惯时时刻刻在他的耳边提醒他：妇女自由不妙，妇女独立不好。可是经典中对妇女的限制，又极不公正。他是有正义感的，他对这些也难以接受。因此他很苦恼，但找不到办法。他面临的矛盾今天怎么一下就解决了呢？详细经过是这样的：

他住在二楼的一个房间里，一层住着当地一户书香人家。早晨上班以前，这家发生了纠纷，闹得天翻地覆。原来这位缅甸人有四个女儿，都已结婚成家，这天是过什么节日，所以四个女婿都来了。吃饭的时候，因为看得起谁看不起谁的问题，几个女儿之间发生了争吵；过了一会儿，几个女婿之间动了武，甚至打得头破血流。阿布尔沃问明原因之后大为吃惊。原来这几个女婿中，一个是印度马德拉斯邦的穆斯林，一个是吉达港的葡萄牙人，一个是英印混血儿，最小的女婿是祖祖辈辈住在缅甸做皮革活的中国人。这种能做一个



世界各民族人的丈人的光荣，在别的地方很难见到，但在这儿却是司空见惯。有意思的是，姑娘们的父亲对每一位女婿都转弯抹角地表示过反对。可是具有不可侵犯的自由的女儿们，不但不予理睬，甚至连听也不愿意听。女儿们一个个又回到娘家，而且还带来洋女婿。他们的语言不同，感情不同，宗教不同，性格不同，他们所受的教育和薰陶也不同，谁同谁都合不来。这个棘手的问题，在缅甸就象印度的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间的问题一样，日益尖锐。究竟如何解决呢？

烦躁、难过、气愤和失望使他心神不安。他一再重复妇女有社会自由不好，这样是不行的，绝对不能这样。缅甸在毁灭，欧洲要完蛋，如果让这种移植来的文明在我国流行起来，那么我们也要彻底完蛋，灭亡。创造我们社会的祖先是了解妇女的，因此他们才谨慎地定下了各种 矩。这些规矩虽然很严厉，可是非常有利于社会。在目前这样堕落的时代，如果我们不能毫不犹豫地、正确地按那些规矩办事，那么我们的毁灭是肯定无疑的，谁也无法挽救。他独自坐在一间屋子里，一直在苦苦思考这些无谓的小事。但是，唉，一个很简单，然而又极重要的问题，他始终没有想到，那就是他衷心拥护，并愿意为之终身奋斗的民族解放事业的艰巨性。不想到这一点，就等于无情地抛弃民族解放事业。难道解放是一件轻而易举的小事吗？你以为它象个可以舒舒服服洗澡的小浴池吗？不，它是个汪洋大海。这大海中肯定有危险，有急流险滩，有吃人的鲨鱼，有翻船的可能。然而正是在这样的大海中，真正蕴藏着人类的全部生命、力量、财富和精华。平静的池塘里固然可以产生生命，但不能保持生命。



“先生，饭预备好了。”

阿布尔沃从沉思中惊醒过来，说：“拉姆希兰，把灯拿过来。我们明天早晨要坐车到米格蒂拉去，你给经理打个招呼。”

侍从说：“你不是说后天走吗？”

“不，不是后天，明天就走。拿灯来。”

阿布尔沃说到这里没有再往下讲。看到妇女自由的新潮流，他感到震惊，他想象不到妇女自由可以光照寰宇的一面。

第二天，他按时动身到米格蒂拉去了。不过他在那里并不安心。那里有缅甸和外国的军营，是一座有趣的城市。对新来乍到的人来说，可看的东西是很多的。但是他一点也不感兴趣，他急切地想回到仰光去。在帕茂的时候，他收到过母亲按新地址给他寄来的一封信。拉摩达斯也来过两封信。打那以后又过去十一、二天了，一点消息也没有。拉摩达斯在来信中说，在他回仰光以前，没有必要调换房子；拉摩达斯说他亲自去看过了，迪瓦利生活得很好，一切平安。可是这十一、二天来，阿布尔沃没有得到新消息，不知情况怎样，不知拉摩达斯所说的“很好”和“平安”还存在不存在。也可能一切仍然很好，没有发生什么麻烦。可是，有一天，他象在帕茂时那样，突然把行李收拾好，让人叫了一辆车子，来到了车站。这个地方没有什么特别值得留恋的，也没有什么特殊的事。只是在离开米格蒂拉的一刻钟前，火车站上发生了一件当时看来是微不足道的普通小事，可这件事，后来却使他长期不能忘怀：火车上的人把一个横冲直撞的孟加拉人赶下车去了。这个人头上戴一顶又脏又破的帽

子，身穿西服，脚蹬革履，手提一只装琴的破箱子，既没有被褥，也没有其他行李。他的过错是把买票的钱拿去喝了酒。他是个孟加拉人，警察逮捕了他，要把他带走，阿布尔沃便替他付了车票钱，另外又给了他五个卢比，然后想赶快上车。但那个酒鬼却双手合十毕恭毕敬地说："先生，请你把我这张破琴拿去卖掉，扣下您的钱数，其余的给我。"他说话时喉咙梗塞，然而他的头脑是清醒的。

阿布尔沃问："上哪儿去给你？"

他说："请留下尊址，我会写信告诉您的。"

阿布尔沃说："你带着你的东西，老兄，我无法处理它。我的名字叫阿布尔沃，在仰光的宝塔公司工作。要是你方便的话，以后把钱寄给我就行了。"

他点点头说："好吧，先生，再见！我一定寄来。这是出去的路吧？这是一座很大的城市吧？大概这里什么东西都可以买到。先生，说实话，我是永远不会忘记您的。"说完他又一次双手合十，表示告别，然后夹着箱子走了。这时阿布尔沃仔细看了一下他的面孔：年龄不太大，但到底有多大，也说不准，也许醉意将他的岁数缩小了十年；白脸皮，但是被太阳晒成了紫铜色；头上留着没有擦油的长发，散垂在前额上；两只眼睛直转动，鼻子象剑一样，又尖又直；身体瘦长，手指尖细，全身好象带着饥饿和受过屈辱的印记。他走了之后，阿布尔沃感到难过，多给他钱没有用，甚至还可能是对他的不公正。阿布尔沃自己意识到了这一点。如果能给他别的帮助该多好！但是他没有更多的工夫考虑这方面的问题，他得买票准备上车了。

第二天他到达仰光的时候，快十二点了，天气又闷又

热。更糟糕的是由于忙乱和粗心，他的餐具被一个穆斯林苦力撞了一下。他没有洗澡，没有吃饭，又渴又饿，累得快要瘫了。无论如何得快点到家，洗个澡，睡一觉，缓口气。他把马车叫来，装好行李，十几分钟就到了家门口。但是他抬头往上一看，立刻就火了。原来迪瓦利根本没有准备接他，面朝大街的房门关得紧紧的，马车铃声响了半天，也没有人下来。阿布尔沃三步并两步地跑到楼上，使劲擂门，大声叫："迪瓦利，喂，迪瓦利！"过了一会儿，一个人慢吞吞地、小心翼翼地开了门。

气急败坏的阿布尔沃正要跨进屋去，猛然又惊呆了：站在他面前的是帕拉蒂！帕拉蒂的样子多么古怪呀！她光着两脚，穿一件黑色纱丽，头发散乱不堪，脸上笼罩着深沉的忧伤的阴影，好象一个远途旅客，饱受日晒雨淋、风餐露宿，马不停蹄地奔走，身体已经很虚弱，随时都可能倒在路旁死去。阿布尔沃根本不敢想象，对这样的人，还会有人发泄不满。帕拉蒂欠身致意，慢慢地说："您回来了，现在迪瓦利有救了！"

阿布尔沃心里害怕，连声音都变了，说道："他怎么了？"

帕拉蒂跟过去一样，温柔地说："最近很多人得天花，迪瓦利也传染上了。您现在很疲乏，不要进这个房间，请到上面屋子去吧。先洗个澡，好好睡一觉，然后下来再说。迪瓦利现在正在睡觉。等他醒来以后，我来叫您。"

阿布尔沃吃惊地说："上面的屋子？"

帕拉蒂说："对。上面的房间是我的，但是我已经搬走了。那里都收拾好了，十分干净，水管里有水，没有其他

人，您不会不方便。走吧。哎，侍候您的人在哪儿？让他们把行李搬到上面房间去吧。”

“在车站我就打发他们走了。他们和我一样，也都累得够呛。”

帕拉蒂说：“那倒是。不过现在能找到苦力吗？好吧，我试试看。”

“您不必麻烦。我去看看，只有三、四件东西，我自己就可以扛上来。”他正要下楼的时候，马车夫仰头望着楼上，问他要车费。帕拉蒂向马车夫招招手，叫他上楼来：“现在找不到人，麻烦你把东西给搬到楼上来，我们一并付钱。”

马车夫听她说话和气，就把东西扛到楼上去了。

行李扛到楼上以后，帕拉蒂亲自把临街的一个房间的床铺铺好，然后说：“您洗完澡就在这里休息吧。”

阿布尔沃没有再坚持。过了一会儿，他洗完澡回来，帕拉蒂笑着说：“请您拿着自己的杯子和窗台上的一包糖，跟我到水管旁边去，我教您如何做蔗糖饮料。走吧。”

不必说，阿布尔沃早已口干舌燥，在帕拉蒂的指点下，他自己做了蔗糖饮料喝了，而且还说，“要是掺点柠檬汁，那就更美了。”

帕拉蒂说：“现在我还得委屈您一下。”说完朝他看了一眼。

阿布尔沃想起了被盗的那一天，帕拉蒂的言谈和干活的情景。当时她曾使阿布尔沃感到自然大方，无拘无束。阿布尔沃问：“什么委屈？”

帕拉蒂说：“我已经把下边的煤搬上来了。接到电报之

后，我把对门住的那位奥里萨姑娘请来，帮您把锅碗都洗刷好了。大米、豆子、土豆、黄油、盐、油都有。我马上给您拿个铜锅来，您用水洗一洗，放在灶上。”说到这里，她又朝阿布尔沃看了看，猜测他心里在想什么。然后说：“说真的，其实这也没有什么难的，我会告诉您怎么做，您动动手就行了。今天要做的就是这些，明天我另作安排。”

她说话时的急切心情，使阿布尔沃感到好象受到了某种刺激。他沉默了一会儿，问道：“可是你的饭怎么办呢？你什么时候回家去？”

帕拉蒂说：“就是不回家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吃饭有什么发愁的？”说完她就把话岔开了，迅速下楼去搬需要用的东西。

过了一会儿，阿布尔沃坐下来做饭，她站在门外说：“我站在这里是不碍事的，你知道吗？”

阿布尔沃说：“知道，要碍事，你就不会站在这里了。”

今天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做饭，他那一双笨拙的手，使他出了不少洋相，急得帕拉蒂几次忍不住想插手。最后他总算把豆菜做好了，但是往碗里倒时，洒了一地。帕拉蒂再也忍不住了，她气得脱口说道：“瞧！难道老天爷创造象你们这样一些不会做事的人，就是为了折磨我们？您说吧，现在您还吃什么？”

阿布尔沃自己也感到很惭愧，说：“我怎么知道豆菜不从锅这边倒出来，偏要从锅那边倒出来呢？好吧，只好把上面一层拾起来吃了。”

帕拉蒂忍不住笑了，说：“没错，要不您这一套思想怎么能改得过来！行了，起来吧。用水洗一洗就干净了。把土

豆放在水里煮煮，油里炸炸。磨好的调料在瓶子里。放盐的时候，我告诉您放多少。今天您就只好吃这样的'菜'了。饭里有米汤，吃起来不会感到不香。唉，站在这里看您做饭真是受罪。”

过了一个多小时，阿布尔沃终于吃完了饭，他克制住感激的心情，和气而又亲切地说："您呀，我真不知该怎么说您好。好吧，您现在回家去吧。今后我会料理自己的，也许不必再这样麻烦您了。”

帕拉蒂没有说什么。阿布尔沃自己也沉默了好一会儿才说："到底是怎么回事，请您扼要地告诉我。最近以来，有许多人出天花，迪瓦利也在出天花。这都是明摆着的事。但是，我对您们搬离这所房子，死守在这个无亲无故的国家，特别是死守在这座举目无亲的城市，感到很不理解。约瑟夫先生没反对吗？”

帕拉蒂说："父亲已经不在了，他死在医院里了。”

"死了？”阿布尔沃一动不动地坐了很久，然后说："看到您穿的黑丧服，我应该猜到发生了什么不幸。”

帕拉蒂说："比这更大的不幸是我母亲突然去世了。”

"您母亲去世了？”阿布尔沃一下呆住了。他想起了自己的母亲，心里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滋味。这种感觉他过去从来没有过。帕拉蒂也朝窗外呆呆地看了两三分钟，强忍住泪水。当她转过脸来看阿布尔沃时，她发现阿布尔沃那双泪眼正望着她。于是她索性又把脸转向窗外，默默地坐着。她觉得在别人面前掉眼泪怪不好意思。不过她很快就冷静下来了。过了几分钟，她慢慢地说："迪瓦利是个好人。我母亲病了好多天，我知道，她随时都可能归天。那时迪瓦利帮了

我们不少忙。我们从这里搬走的时候，他哭了，可是不搬走，这么多的房租，我哪能付得起呢？”

阿布尔沃静静地听着。帕拉蒂突然说道：“偷您东西的贼抓住了，钱和纽扣在警察局，您知道吗？”

“不知道呀。”

“贼给抓住了。那天不是有人叫迪瓦利去看把戏吗，就是他们那伙人干的。他们还偷了很多地方。后来分赃不均，内部闹矛盾，其中一个告发了。他们的赃物都窝藏在一家杂货铺里，全被警察搜查出来了。我是见证人，警察到我家进行了调查。我来这里给您们报信，可是到这里一看，迪瓦利已经病成了这个样子！什么时候开庭审判还不知道，反正东西可以全部追回来。”

她要是不说这后一句倒也还好，说了倒叫阿布尔沃不但羞愧得满脸通红，而且使他想起了被盗那天他说的话和他的暗示，因而浑身紧张起来。但是帕拉蒂并未注意这些。她继续说道：“当时门从里边锁住，叫了半天没有人答应。我有上面房间的钥匙，于是上去开了门，走了进去。上面房间的地板上有个窟窿，”说到这里她有些害羞地笑了，她掩饰着自己的羞怯，继续说，“从那个窟窿里可以看到您房间里的一切。我看到四面窗户都关得紧紧的，黑暗中，一个人盖得严严实实地躺着，似乎是迪瓦利，我从那个窟窿叫了好半天。后来又过了一、二十分钟，才看到迪瓦利十分艰难地爬到门边把门开了。我一看他的脸色，不用问就知道了。三、四天前，前面那座房子底层住的泰卢固苦力，因为得了天花，被警察送到医院去了。迪瓦利亲眼看到他哭嚎的情景。我一进屋，迪瓦利就跪在地上放声大哭起来，说：‘我的妈呀，

可别把我送到传染病医院去，不然我就没救了。’他的话一点也不假，因为谁也没有看见送进传染病医院的人有活着出来的。他之所以把门窗关得紧紧的，躺在那里一声不响，就是因为害怕这一点。左邻右舍要是有人知道他得的病，那他就活不成了。”

阿布尔沃象在迷梦中似地看着她，说道：“那么说，您是一个人日夜守护在这里呀！要是早告诉我就好了。您知道我们办事处有个叫德尔瓦尔格尔的先生吗？干吗不去通知他呢？”

帕拉蒂说：“谁去通知他？哪儿有人呢？我想他自己也许会来的，可是他没有来。再说他哪里知道会碰上这样的灾难？另外我也怕把消息传出去！”

“可也是。”阿布尔沃说完叹了一口气，呆呆地坐在那里。过了好久他才说：“您看到您自己的脸色成什么样子了吗？”

帕拉蒂笑笑说：“您是说原先很好看，是吗？”

阿布尔沃一时想不出用什么话来回答。但是，他那着迷的眼神，似乎想用诚意和感激的泪水把对这位妙龄少女的全部悔恨和厌恶洗刷干净。过了很久他才说道：“常人做不到的事，您做到了。不过您现在可以休息一下了。迪瓦利不但是我的佣人，而且还是我的朋友和亲人。我是在他的照看下长大成人的，现在我要亲自侍候他。我不能为他的事再麻烦您。您到现在还没洗澡、吃饭，请回家去吧。您的家离这儿很远吗？”

帕拉蒂赞同地点点头说：“好吧，我的家在炼油厂附近的河岸上。我明天再来。”

两人下楼来，开了房门，进到屋里。迪瓦利不太爱说话，醒来的时候也象处在昏迷状态一样。阿布尔沃来到他的床前，坐下来。帕拉蒂拿起三、四个没有洗的用具，到洗碗间去了。她原先想，在回家之前，把应该注意的事告诉阿布尔沃，免得他受传染。手上的活做完之后回屋时，她心里一直在想这件事情。进了屋一看，她发现阿布尔沃象一尊石像，呆呆地望着昏迷的迪瓦利。他脸色苍白，也许他生来就没有见过天花是什么样子，他想象不到天花的可怕。当帕拉蒂走过来站在他面前时，他才抬起头来看了她一眼。他眼泪汪汪的，象小孩一样不安地说："我侍候不了。"

九

帕拉蒂沉默了一会儿说："侍候不了？那怎么……"

她说话的语气里，除了含有惊异之外，没有别的。可是，这算什么回答呢？难道他希望她的就是这一点？阿布尔沃象挨了一闷棍似地清醒过来。

帕拉蒂说："那就通知有关方面，把他送到医院去好了。"她的话里既没有包含什么厌烦，也没有什么讽刺意味，但是阿布尔沃却惭愧得低下了头。他惭愧的，不光是他自己对病人束手无策，而且是那个会照料病人的人所说的话语中暗含的意思和口气。这种意思和口气，从帕拉蒂坦然的拒绝中，微微流露出来。这时，阿布尔沃不无懊悔地低下头来，再一次承认自己实际上还没有真正认识这位姑娘。他并不因此难过，也不担心。问题只在于，好象谁一口气吹灭了一排正在燃烧着的明灯，使一台好戏只演了半场，就拉上

了帷幕，把他和奄奄一息，昏迷不醒，一刻也不能离人的迪瓦利抛弃在一间漆黑的屋子里。

帕拉蒂说："趁天还没黑，赶快办。您同意的话，我回家时，给医院打个电话，他们会派车来接的。"

阿布尔沃硬克制住自己的感情，抬起头来说："您不是说去医院就没救了吗？"

帕拉蒂说："可我并没有说一个也不能得救呀。"

阿布尔沃的脸色十分阴沉，说："可大多数都会死的呀！"

帕拉蒂点点头说："是的，大多数会死的。所以头脑清醒的人，谁也不愿意到那里去。"

阿布尔沃默默地坐了一会儿，然后问道："那么，难道迪瓦利一点也不清醒吗？"

帕拉蒂说："怎么能说一点也不清醒呢？即使是一直昏迷的人，有时也会清醒一会儿。"

正在这时，迪瓦利突然发出了一种痛苦的叫声，使阿布尔沃愣了一下，连帕拉蒂也看出来了。他走到病人身边，把头凑近病人的脸，亲切地问道："你要什么，迪瓦利？"

迪瓦利嘴唇动了几下，阿布尔沃一点也没听清他说了些什么。帕拉蒂小心翼翼地给他翻了一下身，拿来水罐，让他喝了几口水，然后凑近他身边说："少爷回来了！"

迪瓦利的嘴里又发出了含糊不清的声音，他的右手想抬起来，可是抬不起来。过了一会儿，眼泪从他的眼角流出来。阿布尔沃的眼里也噙满泪水。他赶快撩起衣边擦去，但是没有止住眼泪，一串串眼泪象泉水一样，从他湿润的两眼中不断地流了出来。他们静静地坐了三、四分钟，谁也没有

说话。整个房间笼罩着一层痛苦和悲伤的乌云。

还是帕拉蒂先开口。她稍往后退了几步，低声说："有什么办法呢，还是送医院吧！"

阿布尔沃当时还没有把眼泪擦去。他摇着头，说道："不。"

帕拉蒂又象刚才一样低声说："那好，我走了，我明天有空再来。"

阿布尔沃这时仍然没有睁开眼睛，呆呆地坐在原地。帕拉蒂临走之前说："别的什么东西都有，就是蜡烛用完了，我到下面去给您买一包来。"说完，她轻轻地开了房门，出去了。过了一会儿，等她把蜡烛买回来时，阿布尔沃已经快恢复正常了。眼泪已经擦干，脸仍然通红。帕拉蒂一进屋，他就把脸转向另一边。帕拉蒂本想把蜡烛放下，再说几句话，但是既然别人扭过脸去，不愿意说话，她也就只好一句话不说，立刻回家了。她刚开门要走，阿布尔沃突然问道："迪瓦利如果想喝水，那……"

帕拉蒂转过身来，说："给他喝。"

阿布尔沃说："如果他想翻身呢？"

帕拉蒂说："那就让他翻好了。"

"说得倒轻松，我在哪儿睡，您说说？"阿布尔沃说话时，明显地带着一股子气，"我的被褥还放在上面呢！"

从帕拉蒂的脸上看不出她心里在想什么。她停了一会儿，依然平心静气地说："您的床上不是还有一床被褥吗？足够您用了。"

阿布尔沃说："我知道您会说这话的。可我吃饭的问题怎么解决呢？"

帕拉蒂没有回答。不过这个既不合适又不文雅的问题，差一点使帕拉蒂笑了出来。过了好一会儿，帕拉蒂才郑重其事地说："难道您吃饭睡觉的事也要我管吗？"

"我说过要您管吗？"

"您刚才说了，而且不是好好说的，而是气呼呼地说的。"

阿布尔沃一时无话可答。帕拉蒂看了看阿布尔沃那暗淡、难堪的脸，小声说："您本来应该说，'劳驾，帮我料理一下吃饭睡觉的事好吗？'"

阿布尔沃看也不看一眼地说："说有什么难的？"

帕拉蒂说："好吧，说呀！"

"那就算我在说吧。"说完之后，阿布尔沃把脸一沉，看着旁边。

帕拉蒂问："您侍候过病人吗？"

"没有。"

"从来没有到过外国吧？"

"没有。妈妈从来不让我出远门。"

"那这次怎么放您了？"

阿布尔沃没有回答。他不想对别人讲，他母亲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如何怎样地让他到外国来的。

帕拉蒂又说："这么好的差事，她不放也不行，是不是？不过她怎么没有跟您一起来呢？"

阿布尔沃听了她这样尖刻的话之后，无可奈何地说："您没有见过我母亲，否则您就不会说这样的话。我到这里来，她是十分难过的。她是一个寡妇，怎么能到这非婆罗门的国家来呢？"

帕拉蒂静听了一会儿，说：“您对非婆罗门很讨厌！不过疾病不光会传染给非婆罗门或穷人，也会传染给您的，而且目前就有可能。在这种情况下，您妈妈也不会来吗？”

阿布尔沃吓得脸色苍白，说：“您要这么吓唬我，那我一个人还怎么住？”

帕拉蒂说：“不吓唬您，您也不敢一个人住。您是个胆小的人。”

阿布尔沃没有反驳的勇气，只是一声不响地坐着。

帕拉蒂突然说道：“我想问您一句话：迪瓦利喝过我的手碰过的水，他的圣洁已经完了。现在他好了还能干什么？”

阿布尔沃不知道经典上的规定，他想了一下说：“他不是在清醒时，而是在病重的情况下，喝了您给的水。不喝就会死亡，因此他的圣洁大概不会受到影响，只要忏悔一下就行了。”

帕拉蒂皱着眉头说：“嗯！这个恐怕得您花钱吧？要不，以后您怎么能吃他做的东西呀？”

阿布尔沃当时就表示赞成，说：“当然是我花钱，我一定得花。愿老天爷保佑他早日痊愈。”

帕拉蒂说：“我来侍候他，怎么样？”

阿布尔沃没有留意她说话时平静而又坚定的口气，只是十分感激地回答说：“那太麻烦您了。是您救了迪瓦利的性命。愿他赶快痊愈。”

帕拉蒂笑了笑，说：“非婆罗门的人在救别人命时就没有事，给喝水就得忏悔，是吗？好吧，我走了，明天有空，我再来。”说完就要走，但又立刻转过头来说：“如果我来不了，那么瓦迪利病好了以后，请您告诉他，您要是没回来，

我是不会丢下他不管的。异教徒也有自己的社会，我们的社会同样认为我不可以一个人和您在一个房间里过夜。明天上午您的听差来的时候，您叫他给德尔瓦尔格尔送个信，他是有经验的人，一切他都会安排的。好吧，再见！”

阿布尔沃说：“他翻身不会难受吧？”

帕拉蒂说：“不会。”

“如果晚上要换被子，那该怎么办？”

帕拉蒂说：“您就小心点给他换。”帕拉蒂刚开门要走，阿布尔沃吓得立刻嚷道：“要是他突然坐起来呢？要是他哭呢？”

帕拉蒂没有回答他这类问题，轻轻地走了出去，又小心翼翼地把房门关上。阿布尔沃象木头人一样坐着，直到帕拉蒂在楼梯上慢慢走动的声音听不见为止。但是脚步声一消失，阿布尔沃的眼前就象有一幅黑幕降下来，使他心里出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感觉，吓得他立刻走过去，打开走廊的门，朝下面街道望去。他看到帕拉蒂正飞快地往前走着。约瑟夫小姐这个名字他没好叫出口，他喊道：“帕拉蒂！”

帕拉蒂抬起头来，朝他看了一眼。阿布尔沃双手合十哀求说：“请您再来一下。”接下去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了。帕拉蒂又折回来。过了两分钟，她开门进来，一看，发现阿布尔沃不在，迪瓦利一个人躺着。她又往前走了几步，探视了一下，走廊里没有，哪儿也没有阿布尔沃。她又到四处查看了一下，发现洗澡间房门开着。等了五、六分钟还没有人出来，于是她站起身来。当她探头往洗澡间里看时，吓了她一跳：阿布尔沃脸朝下躺在地上，中午吃的饭吐了一地，他两眼紧闭，全身冒汗。她走近身旁大声喊道：“阿布尔沃先



生！”喊第一声时，阿布尔沃睁了一下眼睛，但是，马上又象原先一样昏迷过去，不省人事了。帕拉蒂起初犹豫了片刻，然后坐在阿布尔沃身边，用手抚摸他的头，轻轻说道："您得坐起来，不往头上和脸上浇点水，病情是不会好转的，阿布尔沃先生。"

阿布尔沃坐起来，帕拉蒂拉住他的手，把他带到水龙头旁边，打开水龙头，用水冲了冲头，然后又慢慢把他扶到床上。没有澡巾，帕拉蒂用自己的衣服把他的手脚擦干，又找来一把扇子，一边给他扇风一边说："现在您睡一会儿。您的病不好，我是不会离开的。"

阿布尔沃亲切而又不好意思地说："可您到现在还没有吃饭呀。"

帕拉蒂说："您给我准备什么吃的了？您睡吧。"

"我睡了您不会走吧？"

"我不走，我在这里一直呆到您睡醒。"

阿布尔沃沉默了一会儿，突然问道："哎，叫您帕拉蒂小姐，您不会生气吧？"

"当然会生气，只有叫我帕拉蒂，我才不生气。"

"不过在大家面前呢？"

帕拉蒂笑了笑说："在大家面前也一样。您安安静静地睡吧，我还有很多事要做。"

阿布尔沃说："我担心我睡着了，您会乘机溜走。"

"您醒着，我要走你也拦不住我呀！"

阿布尔沃没说什么，只是望着她。帕拉蒂说："难道在我们非婆罗门的社会里就没有声誉问题吗？我就用不着担心吗？"

阿布尔沃的头脑还不太清醒，答话时，他提出了一个奇怪的问题，说："我妈妈不在这里，我要是病了，您怎么办？那时您必须住在这里。"

帕拉蒂说："我必须住在这里？给您的朋友德尔瓦尔格尔先生捎个信不行吗？"

阿布尔沃摇摇头说："不行，绝对不行。要么我妈妈在这儿，要么您在这儿。我要是看不到你们两人中的任何一个，我就活不了。我明天如果出了天花，您千万不要忘记我说的这句话。"

他最后的恳求，不知怎么，竟使帕拉蒂听后似乎忘了自己。她一下坐到阿布尔沃的床沿上，用手抚摸着阿布尔沃的身体，哽咽地说："不，不，我决不会忘记的。我怎么能忘呢？"但是话刚一说完，她立刻觉得自己说漏了嘴。马上站起身来，勉强笑着说："不过您好了以后还得受点折磨，阿布尔沃先生！您还得大张旗鼓地进行忏悔吧？不过不要怕，大可不必那样做。好了，现在您安安静静地睡吧，我确实还有很多事。"

"什么事？"

"什么事？吃饭就别说了，连洗澡的时间都还没有呢。"

"傍晚洗澡不会得病吗？"

"也有可能。不是不可能。您把洗澡间弄得那么脏，打扫完脏东西，不洗一洗也不行呀。然后还得吃点东西吧。"

阿布尔沃十分羞愧地说："我来打扫，您走吧。"说完他挣扎着要起来。帕拉蒂生气地说："现在不必逞强，好好睡吧。我感到吃惊的是，一个母亲怎么忍心把您这样的婆罗门儿子送到外国来。说真的，您不要起来。您妈妈不在这

里，我告诉您，您要不听我的话，您会倒大霉的。”说完她假装生气，命令他躺着，然后赶快站起来走了。

阿布尔沃很虚弱，疲惫不堪，象死人一样躺着。他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时候睡着的。帕拉蒂叫他，他才醒来。揉了揉眼，坐起来，看看面前的钟，已经夜里十二点。帕拉蒂站在旁边，阿布尔沃第一眼看到她那散乱的长发，因为洗了澡，浓密的湿发显得更加黑亮，披散的头发快要接触到地面，浓郁的肥皂香味，似乎使房间里的空气骤然清新了许多。她穿着一件带黑边的土布沙丽，因为没有穿紧袖衣，两臂大部分裸露在外面。帕拉蒂这样的打扮，好象一个新模特儿。阿布尔沃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形象。他脱口而出的第一句话是：“这么湿的头发怎么能干？”

“不会一下就干的，不过不必为它担心。您跟我来。”

“迪瓦利怎么样？”

“不错，至少今天晚上您不必为他担心。来呀。”

阿布尔沃跟她一起走到洗澡间，发现那里放了一个篮子，篮子里放了一些水果、一把刀子，旁边还有盘子、杯子等。帕拉蒂指着这些东西对他说：“比这再多，我就无能为力了。您把刀子、盘子、杯子等，用自来水洗一洗，用杯子打杯水，再回屋去。坐垫铺好了。”

阿布尔沃：“这些您是什么时候拿来的？”

帕拉蒂：“您睡了以后。附近有一个水果店，不太远。篮子是您家的。”说完她就到别处去了，只是临走时又叮咛了一句：“别叫刀割了手。”

过了一会儿，阿布尔沃坐在垫子上，削起水果来，帕拉蒂在旁边看着直笑。阿布尔沃说：“您笑也不要紧，男人不

会用刀，这是谁都知道的。不过您费了这么大的劲给我准备吃的，我要向您道声谢。除了自己的母亲，没有人能这样做。”

帕拉蒂没有留意他最后的话，只是针对开头几句话说："我只是随便笑笑，阿布尔沃先生。就算大家都知道男人不会用刀，难道别人都和您一样懂得那么少吗？迪瓦利病好以后，我一定要给您妈妈写封信，告诉她，要么她亲自到这儿来，要么把自己的儿子叫回去，她不能把这样的儿子放在外国不管。”

阿布尔沃说："我妈妈很了解自己的儿子。您要知道，如果不是我，而是我兄弟中任何一个，您就不会说这样的话了。他什么都不忌讳，什么都会让您给他做。”

帕拉蒂一点也不明白他说的意思。阿布尔沃说："我的兄弟们没有任何东西不碰不吃的，不下馆子吃鸡，他们就没法过日子。”

帕拉蒂大为惊讶地说："您在说什么呀！”

阿布尔沃说："我说的全是真话。我父亲可以说是半个基督教徒，妈妈在这方面没有少受罪。”

帕拉蒂很感兴趣地问道："真的？您妈妈是非常虔诚的印度教徒吧？”

阿布尔沃说："谈不上什么非常虔诚。实际上她不过象个一般的印度教家庭妇女罢了。”说到妈妈的事，阿布尔沃的声音变得柔和而又亲切。他继续说道："家里有两个儿媳妇，可是妈妈还是自己做饭吃。不过我妈妈从不勉强别人，也不埋怨别人。她说，'我不能放弃自己的思想，去迎合丈夫的愿望。现在儿媳妇们如果不赞成我的思想，我就责怪她



们，那合适吗？一定要儿媳妇们按我的想法和习惯做，有什么意义呢？’”

帕拉蒂十分敬佩地说：“您妈妈是旧时代的人，相当能忍耐。”

阿布尔沃激动地说：“能忍耐？我妈妈的忍耐哪有边呀？您没有看见她，要是看见，我敢说，您会惊叹不已。”

帕拉蒂高兴地看着他。阿布尔沃不再继续削水果，说：“说实在话，我妈妈一生受苦，一生看着丈夫和儿子们违犯教规，不声不响地熬到现在。我是她唯一的依靠；她生病时，只有我弄东西一口口喂她吃。”

帕拉蒂说：“那么说，她现在一定很不方便吧？”

阿布尔沃回答道：“那是肯定的。所以她起初不同意我到这里来。但是，我又不能老守在家里。她只有一个希望，就是等我结婚以后，她就可以不再自己做饭了。”

帕拉蒂笑了笑说：“您为什么不让她的愿望实现以后再出来？您当时应该这样做才对呀。”

阿布尔沃立即承认说：“那倒是。她亲自为我选好了一个姑娘，而且做好了一切安排。就在这个时候，我要到这里来，没有功夫。可是我来的时候告诉她，她什么时候写信来叫我，我就什么时候回家去办理婚事。”

帕拉蒂说道：“应该这样。”

阿布尔沃被母爱所激动，他说：“当然，我希望她是婆罗门闺女，勤于斋戒，懂得规矩，不为难妈妈。我要那念过大学，会跳会唱的女学问家有什么用？”

帕拉蒂说：“是呀，要这种人有什么用！”

其实，阿布尔沃自己曾经反对过妈妈的做法，而且站在

嫂子们一边，生气地对妈妈说过，无论从婆罗门家娶个什么样的姑娘来，都会造成家庭的不和。今天，他完全忘了他曾经说过的话。他说："您看，您既不是和我们一个种姓，又不是我们这个社会的人。在我们那里，连您碰过的水都不能喝，连您碰过的衣物都得立刻换掉，有这样大的区别。不过您所懂得的，我哥哥或嫂子他们并不懂。谁信仰什么宗教，他就该按照那种宗教行事吗？我妈妈虽然生活在一大家子人中间，可她只是我一个人的妈妈。还有什么比这更不幸的呢？所以我时常向老天爷祷告，只求老天爷保佑，不要再因为我的行为使母亲难过。"他说着说着，喉咙哽塞了，两眼挂满了泪水。

这时，睡着的迪瓦利好象在说什么。帕拉蒂立刻站起来，走了过去。阿布尔沃用手背擦去眼泪，继续削水果。他妈妈最疼他。他在家的时候，为了让妈妈高兴，从留辫子到每月十一日斋戒时不吃饭而吃油煎饼等，一切印度教的规矩，他都遵守。实际上，他那时对婆罗门子女的一切不轨行为，都是谴责的。也许他妈妈并不怀疑他在思想行为方面的坚定性，不怀疑他侨居异乡会起变化。事实上，他的心至今还因焦虑和恐惧而惶惶不安呢。一种希望妈妈能在身边的盲目急躁心情，一直在他心里骚动。他心里的这种情绪，已经溶化到他的全部血液之中。然而帕拉蒂的心里却由于受了屈辱而十分难过。

她去了一会儿，回来看阿布尔沃总算削好了水果，默默地坐着。她说："干吗坐在那里不吃？"

阿布尔沃说："等您呀。"

"为什么？"

“您不吃？”

“不，要吃，我自己还有。”

阿布尔沃用手把放水果的盘子往旁边一推，说：“哈，还有这样的事？您从早晨就没有吃东西，而且……”还没等他把话说完，帕拉蒂就用十分淡漠、压抑的口气说：“哼，您倒着急了。饿了就吃呗，不饿，就从窗口扔出去好了。”说完，她就到另一个房间去了。在那一刹那间，阿布尔沃看了她一眼，而这一刹那，却在他的一生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他忘不了帕拉蒂当时的表情。从他来这儿的那一天起直到今天，他曾多次和她打过交道，在吵架或在合作的时候，在敌对或在友好的时候，在困难或在顺利的时候，他曾多次见到过她，但他那时看到的她，都不象现在这个样子，她简直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帕拉蒂走了，水果盘子还放在那里。阿布尔沃象块石头，坐在原地一动不动。他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过了一个小时，他来到迪瓦利的房间，发现帕拉蒂躺在迪瓦利旁边的一块垫子上，头枕着胳臂睡了。他象进屋时一样，悄悄地回到自己的房间，躺在床上睡下来。一躺在床上，他那疲倦的眼睛便自动地闭上了。他醒来时，天已经大亮了。

帕拉蒂说：“我走了。”

阿布尔沃愣头愣脑地坐了起来。但是，还没有等他完全清醒过来，帕拉蒂已经走出去了。

一〇

那件事发生以后，又过了一个月。迪瓦利的病好了，

可是体力还没有完全恢复。阿布尔沃上次带到帕茂去的那个人，现在在给他们做饭。全办事处的人，差不多都为挽救迪瓦利的生命出了大力；拉摩达斯就有许多天没回家。城里的一位名医负责给他治疗，正是由于这位名医的建议，才没有把迪瓦利送进天花病防治医院。迪瓦利对缅甸从来就没有好感。阿布尔沃给了他假，并且决定让他再恢复一段时间就回家去。迪瓦利想，下一周还可能走不了。

帕拉蒂走了之后，压根儿就没有再来。最有意思的是，这样令人吃惊的事，谁也没有提起过。这一点迪瓦利是没有特别罪过的，他好象总是担惊受怕，生怕谁提她的名字。帕拉蒂是敌对一方的人。他们来这里以后，她可把他们折腾得够呛，甚至她还出庭作假证，企图把阿布尔沃送进监狱。主人不在的时候，去叫这样的女人来，他感到又羞愧又没有脸。她是什么时候走的，怎么走的，迪瓦利全不知道。他心里很想知道，他惶恐不安，不知道怎么才能了解到。有时他想，帕拉蒂是个机灵的姑娘，也许她一听到阿布尔沃回来的消息，就悄悄地溜走了；有时他又想，也许阿布尔沃回来之后臭骂了她一通，把她赶出去了。不过，这两种可能性中，不管是哪一种，反正帕拉蒂今后不会再主动进这栋楼来看他了。迪瓦利对这一点很放心。

阿布尔沃自己什么也不说。问他吧，迪瓦利又怕他追问起来，原来的事全暴露了。吵架闹纠纷的事，早已过去，可是他喝了帕拉蒂给的水，吃了她做的牛奶粥和大麦粥，这样一来，他的种姓的纯洁性有可能全毁了，连忏悔也无济于事。迪瓦利已经决定，从这里抵达加尔各答以后，直接回家，去恒河沐浴，偷偷地吃点牛粪①，找个借口请婆罗门吃顿饭，



勉强净净身心。可是要是在开玩笑时不慎把事情传到了阿布尔沃母亲的耳朵里，那可怎么得了。这可真说不准。哈尔达尔家的美差，肯定告吹，同时村里也会闻到风声，说长道短，议论纷纷。

但是，这还不是迪瓦利的全部心事。除了这私心和恐惧外，他心里还有一种甜蜜和痛苦之感。每天阿布尔沃上班以后，他总是端个凳子，坐在走廊里，把虚弱的身子靠在墙上，朝面前那条通向大街的胡同张望。不能说帕拉蒂永远不从这条胡同经过；帕拉蒂从胡同前经过时，也不可能不习惯地朝这边看一眼。阿布尔沃到帕茂去了以后，迪瓦利已经和帕拉蒂处得相当熟了。那天下午，她妈妈突然去世的时候，迪瓦利还没有吃饭。她嚎啕大哭地来找迪瓦利。约瑟夫先生在两天前去世了，所以迪瓦利没有什么可怕的了。帕拉蒂开门进屋以后，便拉着迪瓦利的手，呜呜咽咽地哭起来。啊，瞧她哭得多伤心，谁能说她是非婆罗门呀，谁能说她是基督教徒的女儿！迪瓦利做好的菜和饭还在锅里。这一天，他带着帕拉蒂的报丧信到处跑。第二天，人们抬着尸体出殡时，他站在阳台上泪如雨下。从那天起，他时而把帕拉蒂叫女儿，时而又把帕拉蒂称作孩子。而且有四、五天，他硬是不让帕拉蒂自己做饭，他亲自给她做饭吃。有一天，帕拉蒂收拾好东西，要搬到别的房子去住。那天下午，迪瓦利非常不好过。在他出天花时，帕拉蒂给他帮了什么忙，他不很清楚，也没有很地想过。只是一想起得病，他就想到种姓的纯洁性完了。

---

① 印度教的教规：凡是玷污了种姓的纯洁性的人，必须忏悔，母牛被认为是神牛，吃点牛粪或喝点牛粪水，是一种简单的忏悔方式；其他如在恒河沐浴，宴请婆罗门，念经或举行仪式等都属于忏悔一类。

但是，同时他也努力思考另外一件事：在他没有得病的时候，帕拉蒂每天早晨洗澡以后，披着湿漉漉的黑色长发，过来问长问短。她既不进厨房，也不碰什么东西，总是坐在厨房外边的地上问："今天做了什么好吃的呀？让我瞧瞧好吗，迪瓦利？"

迪瓦利总是说："我给你地上铺块垫子吧，孩子。"

帕拉蒂总是回答："不用了。铺垫子，回头还得洗。"

迪瓦利说："嗨，垫子坐一坐还会脏吗？"

帕拉蒂回答说："怎么不会脏呢？你们少爷认为，我住在这里全楼都不干净。要是他的房子，恐怕他会为了洁净，一把火把它烧了！我说的对吗，迪瓦利？"

迪瓦利笑笑说："你呀，尽想这些！你自己看不惯，反认为人家都和你一样。你要了解了我们少爷，你就会说，这样的人，世界上再也找不出第二个来！"

帕拉蒂说："可不吗，我也是这么看的。不然他就会把帮助抓小偷的人说成小偷，硬要叫警察来抓走！"

迪瓦利想起了他们自己的过错，感到很内疚。他避开这件事，赶快说道："不过你做的也不比别人差呀，孩子！明明知道都是假的，你还让人罚了少爷二十个卢比！"

帕拉蒂有些不好意思，说："可罚款是我出的，你们少爷并没有出呀！"

"哈哈，怎么没有出？我亲眼看到他付了两张十卢比的钞票，然后才出了法院的。"

"我也亲眼看到，你一进门就看见门边地上有两张钞票，你拾起来，交给了少爷。"

迪瓦利手里拿着勺子愣住了："噢，原来是这么回事！"

"迪瓦利，菜快烧煳了，不能吃了！"

迪瓦利急忙把锅端下来，说道：“我要把这件事告诉少爷，孩子！”

可是，迪瓦利还没有找到机会把这件令人惊异的事告诉阿布尔沃，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有机会。有一天，他为了省事，用原先剩的姜黄做菜。帕拉蒂看见说了他一顿；有一天他没有洗澡就去厨房做饭，所以帕拉蒂没有吃他做的饭。迪瓦利还生气地对她说：“你是一个基督教徒，你怎么还会有这种思想？我看哪，你比阿布尔沃的妈妈还有过之而无不及呢！”

帕拉蒂只是笑了笑，没有回答就走了。事实上，迪瓦利不认为在做饭方面除了阿布尔沃的母亲之外，还有别人能对他提出什么问题，因此，那天他心里十分难过。不过从那以后，他在言语和行动方面，不得不对这个异教徒姑娘提高了警惕，什么话他都感到不对劲，即使是好话，他也感觉是对他不够尊重。今天正是这些事情，使他陷入了沉思。以后他不再到缅甸来了，临走之前没有希望见到帕拉蒂了，也没有任何理由去见她。他所知道的事情，没有人替他转告阿布尔沃。日子一天天过去，每天不声不响地坐着，目不转睛地盯着一条大街。时间长了，他的心就象被什么东西抓住似地难受。

那天，阿布尔沃下班回家时，突然问迪瓦利：“帕拉蒂的家住在哪儿，迪瓦利？”

迪瓦利狐疑地回答说：“我去过她家吗！”

“她走的时候没有对你说过？”

“她走的时候干吗要对我说呢？”

阿布尔沃说：“她对我说过。但是地址记不清了。明天得去找她一下。”

迪瓦利心里直打鼓，不知道又惹了什么祸。但是他没有

勇气问一问是什么原因。阿布尔沃自己倒说了："我们那些被小偷偷去的东西追回来了。警察要我们把东西领回来，可是需要帕拉蒂签字才行。"

迪瓦利只是朝一边看着，一句话不说。阿布尔沃又说："她就是为了通知这件事才到我们这里来的，来后，她看到你病得那个样子，就没有回去。要不是她侍候你，你早就变成鬼了。恐怕连我也见不到了。"

迪瓦利没有说是，也没有说不是，只是象石头一样坐着，直到听阿布尔沃说完最后一句话。阿布尔沃继续说道："那天我回来一看，发现你和帕拉蒂呆在黑屋子里，再没有别人。怎么会有别人呢？也不会有别的合适的人。她在哪儿吃饭，在哪儿睡觉呀！两天前她的父母都死了，但是她是一个多么坚强的姑娘，根本不在乎这些。"迪瓦利这时忍耐不住了，说："她是什么时候走的？"

"我回来的第二天。天还没有亮，她说了一声'我走了'，就不知道上哪儿去了。"

"是生气走的吗？"

"生气？"阿布尔沃想了一下说，"谁知道，也可能吧。她这个人是难以捉摸的。不然的话，她为你做了那么多的事，那样侍候你，也不来问问你好了没有。"

这话迪瓦利不大爱听，于是说："也许她病了吧。"

阿布尔沃一愣：她病了！很多天来，关于帕拉蒂，他想了许多，但是一点也没想过有一天她会生病。走的时候，也许她是生着气走的。阿布尔沃的心里正在琢磨她生气的原因；他那不安的心，从没有考虑过还可能会有别的原因使她不能再来。一听说病，他立刻想起了那天晚上发生的事，而且他

猜想一定是天花，不会是其它病。她住的新楼里，没有照料她的人，也许她已经被送进医院了，也许已经不在人世了。他心里忽然不安起来。他坐在一把椅子上，一边脱办公服，解领带，一边跟迪瓦利说话。脱衣服的手，停在原处不动了，嘴里也说不出话来，象一尊泥塑坐在椅子上。一种从未有过的、模糊不清的情绪占据了他，使他觉得他在世上已经无事可做了。

过了好一会儿，两人谁都没有再说话。又过了二十几分钟，阿布尔沃还是没有开口。这时，迪瓦利心里不光感到诧异，而且惶恐不安起来。他低声说："少爷，房东派人来过，说如果要换楼上的房间，这个月就可以换，我担心可别再搬来人。"

阿布尔沃抬起头来说："还会有谁来？"

迪瓦利说："您妈妈今天寄来一张明信片，是看门人代写的。"

"写了些什么？"

"说我病好了她很高兴，看门人的弟弟假期中要来缅甸，她托他带来五个卢比，作为我敬神的香火钱。"

阿布尔沃说："好。妈是把你当她自己的孩子一样看待的。"

迪瓦利十分虔诚而又激动地说："比待自己的儿子还要好。我就要走了，她希望您请个假，我们两人一起回去。疾病到处流行……"

阿布尔沃打断他的话说："疾病哪里没有，嗯？加尔各答就没有？你恐怕写了许多情况去吓唬她吧？"

"没有。"迪瓦利早已想好了，他本来打算吃过晚饭后

再把真情告诉阿布尔沃，可是现在他忍耐不住了，说："迦利先生催得很紧，大家的意见大概是在四月一过，五月一到，就给你办喜事。"

迦利先生是一位极其虔诚的婆罗门，他家的家教之严，是远近闻名的。阿布尔沃的妈妈看中了他的小女儿。从阿布尔沃的妈妈写来的几封信中，早已看出了这种苗头。阿布尔沃不喜欢迪瓦利说的话，说道："干吗要这么着急？迦利先生如果急不可待地要把女儿嫁出去，那他可以另择名门嘛！"

迪瓦利强装笑脸，说："少爷，我哪里知道是迦利先生着急，还是您妈妈着急呢？也许别人吓唬她，说缅甸这个地方不好，年青人在这里会变坏的。"

阿布尔沃突然发火了，说："迪瓦利，我告诉你，你不要对我炫耀你那一套。你为什么每天要给我妈妈写那么多信？我又不是三岁小孩。"

迪瓦利对阿布尔沃这种莫名其妙的发火，起初大为惊讶，但是接着他也生气了。近来，病好以后，他的脾气由于种种原因很反常。他说："您来的时候，为什么不给您妈妈说清楚？您要是早说清楚，我也可以少受点罪，不会去坐那倒霉的船，把种性和宗教的规矩全破坏了。"

阿布尔沃气得两眼通红，立刻拿起解下的领带往脖子上系。迪瓦利一向知道阿布尔沃这样做意味着什么。他问："您不喝口水？"

阿布尔沃的回答是，从衣架上取下外套，边穿边噔噔噔地走了出去。

迪瓦利生气地说："告诉您，明天是星期天，有一艘船经过吉达港，我要坐这艘船回去。"



阿布尔沃一边下楼一边说："你不回去就不算人。"

要是有一个不知内情的人在场，看到主仆之间几分钟之内就如此动怒，会大为吃惊的。但是他不知道，正是这种毫无意义的冲突，往往能使一颗烦乱痛苦的心恢复到正常状态。

一一

阿布尔沃能去的唯一地方，就是德尔瓦尔格尔的家。在仰光，孟加拉人并不少。可是自从来到这里，他尽在烦恼中过日子，没有空去结识他们。今天出了家门，他仍然朝车站的方向走去。但是，他突然想起今天是星期六，德尔瓦尔格尔要带妻子去看戏，不会在家。所以他（阿布尔沃）除了在街上东游西逛消磨时间外，无处可去。这时，他忽然想起了帕拉蒂，觉得自己忘恩负义，一想到这儿，他的心就象针扎一样疼。他那颗难受的心，似乎在回答说，她也许过得很好，没有出什么事儿，不然，在生死关头，她为什么连个信也不给？这根本不可能。他很想知道帕拉蒂的情况，但除猜测而外，具体情况一无所知。他记得帕拉蒂的家就住在炼油厂附近的什么地方，他急于想找到她。可是又觉得自己无脸去找一个隐匿了很久的人，人家也许不希望有人去找，不喜欢再见他。因此他一边走一边对自己说，警察不是要她签名吗，所以我是有事才去的，不是出于好奇，想知道她近况怎样，生活如何。这么多天以来，我没有见到她，这不能怪我。

阿布尔沃从来没有到这儿来过。大街直向东边延伸。走很长一段路之后，右边有一条街通向河岸。到了那里，阿布

尔沃向一个人打听道："你知道老爷太太们住的房子在哪儿吗？"那人指了指附近的几幢大别墅。阿布尔沃看了看那些房子的样式、结构和气派，知道自己问的问题不清楚。他修正了一下自己的话，再问道："我说的是印度人住的房子，有手艺人、技工以及他们的老婆孩子……"

那人又说："有，有很多。我就是一个技工，我的下面就住了五十个手艺人。在这里我说了算，我只要给老爷一说，就可以把谁解雇。您要找谁？"阿布尔沃想了一下说："我要找谁？嗯，有一个孟加拉基督教徒，或者……"

那个人吃惊地说："您说的是孟加拉人，怎么又是基督教徒？做了基督教徒谁还能再做孟加拉人？我只知道基督教徒就是基督教徒，穆斯林就是穆斯林，老爷！"

阿布尔沃说："噢，不过她是一个孟加拉人！她讲的是孟加拉语！"

那个人发火了，说道："讲就讲吧。讲孟加拉语又怎么样？只讲孟加拉语算什么！那些放弃了自己的种姓，成了基督教徒的人，还有什么可说的，老爷？要是有哪一个孟加拉人和他们来往，那就走着瞧吧！不是来了一个女教师吗，她在教孩子读书，可是有谁跟她一起坐，一起吃呢？"

一听说有个女教师，阿布尔沃就问道："您知道她住在哪儿吗？"

"我怎么会不知道？从这条道直走，到了河边，打听新学校在哪儿，连小孩也能告诉您。还有医生先生不是也住在那儿嘛！他不是凡人，简直是神仙啊！他能把死人医活！"说完他就干自己的事去了。

阿布尔沃顺着那条路一直往前走了不多一会儿，便看到



前面有一座木板红房，两层楼，紧靠河岸。这时天色已晚，路上没有行人，灯光从敞开的窗户中射出来。阿布尔沃想站在那里找个人打听一下，可是心里却毫不怀疑帕拉蒂就住在这座房子里。从那个开着的窗口也许能看到她。

大约过了十几分钟，从里面走出三、四个人来，见阿布尔沃站在那里，好象吃了一惊。其中一人问道："谁？您要找谁？"

阿布尔沃听出他怀疑的口气，不好意思地说："有一个约瑟夫小姐住在这里吗？"

那人立刻说："对，请进。"

阿布尔沃原来不想进去，但是他一犹豫，那人就说："您在这里站了多久？她就在家里，请进，我带您去。"说完就进屋了。

他的话清楚地表明，他想考察一下阿布尔沃。所以阿布尔沃想，如果在门口说一声"不"转身就走，可能使他的怀疑变成可怕的行动。因此，阿布尔沃说了一声"好吧"，便跟在他的后面进去了。不一会儿，他们来到一层楼的一个房间，一边有一道上楼的梯子。这是一间象大厅一样又大又宽的屋子，天花板上挂了一盏又大又重的吊灯，屋里摆了好几张桌子和椅子，有一块大黑板，四面墙上挂着各种地图。阿布尔沃一看就明白，这就是新学校。那里有四、五个男的女的，坐在一起，正讨论着什么。他们看到突然进来一个生人，都不说话了。阿布尔沃扫了他们一眼，就同那个人上楼去了。帕拉蒂在家，一看到阿布尔沃，她的脸上顿时显出了喜悦的神色。她走过来，拉着阿布尔沃的手，表示欢迎，并让他坐在椅子上，说道："这么多天您连我的情况也不问问？"

阿布尔沃说："您不是也没有打听过我的情况吗？"但是他立刻意识到，他的话用于回答问题，是不适宜的。

帕拉蒂只是笑了笑，说："迪瓦利要回去，应该让他回去，不回去，他的身体就好不了。"

阿布尔沃说："这么说，我讲您没有打听我的情况是不对的罗？"

帕拉蒂又笑了笑，说："明天是星期日，办不了什么事，后天您到警察局去把您的钱和东西都领回来。可要看清楚，别受骗。"

"可是得您去签个字才行。"

"我知道。"

阿布尔沃说："您见到过迪瓦利，是吗？"

帕拉蒂摇了摇头说："没有。您又要无缘无故地生他的气了。"

阿布尔沃说："不是无缘无故，确实该生他的气。您救了他的命，他应该感激您。"

帕拉蒂说："那倒是。要不，他至少会设法送我进一次监狱。"

阿布尔沃明白她的讽刺。他低着头坐了一会儿，最后说："您很生我的气吧？"

帕拉蒂回答道："绝对不会。我整天教孩子，还要为委员会写无数封信，躺在床上看书，看看就睡着了，我哪有生气的功夫呢？"

阿布尔沃反问道："是吗，生气的功夫都没有？"

帕拉蒂说："您说哪儿有功夫？您抽个早晨来看看，我说的是真话还是假话。"



阿布尔沃莫名其妙地叹了一口气，说："有什么必要来看呢！"然后停了一会儿，又说道："您在学校每月工资多少？"

帕拉蒂忍住笑，严肃地说："您真是！工资多少好问人吗？问人家工资，对人家不是一种侮辱吗？"

阿布尔沃抱歉地说："我问您不是想侮辱您，既然工作……"

帕拉蒂打断他的话说："不工作，难道等着饿死吗？你说说看？"

阿布尔沃说："您的这种工作，我看就是饿死人的工作。比这好的工作有的是。我们办事处就有一个空额，每月工资一百卢比，一天的工作量不超过两小时。"

帕拉蒂问道："您是想让我去干吧？"

阿布尔沃说："干有什么不好呢？"

帕拉蒂摇摇头说："我不干，您是上司，工作中一出差错，您就会拿着棍子站在门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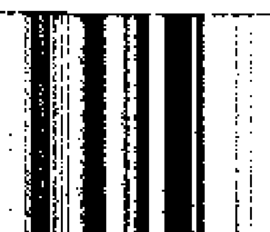
阿布尔沃没有回答，他心里知道帕拉蒂是在跟他开玩笑。不过，因为他那天的态度不好，所以她就这样对他冷嘲热讽，这使他十分生气。刚才从下面传来的热烈的辩论声，突然变成了争吵。。阿布尔沃好心地说："恐怕您要上课了吧？孩子也许已经在学习了。"

帕拉蒂严肃地说："孩子要上课时反而没有这么闹。大概是老师们在争论什么问题。"

"您不去吗？"

"去倒是该去，可又不想把您丢在这里！"

说完她笑了笑。但阿布尔沃的脸却一下红到了耳根，他



把脸转向一边，忽然发现旁边的墙上用棕刷写着的几个字，于是就说："那里写的是什么？"

帕拉蒂说："您念念吧！"

阿布尔沃马上认真地念了一遍，说："'道路社'？这是什么意思？"

帕拉蒂解释说："这是我们委员会的名字，这就是我们的口号，这就是我们的理想。您想当我们的会员吗？"

阿布尔沃说："您当然是会员喽。我们应该做什么呢？"

帕拉蒂说："我们大家都是行路人。我们决心在人生的道路上进行各种探索，扫除各种障碍。让后来人畅行无阻，不再有人阻拦他们前进的步伐。这就是我们的誓言。你加入我们的行列吧。"

阿布尔沃说："我们属于被奴役的民族。我们不是英国人，不是法国人，不是美国人，我们哪能不受阻拦地前进呢？我们连在火车站的凳子上坐一坐的权利都没有，被侮辱了，也没有地方申冤。"说着说着，他想起了那天受的侮辱——洋孩子用皮靴踢他，站长把他轰出车站的情景。他心里很难过，两眼直冒火，他说："我们坐一坐，凳子就脏了；我们一进哪个家，屋里空气就不干净了；好象我们根本不是人！似乎我们身上就没有人的生命，没有人的血液！如果您们立志反对这些，那我也跟您们站在一起。"

帕拉蒂说："难道您也感觉到了人们的这种怒火，阿布尔沃先生？难道您真的认为不应该反对人和人的接触吗？真的认为一个人身上带来的空气，不会使另一个人家里的空气污浊吗？"

阿布尔沃激动地说："绝对不会。一个人的肤色，不是



衡量他为人的尺度；不能因为他生长在一个特定的国家，就该侮辱他。请您原谅，只因为约瑟夫先生是基督教徒，法院罚了我二十卢比。难道因为宗教不同就能证明人低下吗？这是哪儿的公理？我对您说，因为这一点，这些人总有一天要完蛋。老天爷决不会饶恕这种无缘无故地小看人和鄙视人的现象，决不会饶恕这种厌恶和憎恨人的情绪。”

世界上再没有任何东西比屈辱和痛苦更能使人的真实心灵暴露出来。正因为这样，阿布尔沃忘记了一切，看到有人控诉侮辱人和欺压人的人，为被侮辱和被欺压的人鸣不平，他就异常激动。帕拉蒂一直看着他那涨红了的脸，不声不响地坐着。等阿布尔沃说完，她微笑了一下，把脸转向一边。阿布尔沃愣住了，觉得好象是谁重重地打了他一记耳光。过去他从来没有把帕拉蒂提的问题当回事儿，可这些问题现在却象火球一样，在他的脑海里激烈地转动起来，使他说不出一句话来。

过了一会儿，帕拉蒂扭过脸来时，脸上已没有丝毫笑意。她说道：“今天是星期六，我们学校不上课，但委员会还有事。走，咱们下去，我把您介绍给医生，也介绍您参加我们的团体。”

“他是主席吗？”

“主席？不，他是我们的主根。他长在地下，他做的事情肉眼看不见。”

阿布尔沃对“主根”这个词，一点也没有感到稀奇。他问：“您们的成员恐怕全是基督教徒吧？”

帕拉蒂说：“不，除了我，全是印度教徒。”

阿布尔沃奇怪地说：“可我听见还有女人的声音。”



帕拉蒂说："她们也是印度教徒。"

阿布尔沃迟疑了一下，说："大概她们都不讲究种姓吧？就是说，这些人都不讲究吃喝要分开，不讲究彼此不能接触吧？"

帕拉蒂说："是的，都不讲究这些。"然后笑着说："不过即使有人讲究种姓，我们也不会硬往他嘴里塞东西让他吃。我们这里是尊重个人爱好的，您不必担心。"

阿布尔沃说："还担心什么！不过，噢，象您这样受过教育的妇女，也是这个组织的成员吗？"

"象我这样的？"她笑着说，"我们的主席名叫苏米德拉，她只身周游过全世界。除了医生以外，象她那样有学问的人，在这里再也找不出第二个来。"

阿布尔沃惊奇地问："您所说的医生是什么人？"

"医生？"由于对医生的崇拜和忠诚，帕拉蒂的两眼湿润了，她说："阿布尔沃先生，请您不要提他。我给您介绍他的情况反而会贬低他。"

阿布尔沃没有再问下去，只是默不作声。爱国的激情已经溶化在他的血液之中，所以"道路社"这个奇怪的名字，对他很有吸引力。在一个举目无亲的异国，有这么多受过教育的非凡男女，他们的希望和宏愿，他们的努力和奋斗，他们的历史，以及同这个奇怪名字紧紧连在一起的他们的神秘的战斗生活，都促使阿布尔沃想和他们结合在一起。这种愿望是难以抑制的。然而不知为什么，既不讲究种姓、宗教，又不利于身心健康的一种气氛，象蒸气一样自楼下升起，慢慢使他感到难受起来。

争吵的声音越来越大。帕拉蒂说："走，咱们下去。"

阿布尔沃附和着说："好吧。"

两人来到楼下，帕拉蒂让他坐在一张木凳上。因为地方小，所以她也在阿布尔沃身旁坐下来。

凳子很小，在那么多人面前，一张凳子上坐一男一女，自然是不雅观不体面的。帕拉蒂过去从来没有这样做过。阿布尔沃不光感到不好意思，而且感到非常丢人。可是，这里没有谁有空注意这些。他还看到，他在就坐的时候，大家都朝他这个陌生人看了一眼。但是辩论正激烈，所以他并没有影响他们。只有一个人背朝着他坐在桌旁，在不停地记录，也许他根本没有发现阿布尔沃进来。阿布尔沃数了数在场的人数，有六个女的和八个男的，除帕拉蒂外，他一个人也不认识。不过，有一个人虽然换了衣服，但是阿布尔沃一眼就认出来，此人几天前曾在米格蒂拉车站因为没有买票被警察抓住，是阿布尔沃救了他，他还答应尽快把钱给阿布尔沃寄来。他也朝阿布尔沃看了一眼。但是，在没喝酒的情况下，他哪能记得他在酒后遇到的恩人呢。阿布尔沃倒不为此而痛心，他痛心的是，帕拉蒂怎么和这些人混在一起了。

前面有一个人站着。这个人一坐下，帕拉蒂就凑近阿布尔沃的耳边小声说："她就是我们的主席苏米德拉。"

不必说，阿布尔沃一看就猜到了八、九分。如果哪个妇女能领导一个委员会的话，那就是她了。年龄约三十岁，但一派女王风度！面色淡黄，挽着南印度式的发髻；手上戴着四副金镯；脖子上的金项链，一部分露在外面，闪闪发光；耳朵上戴着绿宝石耳环，一反光，象蛇眼睛一样发亮。一切恰到好处：前额、下巴、鼻子、眼睛、眉毛，没有什么可挑剔的地方。多么令人惊奇的美貌呀！她一只手撑着黑板站

着。阿布尔沃目不转睛地望着她。阿布尔沃是学数学的，不懂诗，一些写诗的人为什么不用世界上别的东西，而偏偏要用柔软的紫藤萝来比喻妇女的身体呢？这一点，他今天完全理解了。面前有一个二十一、二岁的普通女子，低头坐着，看起来似乎这场热烈的讨论就是以她为中心展开的。她旁边坐着一个中年人，看看他那典型的西方打扮，就知道他是一个有钱人，很可能他就是对立面。大家在说些什么，阿布尔沃听得不很清楚，他也没有去注意听；他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在苏米德拉身上。不知苏米德拉什么时候会说出什么令人叹服的警句。

他已经忘记刚才对帕拉蒂的不满。苏米德拉就那位穿着阔气的人的话说道："马瑙哈尔先生，您不是初出茅庐的律师。如果您说的道理不得体，我就很难加以解释。"阿布尔沃心想，讲得多好啊，这才叫妇女的声音呢！阿布尔沃非常专心地倾听着，唯恐听漏一个字。

马瑙哈尔先生回答说："说不得体的话，并不是我的职业。"苏米德拉笑着说："但愿如此。好吧，您的发言简单说来就是，您是娜沃达拉丈夫的朋友。他硬把自己的妻子拖回去，而他的妻子呢，则想为国家服务，不愿意和丈夫在一起。这并没有什么不合理的地方。"

马瑙哈尔说："可是妻子对丈夫也得有点义务吧？光说一句为国家服务，是不能回答这个问题的。"

苏米德拉说："马瑙哈尔先生，娜沃达拉愿做什么不愿做什么，要由她自己去考虑。不过大家都清楚，娜沃达拉的丈夫也从来没有尽过他做丈夫的义务。尽义务不能是单方面的吧？"

马瑙哈尔十分生气地说："可这不能成为妇女不忠贞的理由！这根本不成理由。很难说，她这么年轻的女人，在您们这样的组织里，能在坚持贞操的情况下为国家服务。"

苏米德拉脸红了，但她立刻镇静自若地说："当然谁也打不了保票。不过，我们发现娜沃达拉是有良心的，有生活理想的，有勇气的，最了不起的是，她有正义感。在我们看来，有了这些条件，就足以为国家出力。当然，您所说的贞操，她能不能保持，那只有她自己知道。"

马瑙哈尔斜视着娜沃达拉低垂的脸庞，讥讽地说："好一个有正义感！恐怕她在为国家服务的时候，还要对其他妇女进行同样的风流教化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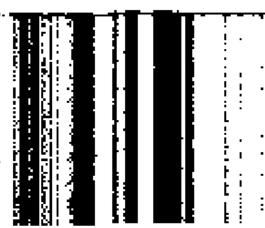
苏米德拉说："我们相信她的责任感。我们反对人身攻击。我们不认为她为了国家大局的利益而抛弃她从来没有真心爱过的丈夫是不公正的。如果她要对我国妇女界进行这样的教化，那就让她做吧。在我们看来，我们对她这样做没有任何意见。"

马瑙哈尔说："让她在我们这个曾经出过悉达和莎维德丽①的国家里，对妇女进行这样的教化？"

苏米德拉赞成地说道："我看也只有这样才行。如果娜沃达拉不是对妇女们谈些毫无意义的话，而是对她们说：在我们这个国家里，悉达曾经为了维护自己的尊严抛弃她的丈夫，投入了大地的怀抱，莎维德丽公主虽然知道贫穷的萨帝梵寿命不长，但出于真挚的爱情，她依然毫不犹豫地跟他结为夫妻，我自己也无法爱自己那个行为浪荡的丈夫，所以希

---

① 神话传说中被认为是贞洁妇女的两位典型。



望其他象我这样情况的妇女也照我这样做，那么，这种教化，只会对妇女有好处，马瑙哈尔先生！”

马瑙哈尔气得嘴唇直打哆嗦。起初一句话也说不上来，后来他气急败坏地说：“这么说，国家要完蛋了！”然后突然双手合十，说：“愿老天爷救救你们！你们自己愿意怎么干就怎么干吧！不过不要对别人进行这种教育，西方的影响已经对我们危害不小了。请你们不要再向妇女宣传这些东西！不要把印度推到十八层地狱里去！”

苏米德拉的脸上显出失望和厌恶的神情，说：“如果说有什么道路可以逃脱十八层地狱的话，那就只有这一条道路。事实上，您对西方文明一无所知。所以和您讨论这个问题，纯粹是浪费时间，而且已经浪费了不少时间。我们还有其它事情要做。”

马瑙哈尔尽量压住火气，说：“我的时间也不多，那么说，娜沃达拉不走了？”

娜沃达拉一直没有抬起头。她摇摇头说：“不走。”

马瑙哈尔问苏米德拉：“那她就由你们负责了？”

娜沃达拉说：“我自己负责，您不必费心。”

马瑙哈尔瞥了娜沃达拉一眼，仍向苏米德拉问道：“我想问问您，对一个妇女来说，难道有比婚后在丈夫家里过夫妻生活更光荣的事吗？您能回答我这个问题吗？”

苏米德拉说：“别的人我不便说，至少关于娜沃达拉我可以说，她在丈夫家里过夫妻生活不能算得上光荣。”

听了这个回答之后，马瑙哈尔再也控制不住自己，十分刻薄地说：“不过她现在住在外边。这种不轨行为，也许可以叫做光荣的生活吧？”

令人惊讶的是，如此粗俗的讽刺，却没有在任何人脸上引起不安的反应。苏米德拉平心静气地说："马瑙哈尔先生，我们委员会的原则是要克制地说话。"

"要是我不遵守这种原则呢？"

"那就要把您赶出去。"

马瑙哈尔气疯了，如离弦之箭，匆匆说了声"好吧，我走了，再见"，拔腿就走。到门口时，他的愤懑立即变成了滚滚怒涛，他捶胸顿足，大叫大嚷："我了解你们的一切活动，你们想颠覆英国人的政权。劝你们不要梦想，我不是乡巴佬农民，我是一位律师。好吧，咱们走着瞧！"说完他快步向黑暗中走去。虽然没有人激动，但是，好象发生了一件大事似的，每个人的脸上都蒙上了一层阴云。只有背朝这边，坐在角落里作记录的那个人，始终没有朝这边看一眼。阿布尔沃认为，他要么是个聋子，要么是个象石头一样没有表情的人。他想看看帕拉蒂的表情，可帕拉蒂似乎故意把脸转向另一边坐着。不管马瑙哈尔为人如何，不过他说的那些反对这个委员会的话，倒是值得考虑的。这些令人迷惑不解的男男女女，是哪儿来的？他们怎么组织了这样一个委员会？他们的真正目的是什么？帕拉蒂怎么突然跟他们混在一起？还有那天把买车票的钱拿去喝酒，因而被警察抓住的那个人，是从哪儿来的呢？特别是这个娜沃达拉是怎么来的呢？她抛弃丈夫到这里来是为国家服务？她为什么不考虑保持她的贞节？有趣的是，这些人不但支持这种胡闹，而且还给以鼓励！这位众人拥护的女头目，身为妇女，却当着男人的面，在公共场合，毫无羞耻地大谈妇女的贞操问题，一点也不害羞！这个组织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屋子里沉默了好一会儿。室外一片漆黑，狭窄的街道也寂静无声。不知是什么恐惧使阿布尔沃的心一下沉重起来。

忽然，苏米德拉说道："阿布尔沃先生！"

阿布尔沃如梦初醒，抬起头来，朝她看了一眼。

苏米德拉说："您不认识我们，不过我们早已通过帕拉蒂认识您了。听说您想加入我们的委员会，是吗？"

阿布尔沃不好说不是，只好点了点头，表示同意。苏米德拉指了指坐在角落里聚精会神地作记录的那个人说："医生，请您把阿布尔沃先生的名字写上。"然后她笑着对阿布尔沃说："我们这里什么费都不收，这是我们委员会一个突出的特点。"

阿布尔沃想用笑容来回答她的话，但笑不出来。当他发现自己的名字已经写在一本厚厚的花名册上时，他心里顿时不安起来。实在忍不住时，他才问道："可是宗旨是什么，我要做什么事，这些我还都不知道呢！"

"帕拉蒂一点也没有对您讲过？"

阿布尔沃想了一下说："讲是讲过一些，不过有一件事情，我想问问：您们的委员会真认为娜沃达拉的行为无可非议吗？"

苏米德拉说："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原因是，对我来说，再没有什么比国家更重要的了。"

阿布尔沃非常尊敬地说："我也是爱国胜过爱我自己生命的，我也赞成男女都有为国效劳的平等权利，不过二者的工作领域不同。男的负责外部事务，妇女应当守在家里，在高墙深院内侍候丈夫，做一个名副其实的妻子。除了这项工作外，国家的事再大，她们也无法同男人一起去干呀！"

苏米德拉笑了笑。阿布尔沃环视四周，发现在场的人几乎都在看着他发笑。苏米德拉说："阿布尔沃先生，这是许多人长期以来总挂在嘴上的一句话。这话我们无法否定。不过，您知道，任何事情不能因为长期来大家都那么说，所以就是真理。这些话是虚伪的，这些话是出自那些从来没有为国家效劳的人之嘴，是那些把个人利益看得高于国家利益的人说的。这些话里没有一点真理。您如果亲自参加到这项工作里来，您就会体会到，您所说的妇女走出家门和男子一起工作的事，如果一旦成为现实，那将真正有利于国家。否则，如果只有男子起来斗争，那这种斗争只会象用干砂砌的墙一样，会唰唰地剥落下来，始终坚固不了。"

阿布尔沃心里感到惭愧，他说："可是这样做不会越轨吗？不怕伤风败俗吗？"

苏米德拉说："守在家里就不怕伤风败俗吗？家里就不会越轨吗？阿布尔沃先生，问题不在于出来不出来，要怪只能怪造物主创造了男人和女人，而且给他们灌输了爱！阿布尔沃先生，心里也要考虑考虑国家和世界吧？"

阿布尔沃听了这段议论，心里不大高兴。他有些激动地说："别国的事，让别国去考虑吧。我们只要考虑我们自己的利益就足够了。请原谅，这里我不能不注意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你们不相信婚后生活。别的不说，你们连女性的最高准则——贞操和忠于丈夫，都嗤之以鼻，这样做能说有好处吗？"

苏米德拉朝他看了一会儿，然后既诧异又亲切地说："阿布尔沃先生，您有些生气了。我并没有表示过这样的意思呀。当然，说您完全误解了，那也不是。作为妇女，我并不尊重

这个只是为了生儿育女才结婚的社会准则。您很赞扬女性的最高准则，然而在目前流行这种婚姻制度的国家，这种最高准则不可能是高尚的，只能是渺小的。阿布尔沃先生，贞操不光存在于体内，而且还应该保持在心里。没有心上的爱，那就不可能达到高尚的程度，难道您真认为念几句经，举行个结婚仪式，一个印度妇女就会爱一个印度男人吗？您以为妇女是池塘里的水，随便装在一个罐子里，封上口就行了吗？”

阿布尔沃一时想不出应该怎样回答，只是说：“可是，向来都是这样的呀。”

苏米德拉听了之后，付之一笑，然后摇了摇头说：“是一向如此。她们在写‘最亲爱的’、‘生命之主’时，会毫不犹豫。从义务来说，她们表示忠诚时，也不会退缩。实际上，从事家务活动也没有必要超过这种程度。您可能读过关于仙人的儿子不喝牛奶而喝米汤长大的故事。不管他们感到如何自在，幻想根本不存在的东西是不能引为骄傲的。”

阿布尔沃觉得这个批评不伦不类，但是他还是无法回答。他说：“您是说妇女嫁给谁不是命定的吗？”

苏米德拉说：“不，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遗憾的是世上还有‘偶然’这个词存在。”

阿布尔沃说：“好吧，就算‘偶然’存在吧。不过即使您的话对，我也认为从社会利益和男人利益考虑，还是那样为好。”

苏米德拉用平静而又坚定的语调说：“不，阿布尔沃先生。这对社会和您所说的男人来说，最终都没有好处。有些人至今还在为他们的社会和家庭做出牺牲，但是没有得到好

结果。今天这种办法更行不通了。如果不是男人最需要爱，那么这种强迫一个人去爱另一个人的婚姻制度，就不可能在他的心灵里生根。妇女必须远离这种毫无意义的夫妻生活。她必须认识到这种夫妻生活，对她来说是一种耻辱，而不是什么光彩。”

阿布尔沃不安地说：“不过，请您考虑一下，你们这样的教育，会使我们这个井然有序的社会出现动荡和暴乱。”

苏米德拉说：“那就让它动乱去吧。动荡和暴乱并不坏。阿布尔沃先生，一个弱不禁风的病人，满脸皱纹的老人，总是小心翼翼，躲躲闪闪，生怕被撞倒。他日夜担心，骨瘦如柴，只要稍微活动活动，他就会恢复元气。如果我们的社会也面临这种情况，那就任它去吧。早几天晚几天有什么关系呢？”

阿布尔沃没有回答，一句话也没说。苏米德拉也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我拿仙人的儿子打比方，也许刺痛了您的心，可有什么办法呢？您诉说了这么多的烦恼，我怎么能使您避开这些烦恼呢？”

阿布尔沃没有明白她的最后一句话，但是他已经十分不耐烦了，所以回答说：“基督教传教士们站在去朝拜毗湿奴大神的路上，拼命阻拦和欺负香客，可是香客们仍然不去敬奉四肢俱全的耶稣，而去朝拜缺胳臂少腿的毗湿奴大神神像。令人吃惊的是，他们敬奉毗湿奴大神，也照样能解决问题。”

苏米德拉并没有生气，笑着说：“正因为世界上存在令人吃惊的事，所以人才有可能活着，阿布尔沃先生！树的叶子并不知道自己是绿的，然而人们却说它是绿的，这难道还



不令人吃惊吗？弄清贞操的真正意义，难道……”

“苏米德拉！”那个一直不声不响地作记录的人站起身来。大家也都一齐站了起来。

阿布尔沃发现他是格里希·摩哈巴德拉。

帕拉蒂凑在他耳边说：“这就是我们的医生，站起来吧。”

阿布尔沃站了起来，象一个木雕神像一样。他一下想起了马瑙哈尔说的最后一句气话，顿时心凉了半截。

格里希走近他身边说：“您也许还没有忘记我吧，他们都叫我医生。”说完他笑了。

阿布尔沃笑不出来，慢吞吞地说：“我叔叔的记事簿上，写着一个可怕的名字……”

格里希突然抓住他的双手低声说：“斯瓦萨吉，对吗？”然后又笑了笑说：“天已经黑了，阿布尔沃先生，我送您一段路吧。路不好走，帕坦工人喝醉以后，不会分辨好人和坏人。走吧。”说完之后，医生几乎是硬将他拖了出去。

阿布尔沃没有来得及向苏米德拉告别，也没有来得及跟帕拉蒂打一个招呼，这使他遗憾。但是，最使他遗憾的是，他的名字已经被写在厚厚的花名册上了。

一二

阿布尔沃向前走了几步，很客气地说：“您的身体虚弱，现在请留步。前面是直路，我自己可以走上大街。您请回。”

医生边走边笑着说："来容易，走也容易吗，阿布尔沃先生？来时是傍晚，路是直的；现在这么晚了，也许帕坦人和失业的黑人已经把道路破坏了。走吧，别站着不动。"

阿布尔沃想了解他暗指的意思，问道："他们是干什么的？还行凶吗？"

医生笑着说："怎么不呢！为了叫别人负担他们的酒钱，他们至今不愿意放弃这一行。比如您有一只金表，要是这只金表跑进别人的口袋，那您一定不会同意。这样一来，出事就非常自然了。对吗？"

阿布尔沃点点头说："那当然。不过这只表是我父亲的。"

医生回答说："他们是不愿意听这些的！但是，今天不想听也得听。"

"您是说……"

"我是说，今天他们搞不到手表就没有酒喝。"

阿布尔沃沉默了片刻，然后顾虑重重地说："走，咱们绕别处走。"

医生看了看他的脸色，咯咯地笑起来，就象女人亲切而又惊异的笑一样。他说："绕道走？现在半夜了。不，不，走吧。不必绕。"说完后，他用瘦弱的手拉着阿布尔沃的右手，捏得阿布尔沃那只长期练体操、打板球、玩曲棍球的手指骨咯咯直响。

阿布尔沃挣脱手，说："好了，我明白。"他自己也勉强地笑了，说："我叔叔那天说了些关于您的怪事。他说：'孩子，你以为我是随便安排了这么多人来迎接那位大人物的吗？我们的黑名单上写着，他要是高兴，用巴掌就可以

把五到十个警察一齐送到阎王殿去。’我们那天还讥笑我叔叔呢。可是今天我明白了，我们不该笑他。如果您愿意，是完全可以做到这一点的。”

医生的脸色变了，说：“那是您叔叔有意夸大。不过你所说的‘我们’都是谁？”

阿布尔沃说：“我以及他的三、四名部下。”

“噢，原来是他们！”说完这话，他松了一口气。阿布尔沃明白这是什么意思。但是他许久想不出一句话来。道路依然是直的，不知为什么，今天没有拦路抢钱的。穿过寂静的胡同，快到大街时，阿布尔沃说：“现在我可以一个人走了。谢谢您。”

医生朝远处那条灯光昏暗的宽街望了望，然后小声说：“也许可以了。”

阿布尔沃在分手告别时，怎么也无法掩饰内心的神秘感，说道：“哎，斯瓦……”

“不，不，不是斯瓦……，是医生！”

阿布尔沃怪不好意思的，他说：“对，医生先生，我们有福气，路上一个也没碰着。可是，比方说，要是碰上许多，那您也不害怕吗？”

医生说：“他们从不会多于三、四个到十个的。”

阿布尔沃说：“三、四个到十个！就是说，来两个，不怕，来十个，也不怕？”

医生笑着说：“不怕。”

来到大街十字路口时，阿布尔沃说道：“哎，您的手枪真是百发百中吗？”

医生微笑着点点头：“是的。可您说这干什么？我身边

并没有带手枪呀。”

阿布尔沃说：“没带枪就出来，真怪！漆黑的小胡同，怪可怕的。”他朝一条寂静的长街看了看，又说：“街上没有行人，没有警察，路灯也象没有一样。好吧，医生先生，我的房子离这大概只有一两站路了，对吗？”

医生回答说：“对，也就这么远了。”

阿尔布沃说：“好吧，再见，太麻烦您了。”即将分手的时候，他又说：“对了，也可能他们今晚到别的路上拦截去了。”

医生表示同意，说：“不奇怪。”

阿布尔沃说：“不是不奇怪，是肯定的！好，再见！不过我看到了一件有趣的事，就是需要警察的地方，倒没有警察。这就是他们的责任感！所以我们又要上税，又要遭殃。我们不应该给他们上税。您说对吗？”

“当然！”说完，医生又咯咯地笑了。声音仍象女人的声音一样。他说：“走，再送您一段，边走边说。”

阿布尔沃羞得满脸通红，低着头朝地上看了片刻，低声说：“我胆子很小，医生先生。我连一点勇气也没有。要是别人，满可以自己走，不会这样麻烦您。

医生听了他谦虚而又文雅的真心话，反而对自己刚才的发笑，感到不好意思。他亲切地把手放在阿布尔沃的肩上说：“我就是来送您的，否则主席不会让我把这家伙带在身边。”他亮了亮左手拿的一个粗粗的黑家伙。

阿布尔沃吃惊地说：“是苏米德拉给您的？怎么她也能指挥您？”

医生笑了笑：“为什么不能！”

阿布尔沃说："她可以派其他人送我呀！"

医生："那样的话，意味着要派所有的人来送您。派我来送，更简单有效，阿布尔沃先生。"

他们边走边说着话。医生说："苏米德拉是我们党的女主席，她要全面考虑问题。凡有可能动手动刀、流血伤亡的地方，不能随便哪个人都派。今天我要不在，您还得在那里住一宿。她怎么也不会让您走的。"

在这样漆黑的路上，阿布尔沃一听说刀子，立刻毛骨悚然。他低声说："可是，您一会儿还得一个人从这条路回去呀。"

医生说："那当然。"

阿布尔沃再没有问什么。他希望他们的说话声，千万别把一个不速之客招引过来。他的眼睛、耳朵和思想，不断地注意街道的左右两侧和前方，轻手轻脚地快步往前走着。大约走了一刻钟，过了城里的第一个警察所，才进入居民区，然后阿布尔沃又开了口："医生先生，我的家现在不远了。走，到我家去。今晚在我那儿住一夜也没有关系吧？"

医生猜着他心里在想什么，笑着说："关系倒是没有。不过我们禁止干没有必要干的事情。因为没有必要，所以我一定得回去。"

"难道没有必要，你们就什么事也不做吗？"

"不允许做。我走了，阿布尔沃先生。"

阿布尔沃回头看到路上一片漆黑，想想医生一个人回去，心里就打鼓，说："医生先生，难道你们那里还不允许给人留面子吗？"

医生奇怪地问："怎么突然提出这样一个问题？"

阿布尔沃很客气地说："不提这样的问题，我说什么呢？我胆子小，不敢一个人经过流氓窝。现在您把我安全送到了家，而我却让您一个人穿过那个危险区，今后我还有什么脸见人？"

医生马上亲切地握住他的双手，说："好吧，走，我今晚去您家作客。可您为什么要没事找事呢，老弟？"

阿布尔沃没有完全明白他的话，又向前走了几步。他觉得手上有被向后拉的感觉，往后一看，发现医生走路一跛一跛的，于是就说："您干吗走路一跛一跛的？好象鞋磨脚。"

医生笑着说："没有什么。一到住宅区我的脚便自然会跛起来。您还记得格里希·摩哈巴德拉走路的姿势吗？"

阿布尔沃稍停了一下，说："那您现在不必到我那里去了，医生先生。"

医生照样笑了笑说："可是您的面子呢？"

阿布尔沃说："在您面前，我的面子算什么？它连您脚下的尘土也不如。除了您，世界上还有谁能有这样的胆量呢？"

阿布尔沃对这位医生的生平，一无所知。如果他有所了解，他就会为自己在这件小事上所表现出来的大惊小怪感到惭愧。对于一个能横渡海洋的人来说，独自走这么点路，好比跨过一个牛蹄印，算得了什么！就是有十一、二个流氓一齐来，也休想拦住这位被警察称为斯瓦萨吉的人。

医生把头转向一边，免得阿布尔沃看见自己在笑。最后他象一个好心人一样，说道："这么说，最好咱俩一起再回去。也许有人看到我一个人，会向我袭击，有您在，就不会

了。”

阿布尔沃犹豫地说：“再回去？”

医生说：“那有什么关系？这样不是可以不用担心我单独走时遇到危险吗？”

“我住在哪儿？”

“和我住在一起。”

阿布尔沃从办事处下班以后还没有吃饭，现在肚子饿得慌。他不好意思地说：“您看，我到现在还没吃饭呢，要不今天……”

医生还是笑着说：“走吧，今天碰碰运气。可迪瓦利会着急的。”

阿布尔沃一听到迪瓦利这个名字，心里立刻产生了一种报复情绪。他生气地说：“甭管他死活，走吧。”说完他硬是拉着医生，从昏暗的路上往回走，连害怕都忘了。过了警察所以后，他突然问：“哎，医生，您是无政府主义者吗？”

医生在黑暗中用锐利的目光瞥了他一眼，反问道：“您叔叔是什么看法？”

阿布尔沃说：“他说您是一个顽固的无政府主义者。”

“我就是斯瓦萨吉，您对这点丝毫也不怀疑吗？”

“不。”

“您知道无政府主义是什么意思吗？”

阿布尔沃一时答不上来，想了一下说：“就是叛国，就是与国王为敌。”

医生说：“咱们的国王不住在国内，而是住在欧洲。人们说他是个大好人。我从来没有亲眼见过他，他也没有伤害

过我个人的利益，我怎么会与他为敌呢，阿布尔沃先生？”

阿布尔沃说：“有的人就有这种敌意。您说，这是从哪儿来的？国王也没有损害过他们。”

医生使劲摇了摇头，说：“您所说的情况，在我国一个也没有，完全是假的。”

听到医生矢口否认和坚定的语气，阿布尔沃大为惊讶。可他又不能不相信。但是在国内，总会有这种情况吧。他自己小时候就是这样。当时如果他父亲不是副行政官员，那他不知会死在哪里。这一点，他长大以后才意识到。他想了一会儿说：“就算没有人反对国王，可是反对政府官员的阴谋总有呀。这一点不会假吧，医生？”

医生好久没有回答，然后低声说：“国家的官员是国王的臣子，领薪俸，执行命令，这个下台，那个补缺，这是最简单不过的事。谁要想把这个简单的问题看得很复杂，把这个粗浅的问题看得很深奥，就要犯极大的错误。他会把攻击政府官员看成是打击国王的势力，这就是自欺欺人。没有比这种认识更有害，更无意义的了。”

阿布尔沃沉默了一会儿，说：“照你说，印度就没有人干这种毫无意义的事喽？”

医生平静地说：“也许有。”

阿布尔沃一下变得活跃起来，说：“医生先生，这些人住在什么地方？他们在做什么？”

医生对他的急切和不安，只是一笑置之。

阿布尔沃说：“您干吗笑？”

医生还是笑着说：“您的叔叔要在，他就会明白。您既然认为我是个无政府主义的头儿，您怎么还希望我回答这个

问题呢，阿布尔沃先生？”

阿布尔沃意识到自己的愚蠢，感到羞愧，心里也有点生气，说：“如果我今天没有参加你们的党，那我抱这样的希望是不合适的。也许您不认为一个成员有权知道这一切。可这不是儿戏，而是要负重大责任的。”

“当然。”医生说完又笑了。阿布尔沃听到他笑得这么甜，说话语气又这么自然，觉得很刺耳。对一个在造反党的花名册上写了名字的人所提的问题，能这样回答吗？难道他没有必要知道得更多一些吗？他心里又害怕，又生气。今天他错认了这个人。但是他后来又改正了自己的错误。他好几次发现，这个人无论遇到什么情况，无论什么原因，都不会因为高兴而笑，也不会因为激昂而冲动。

阿布尔沃默默地走着，以示抗议医生给自己的回答太简单，太一般。但没过一会儿，他沉不住气了。那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好比一支利箭穿透了他的胸膛。他毫不客气地说：“只把名字写在花名册上有什么用，重要的是对他讲明利害关系！”

“怎么，她们没有讲吗？”

阿布尔沃说：“哪里讲过？她们什么也没有讲，所以谁知道‘道路社’还有这么多内容？当时您也在场，在吸收我入社之前，就应该了解我的真正主张是什么。”

医生有些不好意思地说：“这些都是妇女们干的。她们知道该吸收谁，不该吸收谁。我是突然来到这里的。其实，我对这个委员会的情况也不太清楚。”

阿布尔沃认为，这又是在开玩笑。他觉得一切都很滑稽可笑。他再也控制不住自己，非常生气地说：“干吗要骗人

呢，医生先生？不管让苏米德拉当主席，还是让别人当主席，反正这个党是您的。您就是这个党的领袖，这是毫无疑义的。请您明白，您可以欺骗警察，但是欺骗不了我的眼睛。”

那位瘦弱而又神秘的人，大为吃惊地看了看阿布尔沃，说道：“您认为我们的党是无政府主义的党吗？这是毫无根据的瞎怀疑，阿布尔沃先生。您的态度自始至终是错误的。这可是个生死存亡的大问题！她们怎么会让您这么个胆小如鼠的人参加呢？难道他们都发疯了吗？”

阿布尔沃羞愧得无地自容。不过，他心上的一块大石头，好象落地了。医生说：“苏米德拉以‘道路社’为名组织了这个小团体，因为人们还不懂得在人生道路上前进的权利是多么伟大而神圣。所以，你们，也就是委员会的成员们，愿意献出自己的一生，来促使人们去认识这个道理。苏米德拉希望我在这里的时候，为她的委员会做些组织工作，我答应了这个要求，情况就是这样。除此以外，我同你们的组织没有任何关系。你们是社会改良主义者。可我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和耐心去搞改良。能住，我就住几天，不能住，我明天就走。我一走，这一辈子恐怕谁也见不到了，以后是死是活恐怕你们也很难知道了。”

他说话既耐心又和缓，没有生气，没有激动。不管这个人怎么样，反正阿布尔沃听了他的话以后，立刻想起了自己那位警察叔叔所讲的斯瓦萨吉所具有的一切特征，于是他心里象针扎一样难受。但同时他又想，这个人是块石头，不值得同情。稍停了一会儿他接着又问道：“医生先生，苏米德拉是个什么人？您怎么和她认识的？”



医生只是笑了笑，没有回答。看到医生没有反应，阿布尔沃意识到他这样提出问题不大好。在这短短的时间里，他开始注意到了这一群神秘人物的行为的某些特点，并进而想到了帕拉蒂。但他仍然抑制住自己的好奇心，一声不响。

沉默了几分钟，医生又先开了口："今天您真幸运，路上很顺利。这种情况是不常见的。不过，你现在心里在想些什么，能谈谈吗？"

阿布尔沃说："想的倒是很多。不过算了，还是不去管那些吧。您刚才不是说，在生活的道路上人人都有通行无阻的权利吗？您所说的通行无阻，是不是指象我们今天在这大街上行走一样？"

医生笑了笑说："也许就是这样吧。"

阿布尔沃说："可我对那个丢开自己的丈夫不管，坚持要参加委员会的妇女，无论如何也不能理解。"

医生说："我也不能说我对她就完全理解了。这些事只有苏米德拉最理解。"

阿布尔沃问道："她可能没有丈夫吧？"

医生不再作声了。阿布尔沃又一次羞怯而又不安地意识到，医生是不会理睬他这种不合理的好奇心的。为了了解这一点，他看了一下这位伙伴的脸色，结果使他大为吃惊。他感到他好象突然发现了这位怪人的陌生生活中隐蔽的一隅，至于这角落里究竟有些什么，他一时还说不清楚。不过，这角落里的东西，肯定和他目前所了解到的东西不一样。医生的心仿佛不在近处，而是飞到了一个遥远的地方。昏暗的路灯照在他的脸上。阿布尔沃走在他的身边，清楚地看到这位时刻保持警惕的人的两眼似乎蒙上了一层灰蒙蒙的细纱，他

好象在暗自寻找着什么东西。

阿布尔沃没有再问什么，只是默默地同他走着。过了一会儿，医生突然莫名其妙地笑了，说："喂，阿布尔沃先生，说实在的，我真不懂妇女们在爱情方面的自尊心。去了解吧，会白白浪费许多时间。而我们呢，又没有那么多时间可以浪费。"

阿布尔沃没有回答，他仍然沉默不语。医生继续说："实在叫人为难，没有她们吧，办不成事情，吸收她们吧，又产生一大堆麻烦！"

这种话和原来的话题无关，所以阿布尔沃还是没有回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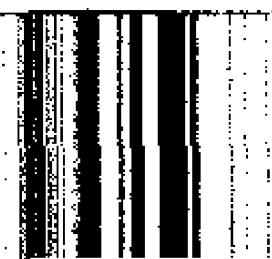
"您怎么了，怎么总不说话？"

阿布尔沃说："你让我说什么好呢？"

医生说："随便，愿意说什么，就说什么。阿布尔沃先生，帕拉蒂可是一位蛮不错的姑娘，既聪明伶俐，又有教养。"

这也是多余的话。在回答时，阿布尔沃有意不反问他，也没说认识她有多久了，更没说是怎样认识的，只是"嗯"了一声。听者如果稍微留意一下，便会对阿布尔沃这一个字的回答感到奇怪。但是医生的话是漫不经心地说的。这一点，阿布尔沃早就有所察觉。医生也许想继续把话讲完，于是就说："她说您是一位顽固的印度教徒。但她已经征服了您这位婆罗门！"

阿布尔沃说："也许吧。"他根本无心继续同这位漫不经心的人谈话。他们已经到了大街的尽头，已经看到了胡同口拐弯处的那对路灯，再走十几分钟就到家了。这时医生的



精神大振，突然说道："阿布尔沃先生！"

阿布尔沃被他这突如其来的尖声吓了一跳，说道："说吧，什么事？"

医生说："只要我在这里，就不需要您来帮忙；但是我走了之后，你要大胆帮助苏米德拉。这样的妇女在全世界也找不到第二个。她的这个委员会可千万不要因为粗心大意而夭折了。这么伟大的一个理想，只凭屈指可数的几个妇女能实现吗？还需要你诚心诚意的帮助。"

阿布尔沃并不相信她是一位很了不起的妇女，说道："既然如此，您自己为什么要放弃这个伟大的理想，到别处去呢？"

医生笑着说："阿布尔沃先生，抓住该放弃的东西不放，只会有害。没有我帮助，你们自己都能做到。也许这个委员会的工作对整个国家会大有好处的。"

阿布尔沃说："娜沃达拉这个人我是不能相信的，医生先生！"

医生说："但是，请您相信苏米德拉。您不相信她还相信谁呢，阿布尔沃先生？"稍停了一会儿，他又接着说："我早就对您说过，关于妇女，我知道得很少，可是当苏米德拉说'在生活的道路上人应该有通行无阻的权利'时，她的观点，我是无法反驳的。我这里不仅仅是说娜沃达拉沿着马瑙哈尔所指的道路走下去，而且是说如果她能沿着许多人所指的道路走下去，那么，她的生活无疑将是顺利的。这一点我可以肯定。而且我还认为，她现在所选择的道路，也并不是无可非议的。但是请您说说，目前，连我自己都还处在自身难保的境况中，又怎么能去考虑那些细小的琐事呢？苏

米德拉说过，自由地生活，是人的最大解放，人的思想决定着人的行动。在我看来，一旦别人的思想所决定的东西束缚了我们的自由思想时，那对我们来说，就是最痛苦的自杀。对于这个问题，除了这个答案而外，我再也找不出其他任何答案，阿布尔沃先生！”

阿布尔沃说：“不过，如果大家都按自己的思想……”

医生突然插嘴说：“您的意思是说，如果大家都按自己的想法行事的话，是不是这个意思？”他笑了，然后又接着说：“那会出现什么悲剧？关于这个问题，您只要问一问苏米德拉，就知道了。”

阿布尔沃认为自己的问题提错了，他不好意思地想纠正一下，可是没有机会了。医生突然又接着说：“可是现在不能讨论了，阿布尔沃先生。我们已经到家了。好吧，改日我们再来结束这场争论吧。”

阿布尔沃抬头一看，面前就是学校的红房子，帕拉蒂的二楼房间还亮着灯。

医生喊道：“帕拉蒂！”

帕拉蒂从窗口探出头来，焦急地说：“医生先生，您碰见威杰了吗？他找您去了。”

医生回答：“是你们主席派他去接我的吧？这么晚了，派谁都不好。您瞧，我带谁回来了！”

帕拉蒂仔细一看，在漆黑的夜里，她也能认出是阿布尔沃。她说道：“坏事了，您快去吧。纳尔哈里喝醉了酒，用锄头把他妻子的头打破了，是死是活还不知道。苏米德拉大姐已经去了。”

医生说：“干得好。死就死吧。可我这客人怎么办？”

帕拉蒂说：“这就是您对待妇女的好态度！如果她不是纳尔哈里的妻子，而是纳尔哈里本人，恐怕您早就跑到那里去看他了！”

医生说：“好吧，我依您，这就去。可我这客人呢？”

“交给我吧。”说完，帕拉蒂拿着灯，立刻下楼开了门，说：“真的，别再耽误了，医生先生。快去吧！对了，您这位客人愿意接受一个基督教徒的招待吗？”

医生心里有些不满，说道：“帕拉蒂，我怎么能丢下我的客人不管呢？为什么不把她送到医院去？”

帕拉蒂生气了，说道：“要送医院您去送吧，医生先生。我给您磕头，求您不要再耽误了，我会照看您的客人的。您快去吧。”

阿布尔沃不声不响地站着。他想，决不能因为自己，让一个人白白送命。他刚要开口说话，发现医生早已出门，消失在黑暗中了。

一三

帕拉蒂关了楼下的大门。阿布尔沃上了楼，来到帕拉蒂的房间，把一张安乐椅收拾了一下，伸开四肢，半躺在上面，然后眯着眼睛，深深地“啊”了一声，顿时感到自己已经疲惫不堪了。

几分钟以后，帕拉蒂来到楼上。直到她把油灯放在三脚凳上的时候，阿布尔沃才发觉她进了屋，立刻感到很不好意思。可是，他除了假装入睡，再没有别的办法。其实他即使醒着也没有什么关系，因为在这以前，他俩曾经在一个房间

里过过夜。可当时他心里一点害羞的影子都没有呀。他正在寻找原因的时候，忽然想起了迪瓦利。当时，迪瓦利正处于临死状态，不省人事，所以有他没他都一样。然而，现在阿布尔沃却把迪瓦利看作当时在场的第三者，于是心里就踏实多了。帕拉蒂进屋来看了他一眼，继续做她没有做完的事。她没有惊动阿布尔沃的假睡。不过，刚才关门的咯吱声，足以驱除真正的睡意。因此，阿布尔沃又坐了起来，揉着眼睛，伸着懒腰说："唉，这么晚了还得再折回来！"

帕拉蒂说："您走的时候，为什么不说一声，好让沙尔迦尔大爷给做点饭留着。"

阿布尔沃听了这话，突然提高了带睡意的沙哑嗓门，说道："您的话是什么意思？难道我知道我自己还要回来？"

帕拉蒂平静地说："是我的过错。吃饭的事，我当时就应该给厨师打个招呼，叫他给准备好。如果那样，就不会在深更半夜出现这些麻烦。你们一直坐在哪儿？"阿布尔沃说："请问他吧。我不知道来回走十几里路，是叫坐着呢，还是叫别的什么？"

帕拉蒂还没有关好窗户。在拉印花窗帘时，她惊奇地说："哎，为什么不说路上碰到了麻烦，所以不得不折回来。"说完，她又转过身来，朝着阿布尔沃微笑："晚上祷告的毛病去掉了没有？如果还没有去掉，我就给您找一条围裤①，您换一下衣服。"说完，她取下挂在腰间的一串钥匙，一边开衣柜一边说："迪瓦利可能快急死了。您今天从

① 印度男子穿的一种下衣。

办事处出来以后，恐怕还没有回过家吧？”

阿布尔沃压着火说：“我承认，您知道许多我不知道的事情。您不必找围裤了。晚上祷告的毛病我还没有去掉。也许这辈子也不会去掉。您就是给我找来围裤，也不见得就会给我带来方便。算了吧，不必麻烦了。”

帕拉蒂说：“您知道我在给您找一条什么样的围裤？”

阿布尔沃打断她的话说：“我知道，不是绸围裤，就是丝围裤。我不需要。请您不要再找了。”

“不做晚祷告了？”

“不做了。”

“穿什么睡觉呢，难道穿着在办公室穿的裤子、外衣睡吗？”

“对。”

“不吃饭了？”

“不吃了。”

“真的？”

阿布尔沃说话一直很不自然。这时他真生气了，说：“您在开什么玩笑？”

帕拉蒂抬头看了看他，然后说：“是您在开玩笑。您有不吃饭能活的本事？”

说完这些话，她已从衣柜里找出一件漂亮的丝绸纱丽，想给阿布尔沃当围裤。她说：“完全是干净的，我从来没有穿过。到那间屋里去换上吧。下边有自来水管。我给你拿灯，你洗完脸，心里暗暗祈祷吧。在不得已的时候，这样做也是可以的。经典里也说过，这不是什么大罪过。”

她说话的语气和方式突然改变了，这使阿布尔沃大为吃

惊。他立刻想起，那天清早帕拉蒂正是用这样的语气和方式说完话，离开他家的。阿布尔沃伸出手来，低声说："给我围裤吧，我自己拿着灯去。可是，我不能吃非婆罗门做的饭。"

帕拉蒂用温和的口吻说："沙尔迦尔大爷是位很好的婆罗门。人穷，开了家旅馆，但一点也不胡来。他自己亲自做饭。大家全吃他做的饭，谁也没有意见。我们的医生先生吃的饭也是他做的。"

可是，阿布尔沃的疑虑仍然没有打消。他生硬地说："不管什么饭，吃的时候，我总感到有些恶心。"

帕拉蒂笑了，说："随便什么饭我能让您吃吗？我亲自去叫他给您做，这样总行了吧。"说完她又笑了。

阿布尔沃没有再反驳。他拿着围裤和油灯下楼去了。帕拉蒂看到他的面部表情，知道他不肯吃旅馆里做的饭。

过了一会儿，阿布尔沃穿上丝绸围裤，坐到一张木凳上。帕拉蒂开了门，径自向昏暗的门外走去。出门时还说："我马上就叫沙尔迦尔大爷过来。您在下边等着。"她真的很快就回来了。阿布尔沃刚做完晚祈祷，帕拉蒂就拿着油灯小心翼翼地走了进来。同她一起来的还有沙尔迦尔大爷。他手里端着一个用青铜盖盖着的盘子，后边还跟着一个人，手里拿着杯子和坐垫。这个人按帕拉蒂的吩咐，在房间的一边洒了水，权作吃饭的地方，然后铺上坐垫。沙尔迦尔大爷也把盘子放在那儿。他俩走后，帕拉蒂关上房门，将纱丽的边搭在肩上，双手合十，恭敬地对阿布尔沃说："这不是不圣洁的饭菜，这是医生出钱招待您的。请您不要拘束，接受我们对您的款待吧。"



但是，阿布尔沃无法愉快地接受她这种奇怪的嘲笑。他承认种姓，不吃别人碰过的食物，也不喜欢吃旅馆的饭。可是，这并不意味着他的思想保守到这种地步，连饭钱是异教徒出的还是婆罗门出的也要斤斤计较。他的哥哥们不听话，使他那行为严谨的妈妈很伤心。不管妈妈的做法是好是坏，做儿女的不听妈妈的话，违背妈妈意愿，他总觉得很不应该。这一点帕拉蒂并不是完全不知道。她明明知道这些，可还对他的思想行为冷嘲热讽，这使阿布尔沃非常生气。不过他什么话也没说，坐在垫子上，揭开盘盖准备吃饭。帕拉蒂小心地坐在地上，离他远远的，在摆弄着盘里的饭，心里感到惶惶不安。她是一个基督教徒，所以不能进婆罗门旅馆的厨房。她没有想到，这位厨师大爷竟把全部吃剩的东西收集到一起，用盘子端来了。房间里不太亮。可是打开盖着的饭菜一看，帕拉蒂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她曾多次通过楼上房间的小洞，看到过阿布尔沃吃东西时的动作；还多次亲眼看见因为迪瓦利的一些小差错，影响了这位婆罗门的食欲。帕拉蒂看到同一个阿布尔沃，今天板着脸吃这些有失体统的食物时，她实在受不了了，迫不及待地说："算了，算了，不要吃了。您不能吃。"

阿布尔沃惊奇地抬头看了看说："我不能吃？为什么？"

帕拉蒂摇摇头，说："不，不，您不能吃。"

阿布尔沃也摇摇头，反驳说："不，我吃得正香呢。"

他说完这话，又要抓起一把饭往嘴里塞。帕拉蒂站起来，走到他面前，说："您能吃，我也不让您吃。您吃病了，最后还不是叫我在异国他乡受罪。起来吧。"

阿布尔沃站起来，慢慢说道："那我吃什么？今天德尔

瓦尔格尔上班也没有带吃的到办公室。我就从这些饭菜里选点儿可吃的吃吧，您看行吗？”站在他面前的帕拉蒂，一见他那看人的样子，知道他是饿极了。

帕拉蒂懊丧的脸上露出了一丝笑容，但是她摇摇头说：“我死也不能让您吃这不干净的东西，阿布尔沃先生！洗洗手上楼，我另外给您准备。”

阿布尔沃象个乖孩子一样，按照帕拉蒂的要求或者说是指示，洗完手，上楼去了。十分钟以后，沙尔迦尔大爷和他的助手又来了。这一次不是拿的饭和豆菜，而是一只手提着米花和牛奶，另一只手拎着水果和水罐。阿布尔沃看到这种安排，心里非常高兴。他没想到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能准备得这样好。两个送饭的走后，阿布尔沃满心欢喜地吃起来。帕拉蒂站在门外楼梯旁，看着他吃。阿布尔沃说：“您进来坐吧！谁要怕坐木地板，谁就无法在缅甸生活下去。”

帕拉蒂笑着说：“您说什么？您越来越开通了！”

阿布尔沃说：“不，坐木地板确实没有什么不好。今天是医生先生叫我回来，所以我才又回来了。这儿的酒徒们常胡闹，一个人走夜路，谁知会不会出事。”

“就是知道，您又能怎么样？”

“要是知道嘛……不过，我真不知道我这一来会给您添这么多麻烦，如果知道会这样麻烦您，我是决不会同意回来的。”

帕拉蒂说：“是的，一定不会。不过，我以为您是自愿回来的！”

阿布尔沃的脸马上红了。他咽下口里的东西，竭力反驳道：“绝对不是。根本不是。要不，您明天去问问医生。”

帕拉蒂心平气和地说："有什么必要去打听呢？难道我还不相信您的话？"

尽管帕拉蒂说话亲切，表情温柔，但阿布尔沃仍感到浑身火辣辣的。想起他回来后帕拉蒂所说的那席话，他马上生气地说："我没有说瞎话的习惯。您不相信就不相信吧。"

帕拉蒂说："我干吗不相信？"

阿布尔沃说："那我不知道。各人有各人的性格脾气！"他又低头吃起来。

帕拉蒂沉默了片刻后，轻言细语地说："您又无缘无故地生气了。我只是说，即使不是医生叫您回来，而是您自愿回来，那又有什么不对呢？您说说，您傍晚自己找到我这里来有什么不对吗？"

阿布尔沃没有抬头，一边吃一边说："傍晚找到这里和半夜闯到这里，是一回事吗？"

帕拉蒂马上就说："是不一样。因此我对您说过，如果走的时候打个招呼，我就会把一切都给您准备好，免得惹这些麻烦了。"

阿布尔沃不声不响地吃着，他什么也回答不上来。差不多快吃完的时候，他突然抬起头来，发现帕拉蒂正在目不转睛地看着他。帕拉蒂说："您瞧，光吃点饭就费了这么大劲！"

阿布尔沃很严肃地说："您今天怎么啦，连这么简单的事都不懂了！"

帕拉蒂说："也可能因为简单，所以我才不懂吧。"说完她哈哈大笑起来。

阿布尔沃见她笑，自己也笑了。他怀疑，也许帕拉蒂一

直在故意和他闹着玩。这个信基督教的姑娘，从开始接触以来，就一直喜欢在一些小事上戏弄他，不过，并没有恶意。因为对一个处在危难中的女子来说，在这远离故土的异乡，除了这地方，再也不可能找到一个安全可靠的场所。他心里很清楚这是一条不言自明的真理。

阿布尔沃喝完水，帕拉蒂急忙拿起他手里的空杯子，说道："哎呀，糟了！现在怎么办？"

"怎么，没有多的水啦？"阿布尔沃问。

"有倒是有的！"帕拉蒂生气地说，"希布这个醉鬼喝得不会管事了，竟然把水罐放在楼下的凳子上了。我也胡涂，压根儿就没有注意到。现在没有别的办法，只好等吃完饭漱口时再喝啦①。你说呢，嗯？不过我可告诉您，不许您生气！"

阿布尔沃笑了笑说："这有什么可生气的？"

帕拉蒂心里有些懊悔，说："怎么没有！吃饭时不喝水，会感到不满足，会觉得吃不饱。可是吃个半饱又难受。好，我去把希布叫来。"

阿布尔沃望着她的脸，笑着说："深更半夜的，我能为这一点小事让您去叫希布？难道我发疯了？"

阿布尔沃已经吃饱了，可是为了照顾帕拉蒂的情绪，他只好又勉强吃了两三口。最后他站了起来，觉得非常不好意思，说："说真的，没有什么不方便的。我洗完脸再喝水吧。请您不必难过！"

---

① 印度人的习惯是吃饭时喝凉水。婆罗门只能喝婆罗门给倒的水。可以给阿布尔沃这个罗门倒倒水的只有希布，希布不在，水又在楼下，所以只能等阿布尔沃吃完饭后自己下楼去喝，或者叫希布来给他倒。

帕拉蒂笑了笑说："我难过什么？一点也不难过。我知道，难过对我毫无用处。"说完，她捧着灯，转过脸去，说："我来掌灯。走，下去洗脸，水罐就在前面，别忘了。"

阿布尔沃下了楼。过了一会儿，他再上楼来，发现帕拉蒂已经把餐具全部收拾干净，吃饭时用的凳子等，也全都放回了原处。他刚来时坐的那张安乐椅旁有个三脚凳，上面摆了一盘槟榔、荳蔻。他从帕拉蒂手里接过毛巾，擦了擦手和脸。拿起一个槟榔包和几粒荳蔻，放进嘴里，舒舒服服地靠在安乐椅上，非常满意地说："呀，真痛快！刚才我可真饿坏了！"

帕拉蒂把阿布尔沃面前的灯往旁边挪了挪，阿布尔沃借着灯光看了她一眼，坐起来说："您好象受凉了？"

帕拉蒂迅速放下灯，说："没有呀！"

"怎么没有？声音都哑了，眼睛也肿了，是着凉了。您还一点没有注意到。"

帕拉蒂没有回答。阿布尔沃说："不怪天冷，只怨这么晚了还在为我忙碌！"

帕拉蒂还是没有回答。阿布尔沃低声说："我又回来，实在太麻烦您了。可是，谁知道，医生先生叫我回来是想给您增加负担，他自己倒好，溜了，让您受罪。"

帕拉蒂正背过身，站在窗边干活儿，说道："受罪是受罪。不过既然老天爷有意把这副担子压在我头上，我能抱怨谁呢？"

阿布尔沃吃惊地问道："您说的是什么意思？"

帕拉蒂照样一边干活，一边说："我哪里知道是什么意思！不过我发现，自从您到缅甸以后，我就不得不一直挑着

这副担子。您同我父亲吵架，我惩罚了您；您让迪瓦利看门，我又得为他服务；医生先生把您请到这里来，负担却落到了我的头上。我担心我得一辈子承受您这个负担。现在天快要亮了，您说您在哪儿睡呢？”

阿布尔沃吃惊地说：“呀，这我哪里知道。”

帕拉蒂说：“我已经叫旅馆的人在医生先生的房间里给您放个床铺。可能已经安排好了。”

“谁带我去？我又不认识路。”

“我带您去。走吧，到时候咱们大声把他叫醒。”

“走。”阿布尔沃说完，站了起来，又有点不好意思地说：“我想把您的枕头和床单带去，至少我需要这两件东西。我在别人的床单上恐怕睡不着。”说完他就要从床上拿走枕头和床单。帕拉蒂拦住了他。她那暗淡而又深沉的脸上，立刻浮现出亲切迷人的微笑，但她为了掩饰自己的笑容，把脸转向一边，低声说：“这也是别人的床单，阿布尔沃先生，您不讨厌？多新鲜！既然您不怕，那就不必到旅馆去了，今晚就睡在这张床上吧。”她故意不再提几个小时以前他还讨厌穿她的衣服敬神的事。

阿布尔沃更加不好意思了，说：“可您睡在哪儿？这太难为您了。”

帕拉蒂摇了摇头说：“哪里！”然后她用手指了指说：“我在那个小房间里，随便铺点什么就可以睡。我在迪瓦利旁边的地板上过了多少个夜晚，什么都没有铺。那种情况恐怕您还没有见过哩。”

阿布尔沃想起了一个月前的事情，说道：“有一天晚上我也看见了，并非完全没有见过。”

帕拉蒂满面春风地说："您还记得那天晚上？好吧，那就请您再重温一下那天晚上的情景吧。"

阿布尔沃低头看着地，坐了一会儿，然后说："当时迪瓦利在生病，可现在人们会怎么想呢？"

帕拉蒂回答说："什么也不会想。因为这里没有那种没事找事、心胸狭隘的人。"

阿布尔沃说："我在下边的条凳上铺条被单也可以睡。"

帕拉蒂说："即使您可以睡，我也不能让您那样睡！因为没有必要。对您来说，我是个不可接触的人，所以我不怕您会对我有什么损害。"

阿布尔沃激动地说："我也不担心我会损害您什么。您说您是个不可接触的人，这倒使我感到非常难过。'不可接触'一词含有厌恶的意味，我可并不厌恶您，您和我的种姓不同，我不能吃你碰过的食物，但是这能说是厌恶吗？真是天大的误会。恰恰相反，是您心里厌恶我，不是我厌恶您。那天早上，您把我丢弃在苦海里，拂袖而去。您当时那副脸色，我至今还记忆犹新，恐怕一辈子也忘不了！"

帕拉蒂说："您对我别的过错都可以忘记，就是不能忘记那次过错？"

"永远不能。"

"我那天的脸上有什么表情？是厌恶？"

"当然。"

帕拉蒂看了看他的脸色，笑了。然后低声问道："那就是说，您有细致观察别人心理的本领，是不是？好了，今天先别管这些事，您睡吧。我有熬夜的习惯。但是您要是睡不好，那我就要倒霉了。"

她没等他回答，就拿起两条毛毯到隔壁房间去了。

过了一会儿，帕拉蒂又回来了。她把阿布尔沃床上挂的蚊帐打开，整理好床铺，然后才回去睡觉。可是阿布尔沃闭着眼睛，怎么也睡不着。房间的角落里，放着一盏油灯，灯光不停地闪动，屋外一片漆黑，笼罩着深夜的宁静。也许除他之外再没有人醒着。他不知何时才能入睡，一点也不感到困倦。这时他体会到，世界上再也没有比深更半夜安静地躺在这张床上睡觉更幸福的了。他感到，他好象从来没有尝到过一个人无忧无虑地住在一个房间里的这种愉快。

第二天清晨，帕拉蒂把他叫醒。他睁眼一看，发现帕拉蒂站在他的床边，曙光从东边的窗户射进来，洒在她刚洗过的湿发上、白色丝绸纱丽的红边上和美丽迷人的黑色面孔上。她那迷人的姿色，一下映入了阿布尔沃的眼帘。

帕拉蒂说："请起来吧，还得去上班哩。"

"是的，当然得去。"阿布尔沃说着，从床上坐起来，"我看您连澡都洗完了！"

帕拉蒂说："您也得快点儿洗个澡。昨天我们对客人招待得很不周到。我们的主席指示，今天非好好招待您一番不可。"

阿布尔沃问道："昨天那位妇女救活了吗？"

"已经送到医院去了。还有救活的希望。"

阿布尔沃从未见过那位妇女，然而，听说有救活的希望，心里感到莫大的安慰。今天他已经认识到，从今以后，他再也不能对别人的痛苦熟视无睹了。

阿布尔沃洗完澡，做了祈祷，换好衣服，回到楼上，已经快九点了。这时沙尔迦尔大爷已经摆好了桌子，放好了饭

盘。阿布尔沃刚一坐下，就问道："还没有见到你们的主席，这大概就是她招待客人的方式吧？"

帕拉蒂说："您走之前，一定会见到她的。她可能还有事求您帮忙。"

阿布尔沃说："还有那位叫我来的医生先生呢？他现在可能还躺在床上吧？"说完他笑了起来。

帕拉蒂却没有笑，她说："他根本没有时间躺在床上，他刚从医院回来，睡不睡，对他都一样。"

听了这话，阿布尔沃吃了一惊，连忙问道："这样还不生病？"

帕拉蒂说："从来没有见他生过病。疾病和健康都跟他不沾边，常人不能和他比。"

阿布尔沃想起了昨晚的许多事情，他羡慕地说："你们大家恐怕都很敬重他吧？"

"敬重？要敬重的人多着哩。"说着说着，她的声音突然变得沙哑了。"他走的时候，我们都恨不得躺在路上，让他从我们身上踩过去，即使这样，我们也仍然不会满足呢，阿布尔沃先生！"说完，她转过脸，擦了擦眼睛。

阿布尔沃没有再问什么，只是低着头吃饭。他翻来复去想，能在苏米德拉和帕拉蒂这样受过教育的聪明人心里获得如此崇高地位的人，真不知道是上帝用什么材料造成的，派他来人间干什么非凡事业！

帕拉蒂一直站在门口不声不响。阿布尔沃也没有再说什么，几乎是一言不发地吃完了饭。虽然没有发生什么不愉快的事情，可是，不知从哪里飘来一片乌云，遮住了本来十分迷人的朝霞。

他换上上班的衣服，说："走吧，去找一下医生。"

"走，他请过您了。"

医生住在沙尔迦尔大爷的破旧旅馆的最后面一个房间。那里没有阳光，不透空气，周围都是脏水，臭味冲天。地板破旧不堪，走在上面都担心会踩塌。当帕拉蒂把他带进这样一个又脏又小的房间时，他吃惊不小。进屋以后，过了很久他还看不见东西。

医生热情地说："请进，阿布尔沃先生。"

"哎呀，您怎么找了这么个可怕的房间，医生先生？"

"可是房钱很便宜呀！每月才十个安那。"

阿布尔沃说："太贵了，太贵了，应该是十个拜沙。"

医生说："我们这些穷人是怎么生活的，您也应该亲眼看看。对很多人来说，这还算王宫呢！"

"天哪，但愿老天爷永远不要让我住这样的王宫，"阿布尔沃说。

医生说："听说您昨晚受苦了，请原谅。"

阿布尔沃说："您离开这个房间，我才能原谅您；在这以前，我不能原谅您。"

医生只是微微一笑，说："好，就这样办吧。"

这时，阿布尔沃的眼睛还看不见屋里的东西。又过了一会儿，他突然吃惊地发现，原来苏米德拉就坐在靠墙的一张椅子上。"您在这里？请原谅，我根本没有看见您，"阿布尔沃说。

苏米德拉说："这不怪您，阿布尔沃，只怪这房间光线太暗。"

听到她的声音，阿布尔沃非常惊讶。她的声音十分凄

婉、悲哀，好象刚刚出过什么事似的。他十分害怕，仔细观察了一下，然后小声说道："医生，看您今天这一身打扮，好象要上哪儿去吧？"

医生缠着一条头巾，身穿一件长衫和大肥裤子，脚上是一双德里鞋，提着一个装有几捆东西的皮箱。他说道："我现在就要走了，她们仍然留在这儿。以后您要多照顾她们。我想没有必要再对您说更多的话了。"

阿布尔沃很惊讶，说："怎么突然要走？上哪儿去？"

医生说话的语调从来不变，他平静自然地说："我们的字典里有'突然'一词吗，阿布尔沃先生？我马上就走了，沿着去八膜的道路往北走。我有些真正的锦缎，可以在士兵中间卖到好价钱。"说完他又微微一笑。

苏米德拉一直沉默不语，这时突然开口说："这些货物都是直接从白沙瓦运到八膜的。您知道这些商品现在检查得多严吗？很多人都认识您，不要认为您可以骗过所有的人。再多住几天有什么关系？"说到后来她的声音也有些变了。

医生微笑着说："你知道，不去是不行的。"

苏米德拉再没说什么，不过阿布尔沃顿时恍然大悟。他的眼睛和耳朵立刻发热了，浑身感到火烧一样，最后情不自禁地问道："假若他们当中有人认出您并且逮捕了您呢？"

医生说："他们抓住我，就会把我绞死。现在乘十点的火车还不晚，阿布尔沃，我走了。"说完他把东西包起来，扛在肩上，提着皮箱准备动身。

帕拉蒂一直没说话，只是走到他的脚边，低头行了摸脚礼。苏米德拉也向医生行了礼。不过她不是匍匐在医生的脚边，而是完全倒在医生的脚上，象是要永远躺在他脚上，

不再起来了。大约过了一分钟，她悄悄地站了起来。在那个黑暗的屋子里，谁也没看清她那悲伤的面孔。

医生从房间里出来，象昨天晚上一样，紧紧握着阿布尔沃的手说："我要走了，阿布尔沃先生。我就是斯瓦萨吉。"

阿布尔沃感到口发干，说不出话来。他象在场的两位妇女一样跪在地上，用头触地行礼。医生一只手放在他的头上，另一只手放在帕拉蒂的头上，含含糊糊地说了一句什么，谁也没听清楚，然后快步走了出去。

阿布尔沃站起来以后，发现只有他一个人站在帕拉蒂身旁。"道路社"委员会那位认真履行职责、聪明能干、无所畏惧的女主席，又在后面破房里，关起门继续工作了。她到底在干什么工作，谁也无从知道。

一四

帕拉蒂和阿布尔沃看了看后面紧闭的房门，谁也没有作声。阿布尔沃虽然知道不多，但还是懂得，不应该对那些自愿把自己禁闭起来的人，感到大惊小怪。他们两人走出旅馆时，帕拉蒂说："走，阿布尔沃先生，咱们走吧。"

"可是我上班的时间到了。"

"星期日还上什么班？"

阿布尔沃高兴地说："星期日？哎呀，我根本没有想到。要是早晨知道是星期日，那就大可不必那么慌慌张张洗澡吃饭了。您什么事情都记得，怎么这件事反倒忘了？"

帕拉蒂说："我也会忘的。但是昨天晚上你没吃饭的事我并没有忘。"

阿布尔沃突然停下来不走了，说：“我不能再耽误了，迪瓦利可能快急死了。”

帕拉蒂说：“不会急死的，在您睡醒之前我就派人给他送了一封信，说您一切无恙。”

“他知道我在您这儿吗？”

帕拉蒂点点头，说：“是的，他知道，清早我派人去通知他了。”

阿布尔沃听她这么一说，不但放了心，而且似乎卸下了心上一个沉重的包袱。昨天晚上返回来以后，无论吃饭、睡觉，或是在其他什么时候，他心里一直在打鼓，担心第二天迪瓦利还会不会相信他的话，也许他会在给母亲的信中乱写一通，或者回到家里以后胡乱渲染。如果这样，那就象染上墨迹一样，永远涂抹不掉了。这样一件小事，倒象一根刺一样，一直在刺他的脚心，使他迈不开步子。刚才听帕拉蒂这么一说，他才不再担心了，并且敢继续向前走了。不管迪瓦利怎样想，帕拉蒂的话他不能不信。阿布尔沃知道，帕拉蒂写的那封信，就是他洁白无瑕的最好证明，这清单足以堵住迪瓦利的嘴。他满心欢喜地说：“您考虑得很周到，我在家里见过嫂嫂和别的妇女，也了解我母亲，但从来没有见过有谁象您这样，事事都想得很周到。说实在的，谁家娶了您，谁家就可以闭着眼睛过好日子，再也不会遇到任何困难。这一点我可以打保票。”

帕拉蒂的脸上仿佛突然闪过一道电光。当然，阿布尔沃并没有发现，因为他走在她的后边。阿布尔沃继续说：“您说说，在这举目无亲的异乡，要是没有您，我的处境会怎么样？没有您，我的东西早被人偷光了，连迪瓦利也免不了死

在家里。作为婆罗门，还得让清道夫拖出去扔掉。”说到这里，他有些后怕，顿时感到毛骨悚然。稍停了一会儿，他又接着说：“如果那样，您想我还能呆在这里吗？非放弃工作，回印度不可。再去过以前那种生活，天天听嫂子们不三不四地唠叨，眼睁睁地看着母亲掉泪。帕拉蒂，您就是我的一切，您拯救了我。”

帕拉蒂说：“可您以前偏偏老和我作对！”

阿布尔沃不好意思地说：“这都怪迪瓦利这个废物。我母亲要是知道这一切，不知她会怎样祝福您呢。”

帕拉蒂说：“那我怎么知道？她如果来这里，我就可以知道了。”

阿布尔沃惊奇地问道：“我母亲来缅甸？您说些什么呀！”

帕拉蒂强调说：“干吗不会来？每天都有很多人的母亲不断来到这里。来这里又不会损害谁的种姓！”

两人边走边回到楼上房间。一进门，阿布尔沃就坐到那张安乐椅上。阳光透过窗户，照在阿布尔沃的脸上。帕拉蒂一边关窗户，一边说：“您说您嫂子不侍候您母亲，您又在国外工作，那么谁来照顾您母亲呢？”

阿布尔沃说：“母亲说过，她打算让她的小儿媳妇侍候她。”

帕拉蒂说：“要是小儿媳妇不侍候她呢？您呆在国外，如果她学您嫂子的样子，不仅不侍候您母亲，反而折磨您母亲，您说，那您怎么办呢？”

阿布尔沃心里害怕了，说：“决不会这样。诗书世家的女子，无论如何不会折磨我母亲的。这一点请您放心。”

“诗书世家？”帕拉蒂笑了，“算了吧，如果有必要，我抽个空儿，给您讲讲关于婆罗门诗书世家的故事。”沉默了一会儿，她又接着说道：“您如果只是为了照顾您母亲才娶媳妇，过门之后便把人家丢在家里不管，那么您想想，这不是对人家太不公平了吗？”

阿布尔沃看了她一眼，说：“可也是呀。”

帕拉蒂说：“您能保证您会改变这种不公平的做法，而采取公正的做法吗？”

阿布尔沃沉默了好久，然后才慢慢答道：“可是，不这样又怎么办呢，帕拉蒂？”

帕拉蒂说：“即便是没有办法，您也不能对哪怕是最典型的诗书世家的女子抱这种不切实际的幻想。这样做，在任何时候也不会有什么好结果。她不象您一样无情，她越是真心实意地履行自己的义务，您在她的心里就越是显得渺小。在女人看来，世界上最大的不幸，莫过于被人轻视和看不起，阿布尔沃先生！”

她说的是实情，阿布尔沃无言以答。他曾经对自己的朋友们列举过许多经典上记载的神话传说故事，比如，妇女有什么义务，什么叫忠于丈夫，一心一意侍候婆婆有多么重要，对丈夫百依百顺如何神圣等等。他用这些神话故事反对过现代文明，他的话曾使他的朋友们听得目瞪口呆。但是今天，他在这位基督教姑娘面前，却连一句也说不出来。过了一会儿，他近乎自言自语地说：“实际上，这样的姑娘，在现在的社会里也许根本没有。”

帕拉蒂笑了笑说：“怎么能说根本没有呢？可能婆罗门诗书世家没有；这种肯把自己一切都献出来的姑娘，其他地

方倒有的是。可您怎么才能找到她们呢？”

阿布尔沃在苦苦思索，没有注意听帕拉蒂说话，所以随便应了一句：“那倒也是。”

帕拉蒂问：“您什么时候回国？”

阿布尔沃漫不经心地答道：“我哪里知道母亲什么时候来信叫我。”沉默了一会儿又接着说：“我母亲因为跟我父亲不和，一生从没有得到过幸福。我心里总不愿意丢开可怜的母亲不管。不知这次回去之后，她还让不让我再来。”然后他朝帕拉蒂看了看，说：“帕拉蒂，我们家表面看起来境况不坏，实际上生活很紧。城里大部分人家都是如此。兄嫂们随时都可能和我们分家。如果我不能再来这里工作，我们在生活上就会面临极大的困难。”

帕拉蒂说：“您一定要回来！”

“叫我长期和母亲分离？”

“您动员她同您一起来。我知道她一定会来的。”

阿布尔沃笑着说：“绝对不会。您还不了解她。您想，她就是来了，又有谁侍候她呢？”

帕拉蒂笑着答道：“我侍候她。”

“您？您一进她屋，她就会把坛坛罐罐统统扔出去。”

帕拉蒂答道：“我天天进她屋，看她能扔几回？”

两人都笑了。帕拉蒂突然严肃地说：“您自己不也是属于那种摔罐子的人吗！要是摔罐子就能解决问题，那世上的事就太好办了。不信您去问问迪瓦利。”

阿布尔沃表示同意，说：“是呀，迪瓦利肯定也会摔罐子，可同时他又会掉眼泪。因为他很崇拜您，而且已经崇拜到令人吃惊的程度，如果您稍微劝他一下，他就很可能同意



加入基督教。他如果真成了基督教徒，那也并不奇怪。世上的事是很难说的。”

帕拉蒂说：“世界上的事是很难说，仆人是这样，主人又何尝不是这样。”说完她低下头，以掩饰她的笑容。阿布尔沃的脸突然红了，说：“但是，至少可以说仆人和主人在才智上是有差别的。”

帕拉蒂说：“那倒是。所以仆人同意时就不那么爽快，而主人同意时可能爽快得多！”说着说着她忍不住又要笑了。阿布尔沃领会了这个玩笑的含意，心里很高兴，说：“说真的，不开玩笑，你能设想我会放弃我的宗教吗？”

帕拉蒂说：“是的，我可以设想。”

“你真的能设想？”

“我真的能设想。”

阿布尔沃说：“可是我死也不敢想象。”

帕拉蒂说：“死是什么，您还不懂，可迪瓦利懂。行了，讨论这些问题有什么用！比起把您这样在黑暗中摸索的人带向光明，我还有许多更要紧的工作要做呢！现在您睡吧。”

阿布尔沃说：“我白天不睡觉。您还有什么要紧的事情要做？”

帕拉蒂说：“难道我唯一的要紧事，就是白白地侍候您吗？我总得吃点东西吧。您既然不睡，那就和我一道去楼下坐坐。反正您早晚得吃我做的饭，现在不熟悉一下我怎样做饭，也不太合适。”说完她放声大笑起来。

阿布尔沃说：“我死也不会吃您做的饭。”

帕拉蒂说：“可是我说的是您活着吃饭的事！”然后她笑着下楼去了。

阿布尔沃叫道："我现在要回家了，迪瓦利可能急坏了。"他躺在椅子上，侧耳听了一会儿，想听听对方回答什么。帕拉蒂也许没有听见他的话，或者听见了不想回答。当然，这倒不是最要紧的事，最要紧的是，他应该赶快回家。不管找什么借口耽误时间，都是不太合适的。可是，他心里越想走，身体就越发软，后来竟然枕着一只手，在椅子上睡着了。

一五

"时候不早了，起来吧。"

阿布尔沃揉着眼睛坐起来，看了看墙上的挂钟，说："哎呀，我居然睡了三、四个小时。为什么不叫醒我？啊，这枕头是什么时候放的？难怪我醒不来。有这枕头谁还醒得来呢！"

帕拉蒂说："该醒不就醒了？不放这枕头，您就得脖子痛。去洗脸吧。沙尔迦尔大爷端着茶点盘子，站在那里等您半天了。他还有许多事要做，您快点吃了让他走。"

沙尔迦尔大爷站在门口，他也用嘴示意，叫他快点吃。

阿布尔沃洗完脸，吃过点心，嘴里嚼着槟榔和豆蔻，高兴地说："现在让我回家吧。"

帕拉蒂摇摇头说："那不行，我叫人给迪瓦利捎过信了，说你明天下班后回家。我还打听到，迪瓦利身体很好，很愉快。您完全不必担心。"

"您为什么不愿让我走？"

帕拉蒂说："因为现在您是我们的监护人。今天苏米德

拉大姐身体不好，娜沃达拉又带着蒙摩特先生过河去了，您得和我在一起，这是主席的指示。这条围裤是她拿来的，穿上和我一起走吧。”

“上那儿去？”

“到工人队伍中去。就是说，去看看大工厂的工厂主、百万富翁们为工人所建造的一排排地狱。今天是休息日，那里有许多事要做。”

阿布尔沃说：“为什么去那里？”

帕拉蒂说：“不去那里怎么行。坐在家里能完成‘道路社’委员会的任务吗？”她笑了笑接着说：“您是这个委员会的特别成员，在重要时刻您不去，就不可能了解全部情况，阿布尔沃先生！”

“那就走吧。”阿布尔沃说完，把上班的衣服换了，准备动身。

阿布尔沃看到帕拉蒂从衣柜里取出一件黑乎乎的东西，放进口袋，便问：“您拿的是什么？”

“上了子弹的手枪。”

“手枪？为什么带手枪？”

“自卫。”

“有许可证吗？”

“没有。”

阿布尔沃说：“万一被警察抓住，我们可就得倒霉了。您知道要判几年刑吗？”

“不会的，走吧。”

阿布尔沃长吁一口气，说：“上帝保佑！走吧。”

从大路往北走，穿过缅甸人和中国人的住宅区，再沿着

商场，大约走一英里，便是一家大工厂。厂门关着。他们从大门旁边的小门走了进去。右边是一排铁板仓库，另一边是一排排松木和洋铁皮搭成的小房子，是技术工人和一般工人住的。房前有一排水管，后边是洋铁皮搭的厕所，原先可能有门，可是如今挂的全是破麻袋片儿。这就是印度苦力的居住区。旁遮普人、马德拉斯人、缅甸人、孟加拉人、马拉提人、古吉拉提人、比哈尔人、波罗吉人、印度教徒、伊斯兰教徒、男的和女的，一共有一千人左右。他们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地生活在这里。

帕拉蒂说："今天不是工作日，是假日。不然您会看到，在这水管前，人们会为了争口水，打得头破血流。"

阿布尔沃点点头说："只要看看这假日里的拥挤，就不难想象平时的情景了。"

这时，一位马德拉斯妇女在众目睽睽之下，竟掀开破麻袋帘子，走进厕所去了。阿布尔沃看看帘子的样子，脸马上红到了耳根，说："要干'道路社'委员会的工作，最好到别处去干。在这里，叫我站一会儿我也受不了。"

帕拉蒂也觉察到这个问题，但她只是笑了笑，一句话没说。她想，既然已经把他们从人降到了牲畜的地位，他们还有什么必要去顾廉耻呢？

他们来到一个孟加拉技工居住的地方。技工是个中年人，在工厂里当青铜铸造工。他喝了酒，正躺在木板地上骂人。帕拉蒂喊道："马尼克，你在生谁的气？苏希拉在哪儿？这两天她为什么没去上学？"

马尼克挣扎着坐起来，仔细一瞧，认出是帕拉蒂，说道："大姐，你进来，请坐。苏希拉怎么能到你们的学校去

上学呢？做饭、刷碗、看孩子，都得靠她，快把她给累死了。大姐，我不杀死杰杜瓦这个王八蛋，就不算迦耶斯特①的好种，我要给老爷写报告，叫老爷解雇这小子。”

帕拉蒂笑着说：“写吧，你要愿意，我就给苏米德拉大姐说说，由我代你写。不过，我们明天在发亚尔广场有个会，你还记得吗？”

这时走进来一个十来岁的女孩，她从围裤下面拿出一个瓶子，小心地放好，说：“爸爸，骏马牌的酒没有买到，买到的是帽牌的，还剩四个拜沙。爸爸，你知道拉迈亚酒后对我胡说了些什么吗？”

女孩的父亲骂了拉迈亚一句。帕拉蒂说：“这种地方你以后少去。苏希拉，你妈妈呢？”

“妈妈？妈妈前天跟杰杜瓦叔叔走了，住在铁路外边的一间房子里。”

姑娘还想往下说，她父亲突然发火了：“是我叫她那样做的！她是结过婚，有家的女人，不是什么娼妓！”他没有开瓶盖的起子，想用一把破刀打开瓶盖。他的手直发抖。

帕拉蒂突然觉得有人在身后拉她的衣角，回头一看，发现是阿布尔沃。他脸色苍白。过去，他从来没有碰过帕拉蒂，可是现在他已经失去了理智。他说道：“咱们快离开这儿吧。”

“再等一会儿。”

“不行，一分钟也不能等了。”说完，他几乎是硬把她

① 印度的种姓之一。此种姓在孟加拉地区虽属第四等，即首陀罗，但历来比较文明先进，在各个领域多居高位，所以婆罗门也怕他们三分。

拖到门外去了。马尼克在家里拿着瓶子和刀子，象一个勇士一样大声喊道："就是杀了人上绞刑架，我也不怕！我是流氓达苏的儿子，我不怕坐牢，不怕上绞刑架。"

阿布尔沃在门外非常生气地说："流氓，混蛋，酒鬼，无耻之徒！简直把这儿搞成人间地狱了！您到这儿来不感到讨厌吗！"

帕拉蒂看了他一眼，慢慢说："不讨厌。因为这个人间地狱不是他们搞的，他们只不过是在为别人的行为忏悔罢了。"

阿布尔沃说："对，不是这些人搞的，是我搞的！姑娘的话，你听到了吧？好象她母亲是到哪儿朝圣去了！真是无耻！卑鄙！我告诉您，您以后别上这儿来了。来这里不会有好处的。"

帕拉蒂笑着回答道："我是不圣洁的基督教徒，来这里有什么不好？"

阿布尔沃生气地说："没有什么不好？难道基督教徒就不分好坏吗？他们在自己的社会里就不承担任何义务吗？"

帕拉蒂回答说："叫我为谁承担义务呢？为谁操心呢？您说说看？请您说说我该同情谁？"

阿布尔沃一时回答不上来，说："这完全是您的诡辩。请回家吧。"

"我还要去别的地方。您若感到不便，请先走吧。"

"您以为您叫我走，我就会走吗？您想我能撇下您，自己走吗？"

"那么，好，就一块儿呆着吧。请您睁开眼看看人压迫人的情况多么严重。也许您只知道考虑如何逃避接触'下等

人’的问题，想自己平平安安地做一个好人，做点好事，积点阴德，将来好升天堂，是不是这样？但我请您不要这样想。”说着说着，帕拉蒂的脸色突然严肃起来，并且提高了嗓门。阿布尔沃对她这种形象和语气并不陌生。帕拉蒂说：“姑娘的母亲和杰杜瓦所犯的罪过，难道只凭惩罚就能解决问题吗？难道您同他们没有任何关系？绝不可能没有关系。在没有认识医生之前，我的想法也和您一样，可是今天我坚信，这人间地狱里积累起来的罪行越多，它所形成的包袱就越会从天堂的门口把您拖下来，将您抛进这人间地狱，您岂能不偿还这罪恶的债务而得到解脱！我们都是抱着不同的目的来到这个世界的。阿布尔沃先生，认识这一点就是我们‘道路社’委员会的宗旨。走吧。”

阿布尔沃淡然地说了一声：“走。”

他对于帕拉蒂的话既不理解，也不相信。

不远的地方有棵麻栎树，帕拉蒂用手指着树说：“那附近有几户孟加拉人，咱们上那儿去。”

阿布尔沃问：“除了孟加拉人，您不到别的印度人中去开展工作吗？”

帕拉蒂说：“去，我们需要所有的人。但是除了主席，别人都不懂他们的语言。如果她的身体好，这项工作就该她做，而不是我做。”

“她懂印度的所有语言？”

“懂。”

“那么，医生呢？”

帕拉蒂笑了笑，说：“您觉得医生是个非凡的人物，可您为什么不相信世界上可以知道的，他都知道，可以做到

的，他都能做到呢？到底是谁给他取名叫斯瓦萨吉，这我不知道；但是至少我可以说，对他来说，世界上没有办不到的事情，没有不知道的事情。”她边说边往前走。跟在她后面的阿布尔沃突然停住了，深深吸了一口气，陷入了沉思。这时，一个问题突然涌上他的心头：在一个不幸的附属国里，这位伟大的人物，竟然没有任何价值！无论什么人，随时随地都可以处死他！在世界的公理面前，还有什么能比这更不公正的呢？老天爷呀，人们都说你是公正的，如果真是这样，那么请你说说，这究竟是对谁、对哪一种罪过的惩罚呢？

两人来到一个工人家，帕拉蒂喊道："邦吉高里，今天身体怎么样？"

"好一些了。"有人从昏暗的角落里回答道。一位老人举着右手，来到面前。他浑身上下的衣服，都打满了补钉。"姑娘，我女儿流血过多，可能活不了了。儿子昨天也发高烧，昏迷不醒。我手头没钱给他买药或煮西米吃。"他一边说，一边流泪。

阿布尔沃脱口说道："为什么没钱？"

那人对这位素不相识的人看了半天，然后说："我这右手被链条夹伤了，整整一个月不能干活，钱从哪儿来，先生？"

阿布尔沃问道："工厂的经理没有过问？"

邦吉高里左手插在腰间，说道："唉，谁会过问一个普通工人！上头说，不能工作的都要腾出房子，等身体好了再来复工。您说，先生，在这种情况下，叫我上哪儿去呢？我再三恳求少爷，才允许我最多再住一个星期。我在这里干了二十年活，瞧这些人多么忘恩负义呀！"

阿布尔沃一听这话，义愤填膺，如果这时遇到经理，他就会把他拉到这里来，让他看看这些平时为他创造了亿万财富的人，今天病了以后忍受着多么巨大的痛苦！

这时，阿布尔沃想起了加尔各答他家附近的牛车场。那里有一对公牛，一生为主人拉车干活，后来老了，车主便把它们卖给了屠夫。人们无能为力，没有办法制止这种伤天害理的行为，所以他们干脆不去管它。即使有人站出来想管，别人也会说他是疯子，嘲笑他。每当阿布尔沃从那条街经过时，他就自然地想起这类事情，悲伤的泪水便夺眶而出。他想到的并不是牛，而是使人变得如此野蛮和凶残、把人一天天引向堕落的经济恶魔。突然，他想起了帕拉蒂的话，心想：她说的也是，只是说说“谁在哪里做什么”，“我不知道，反正我没干”，“总是这样”，“历来如此”等一类的空话，是不能逃脱这些重大罪责的！牛和马只不过是工具，不幸的邦吉高里也是工具。即便自杀也拯救不了自己。他们被痛苦折磨得弱不禁风，束手无策，他们遭到作为人的我们的无耻欺骗和残酷打击。人类的这种自我毁灭何时才能结束？我们的头脑在临终前还能不能清醒清醒？

两个孩子象死人一样，躺在一床又脏又破的被子上。帕拉蒂走过去，把手放在孩子的身上。阿布尔沃害怕，没敢走近。但是这两个患病穷孩子的痛苦，象锤子一样，一下又一下地敲击着他的心扉。他站在那里，思绪万千。他想，人们常说这就是世界！世界万物自古如此！但是这算什么世界？难道世界只是为了过去？人类只能死守着旧传统纹丝不动？他们不能想象任何新的事物？难道再也不能有所发展？难道只能任凭过去的、已经死亡的事物的意志和法规，把人的全

部希望、全部生活和前进的一切大门关死，永远统治着人们？

“走吧。”

阿布尔沃猛然一惊，一看原来是帕拉蒂在催他。邦吉高里无精打采，不声不响地站着。帕拉蒂亲切地对他说：“不要害怕，一切都会好的。明天清早我请大夫来，叫人给你送点儿药。”

她的话音未落，阿布尔沃已经把手伸进口袋打算掏钱。帕拉蒂马上伸手示意，想要阻止他。当时邦吉高里正望着别处，没有注意。阿布尔沃不明白帕拉蒂这样做是什么意思。帕拉蒂从自己口袋里掏出四个安那，递给邦吉高里，说：“你给孩子买四个拜沙的糖果、四个拜沙的炒西米和两个安那的饭菜。今天这样就行了，明天清早我再给你作安排。现在我们走了。”说完，帕拉蒂便带着阿布尔沃离开那里，上了大路。

路上，阿布尔沃说：“您可真是个吝啬鬼，不让我给，自己也舍不得给。”

帕拉蒂说：“给了呀！”

“这就叫给呀？在人家困难的时候，你一个子儿一个子儿地计较，才给人家四个安那，这是对他的侮辱！”

帕拉蒂问道：“你当时打算给多少？”

阿布尔沃当时心里也没有数，可能一把掏出多少，就给多少。但是现在他想了一下说：“至少五个卢比。”

帕拉蒂愣了，吃惊地说：“哎哟，我的天哪，那样就糟了。老头子会拿着钱去酗酒，通宵醉得象死人，两个孩子无人照看，全得完蛋！”



“他喝酒？”

“能不喝？在这种非同寻常的世界上，手头有钱不喝酒的有几个？”

阿布尔沃惊呆了，说：“您尽跟我开玩笑。父亲把给孩子治病的钱用来喝酒，世上能有这种事吗？”

帕拉蒂说：“如果没有这种事，那您可以叫我指着任何神发誓。”说完她突然笑了，但又马上收起笑容，说：“不然，我哪能拦住施舍者的手，不让苦难重重的受施者一无所获？您说我会那样浅薄吗？”

阿布尔沃问道：“这些孩子没有母亲？”

“没有。”

“也许连个亲人或亲戚都没有吧？”

帕拉蒂说：“即使有，也没用。十一、二年前邦吉高里曾回过一次老家，把老家邻居一个寡妇拐到了这儿。现在家里的男孩和女孩就是那寡妇生的。两年前她上吊死了。这就是邦吉高里的简单历史。”

阿布尔沃深深叹了一口气，说道：“真是人间地狱。”

帕拉蒂很自然地点点头，说：“确实如此。不过叫人为难的是，他们都是我们的兄弟姐妹，仅仅否认同他们有血缘关系，并不能使我们脱身。阿布尔沃先生，我们头顶上还坐着一个公正的人，他审视着世上的一切，他不收回一笔笔的欠债，是决不会甘休的。”

阿布尔沃十分严肃地说：“现在看来，不能完全否认我们头顶上有个公正的人，他一定要收回一笔笔的欠债。”几分钟前，他在邦吉高里的家里想过的事，这时，又一次象闪电一样，突然从他的心头掠过。他说道：“既然我们是人，

我们当然就有做人的义务。”

帕拉蒂表示赞同，说：“开始时，我也是糊里糊涂，认识不清，只是愤怒地反抗。现在我才明白，到底是谁不分昼夜地把难以忍受的罪恶负担，强加在这些无辜的、灾难深重的和软弱无力的兄弟姐妹头上。”

附近的房子里住着奥里萨技工，那里不时传来笑声和喧哗声。邦吉高里的屋里也传出同样的声音。帕拉蒂和阿布尔沃走进奥里萨技工的房间，大家都认识帕拉蒂，对她表示欢迎。有一个人马上站了起来，递过来一张凳子和一把藤椅，叫他们坐下。六、七个男人和八、九个妇女正坐在木板上饮酒取乐。他们中间放着一只破风琴和一个手鼓，各种颜色不一、大小不同的酒瓶扔了一地。一个年纪大些的妇女酒喝多了，躺在地上，几乎是赤身裸体。在场的人从六十岁上下到二十五岁左右的都有。今天是星期日，大家休息。阿布尔沃一闻到葱蒜味和一种难以形容的低级法国酒的气味，就感到一阵恶心。一个年轻妇女右手举着一杯酒（她可能还没有成为酒鬼，因为她几天前才从家里逃出来），左手捂住鼻子，很勉强地把酒倒进嘴里，呛得她连忙往外吐。一个男的凑过去，赶快往她嘴里塞了一口菜。阿布尔沃看到一个印度妇女在自己眼前喝酒，大为震惊。但是当他斜视帕拉蒂时，发现她的脸上并没有因为这令人作呕的可怕情景而有所变化。这一切她早已看惯了。可是过了不多一会儿，杜尼亚按照主人的吩咐，唱起《眼泪汪汪》的歌来，她身旁的一个人，也拿起手风琴，使劲按着键子大声弹奏。帕拉蒂再也忍受不住这种过分的行为，她立刻说道：“技工们，明天我们有会，还还没忘吧？大家都应该出席。”

“一定，一定，大姐！”迦里杰兰一边说，一边又干了一杯。

帕拉蒂说：“大家小时候不是都听过几根线合在一起可以搓成绳子的故事吗？大家如果不团结起来，那就什么事也干不成。你们知道，苏米德拉大姐为了你们的利益，付出了多大的劳动吗？”

大家对这事都发表了各自的意见。帕拉蒂说：“没有你们大伙儿，这么大的工厂能维持一天吗？你们才是真正的主人，这是最明显不过的道理。迦里杰兰，如果你们连这点道理都不懂，那怎么行呢？”

大家都说：“说得对，说得对，没有我们就没有一切。”

帕拉蒂说：“可是，你们想想，你们受的苦有多大！你们经常被无辜踢出工厂。你们看看附近住的邦吉高里！工作时被机器夹断了胳臂，眼前快饿死在家里；他的孩子病了，连药也买不起，连顿饭也吃不上，饿得奄奄一息了。可厂主还要把他们从住的房子里赶出去。厂主们靠谁赚了成千上万的卢比？你们又从中得到了什么好处？那天，夏姆拉尔被少爷推倒在地，至今还躺在医院里。你们怎么能容忍这一切呢？你们要一齐站起来说：‘这种压迫，我们再也不能忍受了。’到那时，你们再看看他们还敢不敢动手打你们。你们应该来这么一次，显示显示你们真正的力量。我们对你们没有别的要求，迦里杰兰！”

一个醉汉一直傻乎乎地听着，这时也说话了：“先生，我们什么不能干？我们只要松动一个零件，整部机器就会哗啦一声散了架，半个工厂一下就完蛋！”

帕拉蒂害怕了，说：“不行，不行，杜拉尔，没有必要

这么做，可不要这么做。这样做对你们大家都不利，这样做也许还会死很多人，也许……不行，不行，可千万别这样想。这样做要犯极大的错误！”

杜拉尔笑了笑说：“不会的，先生，这道理难道我还不懂！我只是说我们能干什么！”

帕拉蒂说：“你们大家应该站在真理的道路上，站在正确的道路上，这样你们才能得到一切。要把那些被他们吞掉的钱，一个不少地全部夺回来。”

男的女的一齐嚷嚷起来。帕拉蒂说：“天快黑了，我还要到别的地方去。我们走了。明天的事千万不要忘了。”说完她站了起来。

阿布尔沃感到迦里杰兰家这种粗鲁的喧嚣很不文明，他们临走时，工人们所说的那些话，更叫他忍无可忍，非常生气。出门以后，他还气愤地说：“您何必跟这些人多费口舌？”

帕拉蒂有些吃惊地问道：“什么叫费口舌？”

阿布尔沃还是生气地说：“他们都是些酒鬼，废物。不知是杜拉尔呢还是别人，都说了些什么，您听见了没有？这些话万一传到厂主的耳朵里，怎么办？”

“怎么会传到厂主的耳朵里去呢？”

“哎呀，他们什么都会说的。您认为这些人都是公正的坚战王①吗？酒后会胡说些什么，那可没准！到时就会怪到您头上来了！他们兴许还会说是您教唆的呢！”

“不过，这都是假话！”

① 大史诗《摩诃婆罗多》中般度王兄弟中的老大，以公正闻名。

阿布尔沃不耐烦了，说："假话！天哪，在英国统治下，有谁不是因为别人的假话而受处罚的？这种统治本来就是建立在假话基础上的！"

帕拉蒂说："那么我也将受到处罚喽。"

阿布尔沃说："这是您自己说的，我可没有说这话。不，不，不能这样！您绝对不能到这儿来了，绝对不能。"

他们本来还要在不远的地方找一个人，可是发现门锁着，两人只好又从原路回来。他们到迦里杰兰家门前时，发现《眼泪汪汪》的歌声已经停止，传来的却是带着醉意的讨论声。其中有位妇女醉醺醺地哭着自己的丈夫。另一个人安慰她说，现在想念国内的事情没有用，在这里，你会重新得到一切的，许个愿，每月十五念念那罗衍神的经文。一些人在争吵，说："这些女基督教徒想在工厂里煽动罢工，一罢工我们全都得完蛋。今后不应该再让她们进我们的居住区。"迦里杰兰解释说："我并不傻，我只是在观察她们的言行。"一位很机灵的妇女建议，应该马上告诉厂主少爷，叫他提高警惕。

阿布尔沃把帕拉蒂从那里硬拉走了，他厉声说道："你还为这些人谋福利吗？他们都是些忘恩负义的家伙！骗子！流氓！唉，旁边房子里两个孩子快要死了，谁也不去看一眼。这不就是地狱吗！"

帕拉蒂看了看他，说："您怎么啦？"

阿布尔沃说："我没有怎么呀！我心里很明白。不过你说说，他们的话你都听见了吗？"

帕拉蒂说："不新鲜，这些话，我们每天都听得到。"

阿布尔沃生气地说："这些坏蛋，如此忘恩负义！你还

想让他们加入你的组织吗？你还想为他们谋福利吗？”

帕拉蒂一点也不激动，只是苦笑着说：“您指的这些人是谁，阿布尔沃先生？这些人中也包括我们。如果您忘记这个起码的道理，您就会陷入混乱之中。至于您所说的谋福利的问题，如果世界上有‘谋福利’一说，而且有什么地方又需要谋福利的话，我想，那就只有这儿了。医生先生，总不需要我们为他谋福利吧，阿布尔沃先生？”

阿布尔沃只是沉默，不作答复。

两人默默地走出大门，从缅甸人居住区来到大街上。夜幕早已降临大地，家家户户亮着灯。街道两旁的夜市商店，正开门营业。穿过夜市时，帕拉蒂戴上面纱，加快了步伐。过了居民区来到空旷地时，帕拉蒂在拐弯处转过头来，对阿布尔沃说：“如果您想回家，在这里拐弯，往右走，可以直奔城里。”

原来阿布尔沃心不在焉，他问道：“您说什么来着？”

帕拉蒂说：“现在您的头脑冷静了！知道用合适的称呼了？”

“什么意思？”

“意思是您生气的时候竟忘记了‘您’和‘你’的差别，现在清醒了。”

阿布尔沃非常抱歉地说道：“您没有生气吧？”

帕拉蒂笑了，说道：“就是生一点儿气又有什么关系？走吧。”

阿布尔沃没有再反对。今天他很生气，无论如何也忘不了那些酒鬼的话。他走着走着突然又高声说道：“这都是苏米德拉的任务。您有什么必要在这里充当领导呢？谁知道谁



在何时何地会干出什么事来，今后您可别和别人竞争！”

帕拉蒂说：“竞争就竞争呗。”

阿布尔沃说：“好一个‘竞争就竞争’！我看您是想当领导，这是您的本性。可是，当领导，有的是地方，何必在这儿？”

“您给我指出一个看看？”

“这不关我的事！”

他们经过的地方正在修路，白天去的时候，还没有困难；可是现在，由于道路两旁的大树遮挡，显得天更黑，路更难走了。帕拉蒂紧紧抓住阿布尔沃的左手，说道：“我的本性是不会变的，阿布尔沃先生，总得有点事干才行。当然，如果能取得对您这个文雅人的领导权，那么，别的工作我都可以放弃。”

“我说不过您。”说完，他低头看着路，十分小心地继续往前走去。

一六

次日下午，在苏米德拉主持下，在发亚尔广场召开了大会。与会者不多，甚至答应发表演说的人中也有没有到会的。由于种种原因，开会的时间往后推延了。另外，由于没有照明设备，刚到傍晚，会议就结束了。除了苏米德拉的演说以外，大会上也许再没有什么值得一提了。不过，据此还不能说“道路社”委员会的初步尝试是徒劳的。因为在工人中间，这件事一传十，十传百，到处都传开了，而且也很快传到了一些工厂老板的耳朵里。不管怎样，四面八方都迅速流

传着这样的消息：有一个孟加拉妇女，跑遍整个世界，最后来到了缅甸。她既漂亮，又有本事，谁也不敢冒犯她。她在群众大会上亲口向大家说，她将揪着英国老爷们的耳朵，为工人们索取各种福利，叫他们把工人的工钱增加一倍。所以她希望，凡是由于不知道那天开会的消息而未能参加大会的工人，星期六到发亚尔广场去。

这件事象野火一样，传遍了周围几十里的所有工厂。那天，也许只有为数不多的人亲眼见过苏米德拉，但当她既美貌又有本领的名声经过渲染甚至神化传到人们的耳朵里以后，那些没有文化的工人群众好象突然觉醒了。世界上那些一直受蹂躏的人，那些受压迫的人，那些懦弱的人，还有那些被强者剥夺了天赋权利的人，由于他们在世界上找不到自信的根据，往往对天神和仙人非常信仰，所以他们对有关苏米德拉的传说并不感到荒唐。看情形，工人们是愿意花一天的时间到发亚尔广场去参加大会而不去工厂上工的。如果在她的讲话或劝导中，有一种类似点金石的东西，能使工人群众悲惨的命运，一夜之间突然魔术般地焕发出幸福的光彩，那么，无论如何都应该把这种难得的东西弄到手。

那天下午的大会上，由于发言的人很少，所以象阿布尔沃这样的平庸之辈，也被再三要求，不得不站起来讲了几句。他本来没有在大会上讲话的习惯，所讲的内容，也非常平淡。为此，他内心曾感到十分羞愧。但是，当他今天突然听说，那天他们的讲演没有白费，甚至说工人群众已经决心停产一天，都去出席他们下次召开的大会时，一种自负和自我欣赏的心情，使他感到有些飘飘然了。那天他没有能够把自己所讲的内容阐述清楚，不过开头那种胆怯的心情却一扫

而空。在大庭广众之中，站起来发表讲话时的那种令人陶醉的乐趣，他是领受过了。今天他一到办公室就收到了苏米德拉的信，信中有不少称赞他的话，同时还请他在下次大会上再次发表演说，这使他激动得沉不住气，再也不能集中注意力处理公务了。他心里在暗自准备，如何才能使演说比上次更漂亮，更干脆利落，更扣人心弦。

吃午饭时，他立即把这一切告诉了拉摩达斯。拉摩达斯曾有一次为了他羞辱过帕拉蒂，可在那以后，阿布尔沃还一直和她保持着某种关系，这一点阿布尔沃过去始终是很不好意思说出口的。从他在法庭上被罚款以来，已经过了不少日子。这期间，那位粗暴而又野蛮的老爷死了，他的孟加拉妻子也不在人世了，还有他那位基督教徒女儿也离开了那栋房子，搬到别处去了。这些情况拉摩达斯都是知道的。但是拉摩达斯根本不知道，在这期间，他的朋友和那位搬走的姑娘之间，在不声不响的秘密情况下，迅速地创造着多么富有诗意又多么令人苦恼的历史！由于极度的兴奋，阿布尔沃今天把这一切都说了出来。拉摩达斯只是望着他，一声不响地坐着。阿布尔沃讲到了帕拉蒂、苏米德拉、医生和娜沃达拉，甚至还有那个酒徒。在他继续依次谈到他所参加的“道路社”委员会的工作和宗旨，以及那天周游工人区的情况时，拉摩达斯始终没有吭声。

阿布尔沃考虑到拉摩达斯过去曾经在狱中为国服过刑，忍受过皮鞭的抽打，还受过其他许多折磨，所以对他一直很尊敬。这些事，虽然阿布尔沃只听拉摩达斯讲过一次，后来再也没有听他讲了，可是他凭自己的想象，对这些事又作了加工和渲染。在办公室里，他的地位虽然比拉摩达斯高，但

他始终把自己看得比拉摩达斯低，这并不是他的自卑。拉摩达斯是他的朋友，他对朋友也没有妒忌心，可是他的内心怎样也打消不了一种一比高低的想法。于是在这两个朋友的亲密关系中间就出现了薄薄的一堵墙。现在他把苏米德拉的信放在拉摩达斯面前，表明他作为“道路社”委员会的特别委员和被委任为为国献身的服务者的身份后，他立刻感到他和他的朋友好象已经处于平等的地位，同时还感到，那种认为自己渺小的包袱，似乎已经从背上卸了下来。

信是用英语写的。拉摩达斯不声不响地从头至尾看了两遍，然后抬起头来，说：“先生，这些事情您可一次也没有跟我谈过！”

阿布尔沃说：“即使谈了，难道您会参加吗？”

拉摩达斯说：“您怎么问这种话呢？您哪里动员过我，叫我去参加呢？”

他说话的口气中流露出的傲慢情绪，使阿布尔沃听了感到有点别扭。他沉默了一会儿，说：“拉摩达斯先生，这个原因您自己是知道的，在这些活动中，存在着多么大的风险！您是结了婚的人，有妻子，还有女儿，您已经成家立业。所以我认为，把您拖进这狂风暴雨中是不合适的。”

拉摩达斯惊异地说：“难道成家立业的人就没有为国效力的权利？难道国家只属于你们这些人，我们就没有份？”

阿布尔沃抱歉地说：“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拉摩达斯先生。我只是说您结了婚，成了家，已经承担了一定的义务。另外，如果在国外陷进这巨大的苦难，对您来说也不大好。”

拉摩达斯说：“也许！那倒是可能的。不过，阿布尔沃先生，为被征服的附属国效力，本身就是苦难，不可能是其

他什么。这我始终是清楚的。在印度教徒中间，结婚被认为是一种神圣的职责，但是为祖国效力是比它更神圣的职责。如果我以前就认为，一种神圣的职责会妨碍另一种职责的话，那我根本就不会结婚，先生！”

阿布尔沃朝他的脸望了望，再也没有辩解。他沉默了，心里却并不同意他的论点。这个人过去为了国家的事业，忍受过很多的苦难；他的那种热情，至今仍然没有完全泯灭，一遇到某种机会，就又炽烈地燃烧起来。想到这里，阿布尔沃出于对他的敬意激动起来。的确，他原来对拉摩达斯并没有抱过多的希望。他从来没有相信过，甚至也根本没有想过：只要一叫他参加，他就会抛弃家庭的温暖，甘愿让自己抚育的家庭受苦受难，立刻跑来充当“道路社”委员会的委员。在这些日子里，他为祖国效力的宏伟理想却变得如此强烈！阿布尔沃突然结束了这方面的话题。在谈到下次大会的宗旨和目的时，他直爽地表示：“除了一次例外，我一生中从未发表过演说。我不能不理会苏米德拉对我的邀请。可是我既缺乏能使许多人听懂的语言，也缺乏有价值的亲身感受。”拉摩达斯问道：“那怎么办呢？”

阿布尔沃说：“只有一次参观工厂的感受值得说一说。那里的苦力过着牛马一样的生活，这点我是确凿无误地感受到了。可是为什么是这样，原因何在，我还不太清楚。”

拉摩达斯笑着说：“那您还去说呀？要不说呢？”

阿布尔沃不吭声了。看看他的脸色就使人清楚地意识到，要他放弃这样体面的事是非常困难的。

于是拉摩达斯自己说了：“我对他们还是知道一些的。”

“您怎么知道的呢？”

“我在他们中间呆过很多日子。阿布尔沃先生，如果您看到我的履历档案，您就会了解到：我曾在工厂里和在工人群众中间度过很多时日。如果您愿意，我可以告诉您有关他们许许多多的悲惨故事。实际上，不看到他们，就了解不到我们国家所受创伤的真正痛处，先生！”

阿布尔沃羞愧地说：“苏米德拉也正是这么说的。”

拉摩达斯说：“不说也不行。她对这一点很了解。也正因为如此，她成了‘道路社’委员会的领导。先生，这种伤痛就是自我牺牲的依据，为国效力的基础。不了解它，您的一切努力和全部理想，都将很快变成干涸的沙漠。”

这些话，阿布尔沃不是第一次听到，但是今天却好象是从拉摩达斯心里飞射出来的带响的利箭，刺进他的胸口。拉摩达斯还想说些什么，但突然门帘掀开了，英国老爷走了进来。他们两人惊讶地站起来。老爷朝阿布尔沃说：“我走了。我刚放在您桌上一封信，明天一定要给答复。”说完他立即走了出去。两人看了看表，已经四点过了。

一七

老爷走后，他们俩很快处理完办公室的工作，出发到发亚尔广场去了。大会定于五点开始，所以动身还不算晚，可是路上却没有碰上车子，因此，不快点走，能否准时到达就很难说了。途中阿布尔沃没有说一句话。今天是他一生中一个特殊的日子。担心的情绪和兴奋的冲动使他的心象波涛一样翻滚。关于手工业工人和搬运工人的情况，他从书上知道一些，还有一部分来自拉摩达斯的谈话。他把这些汇集成自己

的演说素材。这时，他一面走一面暗自对这些素材进行加工修饰并反复练习。一八六三年孟买邦某地，第一次开办了棉纺厂，后来如何慢慢发展到今天这样的规模；工人的情况又是多么悲惨，他们是怎么不得不日以继夜地干活；于是印度的工厂老板和英国的棉纺厂的老板开始了第一次冲突。工厂法又是在何年何月何日，如何经过重重困难获得批准，第一次在这个国家实行的。工厂法包括了一些什么内容，现在它又经过了哪些修改，如何发挥作用。把工人群众联合起来的设想是什么时候有的，是谁开始的，其结果如何。分析并对比在英国工人和印度工人中分别实行不同政策的结果，这种结果如何在世界上产生有利和不利的影响等等，等等。他担心他准备好的演说词，会象穿好的念珠，偶尔珠子会脱落一样，漏掉某些部分，所以他一再提醒自己。他的记忆力很好，在学校里经过多次的考试，他相信，他不会在演说的时候突然忘掉什么，精采的内容将从他的嘴里，滔滔不绝地说出来，有时高昂，有时低沉，最后当他带着迸发出来的怒吼结束他的演说时，恐怕谁也制止不住无数听众震耳欲聋的掌声。他好象清清楚楚地看到了苏米德拉高兴的目光，而帕拉蒂呢，她会想：在这么短的时间里，他是怎样获得了如此多的知识和实际感受的呢？她那又惊又喜、容光焕发的面庞和湿润的眼睛，会一动不动地瞧着他。阿布尔沃凭自己的想象，看到了这种情景。血液在他的血管里沸腾起来。今天，拉摩达斯想迈开大步，紧紧跟上他，但感到很吃力。

他们到达广场一看，那里早已挤得水泄不通了。与会者不计其数。由于阿布尔沃上次发过言，所以凡是认出他来的人，都给他让路，就是不认识他的人，也照样站起来，给他

闪开一条道。讲台设在人海的中间。医生至今还没有回来。除他以外，“道路社”委员会的其他委员都在场。阿布尔沃带着朋友，好不容易穿过人群来到了讲台旁。讲台上还有一条长凳空着，苏米德拉用眼色示意，请他们两人坐在长凳上。一个旁遮普人站在讲台上，正在向群众发表听了令人毛骨悚然的演说，大概他是被某工厂解雇了的技术工人或雇员。阿布尔沃一来，他稍微停了一下，然后用更激烈的调子吼叫着，继续往下讲。人民群众不希望一个好的演说家空讲理论，他们不怎么需要知道一个坏人为什么坏的道理，他们需要知道的是，他坏到什么程度，他们高兴听那无数的实例。这位旁遮普的技术工人的讲话，在很大程度上具有这种特色，所以听众听了很激动，这从他们的脸色可以清楚地看出来。这时，突然出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波折：从广场的一隅传来了一片低沉而惊恐的叫嚷声。接着，就看到许多人拥挤着向四面逃跑。大约有二十多个骑着高头大马的白人警察，冲开人群飞奔而来。他们一手握着缰绳，另一手拿着马鞭，腰间挂着手枪，肩上的铁制肩章闪闪发亮。他们那玫瑰色的脸上，由于愤怒和落日余辉的照射，象朱砂一样发红。那个刚才还在发表演说的人，忽然静了下来，他那惊人的嗓门不知什么时候突然不响了，谁也不知道他怎么一瞬间就消失在讲台前面的人群中。

白人警察的头目来到讲台旁边，用嘶哑的声音说：“大会马上停止！”

苏米德拉的身体还没有完全复原，她那又急又恼的脸一阵发黄，可是她仍然站起身来，说：“为什么？”

“有命令！”

“谁的命令？”

"政府的命令！"

"为什么？"

"禁止煽动工人罢工！"

苏米德拉说："我们没有时间无缘无故地把人们煽动起来看热闹。我们召开大会的目的只是想象欧洲的国家一样，向工人群众解释联合起来的必要性。"

警察头目吃惊地说："联合起来？反对政府？在这个国家里，这是严重的非法行为，这会使和平遭到破坏！"

苏米德拉说："当然，这是可能的。一个国家的政府，目的只是让一些大企业家吮吸整个国家的血，建立起这样庞大的机器……"

她的话还没有说完，警官老爷发红的眼睛里开始射出火星。他咆哮着说："要是再这样说，我就抓人了！"

苏米德拉异常镇静，她目不转睛地望着他，笑了笑说："先生，我是病人，体质很弱。不然，岂只再说一次，就连高声讲一百次也行，不过今天我没有力气。"说完她又笑了笑。

面对这个患病妇女的自然而又平静的笑容，警官的内心也许感到羞愧了，他说："那好吧，我已经提醒您了。"然后他又看了看表，说："我奉命要您停止会议，但不是要会议解散。请您说几句，叫他们平静地离开，今后别再这么做了。"

近来，苏米德拉几乎什么也不吃，干熬着日子。尽管大家一再劝阻，可是今天她在发低烧的情况下，还是来参加大会了。现在劳累和虚弱好象完全包围了她。她把头靠在椅子背上，用含糊不清的声音，把阿布尔沃叫来，说："阿布尔

沃先生，只有十分钟了，也许连十分钟也没有。请尽可能地大声向大家说：你们不联合起来是没有任何出路的。今天工厂老板的维护者侮辱了我们大家，如果我们还是人，我们一定要报复。”她那无力的喉咙说着说着似乎哽咽起来。听了会议主席的吩咐以后，阿布尔沃大惊失色，他用惊惶不安的眼睛看了看苏米德拉，说：“进行煽动难道不违法吗？”

苏米德拉用诧异而又温和的语气说：“凭借手枪的力量解散大会难道是合法的吗？我不希望无意义地流血。但是请您竭尽全力向大家讲清楚，要工人兄弟们千万不要忘记今天所受的侮辱。”

从表情来看，很清楚，“道路社”委员会其他几个坐在讲台上的男委员，都不过是些平庸和不起眼的人物。他们要么是技术工人，要么和技术工人差不多。阿布尔沃虽说是新入会的，但却是委员会中有文化的成员，非一般委员，所以向这样众多的人民群众讲几句话的重任，自然就落到他头上了。阿布尔沃用干巴巴的语调说：“我讲不好印地语。”

苏米德拉没有力气讲话，可是还是说了：“请用您所知道的语言讲几句吧，阿布尔沃先生。不要耽误时间了。”

阿布尔沃开始打量每一个人的脸。帕拉蒂把脸转到一边，看不出她有什么反应。但他看到了白人老爷脸上的表情，他的目光在很近的地方碰上了白人警官那明确而又严峻的目光。

阿布尔沃站起身来准备讲话了，他的嘴唇也开始要动了，但是，两片嘴唇没有动，他没有用印地语、孟加拉语或英语讲出一句话来。他那蜡黄的脸上流露出来的表情，不管怎么样，是和“道路社”委员会委员的身分极不相称的。



拉摩达斯站起身来，对苏米德拉说："我是这位先生的朋友，而且会讲印地语。如果您同意，那就由我来大声宣讲他的演说。"

帕拉蒂回头看了看，苏米德拉用震惊而又锐利的目光一动不动地望着阿布尔沃。在这两位妇女的怒视下，阿布尔沃感到很羞愧。他默默无言，不知所措。他懊丧地低下了头，象木偶一样呆呆地坐了下来。

拉摩达斯转身站起来，向左右和前面焦急不安、惊恐万状的群众打招呼，然后用非常高昂的声调讲话了："弟兄们，我本来有很多话要说，可是这些人却用暴力封住了我们的嘴。"他一面说一面用指头指着前面的警察，然后又开始继续讲下去："把这些狗放到我们后面和你们后面来的人，正是你们工厂的老板。他们根本不愿意有人向你们讲明你们的痛苦和悲惨的处境。你们是给他们开动机器和搬运东西的牲口，所以他们使出了他们的全部力量和欺骗手段，以便向你们永远掩盖这样一条真理，那就是：你们象他们一样也是人，你们也象他们一样从老天爷那里得到了吃饱肚子和尽情享受生活乐趣的天赋权利。只要你们一旦觉醒了，只要你们一旦懂得了这样一条真理：我们这些人也是人，不管是多么痛苦、贫困、没有文化，可是我们总归是人，谁也不能利用任何借口来剥夺我们作人的权利。这样一来，一小撮工厂老板在你们面前算得了什么？这样一条真理难道你们都不懂吗？这不是一场国内和国外的纠纷，也不是种姓间的纠纷，更不是宗教和教派间的纠纷，不是印度教徒和伊斯兰教徒之间的

纠纷，更不是什么耆那教①、佛教、锡克教②之间的纠纷，而只是利欲薰心的工厂老板和在他们工厂里干活的、被欺骗的饥饿的工人之间的纠纷。他们害怕你们的力量，他们用非常担心的眼光注视着你们受启发后显示出来的力量。他们对你们中间出现的那种要了解真理的愿望害怕得要死。你们无能、懦弱、愚昧，而且有不良行为，可是你们却是他们寻欢作乐的唯一的基础，或者说唯一的根本。所以除了给你们一点使你们能活下去的最低限度的必需品以外，他们是根本不愿意多给一丝一毫的东西的。懂得这一点，对你们来说，难道还不容易吗？难道我们今天公开把这件事说出来就算犯罪，就该受到这些白种人的侮辱吗？你们难道就不能全力以赴地参加这场争取穷人继续活下去的斗争吗？”

白种人警官呆在这个国家里，多多少少学会了一点印地语③，他用他会的那点印地语几乎完全听不懂演说的内容。但是当他看到在场听众的脸上和眼睛里显现出激动的迹象时，他也无缘无故地激动起来了。他提醒发言的人注意他的手表时说：“现在只剩下五分钟了，请您赶快把话讲完！”

拉摩达斯说：“只有五分钟，一秒钟也不能超过！那我也不让这宝贵的几分钟白白过去。我亲爱的被剥削的弟兄

---

① 在南亚次大陆流行的宗教。和佛教同时兴起，基本教义是业报轮回、灵魂解脱、非暴力和苦行等。

② 流行于南亚次大陆旁遮普等地区的宗教。主张业报轮回，提倡修行，主张在神的面前人人平等。教徒留长发，缠头巾。

③ 英国殖民当局曾把缅甸作为它的印度殖民地的一部分，所以这里把缅甸说成是“这个国家”；把“印地语”说成是“这个国家”的语言。本书其他地方也有类似的说法。

们，我请求你们，请求你们千万要信任我们，不要因为我们有文化，出生于上层家庭和不在工厂里做工，就用怀疑的眼光看我们，做出损害自己的事情来。为了唤醒你们，是我们第一次在全国吹响了号角。今天你们也许还不懂得这一点，但是你们一定要知道：在全国范围内，你们再也没有比'道路社'委员会更真挚的朋友了。"

他的喉咙发干，逐渐变得嘶哑了。但他仍然在拚命地喊叫着："我长期以来就一直在你们中间进行工作，也许你们不知道我，但我却知道你们。过去有一段时间，我也曾是那些被你们当作主人的人们中间的一员。他们怎么也不会允许你们作为人而存在的，他们只有把你们当作牲口，才能阻止你们取得作人的权利，其他任何办法都是不成的。现在你们不了解这一点是不行了。你们从他们的嘴里一直听到的是：你们是坏人，放荡的人，纵欲的人。因此，当你们一旦向他们讲到自己权利的时候，他们就把你们受苦受难的根源归咎于你们的行为不检点，从而给你们的生存发展制造障碍。他们每时每刻都在用这样的谬论对你们进行说教，说什么谁要是不变好就不能生存发展下去。可是今天，我想毫不犹豫地、十分坦率地告诉你们，他们的这种说法完全是不真实的。你们的行为不能对你们这种恶劣的处境负责，而是你们这种被剥削的贫穷的境遇要对你们的行为负责。今天你们要毫不胆怯地反对他们这种谬论。你们要用强有力的语言宣布：金钱不能主宰一切。"说着说着，他那嘶哑的嗓音变得非常激昂了，他说："没有劳动，世界上不可能创造出任何东西。因此，我们全体工人象他们一样是主人，象他们一样是全部财富和所有工厂的所有者。"

这时，有一个旁遮普人在白人警官的耳边说了几句话，警官一听，眼睛象燃烧的火球一样闪闪发光了。他怒吼起来："停！不能再这样下去，和平要被破坏了！"

阿布尔沃怔住了。他拉了拉拉摩达斯的衬衣角，说："拉摩达斯，算了，结束吧！在这个孤立无援、举目无亲的国家里，你还有妻子，还有小女儿，别再说了吧！"

拉摩达斯根本没有理会，他仍然极力吼叫着讲下去："这些人是专门欺压人的，这些人是胆小鬼，他们想尽办法不让真理传达到你们耳朵里。但是这些人不知道，真理是无论如何也扼杀不了的。真理是永存的；真理是不朽的。"

白人警官不懂得什么意思，但是几千人身上突然迸发出来的沸腾的情绪好象在向他袭来。他咆哮起来："不能这样下去了！这是暴乱！"

转眼间，五、六个警察从马上跳下来，把拉摩达斯从台上拖到台下，很快，他那修长的身影便消失在骑警之中了。但是，他那尖锐和激昂的声音不管怎样也没有被压下去，而是在那焦急不安的广大人群中，从一端响彻到另一端。"弟兄们：也许你们再也见不到我了。不过，如果你们不准备让自己作人的天赋尊严听凭老板们任意蹂躏的话，那你们就千万不要忍受这么严酷的暴行，千万不要忍受这么大的侮辱！"

但是，他的话音未落，大混乱就已经开始了。马奔腾起来，马鞭开始落在人们身上；受侮辱的惊慌失措的工人群众，突然四下乱跑。谁压在谁的身上，谁被谁踩在脚下，一时都搞不清楚。

除了几个被压伤和被马踩伤的工人外，整个广场都空了。有些人一瘸一拐地呻吟着往回走。苏米德拉目不转睛地

望着他们，仍然坐在那里发呆。阿布尔沃坐在她的旁边。除他们外，还有帕拉蒂，不声不响地低头坐着，好象不知如何才好。

十分钟以后，一个去叫车的人回来了。这时苏米德拉拉着帕拉蒂的手慢慢坐上车子。通常在她不说话的情况下，其他的人也不提无意义的问题来打扰她的思路，今天更是如此。她身体不好，又累又苦恼，所以没有人和她说什么。帕拉蒂走了回来，对阿布尔沃说："走吧！"

阿布尔沃抬头望着她。有一阵子他不知道在想些什么，然后说："你叫我走到哪里去呢？"

帕拉蒂说："到我家去。"

阿布尔沃沉默了一会儿，最后慢慢地说："你们大家都清楚，我不配当委员会的委员，那里现在不可能有我的位置。"

帕拉蒂问："那您到哪里去呢？回自己的家吗？"

"回家？对了，总得回去一次。"阿布尔沃说着说着，两眼噙满了泪水。他极力抑止住眼泪，说："帕拉蒂，我不知道在这异土他乡还能到什么地方去。"

苏米德拉在车子里用微弱的声音叫他们："你们来吧！"

帕拉蒂再一次说："走吧！"

阿布尔沃摇摇头说："'道路社'委员会里现在没有我的位置了。"

帕拉蒂突然想去拉他的手，但是马上又控制住自己。她的两眼直视着阿布尔沃的脸，低声说："要是'道路社'委员会里没有您的位置，这倒算了。可是阿布尔沃先生，世

界上没有任何力量能够剥夺您另外的一种权利。”

苏米德拉又在车子里不耐烦地问道："帕拉蒂，你们干吗迟迟不来呢？”

帕拉蒂向车夫摆手示意说："您走吧，我们走着去。”

在路上走着的时候，阿布尔沃突然开口说："帕拉蒂，你同我一起走吧！”

帕拉蒂说："我不是在同您一起走吗？”

阿布尔沃说："不是这个意思。我怎样到拉摩达斯的妻子那里去呢？去了以后同她说什么好呢？给她作一些什么安排呢？这些我都还没有弄明白。我真蠢，我为什么把拉摩达斯带到这里来呢？”

帕拉蒂一声不响。阿布尔沃接着又说："我真没有想到，在国外，会突然一下全都完了！”

帕拉蒂没有表示什么意见，两人不声不响地又走了一会儿。后来，阿布尔沃感到束手无策，非常焦虑不安，蓦然说道："我又有什么错呢？我一再提醒他，可是他一定要把绞索往自己的脖子上套，叫我怎么救得了他呢？难道是我叫他发表演说的吗？有妻子，有女儿，成家立业了的人，对这一切，头脑一点儿都不清醒。他不该遭殃，难道该我遭殃？现在让他蹲两年监牢吧！”

帕拉蒂说："您现在不到他妻子那儿去吗？”

阿布尔沃望了她一眼，说："我是要去的！可是明天该怎样答复老爷呢？帕拉蒂，我先把话跟你说在头里，如果老爷嘴里说出一句不三不四的话来，那我就把工作辞掉。”

"辞掉了工作再干什么呢？”

"回老家去。难道一个人就该老呆在这个国家里吗？”

帕拉蒂说："不想办法营救他？"

阿布尔沃突然站住不走了，说："那就走！帕拉蒂，我们到一个高明的律师那儿去，我大约还有一千卢比，这么多的钱难道还不行？把手表卖掉还可能有五百卢比。那就去吧，我们走！"

帕拉蒂说："阿布尔沃先生，最重要的是到他妻子那儿去。您现在不要跟我走了，请您就从这儿坐车直接到车站去。至少应该去打听一下，她需要什么，家里缺什么东西。"

阿布尔沃点了点头，表示同意，说："对，这有必要。"可是他仍然跟她一起走着。帕拉蒂说："现在我可以一个人单独走了。您去车站吧！"

也许阿布尔沃有点不好意思回答，不过也只有那么一会儿。后来，他说："我一个人不能去。"

帕拉蒂说："那您就先回家，带着迪瓦利一起去！"

"不，你跟我去。"

"我还有要紧的事呢。"

"把它放一放，走吧！"

"可您为什么要这样缠着我呀，阿布尔沃先生！"

阿布尔沃不作声了。

帕拉蒂朝他的脸打量了一下，笑了笑说："那好吧，请跟我走吧，让我先处理了工作，然后一起去。"

帕拉蒂在路上走着走着，突然说道："那个把您送到国外来找工作的人，对您并不了解，尽管她是您的母亲。迪瓦利要回国，我亲自去作安排，让您跟他一起回国。"

阿布尔沃还是沉默着。帕拉蒂说："干吗不答话呀？"

阿布尔沃说："没有什么可回答的。如果我的母亲不在了，那我就当和尚去。"

帕拉蒂惊异地说："当和尚？但是您母亲现在还活着呀！"

阿布尔沃说："是呀！在国内一个小村里，我们有一栋小小的房子，我要把母亲带到那儿去住。"

"到那儿去了以后又怎么办？"

"我不是还有一千卢比吗？用它开一个小小的杂货店，这样我们两人的生活就可以过得去了。"

帕拉蒂说："过是可以过得去的。不过您为什么突然会感到有这样做的必要呢？"

阿布尔沃说："今天我认清自己了，除了在我母亲身边以外，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没有我存在的价值。愿老天爷也不要让我对任何人抱过多的希望。"

帕拉蒂看了他片刻，又问："您的母亲大概很爱您吧！"

阿布尔沃说："是呀！我母亲的一生是在痛苦中度过的。现在我害怕的是再增加母亲的痛苦。我的全部工作和活动，有一半是和母亲密不可分的，而剩下的另外一半也和她有关。帕拉蒂，我一会儿也不能摆脱母亲，因而我很胆小；也正因为如此，我成了大家看不起的人。"说着说着他忽然长叹了一口气。

帕拉蒂没有答话，她只是把自己的手慢慢地放在阿布尔沃的手里，不声不响地走着。

黄昏后的天色越来越暗。阿布尔沃用焦虑不安的口气问道："帕拉蒂，我该给拉摩达斯的家作些什么安排呢？在这

个国家里，他除了一个女佣人外，也许再也没有一个老家的人了。即使有的话，人家会替他挑起这副担子吗？”

帕拉蒂经过苦苦思索，也还是拿不出什么主意来。可是为了鼓起他的勇气，她说：“走吧！先去看看再说，总会有办法安排的。”

阿布尔沃认为这是多余的话。他心里没有得到一点安慰。他说：“也许你得住在那儿。”

“可是我是基督教徒，我能对他们有什么用呢？”

“那倒也是。”这件事对阿布尔沃是一个新的刺激。

两人来到帕拉蒂家的时候，黄昏已经过去很久了。两人心中暗自焦急，不知夜里该做什么，该如何做。下面房间的门是开着的，帕拉蒂一跨进门，就看到对面开着的窗子旁边，有一个人正躺在安乐椅上。他抬头朝这边看时，帕拉蒂就认出来了。她高兴得叫了起来：“医生先生，您什么时候来的？见到苏米德拉大姐了吗？”

“没有。”

阿布尔沃说：“医生先生，发生了非常严重的不幸事件——警察把我们的会计拉摩达斯逮捕了。”

帕拉蒂说：“他的家在尹森，那儿有他的妻子和小女儿。她们现在还什么也不知道。”

阿布尔沃说：“医生先生，在这样远的地方，这样漆黑的夜里，多么可怕的灾难临头了！”

医生伸了伸懒腰，端端正正地坐了下来。他笑了笑，然后对帕拉蒂说：“我非常疲乏了，你能煮点茶给我喝吗，帕拉蒂？”

帕拉蒂说：“可以煮茶给您喝。不过医生先生，我们现

在要到外边去。”

“那里？”

“尹森，拉摩达斯的家。”

“没有什么必要。”

阿布尔沃吃惊地朝他看了看，说：“医生先生，怎么没有必要呢？在这样危急的时刻，我觉得很有必要到他家去作些安排，至少打听打听情况也好。”

医生笑着说：“这是毫无疑义的。不过这个任务可以由我来承担，你们最多只能在漆黑的夜里在尹森附近的一些胡同里转圈儿，其结果呢，恐怕连他的家也找不到。”他笑了，又继续说：“比这更好的办法是，您先坐下，帕拉蒂把茶煮好。当然您也许不会喝，那好，旅馆里的大师傅会给您做些圣洁的东西送来，您吃喝完了好好休息。”

帕拉蒂对此抱着赞许的态度，她高兴地要上楼去煮茶。可是阿布尔沃怎么也不肯相信，医生讲的这些话他觉得都象是一些谜，心中感到很不舒服。他难过地对帕拉蒂说：“你倒摆脱了夜晚在这里承担困难的麻烦，但是我的责任却很重大，不管夜有多么深，我都应该到那里去。”

帕拉蒂听他这么说，便停了下来，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她看了看医生的脸色，然后高高兴兴地走了。

医生先生拿出一根蜡烛，点燃了，然后从口袋里掏出几封信来，坐下来开始写回信。大约过了十来分钟，阿布尔沃烦躁起来，他问道：“难道这信非写不可吗？”

医生头也没有抬，说：“是的。”

阿布尔沃说：“给她们母女作些安排并非没有必要，您打算派谁到她们那里去呢？”

医生说："深更半夜的，派谁去？恐怕我到明天天亮也找不到去那里的人。"

阿布尔沃说："这您就不必操心了，要是明天早晨，我自己也可以去。如果您不阻拦帕拉蒂，我们今天本来是可以去的，而且我看，只有这样做才对。"

这并没有影响医生写信，因为他连抬头的工夫也没有。他只是说："本来就没有这个必要。"

阿布尔沃极力压住自己内心的怒火，说："这件事有没有必要这么做，我和你的看法不同。他是我的朋友。"

帕拉蒂拿着茶具下楼来了。她泡完两杯茶，就在旁边坐了下来。医生一面写信，一面喝茶。沉默了两三分钟后，帕拉蒂忽然站起来说："您总是那么忙，我们能坐在您的旁边，听您说上半个小时或一个小时的话，那该多好！可您连这样一点时间也不能给我们。"

帕拉蒂带埋怨情绪的话，打动了医生冷漠的心。他把茶杯从嘴边移开，笑着说："叫我怎么办呢，大妹？我还得坐今晚两点的火车走。"

听到他要走，帕拉蒂吃了一惊；而阿布尔沃呢，更加为自己的朋友担心了。帕拉蒂问道："难道你连休息一个夜晚的时间都没有吗，医生先生？"

医生把茶杯里的茶喝完后说："我总有一天会有空的，帕拉蒂，不过这一天现在还没有到来。"

帕拉蒂没有理解。她问："那天什么时候到来？"

医生没有回答。

在阿布尔沃的心里，只有一件事情在反复折腾着他。他接着原来的话茬儿说："尽管拉摩达斯不是委员会的成员，

可是他却要被判刑了，这是一件非同寻常的事。”

医生说：“也有可能不判刑。”

阿布尔沃说：“不判刑，那是他的运气。如果判刑，那全部罪责就在我身上，因为是我把他带去的。”

医生没有回答，只是微微一笑。

阿布尔沃说：“他为自己的祖国服过两年徒刑，背上至今还留着被鞭子抽打过的斑斑伤痕。他的妻子和女儿在这远离家乡的异国，全靠他生活。他这样做的巨大勇气堪称非凡，无人可以比拟。”

阿布尔沃对朋友的由衷赞扬，本来是想起到影射作用的，但是完全没有起到。医生的脸色反而开朗起来，他说：“这是毫无疑义的，阿布尔沃先生。国家不独立，由此而产生的怒火日夜烧着他的心。对他来说，除了采取这样的行动以外，别无其他办法。英国老爷商号的高级职员的位置，尹森的有妻室女儿的温暖家庭都阻挡不住他。对他来说，这样做才是唯一的光明大道。”

如果不是过于焦急和疑惧蒙蔽了阿布尔沃的理智和意识的话，那他是不会犯这样的错误的：他把医生的话当成了讽刺，突然变得象发了疯一样。他说：“您不了解他的伟大，那也算了，可是英国老爷的商号的职员位置不会使拉摩达斯这样的人变得渺小。您愿意怎样挖苦我都可以，不过拉摩达斯无论如何都不会比你渺小，请您相信这一点。”

医生吃惊地说：“这一点我是相信的，我并没有说他渺小呀，阿布尔沃先生！”

阿布尔沃说：“您在说嘛，您在开他的心，也在开我的心。但是我知道，对他来说，祖国比自己的生命更可爱，他

是大无畏的，他是坚定的英雄。他不象您到处躲躲藏藏，也不象您害怕警察，一瘸一拐地走路。您是胆小鬼！”

帕拉蒂惊呆了，她再也不能忍受了。她严厉地说：“您是在对谁说话？您都说了些什么呀，阿布尔沃先生！您发疯了？”

阿布尔沃说：“不，我没有发疯。不管他是什么人，反正他连拉摩达斯脚上的尘土都不如。我敢明说：他压根儿嫉妒拉摩达斯的机智、口才和勇敢，所以他不让你走，还用欺骗的手段阻拦我。”

帕拉蒂站起来，好不容易才克制住自己，心平气和地说：“我不想使您难堪，请您马上离开这儿，阿布尔沃先生！我们过去看错您了。对于一个由于胆怯而不能识别好坏的人来说，这儿是没有他发疯的余地的。您讲的是对的，即‘道路社’委员会里不会有您的位置了。今后请别找任何借口到我这里来了。”

阿布尔沃没有回答就站起身来，但医生抓住他的手说：“请再坐一会儿，阿布尔沃先生，不要单独一个人在黑夜里走。到车站去的时候，我可以顺路把您送到家。”

阿布尔沃慢慢清醒了，他低着头坐了下来。

医生把剩下的饼干装在口袋里。帕拉蒂看后问道：“您这是在干什么？”

“我在准备干粮，大妹。”

“您今晚真的要走？”

“要不，我干吗要平白无故地把阿布尔沃先生留下来？大家都这样不相信我，叫我怎么活下去呀？你说吧！”一面说，他一面装出生气的样子。帕拉蒂带着命令的口气说：

“不行，今天您不能走！您太疲乏了。另外苏米德拉大姐还在生病，您总是天南地北，谁也不知道您究竟到什么地方去，什么也不给我们说，也不给我们指导指导，叫我一个人怎么开展委员会的工作？您说吧。今后我也高兴到哪儿去就到哪儿去。”

医生把写好的几封信放在帕拉蒂的手里，笑着说：“这几封信中有一封是给你的，有一封是给苏米德拉的，第三封是给你们‘道路社’委员会的。把我的意见当作指导也行，当作指示也行，总之，不管当作什么，我都写在信里了。”

帕拉蒂接过信，懊丧地说：“这一次您会去很久吗？”

“老天爷也不知道。”医生说完笑了笑。

帕拉蒂说：“对我们来说，了解您是很困难的。不论从您的面孔，或是从您的话里，怎么也摸不透您内心的想法。请您明白地告诉我，您什么时候回来？”

“我不是说了，老天爷也不知道吗？”

“不，这不行。您说真的，什么时候回来。”

“你先说说为什么这样逼我？”

帕拉蒂说：“不知为什么，这一次我总感到有一种恐惧，似乎所有一切都要同归于尽似的。”她说着说着，突然眼圈湿润了。

医生把手放在她的额头上，带着微笑说：“不会的，大妹，不会的，一切都会顺利的。”然后他突然爽朗地笑了，说：“不过你要是跟我这样无缘无故地纠缠，那我可要提醒你，你真的会哭的。阿布尔沃先生很容易生气，但是他一旦爱上了一个人，他也会知道怎么爱的。他的一颗心，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因为和我们接触而变成一块朽木，它仍然象开

放的荷花一样鲜嫩。”

帕拉蒂正想答话，但阿布尔沃突然抬起头来，使得她没有开口。

正在这时，大门口来了一辆马车，接着有两个人走进来。一个人从上到下穿着英国老爷式的西服，也许除了医生以外，没有一个人认识他，另外一个人就是拉摩达斯。阿布尔沃的脸色立刻变得高兴了，但他没有走上前去热情地迎接自己的朋友。拉摩达斯走到医生面前，向他深深地敬了一个礼，这使得阿布尔沃感到非常诧异，可是他只是望着医生的脸，一句话也没有说。

穿西服的那个人用英语和医生谈话，他说：“为了取保，耽误了这么长的时间。也许政府不会再理这个案件了。”

医生笑着说：“这就是说，到今天为止，你还没有把政府看透，我的克森。”

关于这一点，拉摩达斯同意医生的话。他笑着说：“从广场到警察局，我一直看到您跟在我们后面，后来您突然在什么地方溜走了，这我一点儿也不知道。”

医生笑了笑，说：“因为出现了非要溜走不可的情况，拉摩达斯先生。现在，在这深夜里，我又不得不从这里溜走了。”

拉摩达斯说：“那天在火车站上我就认出您来了。”

医生点了点头说：“我知道。不过你为什么不直接回家，而在这深更半夜还到这里来呢？”

拉摩达斯说：“为了向您表示敬意。上次当我进浦那的中心监狱时，您就已经到这里来了。那时没有见您的机会。您知道尼尔冈德·觉希怎样了吗？他过去是跟着您的。”

医生点了点头，说："对，他是跟着我的。他没有能够跳过营房的高墙，所以他在新加坡被绞死了。"

这些事使阿布尔沃感到不可思议，也使他觉得象荒诞的恶梦一般。他忍不住了，突然问道："医生先生，那您是不是本来也要被绞死的？"

医生朝他望了一眼，笑了笑，没有回答。这种笑使阿布尔沃的毛发都竖了起来。

拉摩达斯急切地问道："那后来呢？"

医生说："后来没有什么。由曼谷越过大山到了德旺，运气还好，在森林中老天爷突然给我送来了一头小象，和它住在一起倒很自在。后来我卖掉小象，藏在椰子包里，一起被转运到本国船上，三个月后到达阿拉冈，然后就到这里来了。那些日子过得真惬意，拉摩达斯先生。今天突然在警察局和一个最好的朋友碰面了，他名叫比·埃·杰利亚。他对我很有感情。很多日子不碰面了，他找呀找呀，从新加坡找到缅甸。根据种种迹象来看，他已经打听到我的下落了。不过，在拥挤的人群中，他未能监视得很严，不然，我父亲传给我的这个脖子也……"

说到这里，他大笑起来。突然，他的目光转向了阿布尔沃，顿时大吃一惊，说："怎么？阿布尔沃先生，您怎么啦？"

阿布尔沃咬着嘴唇，极力克制自己。医生的话还未说完，他就用双手捂着脸飞快地走出了房间。

一八

大家对阿布尔沃这样离去都感到很奇怪。房间里不太明

亮，但是他脸上不自然的表情，他的眼泪和哽咽的喉咙，却瞒不了任何人。克森·阿雅尔律师沉默了一会儿，问道："这人是谁？医生先生，他太多愁善感了。"阿雅尔强调最后一个词显然是一种指责，也就是说，这样的人为什么会在这里呢？

医生只是笑了笑，可是拉摩达斯却马上答道："他是阿布尔沃先生。我们两人同在一个办事处工作，他是我的上司。"停了一会儿，他带着友爱和敬仰的感情说："不过我们俩非常亲密，他是我最好的朋友。多愁善感吗？那倒是。医生先生，阿布尔沃到仰光的最初感受也许您没有听说过吧。他……"

他的眼光突然落在帕拉蒂身上，于是他没好意思再说下去，只是说："好吧，不管怎么样，我们从见面的第一天起就好了，他的确是我最好的朋友。"

由于拉摩达斯说话时心情激动，特别是一再使用"最好的朋友"这样的称呼，所以律师再也不敢嘲笑阿布尔沃的感伤主义了，不过他的脸上始终流露出怀疑和不愉快的神色。

医生笑着说："阿雅尔，多愁善感也不算是太坏的东西。你要是认为大家都应该象你一样成为铁石心肠，那也是不对的。"

克森·阿雅尔不高兴了。他说："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认为，对他来说，离开这个房间，他的活动余地更广阔。这种看法也许不会错吧！"

拉摩达斯心里很不高兴；他一再说明阿布尔沃是他最好的朋友，别人却当着自己的面说他是个没有出息的人，拉摩达斯觉得这是对自己的侮辱。他说："阿雅尔先生，我了解

阿布尔沃先生。的确，他受我们的信仰的洗礼为时不久，对一个朋友的侥幸脱身，多少表现出一点怀疑和不信任，也算不了什么可怕的罪过。对他来说，世界上活动的余地很广阔。不过，我希望，这儿也不该没有他的位置。”

今天，克森·阿雅尔站在人群里早就注意到了阿布尔沃，他沉默不语了。医生用他那自然而又平静的语调说："当然不会没有他的位置。”说完他静静地打量了一下所有在场的人，然后象是针对着帕拉蒂，突然严肃地说："不过世界上友谊是很容易转瞬即逝的！帕拉蒂，今天还不敢设想和某一个人断绝关系的事，明天碰上一点什么理由，就可能成为事实，这在世界上并不是不可思议的。拉摩达斯，所以你也要有思想准备才好。人是很怯弱的。阿雅尔，人是非常怯弱的，为了经受这种怯弱所造成的损害，需要多愁善感才好。”

对这些话不可能有什么回答，也无法加以反驳。两人都默不作声。但帕拉蒂脸上却出现了愁容。他们这几个人对医生都是无限崇敬的。而帕拉蒂深深地知道，毫无根据地发表意见，是和医生的性格格格不入的。但是他为什么说这种话，他的根据是什么，这种话的确切含义是什么，对于这些，她揣摩不透，所以心里忐忑不安并进而惶惑起来。

医生看了看对面的时钟，说道："时间到了，我该走了，帕拉蒂。我就坐今晚的火车走，拉摩达斯。”

在他们中间，诸如到哪里去和为什么去，这一类问题，只要本人不主动讲，别人是不好打听的。拉摩达斯用好奇的眼光，朝医生打量了一会儿，问道："您对我有什么指示？”

医生笑了笑说："指示当然是有的，那就是，如果在缅



甸无法呆下去，那至少应该回到国内去。今后要多注意工人群众。”

拉摩达斯点了点头说：“好的。以后什么时候再见面？”

医生哈哈大笑起来，说道：“你是尼尔冈德·觉希的学生，看你问了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啊！”

拉摩达斯不作声了。医生又说道：“现在不能再耽误时间了，你走吧，到家的时候也许就天亮了。阿雅尔，你是不是决定在这里干律师这一行了？”

克森·阿雅尔点点头，表示同意。租来的车子在外面等着。两人正要出去，拉摩达斯说道：“阿布尔沃在这漆黑的夜里跑到哪里去了？看也没有好好看他一眼……”

也许没有一个人认为有必要回答他的话。过了一会儿，马车走动的声音表明，他们两人已经离去。医生说：“帕拉蒂，你是否认为阿布尔沃已经回家去了？”

帕拉蒂摇了摇头说：“不，他恐怕还在附近什么地方，找一找肯定能找到。他不跟我打个招呼，是肯定不会走的。”

医生笑了笑，说：“那么一刻钟以内必须把这件事办完，因为我不能给更多的时间了，大妹。”

“不需要这么长时间，一刻钟之内他早就会回来了。”帕拉蒂这么说，不仅回答了医生的话，而且也表明了她自己的信心。阿布尔沃一个人在这样的黑夜里肯定不会走，也许就在附近什么地方。关于这一点，她是深信不疑的。这正如她坚信阿布尔沃在同她非常崇拜和敬仰的这位超人分别以前，必然要诚心诚意地请求他原谅一样。由于种种原因，阿

布尔沃在各个方面都接二连三地犯了错误，如果他不利用这个机会解释清楚，叫帕拉蒂怎么再活下去呢？可是这宝贵的时间正在白白地流逝过去，而阿布尔沃呢，却不知去向。帕拉蒂一直注视着外面。她的目光由不安变得锐利起来。她聚精会神地等待着外边传来熟悉的脚步声，她等得烦躁了。她开始想：他只不过就在附近什么地方，得快去把他找来才好。但是，今天她表现得过于激动不安，这一点又使她感到非常不好意思。医生看了看自己用皮带捆好的行装，打着呵欠，站起身来。帕拉蒂看了看墙上的钟，知道只剩下五、六分钟了。她说："您徒步去吗？"

医生摇了摇头说："不，可能在两点二十分的时候，大街上会出现一辆马车，一辆正载客的马车，花六、七个安那，就可以把我送到车站。"

帕拉蒂说："我看不花一个钱也会把您送到车站的。不过在临走以前您不打算去看看苏米德拉大姐吗？她的确生病了。"

医生笑了笑，说："我并没说她没有生病呀！可是不让大夫瞧瞧，病怎么会好呢？"

帕拉蒂说："如果这样，那世界上还有哪个大夫比您更好呢？"

医生用讥讽的口吻回答道："这么说，那她的病就不会好了！我有很久不干大夫这一行了，医术这一套也许已经忘得一干二净。再说，我哪里有时间坐下来给人看病呢？"医生的话还没有说完，帕拉蒂就突然开口了："哪里有时间！哪里有时间！一个人就是死了，你也不会有时间看一眼。就这样为国家工作，又有什么用呢？医生先生，您的脑子是不会

把学到的医术忘得一干二净的。如果真有什么东西会被您忘得一干二净的话，那就是您对别人的爱。”

医生微笑的面孔顿时变得严肃起来，但马上又恢复了原状。目光锐利的帕拉蒂这时意识到自己错了。虽然她和医生的关系已经很密切，不过现在她还没有权利对医生指手划脚。实际上，苏米德拉是谁，她和医生是什么关系，她又是在什么时候和怎样加入这个组织的，这些，帕拉蒂至今仍然一无所知。在他们这个组织里，禁止对私人关系表示兴趣，所以除猜测外，没有办法弄清楚任何一件事。只是因为她是一个女人，所以多多少少了解苏米德拉的一点心情。但是她基于猜测，就突然这样明显地发挥一通，这使她既感到难为情，又感到害怕。她不是害怕医生，而是害怕苏米德拉。这件事无论如何也不应该传到苏米德拉的耳朵里。即使对苏米德拉的其他方面不了解，但是从一开始就没有谁不熟悉这位沉静、敏锐而又机智聪明的女人的那种难以理解的深邃。从她为数不多的发言里，从她非常健康的每一个步伐中，从她谨慎而又严肃的谈话里，还有从她坚定而又庄重的行动中，大家都暗暗地意识到，她尽管在这个组织里，但仍然同大家相距很远。甚至任何人连她的疾病也不敢随便主动提及。但是，透过她那难以接近的坚实的外表，她那非常隐蔽的弱点有一天也曾经暴露在阿布尔沃和帕拉蒂的面前。那一天苏米德拉在送一个人时，没有能抑制住自己的感情。从那以后，她好象和大家疏远了。帕拉蒂一想到苏米德拉隐藏在心灵深处的痛苦，会因为别人的主动同情而突然变得剧烈起来，她那焦虑不安的心就充满了恐惧。

医生躺在安乐椅上，把两只脚伸在前面的桌子上。他嘴

里突然发出了一声叹息："唉！"

帕拉蒂惊异地问："你竟在睡觉呀？"

医生不高兴地说："有什么奇怪的？难道我是一匹马，一躺下就会害风湿症吗？我正发睏，我不象你们能够站着睡觉。"

帕拉蒂说："我们也不能站着睡觉。如果有人说，您能一面跑一面睡觉，那我也不会感到奇怪。凭您这副身体，世界上有没有您办不到的事，这谁也说不清。不过，现在时间已经到了，再不走，就赶不上火车了。"

"赶不上就算了。"

"怎么算了呢？"

"哎唷！我现在睏极了，眼睛都睁不开了。"说完医生开始入睡。

帕拉蒂心里很兴奋，她想：今天只是在她的要求下，他才推迟了行期；要不然，别说睏意，就是老天爷落下雷电，也动摇不了他的决心。帕拉蒂说："如果真睏了，那就上楼去睡吧！"

医生闭着眼睛说："那你干什么呢？是不是要等阿布尔沃一个通宵呢？"

帕拉蒂说："您关心起我来了。不过我会在旁边的房间里铺上床单睡的。"

医生说："生着气能够躺下，但是睡不着。要知道，再没有别的惩罚比躺在床单上翻来复去折腾更严厉的了。我看倒不如把他找回来。你放心，我决不跟任何人说。"

帕拉蒂的脸一下红到了耳根，但是她的羞涩并没有被发觉，因为医生没有睁开眼。帕拉蒂望着他闭着的眼睛，沉默

了一会儿，然后抑制住自己，慢慢地说："再没有别的惩罚比躺在床单上翻来复去折腾更严厉的了，这一点您是怎么知道的？"

"我听人们常这么说。"

"不是您自己的亲身感受吗？"

医生睁开眼睛说："啊！大妹，象我这样不幸的人，连床单也没有，怎么谈得上在上面翻来复去折腾？哪有时间过这么富有的日子？"说完他又笑了。

帕拉蒂突然问他："那好！医生先生，人家常说，您是从来不生气的，这是真的吗？"

医生说："不，不是真的。人们无缘无故地替我作反宣传，他们憎恨我。"

帕拉蒂笑了笑说："或者说他们很喜欢您，所以常常出现这样的谣传。他们还说您既没有傲气，也没有同情心，您的心完全是一块石头。"

医生说："这是非常友爱的评语。还有什么吗？"

帕拉蒂说："还有就是那块石头上只刻有四个字——祖国母亲。这块石头既没有一个开始，也没有一个终结；既没有被磨损，也没有受侵蚀；我们也看不到它的真相。所以我们这些人才能这样接近您，要不……"说着说着，她突然停顿下来。隔了一会儿，她又开始说："怎么说好呢？医生先生，有一天，当我和苏米德拉姐姐走过缅甸石油公司工厂旁的时候，那里正试用新的锅炉，有好多人站在那儿看热闹。突然锅炉的门打开了，里面是一片翻滚的火海，要把整个地球都烧成灰烬似的！听说单单这个锅炉就可以使整个庞大的工厂开动起来。可是后来当锅炉的门一关闭，它又仍然象

原来那样平静和无声无息，里面的热一点儿也传不到外面来。苏米德拉忽然深深地叹了一口气。我诧异地问她：'大姐，什么事呀？'苏米德拉大姐说：'帕拉蒂，你记住这部强有力的机器吧，它可以使你认识医生先生。这就是他的真正形象。'"

说完，帕拉蒂开始观察医生的面孔。医生毫不在意地笑着说："难道大家都只对我一个人好？不过，现在我困得眼睛都睁不开了。帕拉蒂，想个办法吧！阿布尔沃到哪里去了呢？你不去看看吗？"

"不过您不能对任何人说。"

"我不对任何人说。不过，你也许没有必要在我面前感到不好意思。"

帕拉蒂点了点头，说："对了，人只有在人的面前才感到不好意思。"说完她拿着防风灯走出去了。

大约过了一刻钟，帕拉蒂回来说："阿布尔沃先生走了。"

医生惊愕地坐了起来，说："在这样的深夜里，单独一人走了？"

"看来好象是这样！"

"真奇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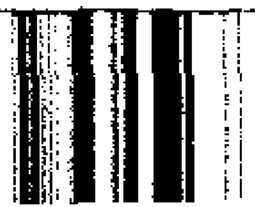
帕拉蒂说："我的床收拾好了，请睡觉去吧！"

"那你呢？"

"我会在地上铺上床单躺下的，您去吧。"

医生站了起来，说："那你也去吧。人只有在人面前才感到不好意思，而我不过是一块石头罢了。"

来到楼上的房间里，医生上床睡了。帕拉蒂拉下蚊帐并



替他把蚊帐的边在床周围压好，然后在床边的地上铺了床单。医生朝床单看了看，低声说："你们大伙这样忽视我，那我的自尊心不受到伤害吗？"

帕拉蒂笑了，说："我们大家共同把您从人的行列里赶了出去，使您成了石头神了。"

"这是不是意味着一点也不怕我？"

帕拉蒂毫不犹豫地回答："一点也不害怕。您会损害某一个人，这是我们不能够想象的。"

医生笑了笑，只作了这样的回答："好吧，有那么一天你会明白的。"帕拉蒂刚躺下又突然发问："医生先生，您的'斯瓦萨吉'这个名字是谁给您起的？这不象您的真名。"

医生笑了，说："真名字不管叫什么，这个绰号是我小学的老师给取的。老师那里有一棵很高大的芒果树，只有我能够用石块打落上面结的芒果。有一次从房顶往下跳时，我的右手受了伤，大夫给我手上绑了绷带，并把手吊在脖子上，所有的人都为此感到难过，但是老师却很高兴。他说："现在芒果保住了，到了成熟的时候总可以吃上几个了。"

帕拉蒂说："您那时很淘气吗？"

医生说："对了，那时名声有点不好。不过，从第二天起，我就又用左手打芒果吃了。老师听到消息赶来，当场把我捉住。他目瞪口呆地朝我看了一会儿，然后说：'你错了，孩子，你算得上'斯瓦萨吉'，我现在对芒果不抱希望了。你的右手已经断了，要是左手也断了，那就该轮到腿了。不要打了，孩子，现在再没有受苦的必要了。剩下的几个芒果，现在我就叫人打下来算啦！'"

帕拉蒂哈哈大笑起来："老师很痛心地给您取了这个绰

号呀！”

医生自己也笑了，说：“是呀，是很痛心地给我取的绰号。可是，你要知道，从那时候起，人们就把我的真名完全忘记了。”

帕拉蒂镇定了一会儿，问道：“所有的人都经常说，我们的国家和您，或者说您和我们的国家，两者之间没有任何区别，是一回事。这话怎么讲呢？”

医生说：“帕拉蒂，虽然在我的一生中，不知道有多少天曾经来临，又匆匆过去，但是在我童年时代，有那么一个不可磨灭的一天，永远留在我的记忆里。我们村子的附近有一座毗湿奴教徒的神庙，一天晚上，强盗们对它发起了进攻，村子里的人听到叫声和哭喊声，从四面八方汇集拢来。但是强盗们有一支枪，他们一放枪，谁也不敢往前走。我有一个堂兄，很勇敢，而且也是一个心地善良的人，他急着要冲上前去。但是如果冲了上去，肯定是要被打死的，因此大家把他拉住了。他怎么也挣脱不了，所以他只有在原地跺脚，同时咒骂强盗们，但是没有什么效果。强盗们只凭一支枪的威力，就在两三百人面前把祭司绑在桩上活活烧死了。帕拉蒂，那时我还是一个孩子，但是那个祭司的哀告、恳求和临死的喊声，至今还不时在我的耳际回响。啊，那是多么可怕，多么惊心动魄的哀号啊！”

帕拉蒂屏住呼吸说：“后来呢？”

医生说：“后来，祭司求救的最后的哀号声在整个村子里慢慢地消失了。强盗头子走的时候拿自己的生父赌咒发誓地对我堂兄说：‘今天我们大家都疲乏了，不过在一个月内我们一定会来报复你的。’我的堂兄跑到县长那里哭诉，对



他说：‘我们要一支枪。’可是警察却说不能给。两年前他由于拧了一个恶棍副警官的耳朵，曾被判过两个月的徒刑。县长想起这桩罪过就对他说：‘绝对不能给枪。’堂兄说：‘老爷，难道我们就该让他们打死？’老爷笑着说：‘谁怕死的话，谁就卖掉家产离开我们县好了。’”

帕拉蒂激动得从床单上坐了起来，说：“没有给枪？在这样的危急关头也没有给？”

医生说：“没有。不仅这样，当堂兄急得无法，自己制作了弓箭和梭镖时，警察发觉后连这些东西也从他那里搜走了。”

“后来又怎样了呢？”

医生说：“后来的事非常简单，就在那一个月里，强盗头目履行了他的誓言。这一次他也许还多了一支枪，家里其他的人都逃走了，可是谁也没有能把堂兄弄走。最后，他被强盗们的子弹打死了。”

帕拉蒂的脸色变了，说：“打死了？”

医生说：“打死了。子弹打中他后，他还活了四个小时。全村的人围着他嚷成一团，有的人咒骂强盗，有的人咒骂县长，但是堂兄却一声不响地躺着。偏僻的乡村，离医院有几十里远。到了晚上，医生来给他包扎时，堂兄推开了他的手，说：‘算了吧，我不想活了。’”说着说着，这尊石头神像的声调突然颤抖起来。沉默了一会儿，他又接着说：“堂兄很爱我，他看到我哭，朝我望了望，接着慢慢地对我说：‘不要象怯弱的姑娘一样跟着这些羔羊们哭泣吧，小兄弟。可是，要记住，在我们国家里，那些贪图权势的人，不会放过任何可以称作真正的人的人，你一辈子也不要宽容他

们。'堂兄只说了这些话，除此以外别的什么也没有说。由于仇恨，他甚至连哼也没有哼一声。他永远地离开了这个受诅咒的被奴役的国家。帕拉蒂，只有我才知道，那天一个多么巨大而豪迈的良心离开了这个世界。”

帕拉蒂默默地一动不动地坐着。曾经在某一个偏僻的村庄发生过不幸的事件，这只不过是对该事件的普普通通的叙述罢了；有几个默默无闻的人陷入强盗们的魔爪而丧了命，不过如此而已。与世界上许多大规模的镇压所造成的难以忍受的痛苦比起来，这又算得什么？可是谁知道这件事给这个石头一样的人多深的影响啊。从数量的角度说来，在弱者的苦难的历史上，这种残酷的屠杀根本算不了什么。在这个国家里，每天不知道有多少人死在匪徒们的手里。可是上述事件难道只是这样一件小事么？难道只受了这点刺激这块石头就软化了么？帕拉蒂用眼角瞟着医生，就象闪电划破了黑暗后，看不见的东西突然显露在光亮之下一样，这个石头人的脸上顷刻间在帕拉蒂面前显露了全部没有被发觉的秘密。她看到：在那苦难的历史上，死亡算不了什么，死亡并没有使他受到伤害。使他受到无情打击的是，在那两个人死亡的背后，掩盖着被践踏的全体印度人民的懦弱无能！他被剥夺了制止堂兄遭到杀害的权利，他只有权眼睁睁地看着堂兄遭到杀害。帕拉蒂突然明白了，是整个民族所受的这种难以忍受的创伤和耻辱而产生的悔恨，给这块石头涂抹上了一层深沉的阴影。

她的内心由于痛苦而激烈地翻腾着，她叫道：“大哥！”

医生惊异地抬起头问：“是叫我吗？”

帕拉蒂说：“是叫你。你说，你不能跟英国人妥协吗？”

“不能，他们是我不共戴天的敌人。”

帕拉蒂内心感到难受，她说：“大哥，我根本不能想象你会与谁为敌，或者会损害谁。”

医生朝帕拉蒂的脸默默地望了片刻，然后笑着说：“帕拉蒂，听你讲这种话，使我感到高兴，而且我要为此向你祝福，希望你幸福。”说完他又笑了笑，不过帕拉蒂知道，他的这种笑并没有什么意义。也可能有其他什么含义，而猜测这种含义是徒劳的，所以她一声不响了。医生慢慢地又开始说了：“帕拉蒂，你要永远记住，并不是因为我们的国家落到这些人手里了，我才成了他们的敌人。我们的国家过去也曾落到穆斯林的手里。我之所以成为他们的敌人，是因为他们是全世界、全人类最大的公敌。出于自私的目的，慢慢把人类变成鬼，这成了他们的天性，成了他们的职业和他们的游戏。如果可能的话，你要使全国所有的人都懂得这条真理。”

下边的时钟哨哨地敲了四下，面前敞开的栏杆外，黎明前的黑暗显得更深沉了。帕拉蒂目不转睛地望着黑暗处，呆呆地坐着，不知道在想些什么。但是她并不认为这种对整个民族的激烈的指责是正确的，也不准备相信它。

一九

昨天夜里，帕拉蒂通宵没有入睡。今天她感到身体不舒服，精神也不好，所以想尽快地吃了饭就睡觉。为此，她从下午就开始做饭。这时她们组织里有个人来了，交给她一封信。是苏米德拉写的，只有一行字，要她不管什么情况，把

一切要紧的工作放下，马上跟送信的人走。

帕拉蒂不可能违反苏米德拉的命令，不过她非常迷惑不解。她问那个人：“是她突然出现了什么麻烦吗？”他回答道：“不是。”

走到下面一看，大门口停着一辆早就熟悉的出租马车，不过马车夫换了人，看来那个人不象是一个赶马车的。另外，为什么来车呢？到苏米德拉家不是只需要几分钟吗？她感到极其惊讶，问道：“什么事呀，赫拉辛哈？苏米德拉在哪里？”

这个赫拉辛哈虽然不是他们委员会的成员，可是是一个非常可靠的人。他是旁遮普的锡克人，以前在香港的警察局干过事，现在在仰光的电报局里当听差。他悄悄地说：“大约在十多里远的地方，正在召开一个很秘密和很重要的会议，要你到那里参加会议。”帕拉蒂再也没有问什么。她在黑暗中把马车的窗户关好，坐了进去，马车出发了。赫拉辛哈穿着官方听差的制服，骑上官方的自行车，从另外一条路走了。在路上，帕拉蒂心里不知想过多少次，想要马车调转车头，回去取左轮手枪，但是又怕耽误时间而没有这么做。她不得不在没有武器和不安全的情况下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去。马车拐了许多路，虽然她坐在马车里，可是仍然感觉到了。走了一会儿，道路的崎岖和偏僻她也感受到了，同时她也明白马车离开了城市正往郊外走去。但是走到哪里去，她一点也不清楚。她也没有带表。大约在夜里十点多，马车来到一个园子里停了下来。赫拉辛哈早就到了，他打开马车的门。这儿大树蔽天，黑暗得伸手不见五指。周围是长得又高又密的荆棘，一条狭窄的羊肠小道从中穿过。赫拉辛哈用自

行车上的灯照着，在这条危险的道路前面引路。一边走着，帕拉蒂的心里一边反复地想，这下子糟了，真不该到这个危险而可怕的地方来。

过了一会儿，他们两人来到一个荒凉的地方。在黑暗中，帕拉蒂一看到这个迹象就清楚了，这是很早就没有人住的一座庙宇。在古代某一时期佛教的僧侣曾在这里住过，附近很可能没有任何村落。

这样大的建筑中没有一点儿亮光，也没有人，连人的踪迹也没有。门窗被小偷搬走了，一进对面的房间，蝙蝠和老鼠的刺鼻臭味就使帕拉蒂感到窒息。一条通道通过这个房间，不知有多少毒蛇和蝎子藏在那里！

在大厅的一个角落里，有上楼的梯子，梯子是木头做，的中间有的地方木板已经残缺了。帕拉蒂拉着赫拉辛哈的手，沿着梯子爬了上去，从对面的走廊穿过去，好不容易到了指定的地方。房间里铺了一张席子，一边点着两支蜡烛，蜡烛旁边主席的席位上坐着苏米德拉。另外一边坐着医生，他用很温存的语调喊她："帕拉蒂，来吧。来，坐在我旁边。"

帕拉蒂的心由于一种莫明其妙的恐惧，开始扑通扑通地跳起来。她什么也没有说，很快走到医生旁边坐了下来。医生把自己的左手放在帕拉蒂的肩上，好象用无声的语言给了她一种依托。赫拉辛哈没有进来，就站在门的旁边。帕拉蒂抬起头向四周看了一看，她发现坐在那儿的人中，有五、六个人她根本不认识。在认识的人中，只有四个人在场：医生、苏米德拉、拉摩达斯和阿雅尔。她的目光首先落到了一个长得很可怕的人身上。他穿着一件黄褐色的长衣，头上也缠着同样颜色的头巾，一张象大土罐似的圆脸，身体长得象犀牛

一样健壮、结实和粗糙，一双裂痕似的难看的眼睛，上面连一根眉毛也没有，嘴边长着几根细树杈一样的胡子，远远一看就可以数清，颜色象黄铜一样，一眼就知道他是一个非雅利安种的蒙古族人。帕拉蒂没有能抬头好好地看看这个可憎而又可怕的人。有三两分钟的时间，整个房间一点动静也没有。

苏米德拉对帕拉蒂说："帕拉蒂，我了解你的心情，所以我的本意是不叫你来忍受痛苦。但是医生谁的话也不听。你知道阿布尔沃先生干了什么吗？"

在帕拉蒂的内心深处，总有那么一件事成天象针一样刺着她。这时她的喉咙哽塞了，脸变得苍白。她一句话也说不出来，静悄悄地象原来那样望着。

苏米德拉说："宝塔公司今天把拉摩达斯开除了。本来阿布尔沃也要照样被开除的，不过，由于他在警察特派员面前暴露了我们的一切，他的职务保住了。他的薪金很不一般，大约有五百卢比。"

拉摩达斯点了点头说："对。"

苏米德拉说："不仅如此，还说什么'道路社'委员会是一个叛乱集团，说我们这些人私带手枪，这一切他都没有保密。帕拉蒂，这该受什么样的处罚啊？"

那个面目可怕的人吼道："死刑！"

这时帕拉蒂抬起头来看了看他，而且一直盯着他。

拉摩达斯说："医生就是斯瓦萨吉，这事他们也知道了。阿布尔沃先生还告诉他们，在旅馆的某一房间可以抓到他。甚至我在两年前作为政治犯服过刑，他也对他们讲了。"

苏米德拉说："帕拉蒂，你知道，如果医生被逮捕了，

那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即使不判绞刑，也一定会被流放。先生们，你们认为这种罪行该如何惩处？”

所有的人都齐声说：“死刑！”

“帕拉蒂，你要说什么吗？”

帕拉蒂没有说什么，她只摇摇头表明她没有什么要说。

那个可怕的人这时开始和旁边的人说话，听他的口音好象是吉达港人。他说：“我可以承担（执行死刑的）任务。不过我不用什么枪呀、刀呀，这就是我的枪，这就是我的刀。”说着，他把他那象狮爪一样的手高高举了起来。

克森·阿雅尔望了望门口，对赫拉辛哈说：“这个园子北面的一个角落里有一个黑洞，需要给里面多填一点土，外边用干树枝和枯叶盖住，这样臭气才不会出来。”

赫拉辛哈点头说：“不会有什么问题。”

拉摩达斯说：“现在应该把阿布尔沃先生叫来，当面宣判。”

由于参与陪审的人员的合作，商讨阿布尔沃罪行的事，几分钟之内就完成了。所有考虑这个问题的人的意见都既简单又明确，根本不存在费解的地方。帕拉蒂全听到了，但是她的耳朵和理智中间竖起了一堵不可逾越的高墙，外面的东西不可能穿进她的耳朵，所以，从头到尾，不管谁说什么，她都带着不安和好奇的目光呆呆地望着。她仅仅听懂了：阿布尔沃犯了极严重的罪行，而所有在场的人都准备把他处死。在这个国家里，他的生命处在危难之中，但这种危难已经这么临近，这是她过去没有意识到的。有一个人在苏米德拉的示意下站起身来，走到外面去了。两分钟以后，在帕拉蒂面前出现的景象，是最可怕的噩梦中也不可能出现的。那个人



带着阿布尔沃走进了房间。阿布尔沃的两手被绳子结实地反绑着，腰间有一块大石头摇摆着。帕拉蒂一看到这副景象就昏倒在医生的身上了。那时大家的目光都集中在阿布尔沃身上，所以除了一个人以外，其他任何人都没有注意。

早在帕拉蒂到来之前，已经听取了阿布尔沃的口供，他对任何事都没有否认。办事处的老爷和警官两人一同向他了解了所有的内情，可是他为什么要跟这个组织以及这个国家结下这么大的仇，这一点他到现在也不知道。

今天上午十点前，拉摩达斯就把这消息告诉了苏米德拉。如何处罚，已经定下来了。至于是怎样把阿布尔沃带到这里来的，其简单的经过是这样的：

他们估计，从办事处下班以后，阿布尔沃是不敢步行回家的。

于是他们租用的马车在赫拉辛哈的帮助下，停在办事处的大门旁边。阿布尔沃很容易地就上了他们的圈套。走了一段路以后，马车夫说，前面路上有一架压路机坏了，路不通了，所以得绕道走。阿布尔沃同意了。后来也许他有些漫不经心，一个小时之后他清醒过来时，他看到赫拉辛哈已经进了马车，端着手枪把他带走了。

苏米德拉说："阿布尔沃先生，我们大家判了你死刑，你还要说什么吗？"

阿布尔沃摇了摇头表示没有。但是看到他的面孔，使人感到他一点儿也没听懂。

到现在为止，医生还一直没有说话。他向后面看了看，说："赫拉辛哈，你的手枪在哪里？"

赫拉辛哈向苏米德拉示意。医生伸出手来说："苏米德



拉，把手枪给我看看。”

苏米德拉从皮带上解下手枪交到医生手里。医生问：“其他的人还有手枪或左轮枪吗？”

大家表明，任何人也没有枪了。于是医生把苏米德拉的手枪放进自己的口袋里，笑了笑说：“苏米德拉，你说我们大家宣判了他的死刑，可是帕拉蒂却没有表示意见呀！”

苏米德拉向帕拉蒂望了片刻，用坚定的口气说：“帕拉蒂不能表示意见。”

医生说：“也不应该表示意见，是不是，帕拉蒂？”

帕拉蒂嘴里没有说什么。作为对这个尖锐问题的回答，她扑倒在医生的怀里，把自己的脸藏了起来。

医生把一只手放在她的额上说：“阿布尔沃先生所干的事，是抹不掉的。不管是惩办他也好，还是不惩办他也好，我们都得承受其后果。不过我的意思是没有惩办的必要。把这个责任交给帕拉蒂，让她使这个懦弱无能的人变得坚强一点。怎么样，苏米德拉，你的意见呢？”

苏米德拉说：“不行。”

大家一同嚷了起来：“不行。”

那个难看的人比其他任何人都显得怒气冲冲。他把自己的两只手掌高高举起，指着帕拉蒂说了句什么，大家没有听清他的话。

苏米德拉用严厉的口气说：“我们大家的意见是一致的。要是对这么严重的罪行一味姑息，那我们大家的全部事业都要完蛋。”

医生说：“完蛋就完蛋吧，又有什么办法呢？”

有六、七个人跟着苏米德拉大声嚷起来：“有什么办

法？为了国家，为了独立，我们大家不会接受其他的意见，你一个人的意见算不了什么！”

叫嚷停下来以后，医生答话了。这一次他的声调听来令人感到出奇的平静和柔和，一点激昂和冲动的影子也没有。他说：“苏米德拉，背叛行为不能姑息。不过你们都知道，我个人的意见比你们一百个人的意见还要严厉。”然后他喊着那个可怕的人的名字说：“比拉纠，由于你的急躁，在巴达维亚曾有一次迫使我处罚人，你别再一次强迫我了。”

帕拉蒂没有抬头，到现在仍旧倒在医生的怀里，她的全身都在发抖。医生用温存的手抚摸着她的背，用同样很自然的声调说：“不要怕，帕拉蒂，我保护阿布尔沃。”

帕拉蒂没有抬头，她也不完全相信。她把医生右手细长细长的手指攥在自己的手心里，慢慢地说：“可是这些人并没有宽恕他呀！”

医生说：“也不会轻易地宽恕他的。不过他们懂得，凡是我保护的人，任何人也是不能碰的。”接着又笑了笑说：“帕拉蒂，我从来也未能好好地睡上一觉，有时只能吃个半饱过日子。可是，这些人知道，我这细长的手指今天仍然能够制服比拉纠象狮子一样强有力的爪子。比拉纠，怎么样，对不对呀？”

吉达港的蒙古种人的脸色变得更加阴沉，他不作声了。医生说：“但是，阿布尔沃不要呆在这里了，回国去吧。阿布尔沃不是叛国者，他是全心全意热爱自己的国家的。但是大多数的……算了，我不想谴责我自己的民族，但这个民族是非常懦弱的。帕拉蒂，我把让阿布尔沃变得坚强起来的责任交给你了。不过，我没有抱什么希望。回家以后，他不会费

很多时间就会把今天的事以及你的事给忘掉的。算了，这是以后的事啦。眼下我们可以向会议的主持人要求解散今天的会议了。”说完他望了望苏米德拉。

苏米德拉跟医生说话有时用“你”，有时又用“您”，表示尊敬。现在也是这样的口气。她说：“当大多数人的意见被某一个人的力量击败时，把这种情况叫作什么都可以，但是不能称作会议决定。不过，如果您原来就要导演这一幕的话，那为什么不早说清楚呢？”

医生说：“如果根本没有这一场表演，那就好了。但是要是由于特殊的情况而演出了一幕戏，那么，苏米德拉，你们也得承认，这一场戏还是成功的。”

拉摩达斯说：“我真没有想到竟会是这个样子！”

医生说：“拉摩达斯，难道你曾想到友谊是这样短暂的东西吗？可是你仍然得承认，这种现实是世间少有的。”

克森·阿雅尔说：“我们大家在缅甸的活动完蛋了，现在不得不逃离这里了。”

医生说：“对了，是不得不逃离这里。不过，阿雅尔，根据条件的变化放弃一个地方和放弃活动，两者不是一回事。如果一旦不能在某一地方呆更长的时间，就牢骚满腹，这对我们来说，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他说完，向帕拉蒂示意让他站起身来。他又接着说：“赫拉辛哈，把阿布尔沃放开吧。帕拉蒂，走吧，我把你们护送走了再来。”

赫拉辛哈正要向前执行命令时，苏米德拉厉声说：“我真想在这场演出的最后一幕收场时鼓一鼓掌。不过这也算不了什么新鲜事儿，我小的时候，也许在哪一本小说中曾读到过。但是现在还留下了一点不足的地方。如果男女主人公在

我们大家面前幽会，那么演出才不会有什么缺陷了，是不是，帕拉蒂？”

帕拉蒂羞得不好意思抬头见人。医生说：“帕拉蒂，这又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呢？我总希望，结束这场演出的导演，可别为将来的某一天而留下丝毫遗憾。”他从口袋里掏出苏米德拉的手枪，一面把枪放在苏米德拉旁边，一面说：“我现在送他们走，不过不是什么可怕的事，我身边还有一支。”然后他又瞟了一眼伯尔金德拉说：“你们经常开玩笑说，我象猫头鹰一样夜里能够看得见东西，今天你们可别忘了。”说完他使了一下神秘而又恐怖的眼色，带着帕拉蒂和阿布尔沃准备走了。

苏米德拉突然站起身来说：“难道不亲手把绞索套在自己的脖子上，就不行吗？”

医生笑着说：“苏米德拉，要是连一根普通的绳子都害怕，那又怎么行呢？”

为了阻止这个人不作某件事，拿死亡来威胁他，这是一种多么愚蠢的办法啊！一想到这里，苏米德拉自己也觉得不好意思了。但是她立刻就用担心的口气说道：“现在大家都要分散了，可是什么时候再碰头呢？”

医生说：“必要的时候会碰头的。”

“难道还没有到那个必要的时候吗？”

“会到的，一定会到的。”

说完他带着阿布尔沃和帕拉蒂敏捷地走下了楼。

帕拉蒂来时所乘的车现在仍然停在那里。把马车夫从熟睡中叫醒后，三个人坐上马车走了。帕拉蒂打破了长久的沉默，问道：“大哥，我们这是到哪里去呢？”

"到阿布尔沃的家去。"说完医生把头伸出窗外，极力向黑暗中望去，然后端端正正地坐下来。大约静静地走了两英里后，医生让马车停下来，准备下车。这时帕拉蒂惊愕地问他："为什么在这里下车？"

医生说："现在我该返回去了，他们也许还坐在那里等我。应该作出一些决定来。"

"作出决定？"帕拉蒂不安地抓着他的手说，"那不行，绝对不行，你跟我走。"可是话说出口以后，她又象苏米德拉一样不知所措了。因为医生要说什么话，总是已经打定了主意后才说出来的，而且世界上没有任何恐怖能够阻止他。但是，他没有把自己的手从帕拉蒂的手中抽回来。帕拉蒂慢慢地说："大哥，我很需要你。"

"这我很清楚。阿布尔沃先生，您不能在后天乘船回家吗？"

阿布尔沃说："后天能乘船回家。"

帕拉蒂突然变得非常不安起来，说："大哥，现在我马上要回家一趟。"

医生摇了摇头，答道："没有必要。你的文件，委员会的登记册，你的手枪和子弹，所有的东西现在也许被娜沃达拉转移了。明天一早就会有人来搜查。谢希也会来，还有他那国产的瓶装酒和那张破了的琴。阿布尔沃先生，您不是说那张琴是属于您的吗？"说完他笑了笑，又说："除了这些东西外，不会有再多的东西落到警察手里了。帕拉蒂，明天九、十点钟左右，你回家把饭做好，吃完饭你还可以有点空躺一躺。晚上大约两三点我们再碰面。给留一点吃的，好吧？"

帕拉蒂感到很茫然。内心自言自语地说：一个人没有这样高度的警觉，难道敢冲向死亡的深渊吗？可是她嘴上却说："你的看法从来不会错的。你关心大家的吉凶祸福，世界上再没有另外一个人值得我称作亲人了。大哥，请你不要把我从你的'道路社'委员会中排除掉。"

在黑暗中医生连连地点头说："任何人也没有权利把某一个人从上帝的事业中排除掉。不过你得把他的方向给扭过来。"

帕拉蒂说："你给改变过来吧。"

医生对此没有作任何回答。他突然焦急地说："帕拉蒂，现在我没有时间了，我走了。"

说完，转眼间他就消失在黑暗之中了。

二〇

马车正要往前走，帕拉蒂把头伸出窗外，想把阿布尔沃家的地址告诉马车夫。她对马车夫说："喂，马车夫……到三号……"

马车夫没有等她的话说完就用英语说道："我知道，我知道。"

由于马车上坐的位置很小，两个人紧贴在一起。阿布尔沃听到马车夫讲英语后全身发起抖来，帕拉蒂明显地感到了这一点。此后，马车吱嘎吱嘎地约莫走了一个小时的光景，两个人谁也没有开口说话。在黑暗而又寂静的夜里，马车的车轮和街道上石子相碰时发出来的刺耳的响声，使得阿布尔沃不时地毛骨悚然。他还担心周围人们的睡意非给搅乱不

可。

马车来到阿布尔沃家的大门口停了下来。帕拉蒂从里面打开了马车的门，示意要阿布尔沃下车，她自己也紧跟着他的后面下了车。她用柔和的口气问马车夫："一共多少车钱？"

马车夫笑了笑，用英语说："一个钱也不要。"接着又摇了摇头说："祝你晚安。"说完他赶着马车走了。

帕拉蒂问道："迪瓦利在家吗？"

"在家。"

阿布尔沃走上楼敲门，把迪瓦利叫醒。迪瓦利一打开门，在灯光中首先看见了帕拉蒂。昨天阿布尔沃回家时快凌晨了，而今天回来，夜晚又快过去了，而且身边还带着帕拉蒂。所以对迪瓦利来说，这一切再清楚不过了。他气得全身就象火烧一样。他一句话也没有说，径直回到自己的床上，用床单盖着头睡了。迪瓦利很喜欢帕拉蒂，她曾经从死亡中拯救了他，所以即使她是基督教徒，他仍然很尊敬她。然而最近这些天来，他所看到的种种迹象，使得他在心中对阿布尔沃产生了种种疑虑，甚至担心他会毁掉自己的种姓。那种毁灭种姓的具体景象今天好象又一次印在迪瓦利的心上了。阿布尔沃看到他这样去上床睡觉，便习惯地说了一句："迪瓦利，门还没有关好哪！"

阿布尔沃那没有清醒过来的错乱的心，还没有注意到迪瓦利的表情，但帕拉蒂已经看出来了。她连忙回答道："我已经把门关好了。"

阿布尔沃走进自己的卧室一看，床上的被单等物仍然是原来的样子，没有整理。实际上，迪瓦利在走廊上一直坐着

等他，度过了整个下午和夜晚，根本不记得整理床铺。没有等他问话，帕拉蒂就连忙说："您在安乐椅上先坐一会儿，我很快就把这一切整理好。"

阿布尔沃舒服地坐在安乐椅上，他又喊："迪瓦利，给我倒一杯水来。"

水罐和水杯就在他旁边的凳子上。帕拉蒂一边整理床铺，一边指着放水的地方说："阿布尔沃先生，干吗叫醒一个正在睡觉的人呢？您自己动手吧。"

阿布尔沃伸手想拿起水罐，但没有拿起来。于是他站起身来，好歹把水倒到杯子里，然后一口气全喝了。喝完水后，他还想坐到安乐椅上。这时帕拉蒂说："干吗还坐在那儿，到床上去睡吧。"

阿布尔沃象一个温顺的孩子一样，不声不响地爬上床，闭上眼睛躺下了。帕拉蒂把蚊帐放下来，并且把蚊帐的边压在床边底下。这时阿布尔沃突然问她："帕拉蒂，你睡在哪里呢？"

"我？"帕拉蒂感到有点奇怪，因为这样的事也并非第一次。这个家里什么地方有什么东西，都瞒不过她。对这个多余的问题，她只是向安乐椅方向示意作为回答。她说："离天亮不过两个小时了，您睡吧。"

阿布尔沃伸出手来把她的手抓住了，说道："不要坐在那里，就坐在我的身旁吧。"

"您的身旁？"帕拉蒂真感到无比的诧异。不管阿布尔沃处于什么情况，在这样的一些事情上，他从来没有失去理智。象今天一样，有多少日子由于种种原因他们两人不得不在一个房间里过夜。可是，有损体面的事或暗示，不管哪一

天，都从来没有从他的行动中表现出来。

阿布尔沃说："你看，他们那些人把我的手都快弄断了，你为什么把我拖到他们中间去呢？"他的话的最后一部分好象是突然哭诉出来的，而且哽咽住了。帕拉蒂揭开蚊帐的一边，坐到他身边。她仔细地看了看，因为用粗绳子捆绑的时间很长，手腕上的血已经凝结成块了，而且手也肿了。他的两眼正在流泪。帕拉蒂一边用衣角给他擦眼泪，一边安慰他："没有什么可怕的，我用湿毛巾给您包起来，一两天就会好的。"说完她站起身来，从浴室拿来一块湿毛巾，把他的手腕包好。她用温柔的声调对他说："赶快睡吧，我轻轻地按摩您的前额。"说完她轻轻地按摩起来。

阿布尔沃哽咽了，他说："如果明天有船，我明天就走。"

帕拉蒂说："好的。明天不走后天走也行，多呆一天对您不会有什么损害。"

阿布尔沃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不听老人长辈的话，才有这样的后果，我妈曾一次又一次地劝阻过我。"

"您妈妈也许不想让您到这里来？"

"是呀！多次劝阻过我，可是我没有听。结果在一些可怕的人的心目中，从此我永远成了他们的仇敌。算了，将来要怎么样那就让它怎么样吧。只要能够坐上船，那就万事大吉了。"说完他突然深深地叹了一口气。但是与此同时，坐在他旁边的一个人的内心深处翻腾得更加厉害了，这是他所不知道的。他只希望一天也不要拖延，口里祷念着老天爷，坐上船，一切就行了。到缅甸来是他的完全和彻底的失败；回到家以后，这个国家的某些人对他的敌意他将永远不会忘

记。但是，在不为众人注意的情况下，有一个人的温存的心一直给了他巨大的安慰，对此，他也许一天之内就会忘得一干二净。

阿布尔沃又开始说："一踏进这栋房子就和你父亲闹翻了，甚至到法庭去交纳罚款，这是我一生中从来没有过的事。本来我该从那件事情中清醒过来的，可是没有。"

帕拉蒂没有答话，她继续保持沉默。阿布尔沃自己也沉默了片刻，接着他又抓住自己不幸命运作为话题，继续说："迪瓦利一再提醒我说，少爷，他们有着不同的种姓，我们的种姓和他们的不一样，您不要那样做了。可是命里注定的，谁又能够扭转啊？你说，差事终于丢了，五百卢比一个月的薪金，象我这样年龄的人有几个能得到？此外，我在人面前怎么好意思伸出我的手啊？"

帕拉蒂慢慢地说："到那时候，手上的印记会消失的。"

帕拉蒂再也没有多说什么。给阿布尔沃按摩头的手似乎也停住了。帕拉蒂因为心里爱上这样一个极其平凡而又渺小的人物而羞愧得无地自容。她的组织里的大多数人，都已经知道了这件事。由于拯救了阿布尔沃的生命，她在他们面前变成了罪人。在苏米德拉的心目中，她的身份也降低了。可是当她想到，她还是成功地保护了这个非常渺小的人不被杀害时，内心仍然感到骄傲。

阿布尔沃说，"被捆绑的绳印不会很快消失的。有人问起的时候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可是当他未能从听者方面得到响应时，他又说："都会以为我不能胜任工作。人们经常说：印度人可以念到大学毕业，但是保不住他得到的高级

职位。我们学院的朋友会轻视我，而我又不能回答他们。”

“那您就编上一些理由回答他们吧。好了，您现在睡吧。”说完，帕拉蒂站起身来。

“帕拉蒂，再给我按摩一会儿吧。”

“不按摩了，我已经很疲乏了。”

“那就算了吧，不用按摩了。现在夜晚快要过去了。”

帕拉蒂走到旁边的房间一看，油灯还在闪烁，迪瓦利正蒙着被单睡觉。旁边有一张断了的折叠式躺椅，她走过去在上面坐了下来。阿布尔沃的房间里有很好的安乐椅，可是今天，把那个渺小的人物安顿好之后，和他在一个房间里过夜，这使她感到非常羞愧。当她好歹把背靠在折叠式躺椅上躺下来时，她内心不知为什么翻腾起来。在这以前也是在这个房间里，她曾不止一次地受到伤害，但是都不能和这次相比。帕拉蒂首先想到的是，阿布尔沃是怎样和靠谁的无限同情才从必然来临的死亡中被拯救出来，而现在一个夜晚还没有过去，他却把这样大的事忘得一干二净！他对自己的朋友拉摩达斯，对自己的委员会，特别是对医生犯了多么严重的罪过，他连想也不想；相反，高级的职务和手上的印记却成了最首要的问题了。躺着躺着，她的目光突然向前面敞开着的窗户望去，天色已经微明。她马上起来打开门，就象一个酒徒在酒醒后从一个意想不到的陌生而又令人恶心的地方蒙头逃跑一样，很快地走下楼梯，来到了大街上。

二一

第二天下午，帕拉蒂把全部事情告诉了医生以后说：

“我从来没有犯过把阿布尔沃先生当作伟大人物看待的错误，可是他竟这样平庸和这样渺小，这是我从来没有想到的。”

医生正坐在帕拉蒂房间的床上，一页一页地翻着一本书。他瞥了帕拉蒂一眼，面孔变得严肃起来，说：“不过我早就知道。如果他不是这么渺小，那你怎么会出于一些微不足道的理由就如此深深地爱上了他呢！好了，算了吧，命总算是保住了。你在为看错人而无谓的苦恼，是不是？”

看到房间里凌乱的东西，特别是看到地上散乱的书堆就可以知道，在这以前警察已经搜查过了。帕拉蒂一边收拾，一边说话。过了一会儿，她停止了手头的工作，带着诧异的眼色抬起头来说：“大哥，你在开玩笑么？”

“不是开玩笑。”

“一定是。”

医生说：“象我这样一个拿着枪和炸弹专门杀人的可怕的人，嘴里竟会开玩笑？”

帕拉蒂说：“我可没有说你专门杀人，你根本不可能干这种事。不过你刚才说的话，除了玩笑还会意味着什么呢？一个在两三个小时内，什么都忘记了，只记得手上的印记和五百卢比月薪的人，我还从来没有见到过。你常说，这是我的痴情。那好吧，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祝福我，让我永远摆脱这种痴情，让我全心全意地为国家工作吧。”

医生终于忍不住笑出声来。他说：“你嘴里说出来的话倒是要摆脱痴情，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难就难在你的语气里连一点要摆脱的迹象也没有。算了吧，帕拉蒂，管他是什么人！至于你，是不会给国家办一点什么事的，而阿布尔沃

先生比起你来，甚至还要好些。你们总有一天会考虑到得失，考虑到过分挑剔的利害关系时，还可能达成妥协的，而且你们要这么妥协才好。”

帕拉蒂说：“这是不是意味着我不能爱国？”

医生面带笑容说：“大妹，不经过足够的考验，任何事情都不能肯定。”

帕拉蒂镇静了一会儿，突然加重语气说：“今天我敢对你说，大哥，我能够通过你对我的一切考验。我知道在你的事业里，是决不会有那么自私、怀疑和卑贱存在的余地的。”

看到她这么激动，医生笑了笑，并且仍以一种自然的神情说：“帕拉蒂，你把辽阔的土地、高山大河当成了国家吗？只因为一个阿布尔沃，你就对生活感到厌倦了吗？就成了厌世的人吗？你不知道，在这里还有成千上万的阿布尔沃和类似他这样的人啊！附属国最可诅咒的就是忘恩负义。你为他们服务，他们反而用怀疑的眼光来看你；你救了他们的命，他们反而出卖你。愚昧无知和忘恩负义象针刺一样在你每迈开一步时都会扎你的脚。这里没有敬仰，没有同情。谁也不会来请你，谁也不会来帮助你，大家反而会把你当成毒蛇而远远地躲开你。帕拉蒂，这就是我们爱国所得来的奖赏。如果想要求比这更多，那就只有等到来世了。大妹，你为什么要参与这样可怕的考验呢？可我却要为你祝福，希望你和阿布尔沃幸福地生活在一起。我完全知道，总有一天他会冲破一切难关和一切传统的羁绊而懂得你的可贵的。”

帕拉蒂的两眼突然噙满了泪水，但她低着头，沉默了一会儿，极力抑制住自己，问道：“难道你由于不能信任我，

便总要设法把我打发走吗，大哥？”

也许医生心里一时没有想出对她这种非常直爽和毫不拘束的问题的答复。他笑了笑说：“难道一个人能轻易地抛开象你这样一个姑娘的感情吗？不过昨天你已经亲眼见过了，那种场面渗透着多么隐蔽的疑忌和强烈的愤怒！看到你就使人觉得你是不适宜做这一切的，把你拖进这种事情中来是错误的。对我来说，只有一天用得着你，那就是当我倒下来的时候。”

现在帕拉蒂再也不能抑制住自己的眼泪了，她立刻用手一面擦眼泪，一面说：“大哥，你也别呆在里面了。”

听了她的话，医生笑了，说：“帕拉蒂，你又说蠢话了。”

帕拉蒂没有感到不好意思，她说：“我知道。不过这些人是很可怕的，而且是很残忍的。”

“而我呢？”

“你也是非常狠心的。”

“帕拉蒂，那你觉得苏米德拉怎么样？”

听到这个问题后，帕拉蒂低下了头。出于不好意思，她未能回答，而医生也没有再问她。有一会儿，两人都默不作声。没有隔多久，仅仅在这短时间的沉默过程中，从这个使人捉摸不透的怪人被掩盖着的内心深处，突然发出了一道象闪电一样的闪光。

可是只有一刹那间，医生把它压抑下去了。他忽然象孩子一样摇摇头，用温和的口气说道：“帕拉蒂，你在对待阿布尔沃的问题上太不公道了，也许他连想也没有想到会有这样严重的事件发生。我跟你说真的，他决不是那么卑贱的

人。他到国外来寻找工作，家里有母亲，有兄弟，国内有亲人。他希望往上爬，在世上出人头地。他读到大学毕业，是体面人家的孩子。他也感到国家不独立的处境的屈辱，象其他印度青年一样。实际上他也希望国家幸福，所以当你要他充当'道路社'委员会的成员为国家服务时，他也答应了。无疑，他认为答应你的要求对他不会有坏处。在这个国家里，在苦难中，只有你是他唯一的依靠。可是他怎么会知道，就是你竟会突然把他推到死亡的深渊里去呢？你自己说说看。"

帕拉蒂为了不让医生看到自己的眼泪，低下了头。她说："大哥，你干吗这样为他辩护啊？他是一个庸人，昨天他讲了那些话，听了以后还仍然器重他，那是不妥当的。"

医生一边笑一边说："一个人一生中就算干了一件不恰当的事，那又怎么样呢？"说完他端端正正坐了一会儿，又说："帕拉蒂，你没有亲眼看见，我是看见了的。当他们用绳子把他绑起来时，他眼睁睁地望着，哑口无言了。他们问他：'你把这一切都说了？'他点了点头说'是'。他们说：'这种罪过的处罚就是死，你活不成了。'他的反应是睁大了眼睛望着他们。我当时是清楚的，他吃惊的目光正在寻找什么人。所以派了人去把你找来。大妹，不管他对你说了什么，但是，他到现在为止，还未能承受住这次打击，帕拉蒂。"

帕拉蒂现在抑制不住自己了，眼泪簌簌地往下落，她说："大哥，你干吗给我说这些呢？由于他的所作所为，任何人都没有象你这么受到怀疑，任何人都没有象你陷入这么

危险的境地，可是你仍然看在我的面上救了他，从而里里外外到处树敌！”

“啊！那倒是事实。”

“那你说，你为什么想到要救他？”

“想到要救阿布尔沃？唉，不是。我是希望拯救上帝的这个宝贵的创造。象你们一样的两个普通男女结合而出生的人，难道能让伯尔金德拉这样无情的手去毁灭掉？有什么价值呢？帕拉蒂，只是因为这一点，不然对我们来说，单纯一个人的生命又算得了什么？简直一文不值。”说到这里，医生又放声大笑起来。

帕拉蒂擦着眼泪说：“大哥，你笑啦，看到你笑使我生气。我真想用我的衣襟保护你，带到深山老林里永远藏起来。那些想抓到你后绞死你的人，怎么会知道你的价值啊！他们怎能知道他们自己是在多么严重地摧毁世界啊！本国的一些人都想谋害你。他们制造了许多谎言。可是我想：你这样一个富有感情和怜悯心的人，怎么和他们搞在一起了呢？”

现在医生正扭头朝另一边望去，他忽然变得无言以对了。过了一会儿，他回过头，尽力装出笑脸，可是那种自然而亲切的笑容却没有装出来。说话时，他的那种自然的声调也不知被什么东西给压了下去。他说：“难道有时狠心……不过，还是把这一切搁在一边吧。我给你讲一个故事。你没有见过一个名叫尼尔冈德·觉希的马拉塔地方的青年吧。不过，自从我第一次见到他以后，我就常常想着他。在路上，他要是看到出殡，就会流泪。一天夜里，我们两人爬过科伦坡一个公园的栏杆到里面藏身。当我们到树下的一条长凳上

去睡时，看到有一个人正躺在那儿。那个人一听到响声就嚷着要水喝，周围臭气熏天。擦燃火柴一看那人的脸，就完全明白了：那个人得了霍乱。尼尔冈德开始服侍他。天快要亮了，我对他说：‘觉希，这个病人在黑夜里，好歹躲过了大兵的目光而留在公园里了，可是天亮以后他是不能在这里呆下去的。我们是被追捕的人，他反正总要死的，我们也得跟着他死。走吧，我们快从这里溜掉吧。’尼尔冈德哭了，说：‘大哥，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能够撇开他呢？最好的办法是你走我留下。’我一再劝他，但是未能说服他。”

帕拉蒂担心地说：“那后来怎样了？”

“那个病人很有头脑，天没有亮他就合上了眼，于是觉希这才离开那里。”

沉默了一会儿，医生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又接着说：“觉希在新加坡被绞死了。如果他讲出军营里士兵的名字，他是可以不受绞刑的。政府方面也作过多方面的努力，但是觉希一旦摇头说了不知道，他再也不改口了。所以按殖民地的法律，他被处以绞刑。有趣的是，他根本就不怎么认识他为之牺牲的那些人。帕拉蒂，在这个国家里，现在仍然有这样的青年。要不然，我会答应，把自己一生其余的日子躲在你的衣襟底下度过了。”

帕拉蒂深深地叹了一口气，作为回答。医生说：“大妹，杀人并不是我所追求的目标，我对你说实话，我不希望这样做。”

“不希望这样，这是对的。可是在必要的时候呢？”

“在必要的时候？不过帕拉蒂，伯尔金德拉和斯瓦萨吉两人在必要的时候是不一样的。”



帕拉蒂说："那我知道。大哥，我在问你，在必要的时候呢？"

医生听了这个问题，沉默了一会儿，好象对这个问题如何回答正使他左右为难。接着他显出有点漫不经心的样子，慢慢地说："谁知道我那个最必要的时候何时到来。算了，帕拉蒂，你不要知道这些了。大妹，即使是想象一下那种样子，你都会受不了的。"

帕拉蒂理解这个暗示后，内心发抖了，她说："除此以外，难道就再没有另一条路吗？"

"没有。"

帕拉蒂从他的口里听到这种肯定而果断的回答后，有点张惶失措。实际上她不能忍受他否定的回答。她不安地说："除此以外再没有任何其他道路，这根本不可能，大哥。"

医生笑着说："不，道路怎么会没有呢？能使自己得意的道路很多，而且都是敞开着的。帕拉蒂，但是要达到真理的境地，除此没有其他的道路。"

帕拉蒂不能同意这一点。她用平静而温和的口气说："大哥，你是无所不知的。你认定了这个目标以后，又周游了世界。你的感受是无限丰富的，我从来没有看见过象你这样伟大的人物，我可以为你服务一辈子，和你进行辩论不会给我增加什么光彩。不过你说说，你会原谅我的过错吗？"

医生笑了，说道："多么困难的问题呀！我把什么看作是你的过错呢？"

帕拉蒂仍然带着温柔的请求说："我是基督教徒，从小到大，我把英国人看作自己的亲人，今天突然要使我的心仇恨他们，这叫我很难过。这件事，除你以外，我不能对任何人



说出来。可是我和你们一样，也是一个印度人，也是印度的一个女青年，你不要不信任我。”

听了她的话，医生感到惊异，他满怀深情地把自己的右手放在她的额上说：“帕拉蒂，你为什么这么担心呢？你知道我对你多好，多么信任你。”

帕拉蒂说：“我知道。难道你不知道我也是这样吗？大哥，你不害怕什么，也没有什么能够使你害怕的东西。正因为这样，我才没有跟你说，请你今后不要到这座房子里来。但是我也知道，过了今夜，也许很多日子我们见不到面了，但愿不会如此。那天当你控诉整个英国民族时，我没有进行反驳，我反而向上帝祈求：这么刻骨而又强烈的仇恨可千万别掩盖了你内心的全部真理。大哥，可是我仍然是你们的人。”

医生面带笑容说：“对，我知道，你是我们的人。”

“那么，你放弃这一条道路吧！”

医生感到震惊了，问道：“什么道路？”

“革命者们的这种无情的道路。”

“为什么叫我放弃呢？”

帕拉蒂说：“我不能让你死，苏米德拉愿意的话，她能让你死，可我不能。我们希望印度独立，我们并不假心假意，也不躲躲闪闪，而是直言不讳地希望独立。懦弱的、受压迫的和饥饿的印度人需要衣食，为了证实上帝的这么伟大的真理，除了这一条残酷的道路以外，就没有任何其他道路了，这我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想象的。你周游了世界，仅仅带来了这样的信息，即：自古以来，由于千千万万自由的义士都走过这条道路，所以它的痕迹也许在你的心目中显得特别

清晰，但是世界上人类所积累的崇高的智慧，也就是说人类无限智慧的源泉难道已经枯竭了，从而除了这流血的途径以外永远不能再探索出其他的道路？这样的陈规在任何情况下也不可能成为真理。大哥，完整的人性除了在你身上以外，我在其他任何地方也没有看到过。不要再继续走这一条残酷而又多次走过了的道路吧。你为人们把那扇也许到今天还关着的大门打开吧，使我们在这世界上能够爱所有的人，大家都能够一一走上那条道路。”

医生那难过的脸上出现了苦笑，他站起身来，再一次把手放在帕拉蒂的头上，轻轻地拍了几下说：“大妹，再也没有时间了，我走了。”

“也不给什么答复就走，大哥？”

医生没有直接回答，只是说了声：“愿上帝赐福给你。”

说完，就慢慢地走出去了。

二二

为了从水路截住敌船，城郊河岸筑有一座座小小的土堡，那儿驻军不多，只有几个白人炮手经常住在营房里守卫土堡的炮台。在没有什么情况的平静的日子里，那儿的防卫并不很严。一般人是禁止到那里去的，所以如果有过路人不注意进入界内，那就要被轰走，也不过是轰走而已。在河对岸的树丛中，有一个石砌的码头，也许是为了迎接某一个高级官员的到来而修的，不过现在没有什么用，也不需要了。

帕拉蒂有时单独一个人来这里坐坐，负责保卫土堡的人并不是没有见到她，也许由于她是一个妇女，而且是一个有

教养人家的妇女，所以他们没有刁难她。现在太阳刚刚下山，离天黑还有一会儿，在一部分河面上，以及河对岸的树上，还留下太阳金黄色的余晖。鸟儿成群结队地在天空中翱翔，红光映照在乌鸦的身上，照在仙鹤的白色翅膀上，照在猫头鹰的淡黄色的身上，仿佛把这些飞禽变成了陌生的异国动物。帕拉蒂目不转睛地望着它们自由自在地飞翔。她不知道这些鸟儿的巢在哪里，但是它们舍不得那模糊而又迷人的景色。一联想到自己，帕拉蒂的两眼就挂满泪珠。她用手擦掉了眼泪，凝望着远方。对岸的树梢上，金黄色的光辉逐渐暗淡下来，而树木的黑影不断地延伸着，使河水逐渐变暗了。黑暗象是吐出了长长的舌头，悄悄地吞噬着面前一切明亮的东西。

突然从河的右方河口开来一只淡黄色的小船，在前面靠岸了。船上除船夫外，一个乘客也没有。船夫好象是吉达港的穆斯林，他朝帕拉蒂的脸上打量了一会儿，就用难懂的吉达港的土话说："大嫂要过河吗？给一个安那我就把你载过去。"

帕拉蒂摆了摆手说："不，我不到那边去。"

船夫说："好吧，只给两个拜沙，去吧！"

帕拉蒂说："不，大爷，你去吧。我家就在河这边，我没有必要到河那边去。"

船夫没有走，笑了笑说："要是没有钱，就不用给钱，还是去吧，带你去逛一会儿回来。"说完他开始把船往码头上靠。帕拉蒂害怕了，这儿是被树挡着的黑暗而又僻静的地方。由于长期住在这儿，所以，即使她不能说当地人的话，但还是能够听得懂，而且她也知道，吉达港的穆斯林船夫都

是些大坏蛋。她马上站起身来，用生气的口吻说："你给我滚开，要不我就叫警察了。"

她响亮的声音和犀利的目光，大概使吉达港的穆斯林胆怯了，于是他原地停了下来。帕拉蒂仔细地看了看他。他的年纪大约五十来岁，可是穿戴仍很讲究。他穿着带花的围裤，虽然已经被油渍弄得很脏，也许是从寄卖商店买来的。头上戴着带花纹的帽子，帽子向前倾斜着。帕拉蒂用充满愤怒的目光看着他，不一会儿她突然笑了，说："大哥，你不但完全改变了样子，连喉咙里的声音也变得象穆斯林一样了。"

船夫说："我来了，你还叫警察吗？"

帕拉蒂说："要叫警察来把你抓住才好呢。干吗还不让阿布尔沃先生的愿望实现呢？"

船夫说："来吧，我就讲讲他的事吧。潮水不会停多久了，还有四英里的路。"

帕拉蒂坐上船以后，医生开了船。他象一个熟练的船夫一样把船划得飞快，好象双手划桨是他的本行。他说："拉玛号船开走了，看到了吧？"

帕拉蒂说："看到了。"

医生说："阿布尔沃就站在靠这边的头等舱的甲板上，看到了吗？"

帕拉蒂摇了摇头说："没有"。

医生说："他的家或办事处我是不能去的，所以我把淡黄色的船靠在码头的一边，站在船上向他举手致敬……"

帕拉蒂懊丧地说："为什么？到底为什么你去干这么冒险的事？大哥，难道生命对你来说完全是儿戏吗？"



医生摇了摇头说："不是，绝对不是。你要问为什么去，那么我告诉你，正是为你在这儿静静思念着的那个人。"

帕拉蒂抑制不住自己的痛苦，哭了。她说："不是那样。今天我不是第一次来，我经常来这里，不是为了某个人而来的。他认出你来了吗？"

医生笑了笑说："没有，完全没有。我很懂得这门学问，要认出这个大胡子是不容易的。不过，我当时真希望阿布尔沃先生把我认出来。可是，当时他那么忙，连看一眼的时间也没有。"

帕拉蒂一声不响地望着他，医生也望着她那非常热切的面孔，两人沉默了一会儿。

帕拉蒂问道："后来怎样了？"

医生说："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情况。"

帕拉蒂尽量笑着说："没有什么特别的情况，那是我的幸运。如果他认出你来，就会叫人把你抓住，我也会为了免受耻辱而自杀的。职业丢了也就丢了，命总算保住了。"说到这里，她望着对岸的远方，深深地吸了一口凉气。

医生不声不响地往前划着船。帕拉蒂沉默了一会儿后，突然问他："大哥，你在想些什么？"

"你说说看。"

"我说？你是在想：帕拉蒂作为一个妇女，比我更能识别人。一个受过教育的人，为了活命竟能干出这种事情来。不知羞耻，不讲情义，没有感情，也不告诉一声，也不设法打听一下，害怕得完全象一只野兽一样逃走了。这些我都不能想象。可是毫无疑问，帕拉蒂早就明白。是不是这样？说真的。"



医生扭过头去，没有回答，划着船向前走，也没有说什么。

“你朝我看一看，大哥！”

医生一回头，帕拉蒂的双唇开始颤抖了，她说：“作为一个人而没有一点人性，这怎么可能呢，大哥？”说完，她用牙齿咬住嘴唇，极力不让嘴唇颤抖，但是她抑制不住眼角里涌出来的泪水。

医生没有附和，也没有反驳她的话，同时也没有说一句安慰的话。好一会儿他那炯炯有神的目光好象显得模糊了。

伊洛瓦底江的这条支流不深也不宽，所以一般说来没有轮船或大船行驶，只有渔民小小的捕鱼船间或停泊在岸边。这些船里也没有人。头顶上的天空开始出现星星，河水已经变得昏暗了。在这无声的沉寂中，除了医生用手小心划船而发出的轻微的桨声以外，其他任何声音也没有。前方，两岸成排的树木好象汇合在一起了。帕拉蒂含泪的眼睛直直地望着茂密枝叶的幽暗处，她一声不响地坐着。他们的船向哪里走，帕拉蒂一点也不知道，而且也不想知道。当船突然要进入一棵大树遮着的被攀援植物覆盖的水渠时，她吃惊地问道：“你要把我带到哪里去呢？”

医生说：“带到我住的地方去。”

“那儿还有谁？”

“没有任何人了。”

“你什么时候把我送回来。”

“会送你回来的。如果今天夜里不能送你，那你就明天早晨走。”

帕拉蒂说：“不行，大哥，那不行。你从哪儿把我带来

的，还要把我送回到哪儿去。”

“可我有很多话要跟你说呀，帕拉蒂！”

帕拉蒂对此没有给予任何回答，还是依然摇着头说：“不行，你得把我送回去。”

“可那又为什么呢？帕拉蒂，难道你不相信我么？”

帕拉蒂低着头，一声不响地坐着。

医生又开始说：“有多少这样的夜晚你单独和阿布尔沃度过了，难道他比我还更值得信任吗？”

帕拉蒂仍然不声不响地坐着，没有说“是”，也没有说“不是”。水渠这儿很暗，而且很窄，有时两岸的树枝还会碰到身上。那边河里已经开始在退潮，河水正在往下降。医生拿出灯，点燃后放在 的中央，然后用竹竿撑着船说：“帕拉蒂，今天我要带你去的地方，是世界上谁也无法把你从那儿救出来的地方。现在你完全懂得我内心是怎么想的了吧。”他突然哈哈大笑起来。在黑暗中帕拉蒂不能看清他的面孔，但是从他发笑的声调看来，好象有谁责难了他似的。帕拉蒂抬起头，用毫不怀疑的声调说：“要了解你内心是怎么想的，我没有那么高的智慧，但是我了解你的作风。我单独一人住下不妥当，大哥，所以说了那样的话，请你原谅我。”

医生沉默了一会儿，然后用平静自然的语调说：“帕拉蒂，离开你我感到难受，你是我的妹妹，是我的姐姐，是我的母亲。如果我对自己没有这种信任，那我就不会走上这条道路。但是在这个世界上，能够了解你的价值的，除了我以外再没有其他任何人。如果有那么一天，阿布尔沃能够了解其百分之一，那么他的一生就算有了意义。大妹，你回到杜

会上去吧，今后不要和我们呆在一起。仅仅是为了要谈谈你的事，我今天才去会晤阿布尔沃的。”

帕拉蒂保持沉默。今天阿布尔沃一句话也没有说就走了。他为了寻找职业才到缅甸来的，他们相识才几天。他是一个正统的婆罗门的孩子，他有自己的国家，有自己的社会，有自己的家庭，也有自己的亲属，此外，不知还有些什么人。而帕拉蒂呢，一个不可接触的基督教姑娘，她没有自己的国家，没有自己的家，没有父母，没有任何可以称作自己人的亲人。如果这种相识就此结束了，那又有什么值得抱怨的呢？帕拉蒂仍然一动不动地默默坐在那里，在黑暗中她的两眼在流泪。

前面附近的树丛中露出了一点光亮，医生朝那边示意说：“那就是我住的地方，稍微一转弯就可以到它的前面下船。以前我是很自由的，现在不知陷入什么情感之中了。帕拉蒂，我为你想得很多，在我走以前，我很想看到你已经有了一个安全的依靠。”

帕拉蒂用衣襟擦去眼泪说：“大哥，我很好。”

医生长长叹了一口气。他的话是不寻常的，好象针一样刺进了帕拉蒂的耳朵。

医生说：“大妹，你哪里很好呢？我的人来告诉我，你不在家。我想，我一定会在码头的什么地方找到你，结果没有找到，但是当时我确信一定会在河岸的某个地方碰到你。帕拉蒂，那个不幸的人不仅夺走了你的欢乐，而且连你的勇气也给毁掉了。”

由于弄不清楚这句话的全部含义，帕拉蒂不响了。医生说：“那天你毫不担心地把床让给我，自己睡在地上，而且

笑着说过：‘大哥，有谁会害怕你这样的人，或者在你面前感到不好意思呢？你睡吧。’但是今天你没有那样的勇气了。虽然阿布尔沃并不是特别值得信赖的人，但是毕竟就在身边，所以昨天看来你心里还没有这种疑惧。奇怪的是，象你这样的女孩子的大无畏的自由思想，竟会被他那样一个无能的人那么容易地毁掉！”

帕拉蒂用温和的语调说：“大哥，可有什么办法呢？”

医生摇了摇头说：“办法也许没有。不过，大妹，我想，今天没有一个怀疑你的行为的人在你的身边，因而如果你自己的心日日夜夜怀疑自己，那你怎么生活下去呢？帕拉蒂，没有一个人能这样生活下去。”

帕拉蒂从来没有这样分析和观察过自己，她又哪里有时间这么做呢？听了医生的话之后，她感到无限的崇敬和惊异，但仍然一声不响。

医生又开始说：“我还认识另外一个女孩子，她是俄国人，不过还是不提她吧。我不知道你们什么时候再见面，不过看来仿佛会有这一天的，但愿老天爷作主。你的爱情是无可比拟的，任何人也不可能把阿布尔沃从你的心目中抹掉。但是要使自己能够为他所接受，从今天起就需要开始始终如一和极小心谨慎的磨练。帕拉蒂，不要让他日常给你的屈辱所引起的懊丧心情彻底毁坏你的人性。唉！在一个心地纯洁没有任何价值，而肉体纯洁才是一切的地方，也只能这样来自我安慰。对于那些把肉体的享受当作最高目标，不尝到果实的滋味便不满足的人来说，你只能这样硬着头皮，付出代价，以保持肉体的纯洁。不知道我命里注定的死期还有多少天，但是总有一天，在把你称作‘大妹’而感到骄傲的斯瓦

萨吉身边就将一无所有了。”

帕拉蒂问道：“那你叫我做什么呢？不是你一再跟我说，叫我回到社会上去吗？”

“但是我没有说过叫你低着头去。”

帕拉蒂说：“大哥，不过没有人高兴妇女们昂起头来。”

医生说：“那就不去吧！”

帕拉蒂懊丧的脸上露出了笑容，她说：“大哥，关于这一点你放心好了，我不会去的。我自己亲手堵塞了所有的道路，而只保留了一条可通行的道路，今天那条路也不通了。这是你亲眼看见的。现在，你给我指出什么道路，我就走什么道路。只是请你答应我的哀求，不要把我带到你那可怕的道路上去。既然通向去上帝身边这样困难的目标还有许多途径，难道达到你的目标就只有一条路而没有第二条吗？我坚定地相信：人类的智力到现在并没有完全枯竭，一定还会有其他的道路。从现在起，我将去探索它。可怕的痛苦又算得什么，我在你们准备处死他的那天晚上就已经体验过了。”

医生笑了，他说：“这就是我住的地方。”他这么说时使劲地把船拖上了岸。他下了船，一边用灯照路一边说：“把鞋子脱了再下船，脚上要沾上泥的。”

帕拉蒂不声不响地下了船。旁边是由四、五根粗壮的麻栎树桩和一些破旧木板搭成的一间房子。潮水一退，下面就积满了淤泥。到处是树叶和杂草腐烂后散发出来的臭气。除了前面有几尺宽的一条路以外，周围都长满了荆棘。别说蛇或蝎子，就是狮子、狗熊，甚至大象藏在里面，也发现不了。如果不亲眼看见，不可能想象这里面还可以住人。可是对这个人来说，世界上的一切都是可以办到的。

当帕拉蒂拉着绳子走完由腐朽木头作的梯子，到达上边以后，看到一个七、八岁的孩子开门，她惊呆了。一进到里面，又看到地上铺有床单，一个年轻的缅甸妇女躺在上面睡觉。有三、四个孩子在里面来回走动，其中有一个还在房间里拉了屎。也许觉得没有必要把它清除，一种难忍的臭气污染了周围的空气。地上到处都是米饭、豆子以及葱头和大蒜皮。旁边的一个角落里摆着两三个大小不同的黑土罐，孩子们就伸手从里面掏饭吃，或者把吃的东西在里面捣碎。帕拉蒂跟在医生后面，走到前面的房间。房间里什么行李物品也没有，地上铺着床单，一边放着叠好的毯子。医生把毯子铺开，说："帕拉蒂，坐下吧。"帕拉蒂不声不响地坐下了。她看见那个熟悉的沉重的包袱放在一边，也就是说，这里是医生现在真正的住处了。那个缅甸妇女朝这边房间问了一句什么，医生用缅甸话回答了她。不一会儿，一个男孩端来一些饭和菜。医生带来了船上的灯。在灯的光亮中，帕拉蒂看清了这些吃的东西之后，开始感到恶心。

医生说："也许你也饿了，不过这些东西……"

帕拉蒂嘴里没有说什么，但是她使劲摇头，表明她不想吃。她是信基督教的女青年，不讲究什么种姓区分。但是，这些东西从哪儿来的，这她是看清楚了的。

医生说："我可感到很饿了，大妹，那我就先填一下肚皮吧！"说完他洗了手，高高兴兴地坐下吃饭。帕拉蒂朝他看也不看一眼，由于厌恶和难受，她把脸转向一边，她内心深处的哀号，好象要通过千百条孔道向外喷发出来。啊，可怜的国家！啊，对自由独立的渴望！在世界上，这些人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称得上是自己的。这个家，这种饭食，这种令

人憎恶的一切，这种象森林中的野兽一样的生活。有一会儿工夫帕拉蒂甚至感到死亡也比这种生活要好。也许有很多人可以去死，可是，人世间还能找到什么例子，可以和这种使身心无休止地受到压抑、一步一步把人带向死亡的难以忍受的痛苦相比吗？国家不独立的痛苦是否已经包括了这些人的一生所有的痛苦感受呢？

她想到了阿布尔沃对他失去职业的伤心，对在自己朋友面前露出手上的印记而感到的耻辱，那不就是印度母亲的千千万万的孩子中的一个吗？那不就是国家的骨干吗！他们吃得舒服，穿得好，通过考试成功地找到职业，从生到死，他们的生活一帆风顺。而这个人，带着纯真的心情非常惬意地坐在这里咽下猪狗食还不如的饭！帕拉蒂霎时感到自己好象正站在喜马拉雅山顶峰下的一块石头上，和上述的那些人中的一个产生了爱情，由于失去了充当他的家庭主妇的资格，今天她正呼天抢地地痛哭！突然帕拉蒂用沉重的语气说："大哥，你所选择的这条流血的道路，无论如何是不正确的，不管你举出多少过去的例子。人类生活中，这样一条法则是不可能成为真理的，即：只有过去已经经过的经验才有资格掌握未来。你的这条道路是不正确的。可是我接受你的这种抛弃一切为国家服务的精神。让阿布尔沃生活幸福，现在我不因他而感到悲伤，今天我已经亲眼看到我自己生活下去的理想了。"

医生惊异地抬起头，嘴里含着饭，含糊不清地问道："你怎么啦？"

二三

医生洗完手，擦过嘴，然后坐到自己的包袱上。刚才来过的那个男孩，叼着一支大卷烟走进房间，用嘴吸了好一阵子，然后把卷烟放在医生手里就走了。医生觉察到了帕拉蒂脸上出现的惊异神色。他笑着说："帕拉蒂，如果在世上有什么东西可以白白得到，那我是不愿意放弃的！阿布尔沃的叔叔第一次在仰光的码头逮捕我的时候，从我的口袋里搜出了吸大麻烟的烟斗。如果没有它，也许还不会放我。"说完他笑了。

帕拉蒂曾听他说过这件事，她说："我知道，尽管是因它才放了你，但你并不抽大麻烟，这我是清楚的。不过，大哥，这所房子是谁的呀？"

"是我的。"

"这个缅甸妇女和孩子们呢？"

医生笑了，说："都是我一个穆斯林朋友的。他也象我一样是被判过绞刑的人，不过他的事是属于另外一类。最近他到外地去了，可惜你没有认识他的机会了。"

帕拉蒂说："我并不急于要认识他。不过还是请你让我和你现在住的天堂告别吧，把我送回家吧。大哥，在这儿快把我憋死了！"

医生笑着回答说："这个天堂你觉得不怎么样，这一点在我把你带到这里来以前我就知道。不过，帕拉蒂，我要和你说的话，在这个天堂以外的其他任何地方都不能说。今天你不得不忍受一点委屈。"

帕拉蒂问道："你是不是马上要到什么地方去？"

医生说："对，要到北方和东方一些国家去走一趟，也许要两年的时间才能回来。不过，大妹，今天你受了不少苦，所以我想把什么事情都告诉你，但又感到很不好意思。但是今晚以后，能否很顺利地再和你见面，这我还没有把握。"

听了医生的话，帕拉蒂惶恐不安了。她说："你明天就走吗？"医生沉默不语。帕拉蒂心里知道，要改变他的决定是不可能的。今后，也就是说今晚过后，她在这个世界上就完全是孤零零的一个人了，连一个理她的人也没有了。

医生说："我得从中国南部步行到广州，然后如果从那条路去不成美国，我就到太平洋的岛屿上周游一趟，然后再回到这里来栖身。帕拉蒂，以后如果还不爆发革命，我就一直呆在这里。"接着他突然笑了笑说："如果回来不成、那么大妹，你总会得到消息的。"

这个人用平静的声调说出来的简单话语多么平常，但是他那可怕的面孔却在帕拉蒂的眼前浮动起来。她呆呆地等了一会儿，说："步行到中国去十分可怕，这我是听说过的。但你不要暗自好笑，大哥，我不是来吓唬你，这方面我是了解你的。不过，如果你想从这儿走掉，那么为什么还想回到这里来呢？难道你自己的祖国不需要你吗？"

医生说："正是因为祖国的工作，我才不能轻易地离开这个国家。在这个国家里，妇女是自由的，她们了解自由的含意。我有很多工作要靠她们。如果有一天这个国家出现了革命的火种，那么帕拉蒂，你不管住在哪里，记住我的话，那革命之火将是你们妇女点燃的。记住我的话吧！"



帕拉蒂明白他的话的含义，于是说："大哥，可我并不是你的同路人呀！"

医生笑了，说："这我知道。不管你的道路是什么，记住大哥的话，不会有什么错。另外，请经常记起大哥！"

帕拉蒂自己也笑了，说："有很多事情可以使我记住你。你不就是这样把人拖进灾难中去的吗？大哥，但你不能拖我。"说完她突然站起身来，把摊开的毯子拍打一番，拿来床单和枕头，一边整理一边慢慢地说："今天阿布尔沃先生乘的轮船所行驶的航道，就是我这一生中唯一的道路。另外，在我们见面的那天，你也会同意我说的话的。"

医生感到不安了，说："帕拉蒂，你这是在干什么？这个破烂被单我自己还不能铺好？你这样做完全没有必要。"

帕拉蒂说："你认为没有必要，但我认为有必要。以后尽管我要为其他的人铺床单，但我永远忘记不了你的这张破烂的床单。在妇女的一生中，如果连做这样的事都是不必要的，那什么事才是必要的呢？大哥，她们的职责还有些什么，你能说出来吗？"

医生笑着说："大妹，我不能回答你。在你面前，我承认失败。不过象这样的大事，我在任何时候，在任何妇女面前都没有承认过。"

帕拉蒂面带微笑，问道："在苏米德拉大姐面前也没有？"

医生摇了摇头说："没有。"

床单铺好后，医生不再坐在包袱上，他在床单上坐下来。帕拉蒂坐在旁边的床单上。她低下头沉默了一会儿说："在你临行前，如果我问你一件事，你能原谅你这个小妹妹

向你提这个问题的错误吗？”

“能原谅。”

“那你告诉我，苏米德拉大姐是什么人，你是在哪儿结识她的？”

医生听了她的问话后，沉默了好大一会儿，然后笑着说：“她是我的什么人，如果她自己不回答，没有其他的办法可以知道。但是应该说，在我还没有认识她的时候，我在警察面前是把她作为我的妻子来说明的。苏米德拉这个名字还是我给起的，今天这个名字对她来说也许只是一个纪念而已。”

帕拉蒂带着极大的好奇心，目不转睛地望着医生。医生说：“听说她的母亲大概是犹太人，而她的父亲则是孟加拉的婆罗门。父亲以前随着马戏团到了爪哇，开始是在爪哇的苏拉巴亚火车站工作。当他活着的时候，苏米德拉在教会学校念书。她父亲死后五、六年的情况，你就不要问了。”

帕拉蒂摇着头说：“不，大哥，这是不行的，你得把一切都告诉我。”

医生笑了笑说：“我也不都知道呀，帕拉蒂。我只知道她妈妈、她、两个舅舅、一个中国人，还有两个马德拉斯的穆斯林，合伙在爪哇偷偷地贩运鸦片和大麻。到那时为止，我不知道他们干什么。我只是看到，苏米德拉经常坐火车来往于巴达维亚和苏拉巴亚之间。由于她长得很美，我象很多人一样也注意到了她，就是这些。但是，有一天在德格火车站的候车室里，我突然和她认识了，她是孟加拉人的女儿，这也是当时我才知道的。”

帕拉蒂说：“由于苏米德拉大姐长得很美，你就再也不



能忘记她了，是不是，大哥？”

医生说：“就算是吧。有一天我离开爪哇到另外的地方去了，而且也许已经把她忘记了。但是，一年以后，突然在本古伦的码头上又和苏米德拉见了面。一个小匣子里装的是鸦片，四周都站着警察，苏米德拉站在中间。她一看到我两眼就流出了眼泪，我不得不决定救她出来。我根本不承认小匣子是我们的东西，我说明她是我的妻子。这是她所没有想到的，所以她很惊讶。这件事发生在苏门答腊，所以我给她取名为苏米德拉，她原来的名字叫洛兹·达乌德。在那些日子里，本古伦的案件是在巴邦城审理的。那里有我的一个最好的朋友保尔·古鲁格尔，我让苏米德拉住在他的家里。在案件的审理中，地方长官倒是释放了苏米德拉，不过苏米德拉却没有释放我。”

帕拉蒂笑了，说：“大哥，你是永远得不到释放的。”

医生说：“她的那一伙人慢慢得到了消息，并且在等待时机。我发现我的朋友古鲁格尔也对她的美貌动心了，所以我就把她托付给他们，有一天我自己悄悄地从苏门答腊逃走了。”

帕拉蒂惊异地说：“你把孤零零的她托给了他们？啊，大哥，你是多狠心的人呀！”

医生说：“是呀！大概和阿布尔沃差不多。过了一年，那时我住在瑟利比斯岛的麦卡斯城一个不出名的小旅馆里。一天傍晚，我走进自己的房间一看，苏米德拉在里面坐着，象通常印度教妇女一样，穿着丝绸纱丽。就在那天，她象印度教妇女一样第一次低头向我致意说：‘我是放弃了一切而来的，而且是洗尽了过去的一切而来的。你吸收我参加你的

工作吧，你再也遇不到比我更可靠的助手了。'”

帕拉蒂屏息一会儿，问道：“那后来呢？”

医生说：“帕拉蒂，后来的事我只能这么说，直到今天为止，我找不出一条抱怨她的理由。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件她不能干的事，一个在一天的时间里能够把过去二十一年所有的传统观念都洗刷干净的人，我是有点害怕的。不过，她也是够狠心的。”

帕拉蒂一声不响地坐着，心里一再想问他：“就算她狠心吧，那你对她爱得怎样呢？”可是由于不好意思，这话一直没有问出口。不过，她现在知道了那个令人惊叹的女子的好多过去不为人所知的历史。苏米德拉坦然的沉默和一贯的冷漠，对她来说都是可以理解的了。

医生突然不小心意味深长地叹了一口气，有那么一会儿，他不好意思地激动不安起来，但也仅仅是那么一会儿。由于长期的修养和磨练，他对自己身心有着非凡的控制能力。不一会儿，他的声调平静了，面庞也带上了自然的微笑。他说：“后来我只得带着苏米德拉到了中国广州。”

帕拉蒂忍住笑，装着一本正经的样子，扭转头说：“你们本来不该到这里来的，谁叫你们到这里来的呢？你说说看，我们可没有叫你们到这里来。”

医生微笑着沉默了一会儿，接着说：“也不是根本不该来。我曾想过不把这些事对任何人说。可是你的毛病就是不听个究竟就满足不了好奇心。如果我不说，你就会一直这样猜下去。与其让你乱猜下去，倒不如告诉你还好些。”

帕拉蒂说：“我也是这么说，大哥，你还是都说出来吧！”



医生说："事情是这样：苏米德拉在我住的旅馆的二层楼上租了一个房间，我极力劝阻过她，她无论如何也不答应。后来我说，你不答应，那我就不得不到其他什么地方去了。这时她就哭了，请求我庇护她。

"第二天我发现，达乌德那一伙人来了，总共有十来个人，有一半是阿拉伯人，另一半是黑人，一个个结实得象牛一样。达乌德很突然地就宣称苏米德拉是他们的女人。"

帕拉蒂笑着说："就当着你的面这样说的？那你和他们大概大吵了一通吧？"

医生点了点头说："那当然。苏米德拉一再否认，她说这一切都是假的，完全是策划的阴谋。也就是说，他们还仍然想带她回去跟他们秘密地贩卖鸦片。他们在太平洋的许多岛屿上都有据点，他们是一个很大的集团，是什么事都可以干得出来的。我明白了，苏米德拉为什么不愿意离开我，同时我更清楚地了解到，这个问题是不容易解决的。他们一点耐心也没有，他们希望马上解决问题，把苏米德拉带走。当我制止他们并威胁叫警察来逮捕他们时，他们才走掉了。不过，临行时他们还恶狠狠地扬言说，至今任何人也没有逃脱过他们的手心。要说那完全是吹牛，倒也不尽然。"

帕拉蒂心情紧张地问道："后来呢？"

医生说："我一整夜都提防着，我知道他们一伙会来袭击我的。"

帕拉蒂焦急地说："那时候你们两人干吗不到警察局去呢？为什么不通知警察呢？难道荷兰政府连警察也没有吗？"

医生说："有也少得可怜，何况到警察局去，对我自己

来说也并不是没有危险的。还好，那一夜总算是顺利地过去了。从那儿到海边有许多商船来往。第二天大清早我定好了一只船，可是苏米德拉突然发烧，起不了床。在那天的深夜，开大门的声音惊醒了我。我从窗子向外一看，只见旅店的人把大门打开了，有十多个人拥进了旅馆。他们策划好了，打算设法堵住我的房门，从旁边的楼梯上冲进苏米德拉的房间。”

帕拉蒂屏住呼吸，问道：“后来呢？你们从哪儿逃走的？”

医生说：“哪儿有逃走的时间？他们到达之前，我就打开了我的房门，挡住了他们上楼梯的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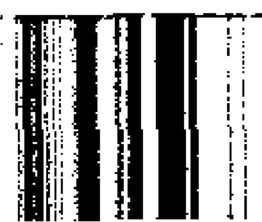
帕拉蒂的脸色突然变了，她又问道：“你一个人？那后来呢？”

医生说：“后来的一切都是在黑暗中发生的，我也很难说清楚。不过我身上是有感觉的。我的左肩上中了一枪，膝盖正下面也中了一枪。天一亮警察就来了，设置了岗哨，警车也来了，抓走了六、七个人。原来旅馆的人通知警察局说来了土匪。如果那儿是英国统治，说不准这个案子要闹到什么地步呢。但是当地荷兰政府的法制也许完全是另外一套，根本没有验尸，就把尸体掩埋了。”

帕拉蒂听完这段叙述后，由于惊恐，好长时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后来她脸色苍白，用含糊不清的声音说道：“掩埋了什么？是你亲手把他们打死的？”

医生说：“我不过是一个起因而已。要不，应该看作是他们自己把自己打死的。”

帕拉蒂再也没有说什么了，只是长长地叹了一口气，不



言不语地坐在那里。医生自己也沉默了好一阵子，后来他说："我们两人有时坐船，有时坐马车，有时坐轮船，辗转来到了墨拉塔市。从那里改名换姓坐上了一条中国船到了中国广州。不过后来的事你也许不想听了，是不是，帕拉蒂？你也许在想，大哥的手也沾上了人的鲜血？"

帕拉蒂不在意地打量着他，说："你不送我回家了，大哥？"

"你现在就走？"

"对了，你送我走吧！"

"那就走吧！"说完，医生把下边的木板移开，悄悄地取出了一件东西放进口袋里，帕拉蒂知道那是手枪。她身边也有手枪。根据苏米德拉的指导，她早就带着手枪在路上行走了。但是手枪是一种杀人的武器，这一点似乎今天她才弄明白。刚才医生放进口袋里的手枪，不知道曾经置多少人于死地，一想到这一点，她全身的毛发都竖了起来。

坐上船后帕拉蒂慢慢地说："不管你做什么，你是我在世界上唯一的依靠。我的心情一天不平静下来，你就一天不能离开我走掉。大哥，你说，不离开我吧？"

医生笑着说："好，就这样，我得到你的允许后再走。"

二四

帕拉蒂坐在船上胡思乱想起来，其中大部分是杂乱无章的。最震撼她的心灵的是苏米德拉的经历，即她早在青年时代那种不幸而又奇特的事迹。对任何妇女来说，冒昧地和苏

米德拉交朋友，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帕拉蒂也未能和她建立起感情。可是由于帕拉蒂承认她在一切方面都是非凡的出类拔萃的人物，从而对她献出了自己的一片忠心。不过，那天作为一个妇女，不管阿布尔沃犯了多大的罪过，却那么轻易地下令处死他，这使她的一片忠心转化成了无限的恐怖，正象要被作为祭品的牲口看到鲜血淋淋的屠刀一样。帕拉蒂多么爱阿布尔沃，这一点苏米德拉是清楚的；而爱情究竟是一种什么东西，她也并不是不知道。可是作为一个妇女，下令处死另外一个妇女比生命还要重要的情人时，竟那样泰然！每当内心的苦恼难以抑制的时候，她说服自己，认为如果不是苏米德拉对职责这样忠诚，那又有谁会拥护她当主席呢？那些把一生置之度外，甚至生命也依法被抵押给法庭的人，他们怎会信任她呢？苏米德拉的出身、她所受的教育、她少年和青春年华时期的奇特的经历、她的冷漠而又含蓄坚定的感情、她的责任感、她的铁石心肠，这一切使帕拉蒂看出了彼此的联系。帕拉蒂内心原来就有的一种女子特有的傲慢，今天好象显得更强烈了。帕拉蒂现在很清楚，企图以温存从苏米德拉那里乞求到什么，这在世界上简直是独一无二的大笑话。

船一靠岸，一个人从隐蔽处钻出来，站到船的前面。帕拉蒂这时正抓住医生的手，从船上走上码头。突然看到前面有人，她又抽回了脚。

医生小声地说：“他就是我们的赫拉辛哈，是来送你回家的。怎么样，赫拉辛哈，一切都妥当了吧？”

赫拉辛哈说：“是，一切都妥当了。”

“我也能去吧？”

赫拉辛哈说："世界上还有谁能阻止你去呢？"说完他笑了笑。

医生懂了，警察方面已经在监视帕拉蒂的家，他去是危险的。

帕拉蒂仍然抓住医生的手，小声地说："大哥，我不去了。"

"可你没有什么必要到处躲藏呀！帕拉蒂！"

帕拉蒂仍然那样小声地说："即使有这种必要，我也不能到处躲藏。但是我不跟他去。"

医生懂得她拒绝的理由。在审讯阿布尔沃的那天，她就是被这个赫拉辛哈带去的。他想了一想说："帕拉蒂，可你要知道，你住的那片街区多么可怕，在这样的深夜里，你独自一个人去不好。而我……"

帕拉蒂用不耐烦的口气打断了他的话，说："不，大哥，你送我回去。我又没有发疯，竟会……"

她没有把话说完就停下来了。不过，这么晚了，一个女人穿过那片街区是不行的，对于这一点谁还能比她更清楚呢？医生看到她丝毫没有放开手下船的打算，就用亲切的口气慢慢地说："我自己把你送回去也感到难为情。你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吧。大妹，我们有一个诗人，到他那里去，他就住在河对岸，好吗？"

帕拉蒂问道："大哥，什么诗人？"

医生说："我们的一个教师，一个贪酒的人。"

帕拉蒂高兴地说："是他？会碰上他在家吗？也许喝了酒，醉醺醺地不省人事呢。"

医生笑了，说："那也没有什么奇怪的，不过他一听到

我的声音就会清醒过来的。除了他，娜沃达拉也住在附近。可能的话，我还叫她给你弄点什么吃的东西。”

帕拉蒂活跃起来了，说：“请原谅，大哥，在这样的深夜里可别张罗给我弄什么吃的东西。不过，我们到那里去吧！天一亮我们就回来。”

医生又把船撑开了；赫拉辛哈消失在黑暗里。帕拉蒂好奇地问：“大哥，警察到现在还不怀疑这个人？”

医生说：“不怀疑。他是电话局的听差，给人传呼电话的，所以他任何时候到任何地方去都不怕。”

这时刚刚涨潮，船离码头后如果不逆流而上，要靠准对岸的地方是困难的，所以医生紧贴岸边用竹篙非常小心地慢慢把船往前撑。帕拉蒂看他这么吃力，说道：“算了吧，大哥，不必到那里去了，不如回家去吧。潮水很急，半小时也靠不了岸。”

医生说：“帕拉蒂，不光是要见见他，我找他还有要紧的事呢！”

帕拉蒂报以嘲弄的一笑，说：“谁会感到有必要去见他呢？我却有点不相信你的话，大哥。”

医生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你们没有任何一个人了解他，帕拉蒂。象他那样真正具有优良品德的人，是哪儿也不容易找到的。他凭着他那张破琴，跑遍了所有的地方。此外，他还是一个大大的学者。在什么地方的哪本书里写的什么，除了他，我们中没有一个人能够知道。我确确实实很喜欢他。”

帕拉蒂暗自感到内疚，她说：“那你干吗不尽力促使他戒酒呢？”

医生说："我不尽力促使任何人戒什么。"然后停了一会儿，又说："另外他是个诗人和有道德的人，他们这一种人是有点与众不同的，他们的好坏标准和我们的不一样。可是，这并不意味着，标明社会上好坏标准的法律能够宽容他。他的好处所带来的后果，我们大家都分享。而他的缺陷产生的后果则由他一个人承担。所以每当这个可怜的人很痛苦的时候，总是有一个人去为他分担痛苦，而那个人就是我。"

帕拉蒂说："你能感受到所有人的痛苦，大哥，你的心比妇女们的心还要温柔。不过，你怎么能信任那样的好人呢？他一喝醉酒是什么也能说出来的。"

医生说："他还保留着这种理智，同时有趣的是，没有一个人相信他的话。"

帕拉蒂问道："大哥，他叫什么名字？"

医生说："什么阿杜尔、苏伦德尔、提伦德尔，反正心里想到一个什么名字，就叫什么名字，不过真正的名字叫谢希伯德·溥米格。"

"我风闻他很听娜沃达拉的话。"

医生笑了笑，说："我也有这样的感觉。"

说到这里，医生把船头调准对岸，小小的木船在水流中随着桨的划动飞速前进，转眼间就到了对岸。岸边周围堆放着英国公司的成堆的大型木材，上涨的潮水从空隙中灌进这一堆堆的木料堆里，倒映出远远停泊的一些船只的灯光。医生把船划进两堆木材中间的空隙，把帕拉蒂扶下了船。他们小心地走过木材堆，在不远的地方有一条小路，小路的两旁是积水的大大小小的水坑，四周是数不清的树木，这条小路

穿过那些树木，不知通向漆黑的森林里的哪一方。

帕拉蒂有点害怕，问道：“大哥，你把我从对岸的一个可怕的地方带了出来，又把我引到了这样一个可怕的地方来。你们这些人难道象老虎狗熊一样，除了这样的地方，就不知道呆在其他什么地方吗？就算不害怕其他什么，至少也得担心蝎子或蛇咬吧？”

医生笑着说：“大妹，蛇和蝎子可不是从英国来的；它们能区别善恶，不惹它们，它们是不咬人的。”

帕拉蒂马上想到了过去某一天的一件事，那天医生也是用这样带笑的声音对欧洲人发表了极其憎恶的言词。医生接着说：“大妹，你不是说到狗熊和老虎吗。我常常想，如果在广阔的印度没有人居住，到处都是狗熊和老虎栖息的话，那么，可能这些从英国来的人只是在这里打打猎而已，而不会张开大口成天呆在这里吸血的。”

帕拉蒂一声不响，不管什么人对整个英国民族怀着这样的憎恨，都使她非常难过，特别是面前这样一个胸怀宽广的人发出这样的恶语时，她的两眼不由得噙满了泪水。她内心反复想，这绝不是真的，这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是真的，根本不可能是这样。

这时，一种悦耳的声音传到他们的耳里。医生突然停下来说：“我们的教师还没有睡，而且也没有喝醉。这样美妙的琴声你曾听过吗，帕拉蒂？”

再向前走几步，帕拉蒂惊愕了：不知从哪里又传来了一种悲戚的声音，缠绵不断，世界上简直再也没有比这声音更凄凉的了。有好一会儿帕拉蒂象是失去了知觉一样。医生拉着她的手摇了摇说：“走吧。”

帕拉蒂吃惊地说："走！这真出乎我的意料，我从来也没有听到过这样美妙的声音。"

医生慢慢地说："世界上没有我不能到达的地方，但我记不清是否曾听到过比这更好听的声音了。"然后又笑了笑，说："但是那张琴落到疯子的手里之后竟这么可怜。我曾经搭救过他十多次。我还听说现在他还欠阿布尔沃五个卢比。"

帕拉蒂说："好，我给他寄五个卢比去。"

在树丛中有一座两层楼的木房子，第一层的地面全被淤泥、潮水以及野生植物占据了。楼前面有一座木头做的楼梯，楼梯上有一拱门，拱门上挂着巨大的中国彩色宫灯，里面的灯光清楚地映出几个黑色英文字：谢希·达拉寓所。

帕拉蒂说："给家宅起了名字，叫谢希·达拉寓所。寓所我倒懂了，不过谢希·达拉是什么意思呢？"

医生笑了，说："也许把谢希伯德的谢希和娜沃达拉的达拉合起来，就成了谢希·达拉寓所的名字吧！"

帕拉蒂沉下脸来，她说："这太没有道理了，你怎么能容忍这一切呢？"

医生笑了，说："难道你把自己的大哥当做无所不能的人么？有人把自己的寓所叫做'谢希·达拉'，有的人把自己的公馆起名'阿布尔沃·帕拉蒂'，我怎么能阻止人家呢？"

帕拉蒂生气了，说："不行，大哥，你还是制止这样肮脏的事情吧，要不，我不到他家里去了。"

医生说："听说，他们俩很快要结婚了。"

帕拉蒂厌烦地说："怎么结婚呢？她的丈夫不是还在

吗？”

医生说：“大妹，要是命好，升天难道很困难吗？听说，她丈夫已经死了半个月了。”

帕拉蒂心里很不高兴，但仍然笑了笑，说：“这也许是假的，要不，至少也得等上一年吧，不然，那多丢丑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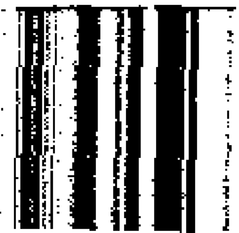
医生看到她的急切心情，沉下脸来说：“好吧，我说说看。但是，事情吹了丢丑，还是成了丢丑，这还是值得考虑的一个问题。”

帕拉蒂听他的话中有话，觉得很不好意思，便不作声了。医生一面上楼一面低声地说：“对这个疯子，我很是头痛。听说，他是真心爱这个女人的。如果是爱上另外一个人，那就好了。”突然他叹了一口气，说：“人们正确或错误的要求，朋友们的意见……这一切都是微不足道的。帕拉蒂，我只是希望，如果他真正爱她，他那真正的爱能拯救他自己。”

帕拉蒂吃了一惊，她同样用很低的声音问他：“大哥，世界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呢？”

医生在昏暗中望了帕拉蒂一眼，然后，他尽力忍住自己的长叹，轻手轻脚地在诗人关着的门前站住了。

听到喊声，琴声停了。隔了一会儿门开了，谢希伯德站到门外，他很快认出了医生，但是在黑暗中仔细看了又看才认出帕拉蒂。他认出后跳了起来，说：“是你，帕拉蒂，请进，请进，请到我的房间里来。”他一面说一面把帕拉蒂拉进房间里。由于他兴奋的脸上表示出来的真诚的欢迎，还有他那毫不矫揉造作的衷心敬意，帕拉蒂的一腔怒气全都消失了。谢希伯德从床底下拿出一个大信封，一面交给帕拉蒂一



面说："打开看看，后天我将接到一张一万卢比的汇票，一个钱也不少，整整一万卢比。人们常说我是赌棍、骗子、酒鬼，那又怎么样？一万卢比，一个钱也不少。"

这一万卢比有它的来历，在这里有必要交待清楚。谢希的亲戚、朋友和熟人中，谁都听他说过，不久他就可能得到很大一笔钱，但是对他的话谁也不相信，反而都嘲笑他。但这笔钱成了他的靠山，他凭着它毫不客气地向人借钱，而且发誓说很快就连同利息一起偿还。他在这笔靠不住的款项上面寄托了多大的希望和憧憬啊！几年以前，当他那有钱的外祖父去世时，象给他的舅表兄弟一样，也给了他一份遗产。好久以来就在洽谈出卖那份遗产的事。一个月以前事情谈妥了。信封里装的是加尔各答的一名大律师的信，律师写道："一两天之内你就可以收到钱。"

医生在帕拉蒂看完信后问道："谢希，你不是说过是两万卢比吗？"

谢希一面摆手一面说："啊！一万卢比难道还少吗？毕竟还是自己的表兄弟，财产是家里的，还不留在家里？医生先生，二哥正是这样写的，写些什么让我……"说着他想站起来拿出二哥的信来看。这时医生劝阻他说："算了吧，算了吧！我们对看你哥哥的信并不热心。"然后又对帕拉蒂说："如果我也有这么个疯疯癫癫的表兄弟，那……"说完他笑了。

谢希不大高兴，他拚命地想证实这样一件事，即从某种意义上说，财产没有拍卖就可得到这么多的钱，原因还在于世间有着他的二哥这样难得的好人。

帕拉蒂笑着说："谢希先生，你说的一点不差，我们没

有看到你二哥，但对他的高尚行为也有了深刻的印象，现在用不着反复说明了。”

这时谢希说：“明天我得还人家十个卢比。对了，那天还借了十个卢比，昨天借了十个，还有阿布尔沃的八个半，后天大后天我差不多要还给人家三十个卢比，一定得还，不能不还。”

帕拉蒂笑了。谢希又继续说：“汇票一来我就存入银行。以前人们随便说我是酒鬼、赌徒、乱花钱的人。可现在我要看一看人们还怎样来说我！实际上，不必去动本钱，光是利息就可以应付家里的开支。而且我还会从利息中省出一些来。在邮局里也要开一个帐户，家里是不能放的。也可能在几年以内还要买一栋房子，看来是不得不买了，成家立业的事已经落在头上。在当前这个时代，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医生朝帕拉蒂看了一眼，大笑起来，可是帕拉蒂却沉下脸来朝另一边望去。

谢希说：“我已经不喝酒了，你大约听说了吧。”

医生说：“还没有听说。”

谢希说：“完全不喝了，永远不喝了。娜沃达拉要我发誓不喝酒。”

就这个问题两个人的交谈可以拖得很长，一个好奇地提问，另一个热心地回答。这个热闹的场面使帕拉蒂陷入了难堪的境地，她也插不上嘴。医生看到这种情形就转了话题，把实际问题提了出来。他说：“谢希，你好象不会很快从这儿搬走吧？”

谢希说“搬走？不会，不会。”

医生说："那很好，那这里就算一个长远的落脚点了。"

谢希连忙回答说："那怎么行呢？现在我不能和你们保持联系了。我不能让我的一生再冒风险了。"

医生朝帕拉蒂笑着说："我们的教师不管有什么缺点，可再大的敌人也不能指责他看风使舵。帕拉蒂，如果你能学习的话，就在这方面向他学习吧。"

帕拉蒂赞成诗人的态度，她以一个好心人的口气说："不过，比起让人怀着不切实际的幻想来，坦率地说清楚要好得多。但这点我办不到。如果我从谢希先生这里学到了这一点，今天我不早就得到解救了么，大哥？"

她的声调在最后突然变得深沉起来，谢希没有注意，即使注意了，他也不会理解其中的含义。而能理解里面含义的人，很快也就理解了。

大家沉默了两分钟。然后还是医生先开口说："谢希，我一两天之内就要走了，徒步到中国，然后再一次周游太平洋的所有岛屿。也还可能从日本到美国去，什么时候回来，还不知道。回来不回来也很难说，如果某一天突然回来了，难道你的家里就不是我落脚的地方？"

谢希目不转睛地朝他的脸上望了一会儿，接着脸色和声音都令人惊异地变了，他点了点头说："是，是你落脚的地方，我家永远是你落脚的地方。"

医生十分好奇地说："你在说什么，谢希？对一个人来说，还有比让我落脚更大的危险吗？"

谢希一点也不加思索地说："那我清楚，要送我进监狱，就让他们把我送进监狱好了！"说完他不作声了。过了一会儿他朝帕拉蒂又慢慢地说起来："这样的朋友是哪儿

也找不到的。一九一一年的时候，因为在日本东京城内扔炸弹，戈多古集团的全体成员都被判处绞刑。那时，医生是他们报纸的编辑。当警察把房子的大门包围起来的时候，我都哭了。医生说，谢希，哭没有用，我们要逃走。他从后面的窗子把我用绳子吊了下来，他自己也下来了。医生先生，唉，你还记得吗？”说着说着，他由于对往事的回忆而振奋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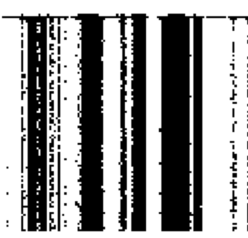
医生笑着说：“怎么不记得呢？”

谢希又接着说：“这是应该记住的事。但是，如果你不帮忙，那时我们也就完了。医生先生，那也就不可能踏上去上海的船了。唉，世界上再找不出象东洋鬼子一类的混蛋了。真正说起来，我还不属于你们那伙扔炸弹的人。我住在饭店里，教人弹琴。可是那里怎能容我分辩呢？那些混蛋们既没有法律，也没有法庭，如果把我抓住了，一定砍掉我的脑袋。今天我能说这些话，还能这么走动，全都是医生的恩情。”说完他又指着医生说：“帕拉蒂，这样的朋友世上是没有的，而且我也从来没有看到过谁有这样深厚的感情和同情心。”

帕拉蒂热泪盈眶，说：“大哥，你找一个时间把你的全部经历都说给我们听听吧！老天爷给了你这样的智慧，为什么却忘记给你懂得自己生命可贵的智慧呢？你还想再到那些日本人的国度里去吗？”

谢希说：“帕拉蒂，我也是这么说。我告诉他，不要对这么自私透顶、贪得无厌而又卑贱的民族抱什么希望，他们那些人在任何时候也不会帮助别人的。”

医生笑着说：“谢希还不能忘记腰里系绳子的事，而且



在这一辈子也不能原谅日本人。但是，帕拉蒂，这些还不能说明他们的一切。这样令人震惊的民族也是世界上没有的。说这个民族现在什么都懂得了，也还不是这种情况。但是，很早以前，他们第一眼就识别了白种人。一个民族，早在两百五十年前就能制定出法律，规定只要日月存在一天，基督教徒就休想钻进那个国度里去；如果钻进去了，就要受到最严厉的惩罚。这样的民族不管怎么样，都是值得我们尊敬的。”

医生的两眼，霎时间象两团火一样在闪光，谢希在他那严肃而可怕的目光面前好象惊慌失措了。他害怕地点着头说：“对，你说得对。”

帕拉蒂没有说什么，她的心好象由于前所未有的无法表达的激动而感到颤抖。她明白了，在这严肃的夜晚，临别的前夕，这个人在短暂的时间里，显露出了他的真实面目。

医生用指头指着自己的心说：“帕拉蒂，你刚才说什么老天爷没有给我懂得它的可贵的智慧？这是不真实的。你要听我讲我的全部经历吗？在广州的一次秘密会议上，孙中山曾经对我说过……”

帕拉蒂突然害怕地说：“有人上楼来了。”

医生仔细地听了听，慢慢地从口袋里掏出了手枪，说：“世界上还根本没有能在这样的黑夜里捉住我的人。”说完他站了起来，但他的脸上似乎浮现出不安的阴影。

只有谢希一点没有动静，他笑着说：“今天娜沃达拉等人要来，也许……”

医生笑了，说：“为什么也许？那就是她，脚步很轻，可是她后面的‘等人’是谁呢？”

谢希说："你还不知道？我们的主席先生，她也要来，也许……"

帕拉蒂非常吃惊地问道："哪个主席？是苏米德拉大姐？"

谢希点头说："对。"说完他很快起身走上前去开门。帕拉蒂开始打量着医生的面孔，这就是说，现在她已经明白了带她到这里来的意义了。今晚不会白过了，"道路社"委员会今天必然要最后讨论即将面临的障碍。可能有阿雅尔，也可能还有拉摩达斯。说不定伯尔金德拉也可能认为这是个安全的地方，而离开城里躲避到这森林里来。医生没有根据自己通常的习惯把手枪藏起来，他仍然用左手拿着，从他平静的脸上看不出他内心在考虑什么，但是帕拉蒂的脸色却完全变得苍白了。

二五

一个接一个走进房间的都是熟人。医生抬起头来说道："来吧。"但是帕拉蒂从他的脸色看出，至少他在这个时候是没有思想准备的。

苏米德拉要来他是知道的，但是他不知道，大家都尾随着他过河来集聚在一起。无论如何这不能说是一次偶然事件。因此，毫无疑问，一定是在他不知道的情况下，已经秘密协商好了。所有来的客人都在地板上安静地坐下来，没有因为任何人的行动引起丝毫诧异或冲动。这就清楚地表明，即使不知道帕拉蒂在这里，不管怎样，他们知道医生到了这里。在阿布尔沃的问题上，本来在组织内就存在着分裂的可

能性。也许就要在今天作出决定，帕拉蒂一想到这点心里就怦怦直跳。

苏米德拉的脸色呆板而又冷漠，她没有和帕拉蒂说话，甚至也没有仔细打量她。伯尔金德拉把自己的褐色头巾从头上取下来，压到自己身边的粗木棍下面，然后把他肥大的身躯靠着木板壁舒舒服服地坐着。他的两只圆圆的眼睛射出来的目光，一会儿对着帕拉蒂，一会儿又对着医生。拉摩达斯不声不响而又镇定地坐在那里。律师克森·阿雅尔点上烟开始抽起来。而娜沃达拉单独一人远远地坐在一边，好象她和任何人也没有关系，又好象今天连帕拉蒂也未能认出她来。谁也没有说话，每个人的脸上都没有微笑。就象毁灭性的暴风雨到来之前那样，这个深夜的会议一开始也非常平静。

正象那个可怕的夜晚一样，今天帕拉蒂也站了起来，走到医生旁边，紧跟着他坐下来。医生笑着说："帕拉蒂害怕你们每一个人，只是不害怕我。"

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必要作这样的说明。除了帕拉蒂以外，也许谁也没有看到苏米德拉在用眼色制止伯尔金德拉，可是没有结果，或者说是他没有理解她的意思，或者是他根本不理会她。他用他那又哑又刺耳的声音使人震惊地说："我们谴责你的独断专行，我们坚决地反对。如果今后我遇到了阿布尔沃，那我……"

医生没有等他说完就给他补上了一句："就要他的命！"说完他特别注视着苏米德拉说："你们所有的人是不是都同意这个人讲的话？"谁也没有回答他的问题，苏米德拉一直低着头。医生镇定了一会儿又说："从种种情况看来，你们

都支持他，而且在这之前关于这个问题，你们背后也已经批评过我……”

伯尔金德拉说：“对，已经批评过你，而我们认为必须抵制你的行为。”

医生看了看他说：“我也这样看。不过事先我想提醒你们必须考虑的一件事，也许由于生气，你们都忘记了。阿哈穆德·杜拉尼是我们在整个中国北方地区的书记，象这样大无畏的精干的人，在我们中间是再也找不到的。在一九一〇年日本吞并朝鲜后的一个月，他在满洲的一个火车站上被逮捕了，后来在上海被绞死。苏米德拉，也许你曾经见过杜拉尼，是不是？”

苏米德拉点了点头说：“是。”

医生说：“当时我在契达进行重建被破坏了的组织的工作。我一点也不知道，我竟失去了一条手臂。虽然当时法庭上正在上演控告他的把戏，但是营救他是根本不困难的。我们大多数同志当时也在那里，可是仍然让这种最大的不幸事件发生了。你们知道吗？费加巴德的马吐拉·杜伯在那些日子里一再散播许多流言蜚语，毒化了人们的思想，所以大家对杜拉尼的死好象感到很高兴。我回来以后，参加了广州会议，但是当一切真相大白的时候，杜拉尼已经被处死了，而马吐拉·杜伯也已经害伤寒死去，于是，不存在再处理的问题。但是出于对未来的担心，那天晚上的秘密会议上做出了两条非常严厉的规定。克森·阿雅尔，你当时在场，你说说吧！”

克森·阿雅尔的脸色变了。他说：“医生，你在指谁？我不懂。”

医生毫不动摇地说："我指的是伯尔金德拉。当时的一条规定是，不能在我的背后批评我的工作。"

伯尔金德拉用嘲讽的调子说："批评也不行？"

医生回答道："不行，不能在背后进行批评，可是有人仍然在这样做，我是知道的。原因是我当时没有象出席广州会议的人那样因杜拉尼的死而显得异常激动。因此，背后的批评一直在延续，可我却一直不予理会。而且，还有另一桩严重的罪行，伯尔金德拉！"

伯尔金德拉还是那样爱理不理，他说："那请你说清楚吧。"

医生说："那我就来说清楚，策动背叛我的行为就是极大的罪行。在杜拉尼死后，对于这一点我应该格外小心。"

伯尔金德拉变得强硬起来，说："正如你一样，其他的人也要小心。世界上根本不止你一个人有小心的必要。"说完他看了大家一眼，但是人们都没有作声，谁也没有附和他的话。

医生自己也沉默了一会儿，接着他慢慢地说道："对于这种罪行的处罚，就是极刑。我本来想，在我走以前什么也不必干了。可是，伯尔金德拉，是你自己沉不住气，是你自己时刻准备要人家的命，可是轮到你自己的时候，你是怎么想的呢？"

伯尔金德拉的脸色阴沉了。过了一会儿，他镇静而傲慢地说："我是无政府主义者，我是革命者，生命对我来说算不得什么。我能够要人家的命，也能付出自己的生命。"

医生用平静的口吻说："那么今天晚上你就付出自己的生命吧。伯尔金德拉，不过，你要从腰带上掏出那个玩意儿

是没有时间了，我有眼睛，我认识你。”说完他掏出自己的手枪，抬起左手对准了他。帕拉蒂慌忙用力压他的左手，他用右手推开她说：“去！去！”

房间里霎时就象落了雷似的紧张。

苏米德拉的嘴开始颤抖，她说：“在自己人内部这是在干什么，请说说看？”

拉摩达斯到现在为止一句话也没有讲，这时他慢慢地开了口，说：“你的组织的所有章程我都不知道，和你有了分歧而受到的惩罚就是死吗？阿布尔沃得救了，我打心底里感到高兴。可是我不得不讲点真话，关于这方面你是很不公正的。”

克森·阿雅尔点头表示赞成。伯尔金德拉的嘴里这时已经没有嘲讽或傲慢的口气了。当他得到多数的同情而感到有了力量以后，他说：“如果需要有一个人送命，那就把我的命送掉吧，我准备好了。”

苏米德拉说：“如果你不是要一个叛徒的血，而是要一个经受过考验的同志的血，那我也可以把我的血给你，医生！”

医生镇定地坐着，他没有回答这些激动的话。过了一会儿，他自然地笑了，说：“这样的事已经过去一个时代了。那时你们在哪里呢？从那时起，我就认识这个经受过考验的同志。好吧，这件事就算了吧。有一次孙中山在东京的一家旅馆里曾说过：一个人忍受失望的毅力愈小，他就愈应该远离这条道路。因此，这次我忍受了。不过，伯尔金德拉，我并不是毫无理由地吓唬你。现在我不得不到另外的地方去了，但是要是纪律一旦遭到破坏，那我的事业也就不能成功。你

如果发现苏米德拉在你的一伙里，那么我祝你幸运。但是你别走我的这条路。在苏尔巴亚你就试图夺取过一次，前天你又搞了一次。不过如果今后你碰上了我，那……”

苏米德拉激动而吃惊地问：“说这些事情是什么意思？试图夺取是什么意思？”

医生故意不理睬她的问话，说：“克森·阿雅尔，我很遗憾……”

阿雅尔低着头，没有回答。医生从口袋里掏出表来看了一看，然后去拉帕拉蒂的手。一面拉她一面说：“现在走吧，我送你到你家里之后再走，起来吧！”

帕拉蒂原来象在做梦似地坐着，这时一听他的吩咐就不声不响地站了起来。医生让她走在前面，出了房间，他走到大门旁边时，回过头来对大家说了一声“晚上好。”

谁也没有答复他这句告别的话，所有的人都在发呆，好似在梦中。当帕拉蒂走到下面，医生正一边往上看一边下楼时，谢希突然打开房门出来说：“医生，我还有件大事要和你商量呢！”他很快下楼走到了医生面前，屏息说道：“医生，我没有资格被算在人里面，我也没有在什么时候能够被派上用场的力量。但是我永远记住欠下你的债，我决不会忘记的。”

医生带感情地说：“谁说你不是人呢？谢希，你是诗人，你是有道德的人，你是比所有的人都高尚的人。如果你真是欠了我的一点什么债的话，那不忘记它倒也好。”

谢希说：“我不会忘记。但是也请你不要忘记，我所有的东西，都是属于你的，不管你是在哪里。”

当两人走到帕拉蒂跟前的时候，帕拉蒂热心地问道：“大

哥，什么事呀？”

医生笑着说：“在受苦的日子里，诗人没有什么棘手的问题，但好日子突然到来，他反而焦急不安了。他担心忘掉还欠着人家的恩情，所以他跑来跟我说，他身边所有的一切都是我的。”

帕拉蒂说：“是这样吗，谢希先生？”

谢希没有开口。医生诙谐而又亲切地说：“会记着的，谢希，不会忘记的。这个东西在世界上不是那么容易得到的，怎么会轻易忘记呢？”

谢希说：“你什么时候来呢？你走之前我们就不能见面了吗？”

医生说：“看来是不能见面了。你年纪比我小，所以我今天祝福你，希望你能生活幸福。难道不能吗？”

帕拉蒂说：“啊，对了，星期六他要结婚了。”

医生笑了，没有说什么。前面就是河，木料堆旁，小船横在退潮后的泥地上。医生把船弄直，扶帕拉蒂坐上船后自己也上了船。谢希说：“你得呆到星期六。在我的一生中，你多次答应过我的请求，再答应我一次吧。帕拉蒂，那天你也得来。”

帕拉蒂默不作声。医生说：“她不会来，谢希。但是如果我不走，我会偷偷地来给你祝福的。我现在答应你，但是如果我没有来，那你就可以肯定，我来不了了。不管我在哪里，那天我都会为你祈祷，愿你以后的日子过得幸福。”说完他把竹篙用力往木料堆上一顶，船顿时从泥地上滑到了河里。

那时还没有开始涨潮，但潮水退得已经很缓慢了。高高的河岸在缓缓的河水中投下黑影，小船沿着岸边向前划着。

船快到对岸的时候，医生放下手中的桨，端正地坐了下来。

帕拉蒂有点疲倦，把手腕撑在医生的怀里坐着。她说："如果今天我是一个人的话，我会大哭一场，让河水都因我的眼泪而上涨。大哥，在未来的日子里，所有的人都有权获得幸福，只有你一个人没有这种权利。谢希正在干这样极不光彩的事，而你还衷心地给他祝福。只是没有一个人给你祝福，祝你生活得美好。尽管你年纪比我大，但我要给你祝福，愿你将来能够生活得美好。"

医生说："年纪小的人祝福不起作用，还会有相反的结果。"

帕拉蒂说："假话，假话。我年龄比你小，但从另一方面来说，我比你大。在走以前，你是不是想把一切都搞得乱七八糟，是不是想和苏米德拉大姐永远断绝关系呢？我是不让你这么做的。"沉默了一会儿，她又说："你会说你不爱苏米德拉，就算不爱吧，你们男人们的爱又有多大的价值，大哥？今天有，明天就没有。阿布尔沃也不能爱我，但我却能够爱他。我能够爱人，这就是一切。如果蜜蜂根本没有采蜜的能力，那能怪谁呢？大哥，我跟你说，如果说存在着一个宇宙秩序的主宰，那就应该把阿布尔沃先生交给那个主宰，让主宰叫他偿还一个女人内心对他的深厚的爱。"

说完以后，帕拉蒂沉默了一会儿，等待回答。接着又说："大哥，你内心暗自在笑我吧？"

"没有。"

"一定在笑，要不为什么不回答？"说完她在黑暗中，尽可能仔细地打量着医生的脸。

医生低下头，看了看她，笑着说："帕拉蒂，没有什么

可以回答的。如果你那位宇宙秩序的主宰被迫这么做的话，那你的苏米德拉大姐，他又该怎么处理呢？你知道吗？他把她托付给伯尔金德拉以后才能松一口气。”

帕拉蒂并没有特别感到吃惊，今天发生的事件也使她心里正产生这样的怀疑。她问道：“是不是伯尔金德拉比你更爱她？”

医生一时回答不上来，隔了一会儿，他说：“这也难说。如果这纯粹是一种吸引的话，那么人类社会中再也找不到另外的例子了。这是一种没有脸面，没有廉耻，没有自爱之心，没有理智，也不考虑尊严，好坏不分的动物似的冲动。谁要是没有亲眼看见，谁就不能看出他的心。帕拉蒂，当年如果你大哥没有这两只手，那么对苏米德拉说来，除了自杀以外是没有其他任何出路的。你的宇宙秩序的主宰在这些日子里，不向他们低头也不能存在下去。”说完他用手慢慢地拍着帕拉蒂低垂的头。

现在帕拉蒂由于疑惧而惶恐不安起来。她说：“大哥，你既然知道这一切，难道还要把苏米德拉交到他手里么？你竟然这么无情，这是我不能想象的。”

医生说：“正因为如此，我在今天走以前就希望把这一切纠葛处理完。可是，正是苏米德拉不让我这么做。”

帕拉蒂有点害怕地问道：“不让这么做？难道你真的想把伯尔金德拉弄死吗？”

医生点了点头说：“对，是真的想把他弄死。今后如果警察不把他抓进监狱，那我回来后总有一天不得不完成这项任务。”

帕拉蒂直到现在一直靠着医生坐着，一听这话，她坐了

起来，感到非常惊愕。她的心中受到了极大的震动。医生也觉察到了，但是没有说话。他拿起桨来把船向对岸划去。

过了很久，帕拉蒂才慢慢地问道："大哥，如果我是你的苏米德拉，那你也会这样把我扔下走掉吗？"

医生笑了，说："可是你不是苏米德拉，你是帕拉蒂，所以我不把你扔下走掉，而是为了事业把你留下来。"

帕拉蒂不安地说："大哥，请原谅，现在我不参加你们那种流血的事业了，我也不干你们的秘密委员会的工作了。"

医生说："这就意味着你象他们一样也想抛弃我？"

听了这句话，帕拉蒂激动不安起来，她说："大哥，你这么说对我太不公正了。你高兴干什么，就可以干什么。但我会抛弃你走掉，一想到这一点我还能活一天吗？只要你不是出自内心地让我离开，我将继续干你交给我的工作。"然后她停了一会儿，又继续说："不过我也知道，干杀人的事情并不是你真正的事业，你的事业是让人象人一样生活。我将继续参加你的这种事业。正是考虑到这一点，我才到你们中间来的，大哥！"

有一会儿，医生停下手中的桨，问道："我的事业是什么呢？"

帕拉蒂说："本来我们的'道路社'委员会并没有必要变成秘密委员会。我亲眼见过工厂里的工人们的状况，他们没有文化，他们象牲口一样受苦受难。如果在我的一生里能够多少改变他们的状况，那还有什么比这更有意义的呢？大哥，说真的，这难道不是你的事业吗？"

医生什么也没有回答，他沉默了好久，不知心里在想些

什么。然后突然把两只桨从水中拉了上来，慢慢地说："帕拉蒂，不过这不是你的工作，你还有另外的任务。这工作是苏米德拉的，所以我把这工作的全部担子都交给了她。"

退潮已经过去，河口开始涨潮。不过，海浪还没有到来。他们的小船在这大体还平静的河水中慢慢移动着，医生用同样平静而又柔和的语调说："帕拉蒂，还是对你说了好，我不是只为了少数几个苦力和工人的福利而成立这个'道路社'委员会的。它有比这更大更高的目标，也可能为了那个目标，在某一天他们不得不象牛羊一样牺牲掉，所以你不要参加到里面去。大妹，你不能那样做。"

帕拉蒂吃了一惊，说："大哥，你这是说什么呀？让人去牺牲？"

医生仍然用同样平静的口气说："哪里是人？都不过是动物罢了。"

帕拉蒂害怕了，她说："我对你说，关于人的问题，即便开玩笑，你也别这么拿到嘴上说。任何时候，你的话都不好理解，也许根本不能理解。但是我对你这个人比对你嘴里说的话理解得更多。大哥，你别经常这样毫无道理地恐吓我。"

医生说："帕拉蒂，不是这样的，我不是毫无道理地恐吓你，而是真正地使你感到害怕，以便在我走后你不再参加为苦力和工人谋福利的事情；那样做不能使他们得到好处。使他们得到好处的道路只有一条，那就是革命。为了走上革命的道路才建立了'道路社'委员会。革命不是和平，革命就要进行暴力斗争。这是革命的恩典，也是它的灾难。看一看欧洲吧，匈牙利就曾经发生过，俄国也一再发生。法国一

七五九年六月发生的革命，今天在法国的历史上还是不朽的。曾有一天苦力和工人的血染红了巴黎的所有大街。日本现在也处于这种状态，那里的工人的苦难历史和法国没有任何区别。帕拉蒂，不经过斗争，人们是从来不会放弃所走的道路的。”

帕拉蒂发抖了，她说：“那我知道，大哥。可是你想把那样可怕的暴乱引到这个国家里来吗？我们成天为苦力和工人的福利而奔忙，难道你希望他们的血在大街上流成河吗？”

医生用很普通的口气说：“我当然希望。人类的血的波涛会向高尚的人类解放的海洋涌去，这就是我的梦想。要不，这样巨大的、象大山似的罪恶用什么东西来洗净啊？在洗涤的过程中，如果需要你大哥的几滴血的话，他是会毫不犹豫地贡献出来的。”

帕拉蒂说：“大哥，这我是了解你的。不过为了使国家发生动乱你才布置下这样大的罗网吗？难道你没有比这更高的理想吗？”

医生说：“大妹，到目前为止我一直在寻求理想，可是没有找到。我跑了很多地方，读了很多东西，想了很多问题。但是我早就对你说过了，帕拉蒂，发动暴乱并不意味着灾难。和平，和平，和平，使人耳朵都听腻了，但是是谁宣传这种假话呢，你知道吗？口中这样念念有词的正是那些破坏别人的和平，为自己修建起高楼大厦和宫院、堵塞人们出路的卫道士。被剥削、被压迫和被迫起义的男男女女的耳朵里充满了这种反复的说教，使得他们听到暴乱都会感到吃惊，甚至认为是罪孽，或者是不祥的事物。你看到过捆着的牛被

活活饿死的情景吗？它可以站在那儿饿死，可是却不去扭断那根无力的旧绳索，破坏主人的和平，目前的情况不正是这样的吗？正因为如此，穷苦人的出路完全被堵死了。如果我们在破坏他们的高楼大厦和宫院的过程中，也跟着他们的调子哀号着'混乱'、'混乱'的话，哪儿还有出路呢？不行，帕拉蒂，这样不行。任何一个组织或机构，不管它多么古老，不管它多么神圣，也不管它多么富有传统，决不可能比人更重要。今天我们就要破坏它，肯定会飞起尘土，也肯定会有沙子落下，还有砖瓦、石头滑落下来打在头上。帕拉蒂，这都是很自然的事。"

帕拉蒂说："如果是这样，那么，大哥，你为什么放弃和平的道路而首先走上非和平的道路呢？"

医生说："那是因为和平的道路被那传统的、神圣的和古老文化的严重障碍堵塞了，只有革命的道路还是敞开着的。"

帕拉蒂问道："我们那天把工厂的工人组织起来准备进行有秩序的罢工，那难道不也是为了工人们的利益吗？难道在你走后我们就得停止'道路社'委员会的工作吗？"

医生说："不。不过那种工作不是你做的，而是苏米德拉做的。你的工作是另外一种，帕拉蒂。罢工倒是有的，但'有秩序的'罢工这种东西却没有。世界上任何罢工无论怎样也不会成功，除非有一种力量作它的后盾。他们不得不经受最后的考验。"

帕拉蒂惊异地问道："谁不得不受考验？工人吗？"

医生说："对，你还不清楚，但苏米德拉很了解。富人的经济损失和穷人的饥饿并不是一回事。穷人束手无策的失

业的日子逐渐把他们推向饥饿，他们的孩子和妻子，全家都饿着肚子在哭泣。他们的这种持续不断的哭泣总有一天会使他们发疯的。那时，除了抢夺别人的粮食吃，以便活下去以外，别无他法。富人却坐待那一天的到来。反正经济的、军事的、武装的这些被称作国家的力量都在他们的手里。到了那一天，他们不会无所作为。当你那自古以来的和平和神圣的锁链胜利的时候，当你为之欢呼的时候，没有武器和粮食的穷人已经血流成河了。”

帕拉蒂憋着气说：“那以后呢？”

“以后，所有被压迫的、被击败的、饥饿的工人又摊开手，站在那些屠杀他们的刽子手的大门口乞求，于是他们又得到一些施舍。”

帕拉蒂说：“再以后呢？”

“再以后？再以后的某一天，他们希望对以前所受的虐待进行报复，于是组织起来举行罢工，那时又重新演出原来的一幕。”

帕拉蒂的心里顿时充满了失望，她慢慢地问道：“大哥，这样的罢工又有什么意思呢？”

医生的两眼在黑暗中闪闪发亮，他说：“有什么意思？帕拉蒂，这就是最大的意思，这就是我们革命的康庄大道。无衣无食无知的穷人的失败成了事实，他们满腔的愤怒和不满才开始向四面八方扩散，难道这不也是事实吗？而这就是我们的本钱，帕拉蒂。在任何一个国家里，为革命而革命是革不起来的，它一定得有一个基础，这就是我们的依靠。愚蠢的人不懂得这一点，只想为了增加一点工资而举行罢工，这样的人既毁了工人，也毁了国家。”

帕拉蒂突然嚷道："我们的船也许偏离方向了，大哥。"

医生笑了，说："我也看到了，大妹，该往哪走，我并没有忘记。"

帕拉蒂说："现在我懂得了，你为什么想让我脱离你的事业。我很软弱，和阿布尔沃一样软弱，我算不了什么。今天，你的全部信念还仍然寄托在苏米德拉大姐身上。不过，我无论如何也不能同意的是，除了这条道路以外别无其他道路可走。人们的全部探索到现在并没有结束。为了一部分人的幸福，就得损害另一部分人的幸福，这一点我始终不能认为是最高的真理；即使你一再说，我也是不能同意的。"

"那我知道，大妹。"

帕拉蒂说："但是，我放弃你的事业以后，到哪儿去呢？"

"这我也知道。"

帕拉蒂说："你一切都知道，那我到底怎么办呢？"

两人沉默了一会儿，帕拉蒂没有得到回答，于是慢慢地说："革命是什么，为什么这样需要革命，我现在还不能理解。可是，一听到你说，我的心就感到难过。看来，你亲眼见过不知多少人的痛苦经历，不然谁又使你成了这样的疯子呢？另外，你走的时候就不能把我带走吗？"

医生笑了笑说："你成疯子了，帕拉蒂。"

"我成了疯子？将来一定很可能。"她停了一会儿，接着又说："看来好象我成了你的事业的障碍，所以你希望把我搬到一边。可是，难道我就不能从事有益于国家的工作吗？难道对我来说就没有这样的机会吗？"

医生说："帕拉蒂，对国家有益的事多着呢，但是，机

会却要自己去创造。”

帕拉蒂撒娇地说：“我创造不了，你给我创造吧。”

医生沉默了一会儿，他那欣喜的神色突然变得严肃起来。帕拉蒂在黑暗中看不到这种变化。医生说：“国内有很多大大小小的组织在为国家做着不少有益的工作，象为受压迫的人服务，劝告男女多做善事，给病人服药和照顾病人，帮助和慰问受洪水灾害的灾民。那些组织会给你指出前进的道路的，帕拉蒂。但我是革命者，我没有怜悯心，我没有感情，我没有幻想。对我来说，罪恶和德行两者都是毫无意义的笑料，这一切有益的事在我看来就象是儿戏一样。我的唯一的目标是要印度独立，这也是我唯一的德行。对我来说，好也是它，坏也是它，除它以外，在我的一生中再也没有什么了。帕拉蒂，现在你不要把我向你那里拖了。”

帕拉蒂在黑暗中呆呆地望着他，她把屏住的气长吁出来，木然坐在那里。

二六

今天是星期六，是谢希和娜沃达拉两人结婚的日子。谢希曾经合掌请求医生，在夜间的某个时候带帕拉蒂一起来，来给他们的新婚祝福。残月还藏在树梢后边，帕拉蒂披着一条黑色头巾，慢慢地走到原来那无人的渡口旁边站住了。医生正坐在船上等着她。帕拉蒂坐上船，说：“不知怎么搞的，我一边在想着什么一边就走到这里来了。我想，你不给我打招呼是决不会走的，可是我还是有些担心。还只过了几天的时间，却使我感到好象过了若干年之后才见到你。我跟你讲

清楚，我是一定要跟着你到中国去的。”

医生笑了笑说：“我也跟你讲清楚，你可决不要这么做。”医生把船撑到正在落潮的河水里，然后又说：“我们这样还可以比较容易地渡过河去，不过在大河中逆水而上，我们会耽误到很晚的。”

帕拉蒂说：“那就让它晚吧，我们又不是去参加什么很神圣的事业，去晚了会受到损失。我根本就不想去，只是因为你去，所以我才去。这是件多么肮脏而又丑恶的事啊！”

医生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娜沃达拉和谢希结婚在很多人看来不大合适，而且也违反法律。但是这不是谢希的罪过，是那些负责制定法律的人的罪过。我感到不满意的，只是谢希为什么不爱上另外的女人呢，帕拉蒂？”

帕拉蒂笑了：“就算谢希爱上另外一个女人，可是那个女人怎么会愿意和他好呢？一个头脑健全的女人竟爱上象他这样的人，我简直不能想象。大哥，那你说说，能爱上这样的人吗？”

医生笑了，他说：“爱上他是困难的，所以我才留下来为他祝福。我心想，如果良好的愿望真正可起作用的话，那就祝愿谢希一定有好结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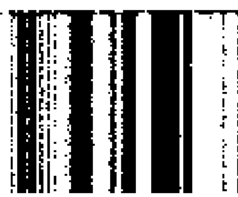
由于他的声调突然变得严肃起来，帕拉蒂沉默了好一会儿。然后她说：“大哥，你确实喜欢谢希吗？”

医生说：“是的。”

“为什么？”

“我为什么这样喜欢你，我能说出这个原因吗？也许就是这么一回事。”

帕拉蒂娇声问：“那好，大哥，在你看来，我和他是一



样的吗？”隔了一会儿，她又笑着说："好了，尽管隔的日子很久，但今天总算了解到了自己的价值。走吧，我也高高兴兴地和你一起去给他祝福。不，不，不是祝福，而是恭贺他们。”

医生也笑了，说："那走吧。”

为了等待涨潮而在这边停留过长是有危险的，所以不得不逆流而行。在海湾附近，一艘日本船停泊了好几天，当他们静悄悄地经过那个地方之后，帕拉蒂开始说话了。她说："大哥，最近几天来，我常常感到就象大海没有底一样，你也没有一个底。说感情也好，说爱也好，反正没有一个人能够依靠你而存在，一切的一切不知都消失到哪里去了。”

医生说："首先，海是有底的，所以你的说法不对。”

帕拉蒂说："关于这一点，我也许已经说了上百次了。就是除了你以外，世界上我没有其他的亲人了。你走以后，我到哪里去呢？但是你根本没有听见我说的话。大哥，你怎么会听得见呢？你根本就没有长心。我知道得很清楚，你一旦离开了，就肯定会把我忘记的。”

医生说："不会的，一定会记得你的。”

帕拉蒂问道："那我在世上靠谁生活下去呢？”

医生说："一个有夫之妇靠谁生活，你也就靠谁生活下去吧。丈夫、孩子、财产、家庭……”

帕拉蒂生气地说："我曾衷心爱上了阿布尔沃先生，这片真情我没有向你隐瞒过。如果能见到他，那我的整个一生也算是有福气。这一点你也知道，也不可能对你隐瞒。但是，这难道就意味着你什么时候想侮辱我，就可以侮辱我吗？”

医生惊异地说："侮辱，帕拉蒂？我一点也没有侮辱你

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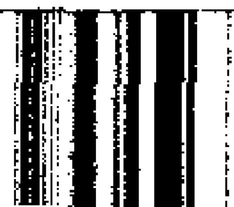
突然，帕拉蒂用沉重的声音说：“怎么没有侮辱？你知道，在我们的道路上有成百上千种障碍存在。你知道，他无论如何是不会娶我的，可是你还是要这么说。”

医生笑着说：“这就是女性的缺点了。她们在某一天自己主动讲出来的话，如果第二天有另外一个人说出来，那她们就要扑上来和你拼命。以前在谈到苏米德拉的事情时，你说过，总有一天她会给你膝前带来一个小宝宝。今天我把你说的大意重复了一遍，你就哽咽着要哭起来了。”

帕拉蒂没有回答。沉默了一会儿，医生又开始说：“那天夜里当你谈论起苏米德拉时，我回答不上来。我不是这条道路上的人。可是听你讲到苏米德拉，我全身都毛骨悚然了。我到过世界许多地方，了解许多事情的底细，但是如果说有什么我还没有了解到底细的话，那就是男女之间的爱情。大妹，‘不可能’这个词也许在情人的词典中根本就没有。”

帕拉蒂对此没有表现出什么热情，她冷淡而又灰心地说：“大哥，你的话说得对，让那个词也从你们的词汇中消失吧。但愿苏米德拉大姐有一天能幸运起来。”她停了一会儿，又说：“我实际上是很想念阿布尔沃先生的，不管他是好是坏，我是永远不会忘记他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不作为他的妻子安身立命，我这一生就白活了。大哥，对我来说，这不是可怨的事。我毫不掩饰地对你说，你心平气和地替我祝福，为我指出前进的道路吧。我也要象你一样，为别人贡献自己的一生，从而使自己生活得有意义。大哥，你把你这个无依靠的妹妹当成自己的同志吧！”

医生一声不响地划着船，他没有回答这样充满哀告的请



求。帕拉蒂在黑暗中看不清他的面孔，她因医生的沉默而满怀希望了。在她的声音里，充满深情的哀告和无限的苦恼，好象要迸发出来似的，她说："大哥，把我带走吧。没有你，在这黑暗中哪儿也没有一点光明。"

医生慢慢地摇着头说："帕拉蒂，这是不可能的。听了你的话我想起了苏杰·左阿。象你一样，她的一生也无缘无故地给毁掉了。除了印度的独立以外，我自己没有其他任何目的。可是在人类生活中，比这更美好的愿望世上根本就不存在，我也从来没有这样错误地理解过。独立本身并不是结局，更重要的是宗教、和平、诗情画意。为了它们的高度发展，独立是必要的，要不独立又有什么价值呢？为此，我不能害你，大妹，你内心的情感、爱情、怜悯心是如此的丰富和充沛，它们已经远远超过了我的需要，达到了我所不能达到的境地。"

帕拉蒂异常激动了，今天她从他那严肃的内心深处突然看到了阿布尔沃的影子。她由于崇敬和兴奋而激动地说："大哥，我也是这样想。世界上会有什么是你所不知道的呢？如果是这样，那你为什么还要深深地陷在这种密谋之中呢？为什么忙着在国内外建立秘密委员会呢？人类最大的幸福是绝不会通过它而实现的。"

医生说："的确是这样。但是我们把创造最大幸福的职责交给了造物主，而为渺小的人类所能达到的幸福而奋斗。在自己的祖国能自由交谈，能自由来往，这不过是我们最低的要求。目前我们不想超过这个要求，帕拉蒂。"

帕拉蒂说："大哥，所有的人都这样想，不过为什么非要阴谋杀人不可呢？你说，有什么必要呢？"这句话一说出

口，帕拉蒂又感到非常惭愧，原因是这种指控不仅是刺耳的，而且不是事实。

当时，她不无遗憾地说："大哥，请原谅，我只不过是一气之下说出了这种假话。你抛弃我而走掉，这是我不敢想的。"

医生笑了笑说："我了解。"

接着两人好长时间都没有说话。

在那些日子里，印度全国正在开展民族运动。人们敬仰的领袖们，出于解放祖国的目的，不顾法律发表了激烈的演说。帕拉蒂不时地从报纸上读到其要点，对领袖们怀着深深的崇敬。从昨夜读过一篇激动人心的文章起，帕拉蒂的心中就掀起了激烈的浪潮。她当时想起了那篇文章，说："我知道，在英国的统治下，你是没有任何地位的。但是全世界并不都是英国人的，到那些不是英国人的地方去了之后，你们不是能够公开而又轻易地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而活动吗？"帕拉蒂提出问题后，停了一会儿等待他的回答，然后又说："在黑暗中看不见你的面孔，但是我认为你是在暗自笑我呢。不仅你和你们那些各地的组织，而且还有好多学者、专家、政治家一类的人物也正在为祖国而工作。大哥，你看过昨天的报纸吗？……"

她还没有把话说完，医生就笑了，并且说："帕拉蒂，请原谅，你不要把他们和我们作对比，从而侮辱了那些可尊敬的人们。"

帕拉蒂说："不是我，而是你在讽刺他们。"

医生连连摇头说："绝对不是，我敬佩他们。世界上没有任何人比我们对他们为国家解放发表的那些演说更感兴趣

了。”

帕拉蒂难过地说：“你们和他们的道路的确不同，但是目标是一致的。”

医生沉默了一会儿，又说：“刚才我还只是笑，而现在我可要生气了，帕拉蒂。我们和他们的道路不同，这你已经知道了。但是我们的目标也和他们的不一样，难道到现在你连这一点还不了解吗？世界上有很多民族是独立的，对人类来说，没有比这更光荣的事了。但是，嘴里喊独立和为独立而奋斗却是相差很远的两回事。期望独立和想象独立也被英国的法律看作是大逆不道，我就是这种大逆不道的罪人。永远充当附属国就是这个国家的法律。所以他们这一些精明而又可敬的人任何时候都不提出超过法律的要求。如果英国人象中国的满清皇帝一样，在这个国家里也制定法律，要所有的人都得留四尺长的辫子，那么，他们这些人也不会对此提出任何违法的要求。这些人会开展运动，说制定要留四尺长辫子的法律，对我们国家太不公正了，应该制定留三尺长辫子的法律。”说完，他为自己说的这种笑话而高兴得哈哈大笑起来，寂静而又黑暗的河面显得不宁静了。帕拉蒂等他笑完后说：“大哥，你愿怎么说就怎么说。不过，我绝对不能同意这样一种说法，即他们不值得我们人民去尊敬。我不是说所有的人，但那些实实在在的政治家，他们的确对国家是好心好意的。说他们的全部努力都毫无意义，要很顺利地接受这种看法是困难的。由于信仰和道路各异，就采取讽刺的手法是不光彩的。”

医生察觉出她严肃的口气，不作声了。这时从后面轰隆隆轰隆隆地驶来一艘小火轮，于是，他们的小船有规律地颠



皱起来。火轮过去后，医生慢慢地说："帕拉蒂，我的意图不是让你难受，也不是想讥笑你崇拜的那些人。对于他们的政治理论我也是很崇敬的，但是我要把事实告诉你。比如一头牛的主人，他用很短的绳子把牛拴住，他肯定有他的用意。牛的嘴所达不到的地方有装满饲料的槽。牛极力想把嘴和舌头伸过去吃饲料，这完全不是非法的，甚至是合法的。如果你想让牛去吃那槽里的饲料，你也可以这么做，甚至国王也不会禁止。不过，如果有人在一边看到牛的这种拚命挣扎着想去吃饲料的情景，要他不发笑是很困难的。"

帕拉蒂笑了，她说："大哥，你真坏。"她马上又一本正经地说："有一件使我不解的事是，一个人的生命一天二十四小时都象悬在细绳子上，这样的人怎么会拿别人开心呢？"

医生用很自然的语调说："帕拉蒂，原因是他的这个问题早就解决了。从参加这种工作的那天起，这一切就都决定了。现在我什么也不想，对谁也没有不满。我认为如果政府当局捉住了我又放我，它要么是发了疯，要么就是它连绞索也没有。"

帕拉蒂说："正因为这样，所以我想和你生活在一起。大哥，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能够在有我在的情况下夺走你的生命，我决不会让这样的事情发生。"说着说着，她的喉咙哽咽了，眼中噙满了泪水。

医生明白了，他暗暗地吸了一口冷气，说："帕拉蒂，已经涨潮了，我们快要到了。"

帕拉蒂答道："不，算了吧，我没有什么兴趣。"隔了一会儿又说："你能用你自己的力量战胜这样强大的政权

吗？大哥，在这方面你真正有信心吗？”

医生毫不犹豫地回答道：“有信心，而且完全有信心。如果我没有坚强的信心，那么我的这个决定早就化为乌有了。”

帕拉蒂说：“也许正因为这样，你想慢慢把我排除在你的工作之外。是不是，大哥？”

医生笑着说：“不是，也不是那么一回事，帕拉蒂。不过，信心就是力量，没有信心，由于疑惧，你会把职责当成负担的。大妹，世界上对你来说还有其他工作，如福利工作，和平工作，你还是做你那些坚信不疑的工作去吧。”

出于无限的深情，这个善良的人想让她离开充满艰难险阻的革命道路。帕拉蒂深切感到了这一点，她的两眼噙满泪水。在黑暗中她避开医生的目光把眼泪抹去，说：“大哥，我讲的话，请你不要生气。我还要问你，这样庞大的国家权力机构，这样强大的军事力量，这样多的战争工具，这样多的各种战争组织，你们的革命党比起他们来，又有多大呢？象牛在地上踩出的小坑跟大海相比非常渺小一样，甚至比那小坑还要微不足道。你们究竟如何与它们较量呢？如果你们想把生命丢掉，那是完全可以的，但我在世界上再也没有见到过象你们这样的疯子了。你会说，国家难道就不要独立了吗？难道出于怕死就袖手旁观吗？但我不会这么说。自从我认识你以来，从你的行动中我已经懂得了祖国母亲是什么。如果看到你之后，我还没有懂得‘没有比把一切献给祖国更有意义’这个道理，那么比我更卑贱的女人恐怕就再也没有了。但是，什么时候曾仅仅通过自杀使一个国家独立了呢？大哥，你千万别错误地认为，你的帕拉蒂只是想活命而

已。”

医生叹了一口气说：“那好吧。”

“‘那好吧’是什么意思？”

“关于你，我是想错了。”说完医生停了一会儿，接着又说：“帕拉蒂，革命的意思，根本不是屠杀和流血，革命的意义在于飞快地进行根本性的变革，完成伟大的变革。军事力量、庞大的战争机器，这一切我都知道，但是力量的较量不是我们的目的。今日的敌人明天就很可能是朋友。尼尔冈德不是为了较量，而是为了结交朋友贡献出自己的生命。唉，尼尔冈德，有谁知道你的名字呢？”

黑暗中，帕拉蒂清楚地意识到，在国外的一个青年为了祖国的事业，悄悄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想起了他，这个坚定而又最能克制自己的人的一颗刚毅的心，顿时也激动起来了。

医生突然恢复了常态，说道：“帕拉蒂，你刚才说什么？牛踩出来的小坑，也许是这样吧！但是，把整个城市都烧成焦土的火星，你知道从体积来说它有多大吗？当城市燃烧起来的时候，它本身就在为自己准备燃料，以便最后化为灰烬，它本身就有使自己化为灰烬的东西。任何国家的政权在任何时候都不能违反这条客观的宇宙规律。”

帕拉蒂说：“大哥，你的话使我全身发抖。你所希望烧成灰烬的国家政权，用的燃料原来就是你的同胞。你幻想发生这场大火，难道你就不产生丝毫怜悯之心吗？”

医生并不感到为难，立即接口说：“不，‘忏悔’这个词难道只是口头说说而已吗？那我们祖先所犯的罪恶堆积如山，又怎么去消除呢？帕拉蒂，比起怜悯之心来，正义的

事业要重要得多。”

帕拉蒂不安地说：“大哥，这只不过还是你那老一套。我不能想象，为了印度的独立，你竟然变得这么残酷无情；你的心中除了流血以外，就没有任何其它想法了。如果对流血的回答只能是流血的话，那么反过来的回答也还不是流血吗？而这种对流血的回答，除了仍然是流血之外，不可能是其它什么东西了。这样的提问和回答从古到今，历来如此。难道人类的文明就不能更好地解答这个问题？国家断送了，但是比国家更伟大的人类今天仍然存在。人和人之间难道除了互相争夺之外，就怎么也不能和睦相处吗？”

医生说：“英国的一位大诗人说过，东方和西方永远不能联合在一起。”

帕拉蒂生气地说：“那是一个没有心肝的诗人，让他那么去说吧。你是非常明白的人，我曾经问过你许多次，而且现在也在问你：西方人也罢，欧洲也罢，不都同样是人吗？人与人之间难道就建立不起友谊来吗？大哥，我是基督教徒，我接受了英国人的许多影响，我亲眼看到过他们的许多长处，把他们想象得很坏使我很伤心。但是，大哥，请你别误会，我是孟加拉人生的女儿，是你的妹妹，我爱孟加拉这块土地和孟加拉人更甚于爱我的生命。考虑到你所选择的生活道路，谁能够说今天的团聚不是最后的团聚呢？你今天心平气和地回答完我的问题再走吧，以便我能经常想到它，以便我这一生能够昂首挺胸前进。”说着说着，她呜咽起来。

医生一声不吭地划着船。帕拉蒂看他迟迟不语，以为是医生不想回答她的问题。她把手伸进河里，用水洗了洗脸，然后用纱丽的一角不断地擦着。她正想再提出问题时，医生

说话了。他的声音很温和，没有一点儿激动或憎恶的迹象，而且显得十分平静和自然，好象一个第三者在谈论一件毫不相干的事情。帕拉蒂记起了和医生初次见面时的情景。那时他装扮成一个纯朴而又无知的教师，英语发音不准，语法也出错，当时帕拉蒂好容易才忍住笑冷漠地和他谈了话。后来就为此事她生医生的气，有好多天都责难他的伪装。今天医生也是用毫无热情的冷漠的声调说："有一种蛇，是专靠吃蛇为生的，帕拉蒂，你见过吗？"

帕拉蒂说："我没有见过，但听说过。"

医生说："动物园里有，有机会到加尔各答去，叫阿布尔沃带你去看看。"

"大哥，不要一再开玩笑了。我告诫你，这样不好。"

"对，我也认为这样说不好。这些蛇是无法在一起生活的，一接近，一方就可以轻易地把对方吞食掉。你如果不信，可以问一问动物园的主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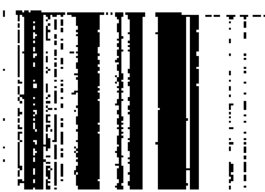
帕拉蒂一声不响。

医生又开始说："你是他们那些人的教友，你接受了他们的许多影响，你亲眼看到过他们的许多长处。可是你曾看见过他们非常渴望吞掉世界的野心吗？他们是这个国家的主人，你还记得他们开始当主人的日期吧？今天英国的财富数不胜数。它有多少船只和飞机！有多少工厂和企业！有多少万座建筑工程！他们还有无数杀人的武器和装备。英国在一八一〇年至一八八〇年的七十年间，除了弥补自己的不足和满足自己的一切需求外，还向外国贷款三百亿卢比。你知道这一笔巨款是从哪里来的吗？你刚才不是说你是孟加拉人的女儿吗？说你爱孟加拉的土地、气候和孟加拉人更甚于爱自己

的生命吗？这个孟加拉每年有一百万男女死于疟疾。你知道一艘军舰值多少钱？一艘军舰的费用就可以永远擦干一百万个饥饿母亲的眼泪。你曾经想过这件事吗？曾经在内心里思考过母亲的形象吗？我们的工业被毁了，我们的商业破产了，我们的宗教完蛋了，知识也完了。河流干涸了，变成了沙漠，农民没有饱饭吃，手工艺者在外国人的公馆门前当仆役。国内没有水，没有粮食。作为家庭最宝贵的财富的牛，现在也没有了。帕拉蒂，你看到过孩子们由于缺少牛奶而饿死的情景吗？”

帕拉蒂想大声呼号，要他不要再讲下去，可是她的喉咙里只发出了一种不清晰的声音。

医生的那种谨慎耐心的声调早就消失了。他说：“你是基督教徒，你记得吗，你曾有一天好奇地希望了解欧洲的基督教文明的本质。那天我怕会使你痛苦，没有回答你，今天就告诉你吧。你们的书上是怎么写的，我不好说，不过听说写的全是一片好话。可是由于长期的了解，它的真实本质是瞒不过我的。无耻的赤裸裸的自私自利，以及特别倚重野蛮暴力，是它的基本秘诀。人类的智慧从前还没有发明到以文明的名义对弱小民族采取如此残酷的高压手段。抬头看看地图吧，任何一个弱小民族都未能有效地保护自己不被欧洲所吞食。帕拉蒂，你知道祖国的同胞们犯了什么罪而被剥夺了享有祖国的土地和财富的权利吗？唯一的罪过就是软弱无能。可笑的是，公正的教义被认为是最大的教义。为了被征服民族的全部幸福，给它脚上带上了奴隶的镣铐，然后对这个变成了残废的民族承担起全部责任，即欧洲文明的最崇高的职责。不仅在文章、演说和教会的布道中宣传这种彻头彻



尾的谎言，甚至在小学生的课本中也进行这样的宣传。这就是你们基督教文明的政治。”

帕拉蒂是由教会抚育大的女子，她的确亲眼见过不少杰出人物，她因他竟然这样对她的宗教信仰进行无端的攻击而激动了。她说：“大哥，不管是由于什么原因，今天你的平静的理智已经错乱了。关于那些到这个国家来传教的基督教传教士，我比你知道得更清楚。今天你没有对他们采取公正的态度。难道欧洲的文明就没有给你们带来任何好处吗？象你们的妇女为丈夫自焚，把孩子投入恒河或大海作为献祭……”

医生打断了她的话说：“还有敬神时用刀刺背，出家人在刀剑上跳舞，抢劫、欺诈、掠夺，以及落后部族和被阉割的男子在七月作为祭品……还有一些记不起来了。不就是这些吗，帕拉蒂？”

帕拉蒂一声不吭。

医生说：“且慢，我还想起了两件事：在皇帝统治的时代里，人们不能把自己的媳妇或女儿留在家里，贵族们经常把妇女的肚皮剖开看看里面怀的胎儿……唉，天啊！外国人写的历史就是这样将某些普通的和微不足道的事加以极端夸大，使印度人民的心厌弃自己的国家。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在一个学校的课本上读到：外国的内阁大臣们在外国考虑我们的福利彻夜不眠，真是坐不安席，食不甘味。孩子们不得不背诵这种谎言；而为了弄到一碗饭吃，教师们也不得不让孩子们反复诵读这些弥天大谎。帕拉蒂，这就是文明帝国的政治！责怪阿布尔沃是徒劳的。”

提到责怪阿布尔沃，帕拉蒂心中感到羞愧。她不高兴地

说："你现在讲的也可能是真理，可能有某一个忠于帝国的官员这样做过。不过，要说这样庞大的帝国的基本政策都是谎言，是不可能的。在这个基础上筑成的墙是一天也不能承受这么庞大的机构的。你会说，在历史的长河中这又有多少时日，这样的帝国以前也曾出现过，难道曾经长久过吗？如果你的说法是正确的，那么这个帝国也不会长久。但是，这是有组织的，而且是管理有方的国家。尽管你加以严厉地谴责，可是由于它的和平和统一，你就没有从中得到什么好处吗？难道你就没有找到任何理由感谢西方的文明吗？我们长期以来就失去了独立，这中间只改变了掌握政权的人，而你们的命运并没有任何改变。大哥，不要因为我是基督教徒而对我有任何误解。如果把自己的全部罪过都强加在外国人的头上，表现出义愤填膺的样子才算是你的爱国主义理想的话，那我也不能剥夺你的理想。你内心装满了仇恨，但不能有损于英国人分毫，而且对印度人也没有好处，这个事实你当然知道。"

她那突然变得急促而又严厉的声音，从静静的水面折射到医生的耳中，使他大为震惊。帕拉蒂的这种表情对他是陌生的，她的这种情绪也是出乎他意料的。她从小到大都一直处在那种宗教信仰和文明的深刻影响之下，现在看到宗教和文明受到攻击，就变得十分激动和不能忍受，并且这样大胆地进行反驳，不管这种反驳是多么生硬和不适宜。但是在医生的心目中，她却变得更高大了。

帕拉蒂看到医生无言以对，就说："大哥，为什么不回答？你在内心燃烧起了这么炽烈的仇恨火焰，不管你做什么，对国家都是没有好处的。"

医生说："我对你说过好多遍了，那些为国家谋福利的人，他们正在到处募捐，建立济贫院、孤寡救济院、吠檀多慈善院、穷人基金会等各种有益于群众的事业。他们是伟大的人物，我崇敬他们。但是，我并没有承担为国家谋福利的义务，我是承担了要使国家独立的担子。"停了一会儿，他又说："有两件东西可以熄灭我内心的怒火，要么是焚烧我的尸体的柴堆，要么是有那么一天我听到欧洲的宗教、文明和生活方式沉入无底大海的消息。"

帕拉蒂惊呆了。医生继续说："当欧洲人最先带着商品渡过大海来经商时，只有日本认清了。所以它今天很幸运，从而获得了处于和欧洲同等水平的受尊敬的地位。可是，印度未能识别它的真面目，还有中国，也未能识别它。那时西班牙的版图扩展到了很多地方，小小的日本问一个西班牙的水手：'你们是怎样成为这么庞大的帝国的呢？'水手说：'那很容易。我们想要吞并某一个国家，最初就带商品到那里去卖，然后就向那里的国王乞求一点地方来经商，接着就叫来了教士。教会虽不能吸收太多的基督教徒，但是却可以拚命地诋毁该国的宗教。于是那里的人一气之下就干掉了个别的传教士。好了，我们的枪炮和军队马上就开到了。我们文明国家的杀人机器比起不文明国家的武器来要优越得多，这很快就得到了证明。'日本人听后就说：'那么，我的上帝，你们现在从这里卷铺盖走吧，我们不需要你们经商。'说完，日本就把西班牙人打发走了，并在自己国内颁布了法律，只要日月仍然出没，就不让基督教徒在我们国家立足；如果要立足，就判处死刑。"

帕拉蒂听到他对她的宗教和传教士进行如此苛薄的攻

击，心里很难过。她说："我过去也曾从你的嘴里听到这样的话。不过你所崇拜的日本人，他们是怎样的人呢？"

医生说："事实不是我崇拜他们，相反，我仇恨他们。日本人向朝鲜人一再保证不侵犯他们，可是却毫无道理地捏造借口囚禁朝鲜人，并且在一九一〇年吞并了朝鲜。当时我在上海。帕拉蒂，我是不能忘记那天日本人惨无人道的暴行的。可是，作过不侵犯保证的难道只有一个日本吗？欧洲也曾作过这样的保证。但是英国对强者却一声不吭，声称：'我们英国和日本是用条约联系在一起的。'而这样的话，美利坚合众国的总统也用非常明确的语言说过：'保证算得了什么？无能而又懦弱的民族自己不能保卫自己，那它的国家不灭亡，又该谁的国家灭亡呢？现在发生的事，一点不奇怪。如今要我们去解救他们吗？这是不可能的，而且也是一种发疯的行为。'"说完医生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又接着说："帕拉蒂，我也说这是不可能的，而且也是发疯的行为。强者为什么不掠夺弱者的财富呢？文明欧洲的道德标准对此是不可想象的！"

帕拉蒂仍然一声不响。医生继续说："在十八世纪末，英国的使臣麦加提尼爵士到中国朝廷上要求得到一点经商的方便。当时中国的君主是满清的乾隆皇帝，他很仁慈，使臣的恳求使他很高兴，于是他恩准说：'使臣先生，我们天朝什么东西都不缺少。你们从很远的地方来，历尽千辛万苦，去吧，去到广州经商吧，会送给你们土地的，你们会幸福的。'皇帝的恩赐没有落空，他们真是幸福了。不到五十年，英国同中国开了战。"

帕拉蒂惊异地问："大哥，那是为什么？"



医生说："那还不是中国的过错！不文明的中国突然说话了，我们抽鸦片抽得眼睛都睁不开了，抽得我们丧失理智了，请你们不要把这种东西运来吧！"

"那后来呢？"

"后来的经过很简单：两年以后中国又同意抽鸦片了，它还不得不同意另开五个港口以百分之五的税率作为通商口岸，最后于一八四二年把南方的香港割让给英国才算完成了这场祭典。也该如此。对于还不肯接受如此便宜的鸦片的蠢人来说，这样进行忏悔是恰当的！"

帕拉蒂说："这一套都是你编造的故事。"

医生说："那就算了吧，不过，听起来还是有味的。文明的法国看到这种情况也说话了：鸦片我没有，不过我有很高级的杀人武器，还是打仗吧。于是打了仗，法国人把中国王朝的安宁给抢走了，另外，赔偿战争的开支、提供最大的贸易方便、开辟通商口岸……。但这些都是不足挂齿的事，算了吧。"

帕拉蒂说："不过，大哥，一个巴掌难道能拍得响吗？难道中国方面就没有一点不公正的地方吗？"

医生说："也可能有，不过滑稽的是，欧洲文明是在袭击了别人的家园时才感到受了不公正的对待。恰恰是在人家的国土上感受到的，而不是在自己国内感受到的。"

"那后来呢？"

"听我说吧，德国文明看到后想：好哇，这样干挺有意思！我们落后了。于是德国人也派了一条满载传教士的船跟着去了。一八九七年，当他们宣传你们的耶稣基督的伟大、和平福音以及正义的教义时，有几个愚昧的中国人一气之下

把两个高级传教士的头给砍了。不公正的事件发生了，这就是中国的不公正。于是山东省就被德国人吞掉了。后来就发生了义和团起义，所有欧洲的文明国家联合起来进行报复，这样的事例真是旷古未闻。中国人什么时候才能还清这笔永远还不清的债务呢？只有耶稣基督才知道。这中间，英国狮、俄国熊、日本的太阳神……好了，不说了，大妹，我的嗓子都发干了。除了我们以外，也许任何人所受的苦难都无法和他们相比。乾隆皇帝也许升了天堂，他的恩典的影响却多么巨大啊！”

帕拉蒂深深地叹了一口气，默默地坐着。

“帕拉蒂！”

“大哥，干吗？”

“你为什么不说话？”

“我在想你讲的故事。大哥，你说，是不是正因为这个原因你就选择了中国作为你开展工作的地方？煽动那些遭受千百次迫害而奄奄一息的人是不困难的。但是你是否也曾经想过所有这些无辜和无知的农民和工人本来就很痛苦，如果你还让他们流血和遭到屠杀，那他们的痛苦就会没有止境了。”

医生说：“帕拉蒂，你没有必要为无辜的农民和工人的痛苦担心。任何国家的工人农民也不参加独立的事业，反而给独立的事业造成障碍。我哪儿有时间白花力气去煽动他们呢？我的活动只局限于受过教育的、有教养的中等和文明的人。如果某一天你想参加我的事业，请不要忘记这一点。为了主义和理想，希望爱好和平的、没有反抗的无辜农民去献身是白费力气的。他们不希望独立，他们希望的是和平，一

种软弱无能的和平，他们更向往的东西是一种蹩脚的固步自封。”

帕拉蒂不安了，她说：“大哥，我也希望这样，你也把我安排在那和平的工作里去吧。在你的‘道路社’委员会里，那种密谋的气氛使我简直要窒息了。”

医生笑了笑说：“那好。”

帕拉蒂忍不住了，仍然带着不安的情绪说：“大哥，除了一个‘那好’以外，难道你就没有什么别的话要说吗？”

“不过，帕拉蒂，我们已经到了。小心一点坐着，可别碰伤了。”医生说完把手里的竹篙用力往水里一撑，掉过船头靠了岸，然后很快站起来，拉着帕拉蒂的手，一边扶她上岸一边说：“地上没有泥，大妹，有一块木板垫着，下船吧！”

帕拉蒂在黑暗中突然要踏上陌生的土地时感到有点为难，但是她踩在地上以后满意地叹了一口气，说道：“大哥，靠你而得到的方便和平静，是在其它任何地方也没有的……”

但是这个见解没有得到对方任何反应。在黑暗中向前走了一段路以后，医生说：“闹不清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这难道是结婚的场面吗？既没有照明设备，也没有一点热闹的气氛，更没有琴声。这些人难道到别的地方去了？”

又向前走了一段路以后，台阶上面用纸做的奇妙的灯笼出现了。帕拉蒂带着欣慰的口气说：“这是中国式的灯笼。大哥，现在值得看看谢希的节约精神了。”说完她笑了。

两人轻轻地走上了楼梯，前面的正门敞开着，谢希好象正在聚精会神地读着一封信。帕拉蒂高兴地嚷着：“谢希先

生，我们来了。安排给客人吃点什么吧。娜沃达拉在哪里？娜沃达拉，娜沃达拉！”

谢希抬起头一看说：“请进来吧，娜沃达拉不在这里。”

医生笑着说：“诗人，没有主妇的家算什么家呢？叫她来吧，一边欢迎我们一边请我们吃东西。要不，我们就老站在这里，不吃也不喝。”

谢希懊丧地说：“医生，娜沃达拉不在这里，他们散步去了。”

帕拉蒂突然看到他的脸，吃惊地说：“到哪里散步去了？到了今天还散步？想得真出奇。”

谢希说：“结婚以后，两人双双到仰光旅行去了。不，不，没有和我结婚。不是有一个叫阿哈默德的吗？白净的面孔，一个漂亮的小伙子，在古德老爷工厂里干计时的工作。你们没有见过他吗？今天中午娜沃达拉和他结了婚，一切早就准备好了。”

两位客人惊讶得目瞪口呆，说：“谢希，你在说些什么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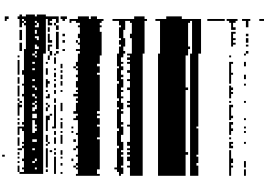
谢希起身从房间的一隅提来了一个布口袋，他把布口袋放在医生的脚边，说：“医生，钱已经拿到了。我曾经答应给娜沃达拉五千卢比，我如数地给了她。还剩下四千五百卢比，我拿了五百，但是……”

医生说：“你是把这些钱给我吗？”

谢希说：“对了，现在这些钱对我有什么用呢？你拿去吧，对你会有用的。”

帕拉蒂问：“可是你是什么时候把钱给她的？”

谢希说：“昨天我一拿到钱就给她了。”



“她接受了？”

谢希点了点头说：“对，阿哈默德一个月不过只拿三十个卢比。娜沃达拉要买一栋房子。”

医生说：“那一定会买的。”说完他回头看了看帕拉蒂。帕拉蒂正用衣角捂着眼睛向一边退去。

谢希说：“主席说过要和你见一次面，她正要到苏拉巴亚去。”

医生也没有表示什么惊讶，他问道：“她什么时候走？”

谢希说：“她说很快就走。有个人已经来接她了。”

帕拉蒂听后过来问道：“谢希先生，苏米德拉大姐真的说过要走吗？”

谢希说：“是的，她母亲的叔叔很有钱，最近死了。除她以外，没有任何继承人，不去是不成的。”

医生说：“既然不去不成，那她一定得去了。”

谢希看了看帕拉蒂，然后说：“我准备了好多东西，吃一点儿吧。”

但是，医生没等帕拉蒂开口就坚持说：“一定吃，一定吃。走吧，去看看是些什么东西。”他一面说一面抓住谢希的手，把他拉到厨房那边去了。

谢希一边走一边慢慢地说：“医生，还有一个消息，阿布尔沃先生回来了。”

医生诧异地停下来说：“你说什么？是谁跟你说的？”

谢希说：“昨天突然在孟加拉银行里碰面了。他的母亲病得很厉害。走吧，我详细地告诉你。”



二七

谢希并没有夸大其辞，医生走进去一看，大量吃的东西堆在厨房的一角。大大小小的锅、碟子、纸袋子以及器皿全都装着吃的东西。商店老板和旅馆掌柜根据他的口味和爱好做了许许多多的食品，从河那边送到河这边来，堆成了小山。什么也没有漏掉，什么也不缺少，缺少的只是吃的人。医生仔细地看了一会，突然高兴得叫了起来："好哇，好哇，美极了！还有什么可说的！帕拉蒂，你看见了吧。谢希是个多么会安排的人，谁吃什么，不吃什么，都考虑周到了才安排的。好哇，准备得真不错！"

帕拉蒂把头扭向另一边，望得出神。谢希努力装出笑容，但没有笑出来。医生看看他们两人没有反应，由兴奋转为大笑："哈哈，成家立业多么伟大呀，诗人谢希！哈哈！"

帕拉蒂再也忍受不了了，她回过头用含泪的目光看了看，说："大哥，你难道连一点怜悯仁慈之心都没有吗？你说，你这是在干什么呀？"

"好哇，承他的情，今天我可以足足地吃上一顿好东西了。"

帕拉蒂生气地走到走廊去了。隔了一两分钟，谢希把她叫了回来。帕拉蒂在一只盘子里盛了些吃的东西，放到医生面前，装着生气的样子说："吃吧，现在象妖怪一样伸出十来只手吃吧。别笑了，左邻右舍都被你笑得无法睡觉了。"

医生叹了一口气，说："啊！多好的东西啊！我已很长时间没有闻到这种香味了。"

这句话打动了帕拉蒂的心，她想起了那天晚上他吃的糙米饭和烧焦了的菜。

医生一心吃着，说：“帕拉蒂，你怎么不给诗人盛点吃的东西呢？”

“正在盛呢！”说完，帕拉蒂已盛好了另一盘，把它放到谢希面前，而她自己则坐在医生身边，说：“大哥，你可得全都吃掉，不能糟塌了。”

“不会的，可你怎么不吃呢？”

“我吗？大哥，你说，有哪一个妇女能够吃这么多的东西呀？”

“做得可真好，真是人间少有。”

帕拉蒂说：“我可以每天做比这还要好的东西请你吃，大哥。”

医生用左手碰额说：“大妹，有什么办法呢，这是命中注定的事。你该请的人，他又不吃你的东西；而肯吃的人，你只请一天则可，请上两天，就会闹得满城风雨。老天爷就这样不公正，是不是，诗人？哈哈……”

帕拉蒂听后自己也不禁笑了，但是她立刻镇静下来，她不好意思地说：“你瞎说一气，谁听了也得发笑。你自己才不公正呢。吃饱了，喝足了，是不是还想把钱袋带走？”

医生一边咽下嘴里的食物一边说：“那没有问题。一半已给娜沃达拉拿去买房子了，难道还得把另一半留给阿哈默德去买双轮马车吗？帕拉蒂，为了使一出戏精采一些，你提的建议倒不坏。是不是，谢希？哈哈……”

帕拉蒂说：“大哥，我过去也曾见你开过玩笑，但是，从来没有看见过你这么疯疯颠颠地开过玩笑。”



医生正要回答，突然看了帕拉蒂一眼，立即不吭声了。帕拉蒂接着又说：“男女之间的爱情难道都成了象你这样的人开玩笑的题目吗？你除了象取笑玩桥牌的胜负那样来笑话他的婚事的成败外，难道就想不到其他事情了吗？除了独立不独立的问题之外，世上还有其他的事也会使一个人伤心难过的，难道你就没有想到这一点吗？抬头看看谢希先生的脸色吧！瞧他转眼之间成了什么样子！阿布尔沃先生那天走的时候，你大概也这样哈哈大笑过！”

“没有，没有，他是……”

帕拉蒂打断了他的话，说：“大哥，你干吗一再说没有呢？谢希先生是你的密友。你也许想到娜沃达拉把他这样好的人勾引上之后会给他很多苦头吃，而现在他已经避免将来吃苦头了，你是想到这点而高兴吧。可是，大哥，难道将来对一个人来说就是一切？而今天这个超越了他整个未来的痛苦的重负难道就算不了什么吗？可这一点你又怎么会理解呢？因为你从来没有爱过任何一个人。”

谢希感到很难为情。他想表明：在这个问题上是他的错误，是他的过失，这种局面完全是由于他没有起码的社会常识而造成的。

帕拉蒂难过地说：“谢希先生，有什么可难为情的呢？象这样的过错难道世界上就只有你一个人犯过？难道我不是也犯过比你大百倍的过错？而由于比我犯了大千倍的过错，一位不幸的妇女正准备悄悄地永远离开这个国家。医生难道不认识她吗？娜沃达拉骗了人。让她骗人吧，毕竟世界上有一半诗歌是因为写了我们妇女行骗而成了不朽的作品。”

医生用惊异的目光看着帕拉蒂。但是帕拉蒂没有理会

他。她说："谢希先生，世俗的知识你知道得太少了，难道我知道的就多吗？而苏米德拉大姐的知识是无可比拟的，可是她仍然对任何人也不起作用。大哥，她只是在你的知识面前败下阵来了。一个长期以来没有失败过的人，在自己征途上从来没有遇到任何障碍的人，她也在你的铁石般的大门前一次又一次地碰得头破血流，她找不到走进去的任何途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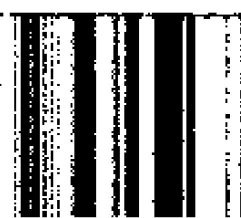
医生没有回答这种指责，只是朝她望了望，然后笑了。帕拉蒂说："谢希先生，我对你犯了很大的罪，今天希望得到你的宽恕。"

谢希一点也不懂，只是觉得很不好意思。帕拉蒂停了一会儿又说："有一天，我曾对大哥说过，任何一个女人任何时候也不能爱你，因为那时我还没有了解你。今天我明白了，一个曾爱过阿布尔沃先生的人，如果她得到你，那就太幸运了。所有的人都无视你，只有一个人没有这么做，那就是医生。"

医生低着头正从一块肉里往外挑骨头，他没有功夫抬头。帕拉蒂对着他说："大哥，在识别人方面你始终是准确的，所以那天你难过地跟我说：'如果谢希跟另外一个女人相好就好了。'但是，你难道不能同样提醒我说：帕拉蒂，不要在爱情方面犯这么大的错误。你们是男人中的两个榜样，现在都坐在我的面前，而我却感到无限的失望。"

医生把一块肉放进嘴里，问道："阿布尔沃还说了什么，谢希？"

帕拉蒂回答了，她说："他母亲病了，他要给他母亲治病，所以需要钱。回到这里来悄悄替人当仆役是不会有人知道的。他害怕拉摩达斯，害怕伯尔金德拉。不过他叔叔是警



察局的人，所以一定给他安排妥当了。也许不把你我牵连进去是不会放手的。卑鄙，贪婪，渺小，胆小鬼！”

医生笑了，慢慢地说：“如果没有实际的爱，任何人也不能如此尽情地‘赞扬’一个人。诗人，现在轮到你了，你也该祈求智慧之神，然后也开始歌颂娜沃达拉吧，让我们也知道知道。”

帕拉蒂吃惊地说：“大哥，你这是侮辱我。”

医生点了点头说：“也许是这样。”

由于自尊、愤怒和苦恼，帕拉蒂的脸色通红。她说：“你决不能对我这么说。你也许想到，所有的人都象谢希先生一样能够默默忍受。你怎么会知道，一个人的内心是如何的痛苦！”她的喉咙因激动而说不出话来。她说：“他已经回来了。大哥，现在把我从这儿带走吧！我该在哪一个不幸的人脚前献出我所有的一切啊！”说着说着，她把头触在地上，象孩子一样哭了起来。

医生不声不响地笑着吃饭，从他那毫无变化的脸色中，看不出这种爱情的苦恼是否也多少打动了他。几分钟以后，帕拉蒂站了起来，走进旁边房间洗了脸，擦了手，仍然回到原来的地方坐了下来。她问道：“大哥，还给你们添一些？”

医生从口袋里掏出手帕来，说：“我也算是一个婆罗门。你给我包一点儿当作施舍吧，我带回去可以舒服地过两天。”

帕拉蒂把脏手帕还给他，然后找出一条洗过的毛巾。她把各样东西包了一包，放在医生面前说：“接过这包送给婆罗门的施舍吧，可是这一口袋钱呢？”

医生笑了笑说：“这是婆罗门祭司的香火钱。”

帕拉蒂说："也就是说，除了没有举行的婚礼外，所有一切必要的礼仪都顺利地完成了。"

医生突然哈哈大笑，然后又马上把嘴捂上，严肃地说："帕拉蒂，这是上帝的惩罚。当我想要笑的时候，那我的嘴里除了哈哈大笑外，什么也没有。如果不把你带来让你大哭一场的话，那今天就很难见人了。"

"大哥，你又在愚弄人了。"

"我在愚弄人？我却正在努力表示谢意呢！"

帕拉蒂生气了，把脸扭到一边，没有作答。

谢希从一开始就不声不响地坐着，现在他开口说话了。他突然非常严肃地说道："如果你不生气的话，那我就说说。有些人在推测，总有一天帕拉蒂会和你结婚的。"

医生顿时吃了一惊，然后马上让自己镇静下来。他开心地说："谢希，你在说什么呀！我要为你的这种话而感谢你。那样的好日子难道会降临到我这个不幸的人头上吗？这是做梦也想不到的事呀，诗人！"

谢希说："不过，好多人都是这么想的。"

医生说："唉．别说好多人，就是有一个人曾这么想过一会儿，那也够好了。"

帕拉蒂笑了，她看了看医生的脸，说："大哥，不幸的人的命运有时也是很快可以转变的。如果你象发布命令一样说：'帕拉蒂，明天你就得和我结婚！'那我可以发誓说：决不会等到后天。"

医生说："可是，可怜的阿布尔沃，如果冒着生命危险回来，那该怎么办呢？"

帕拉蒂说："他要结婚的对象在国内，你不必为他操

心，他是不会伤心而死的。”

医生严肃地说：“帕拉蒂，你同意和我结婚，你的胆量可不小呀！”

帕拉蒂说：“和你在一起，又有什么可怕的？”

医生看了看谢希说：“诗人，你听到了吧？如果将来要是反悔了，那你就得出来作证。”

帕拉蒂说：“大哥，没有必要让任何人作证。我用你的名字起誓，我从来不会否认，只要你同意。”

医生说：“那就等着瞧吧。”

“等着瞧，”帕拉蒂说完笑了。她说：“大哥，别说我，也别说苏米德拉，就是天上的神王因陀罗把仙女优哩婆湿、梅纳迦和兰帕叫来说：不要去勾引过去时代修行的牟尼，而去破坏这个时代的医生的苦行吧，我可以肯定地说，大哥，那她们也会丢尽脸快快而回的。一个有血有肉的心是可以被战胜的，可是能够和石头去战斗吗？国家不独立这团火焰，把你的心完全烧成一块石头了。”

医生笑了。帕拉蒂的两眼充满了崇敬和深情的眼泪。她说：“大哥，如果没有这点信心，难道我能这样把一切都献给你吗？我不是娜沃达拉。我知道，我犯了一个极大的错误，但是在这一生中却没有找到改正它的任何途径。即使有一天心中……”

帕拉蒂的眼泪流了出来，她急忙擦掉眼泪，尽力露出笑容。她说：“大哥，难道还没有到往回走的时候？退潮还有多久？”

医生看了看墙上的挂钟，说道：“大妹，还得呆一会儿。”然后慢慢伸出右手，放在帕拉蒂的额上说：“真奇怪，

即使处在这么难堪的境地，印度的这种无价之宝，到现在为止也还没有消失。让娜沃达拉走吧，反正有我们的帕拉蒂在。谢希，在整个地球上也没有能和她相比的人。在这里，即使有千千万万象我这样的人，也不能压倒渺小的阿布尔沃。好吧，谢希，你的酒瓶在哪里？”

谢希听了立即感到有点不好意思。他说：“医生，没有买，现在我不喝酒了。”

帕拉蒂说：“大哥，你不记得了？娜沃达拉已经让他起誓不喝酒了。”

谢希附和她的话说：“真的，我曾在娜沃达拉面前发过誓，今后不再喝酒。医生，我不会违背自己的誓言的。”

医生笑着说：“谢希，那你怎么活呢？酒也没有了，娜沃达拉也没有了，把自己的一切卖掉后得到的钱也没有了。一下子怎么能经受得了呢？”

帕拉蒂看了谢希一眼，她好象受了刺激。她说：“大哥，开玩笑是容易的，可是你该好好想想看。”

医生说：“帕拉蒂，我正是想过之后才说的。他对这些钱抱有多大的希望和寄托啊！没有人比我知道得更清楚了。谢希的熟人中谁都曾听他说过。后来娜沃达拉来了，六、七个月以来，她成了他注意的中心。而酒呢，它是谢希生活中痛苦和幸福的唯一同伴。昨天，什么都有；而今天，他生活中全部的乐趣，全部的安慰，一切的一切在一天之内全都消失了。可是谢希对谁也没有憎恨，连一点怨言也没有，甚至一次也没有望着苍天满含眼泪这样说：老天爷，我从来没有伤害过人！如果你真正存在于什么地方的话，那就对我行行好吧！”

帕拉蒂吸了一口冷气，说：“正因为这样，你才这么爱

他，是吧？”

医生说：“不仅是爱，而且是尊敬。谢希是道德高尚的人。他的内心象圣洁的恒河水那样纯洁无瑕。大妹，在我走后，你要多照看他。我把谢希交给你了。他自己忍受痛苦，但是从来不使别人痛苦。”

谢希由于害羞和不好意思，脸涨红了。过了好一会儿，三个人都沉默不语，也许是因为没有什么话好说吧。

医生问道：“谢希，今后你住在这儿干什么呢？你身边现在剩下的东西只有一张破琴了。还象以前那样到国内外四处演奏吗？”

这时谢希笑着回答说：“今后你给我分配点事做吧。说真的，现在我不喝酒了。”

帕拉蒂听到他的话，看到他说话的方式，笑了起来。医生本人也笑了。他用带感情的亲切的语调说：“不，不，诗人，这种事你没有参加的必要。你就住在我大妹身边，这样就等于给我干了许多事。”

谢希点了点头，表示同意，接着又沉默了片刻，不好意思地说：“医生，我以前是写诗的，现在也许还能写诗。”

医生高兴地说：“好，你说得对，这样也就帮了我的大忙了。”

谢希说：“那我就重新开始写诗。今后我只为农民和工人写诗。”

“可是他们不会读呀，诗人！”

谢希说：“就算不会读，我仍然要为他们而写作。”

医生笑着说：“这就不自然了，不自然的东西是站不住脚的。为没有受过教育的人可以设置施舍粮食的地方，但是

不能创作文学作品，描写他们的痛苦和幸福不能算作文学。如果某一天有了可能，那他们自己会创作文学作品的。从你的喉咙中唱出来的轻快歌曲，不可能成为他们的抒情诗。诗人，你可别做这种徒劳无益的事。”

谢希未能正确地理解他的意思，他带着怀疑的口气问道：“那我干什么呢？”

医生说：“那你唱革命歌曲吧。唱你出生的地方，唱你成长的地方，就唱那些地方的歌曲好了。只为受过教育的中等阶级而歌唱吧。”

帕拉蒂又惊异又懊丧地说：“大哥，你也相信种姓阶级了？你的目标不是仅仅向着那中等阶层吗？”

医生说：“帕拉蒂，我倒不是说种姓阶级问题，我没有提到那强加在我们头上的种姓歧视。我内心没有高低之分，但是我要是不承认受过教育的和未受过教育的阶级差别，那是不成的。这就是实际的阶级，这是老天爷亲手创造的。大妹，你虽是基督教徒，难道我能把你排除在一边吗？象你一样值得我称为自己人的还有谁呢？”

帕拉蒂用崇敬的眼光一边望着他一边说：“但是你的革命歌曲由谢希先生之口唱出不会好的，大哥。你那革命的歌曲，你那秘密的委员会……”

医生打断了她的话，说道：“大妹，不，你还是让我的秘密委员会的职责仍然落在我肩上吧。能够承担这副担子的力量……不，别提它了，它只是对我来说的。”说完，他很快就镇定下来，说道：“帕拉蒂，我对你说过，我倡导的革命不只是意味着流血，不只意味着政治革命。革命意味着很快发生根本的变化。诗人，你尽情地高唱社会革命的歌曲吧，

让那些古老的、旧的和腐朽的宗教、社会、礼教，一切的一切都毁灭干净！谢希，如果不行的话，那你就只宣传这个伟大的真理好了，即印度再没有比对古代的迷信更大的敌人了，然后，把谋求国家独立的担子仍然留在我的肩上吧！……是谁？”

谢希仔细听了听说：“好象楼梯上有人的脚步声……”

医生立即把手放进口袋里，用脚尖轻轻地、迅速地走进黑暗的走廊。但是刹那之间，他又走了回来，说：“帕拉蒂，苏米德拉来了。”

二八

在这深更半夜的时候，苏米德拉到来的消息既令人意外，又令人不快。帕拉蒂显得又拘束又惶惑不安。霎时，苏米德拉进来了。医生用很自然的口气一边接待她一边说：“请坐，你一个人来的吗？”

苏米德拉说：“是的。”然后朝帕拉蒂望了望，问道：“帕拉蒂，你好吗？”

就在这短短一分钟的时间里，不知道帕拉蒂心里想了些什么。刚才她还认为，苏米德拉今天也会象那天一样不理她，但是当苏米德拉不仅向她问好，而且说话中还流露出亲切的语气时，她象得到非常宝贵的东西一样，一种感激的心情不知不觉地充满了她的心胸。她说：“我很好，大姐，您好吗？”今天她不敢称苏米德拉为“你”。

“是的，我很好。”苏米德拉说着在一旁坐下了。她天性是不爱多说话的。她常常带着一种自然而平静的严肃表

情，把自己与大家隔离开来。今天也没有改变这个常态。帕拉蒂即使知道，这并不说明苏米德拉内心压抑着恼怒或离情别绪，可是她还是未能说出更多的话来。

还是医生说话了，他说："听谢希说，你正要到爪哇去继承一笔很大的遗产。"

苏米德拉说："是的，有人来接我了。"

"什么时候走？"

"乘星期六的第一艘船走。"

医生微笑着说："那好，你现在成了富翁了。"

苏米德拉点着头，同意他的看法，说："是呀，要是得到所有遗产，就会成富翁了。"

医生说："会得到的。在和律师商量以前，不要采取任何行动。还有，你该小心些。来接你的人，你都认识吗？"

苏米德拉说："对，他们都是可靠的人，我都认识。"

"那还有什么可说的！"说完他扭过头朝着帕拉蒂，想说些什么。这时谢希突然说话了，他说："医生，这一下可好！你所选择的三名妇女，其中娜沃达拉已经走了，主席本人也要走。现在只剩下帕拉蒂……"

医生笑着说："诗人，你不必为此担心。还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帕拉蒂也会走上大人物的道路。"

帕拉蒂只是用气恼的眼光看了看他，没有回答。

医生诙谐的话中饱含痛苦，谢希估计到了这种情况，他说："你也得很快离开这里。这样一来，你的'道路社'委员会至少在缅甸的活动是完全结束了。现在有谁来开展活动呢？"谢希说完抽了一口冷气，他的长吁短叹一点不假，而且带着非常痛苦的情绪。但是奇怪的是，对医生一点也没

有起作用。他仍然是那样笑着说："诗人，你在说什么？这么多的日子以来，这一切你都是亲眼看到的，可是今天从你嘴里却给我作了结论。三个妇女要走了，那'道路社'委员会就完了吗？你戒酒之后取得的进步就是这样的吗？这还不如今后仍然喝酒好呢！"

这话听起来象是开玩笑，可是实际上不是玩笑。帕拉蒂尽管了解一些，可是不很清楚。她用眼角打量了一下苏米德拉，而苏米德拉却低着头，一声不响地坐在那里。于是帕拉蒂抬起头来，目不转睛地望着医生说："大哥，为了弄明白，我倒没有必要喝酒。可是我还是不理解：娜沃达拉算不了什么，我比她更差，但是苏米德拉大姐——你亲自给她以主席的位置——难道她走后你的'道路社'委员会就不会受一点损失吗？大哥，你说真的，不要为了羞辱某一个人说气话。"说完她把目光从医生的脸上移到苏米德拉的脸上，然后又马上把目光移到另一边。谁的目光也没有和其他人的目光相遇。苏米德拉原来就低着头坐着，她仍然是那样不声不响，象一尊塑像似地一动不动。

医生沉默了片刻，接着慢慢地说："帕拉蒂，我不是说的气话。苏米德拉是不可以轻视的。也许你不知道，但苏米德拉本人很清楚。在这种事业中，我们不应该计较个人的损失。另外，那些连生命都不能确保的人，用什么来衡量他们的价值呢？人总是要死的，不管他是多大的人物。我们不要认为缺少了一个人，一切都完了。一个人的空缺，另外一个人会象流水一样自然而然地补上去的。这就是我们最起码的，也是最基本的观点。"

帕拉蒂说："实际上，这样的事在世界上是没有的。比

如拿你来说吧，有人能在某一天弥补上你的空缺吗？这种情形我连想也不能想象，大哥。”

医生说：“帕拉蒂，你的思想体系是另外一种。从我发现你的这种思想体系的时候起，我就决定了：不应该把你吸收到我们的组织里来。我想过好多次，世界上有适合你的其他工作。”

帕拉蒂说：“而我也多次明白了：你认为我无能，想把我远远撇在一边。如果什么地方有适合我的其他工作，那我一定走到社会上去。不过大哥，你并没有回答我的问题，是不是事情太微不足道了，可不可以象流水一样补上你的空缺呢？你说可以，我说不行。我知道是不行的，因为人不单单是流水，而且你根本也不象流水。”

沉默了一会儿，她又接着说：“只是为了知道这一点我不想打搅你。不过明明不是那么一回事，而你自己也并不认为是真的，为什么你想利用它来哄我呢？”

医生不能立即作出回答，而帕拉蒂也没有等待他的回答。她说：“在这个国家里你不可能呆下去了，你也马上要动身走了，而盼望你回来又是多么渺茫！一想到这一点就使人痛心，所以我就不去想它。可是事实上，不可能不时时刻刻铭记在心。这种痛苦是无限的。但是比这更沉重的痛苦是，我得到了你，却又没有真正得到你。今天我回忆起了多少日子以来的许多问题。大哥，当我提问题的时候，你有时说的是真的，有时说的是假的，有时说得半真半假，但总是没有让我知道真理。我是你的‘道路社’委员会的书记，但是我一天也没有隐瞒的是，我对你的工作方法一点也不敢恭维。你没有气恼，也没有不信任我，总是一次又一次地笑着

想支吾过去。我没有忘记你赦免阿布尔沃先生的事。看来只有你才能讲清楚什么是我这渺小的一生的幸福。大哥，我求求你，你走时不要把自己掩盖起来了。你的、我的，以及大家所有人的最高真理，你一一说清楚之后再走吧。”

由于不了解这个奇怪的请求的含义，谢希和苏米德拉两人惊异地望着帕拉蒂。帕拉蒂看到他们好奇的眼光，却对自己的不冷静突然感到羞愧了。这种羞愧的心情是瞒不过医生的目光的。他笑着说：“帕拉蒂，任何人都会有时说真的，有时说假的，有时说半真半假的。而我又有什么特别的过错呢？另外，如果说有谁应该感到羞愧的话，那本应该是我感到羞愧。帕拉蒂，你为什么感到羞愧呢？”

帕拉蒂低着头，一声不响地坐着。苏米德拉回答这个问题时说：“医生，如果你根本就没有羞愧之心呢？妇女就是讲真话时脸上也会感到害羞的，有的人甚至说不出话来。”

这几句话是对谁说的，为什么这么说，是瞒不了任何人的。但是出于一种对医生的敬仰和尊重，大家无言以对。两三分钟就是这样在沉默中过去了。医生对帕拉蒂说：“帕拉蒂，苏米德拉说我没有羞愧之心，而你却指责我经常既说真话，又说假话。如果今天谈的是与我的‘道路社’委员会有关的问题的话，那我也会同样说一说，结束这一话题。根据对‘道路社’委员会有利或不利的条件，来确定我讲话的真假，这就是我的策略，这就是我的真面目。”

帕拉蒂惊呆了，她说：“大哥，你在说什么？这就是你的策略？这就是你的真面目？”

苏米德拉开始说了：“对，正是这样，这就是他的本色。没有同情，没有感情，没有宗教。帕拉蒂，我是认识这

个铁石心肠的人的形象的。”

要说帕拉蒂不相信她的话，也不尽然，但是她听后却发怔了。

医生说：“你们经常说最后的真理，最高的真理，而这些毫无意义的词对你们来说却是很宝贵的，再也没有比这更大的哄骗蠢人的魔咒了。你们以为，只有虚假的东西才不得不装扮一下，而真理却是永恒的，自古就有的，非凡的。这是不真实的。象打扮虚假的东西一样，人类一天到晚都在打扮真理。它不是永恒的，不是历来如此的，它也有它的产生，也有它的消亡。我这不是在说谎，我是在讲述真理。”

这不是开玩笑，这是医生的心里话。帕拉蒂脸色变了，她用不大清楚的声音问道：“大哥，这也是你的‘道路社’委员会的策略吗？”

医生回答说：“帕拉蒂，‘道路社’委员会不是传授我的理论的学校，它着重的是走我的道路。也不知道是谁，在什么时候，出于什么无知的需要，而创造了‘策略’的说法，这对‘道路社’委员会来说的确是真理，而脖子被套在绞刑架上的人，他内心的话难道就不是真理？你的最高的真理是什么，我不清楚。如果说有什么最高的虚假，那你们说的就是。”

由于激动，苏米德拉的两眼发亮了。但是帕拉蒂听了这么可怕的话后，完全被恐惧和怀疑征服了。

“诗人！”

“唔？”

“看到谢希的真诚了吗？”医生说完笑了，但是谁也没有跟着他笑。医生看了看墙上的挂钟，说：“离停止涨潮已经

没有多少时间了，是我该走的时候了。今后到你这没有达拉的谢希·达拉公寓来的机会没有了。”

谢希说：“明天我就要离开这个家。”

“到哪里去呢？”

谢希说：“根据你的指示到帕拉蒂那里去住。”

医生笑着说：“帕拉蒂，你看到了吧？谢希接受了我的指示。谢希，你把那座房子叫什么名字呢？是谢希·帕拉蒂公寓吗？我看到你受骗上当已经三次了，但是这一次也许会成功吧。帕拉蒂是一个很好的人，她也有同情心，也富有感情。”

在这痛苦的时刻帕拉蒂笑了，苏米德拉也笑着低下了头。

医生说：“但是，你的钱袋我却带走了，我将放在帕拉蒂那里，她也要买一座房子。”

帕拉蒂说：“大哥，你往伤口上撒盐的话，还有个完没有呢？”

谢希说：“医生，你把钱带走，我已经给你了。你让这些在国内卖掉一切而得来的钱用在为国家的事业上面吧！”

医生笑了，但是他的眼里流出了眼泪。他说：“谢希，我身边有钱，我现在不需要这些钱。此外，今后也许不会缺少钱。”说完他看着苏米德拉。

苏米德拉的双眼流露出感激的神情。她嘴里没有说什么，但是她整个表情都好象在说：我的一切都属于你，可是难道你会接受吗？

医生从苏米德拉那里把目光转向一边，呆呆地过了一会儿，说：“诗人。”

“有什么话，你说吧！”

“宴请婆罗门这一项礼仪你已经提前举行了，对此你不要难过，谢希。原因是一旦吉日良辰真的来到时，那也许我就没有来的机会了，但是那个日子总会到来的。今天我吃了这么丰盛的东西，我要祝福你，愿你幸福。你是诗人，你是我国的一个大艺术家。请你永远不要忘记，你比政治伟大。”

谢希难过地说：“有你在的地方，只要一有我就出问题。难道我比你还高明？”

医生说：“当然比我高明。认识你就等于真正认识到了我们民族。除开你们这些人以外，我们民族的份量用什么东西来衡量呢？毕竟总有一天，我们国家独立的问题会得到解决的。那时我们国家痛苦和贫困的故事比一种传说的价值高不了多少。可是谁又能衡量你的事业的价值呢？正是你将会把我们国家所有分散的支离破碎的各种潮流汇集在一起。”

苏米德拉笑着说：“什么时候能汇集在一起，只有谢希才知道。但是刚才你把所有的话汇集起来尽量夸大他的价值，那帕拉蒂如何承受得了呢？”

大家听后都笑了。医生说：“谢希将是我们大家的民族诗人。不是印度教徒的，不是穆斯林的，也不是基督教徒的，而是我们印度的诗人。成百上千条大小河流所流经的我们的印度，是我们肥沃的、盛产花果粮食的阡陌良田形成的美丽的祖国，那里没有人为的疾病的痛苦，没有人为的灾荒的饥饿，没有外国统治的难以忍受的耻辱，没有渺小人性的污点。谢希，你将是为这样一个国家唱颂歌的诗人。兄弟，你不能成为这样的诗人吗？”

帕拉蒂全身都振奋起来。谢希由于医生的这种亲切的兄弟称呼而感动了，他说：“医生，如果我努力，我也能用英

语写诗，甚至……”

医生打断他的话说："不，不，不用英语写，不用英语写，要用印度自己的语言写，用自己祖国的语言写。谢希，我了解世界上的很多语言，可是哪儿也找不到这种在许许多多地区共同发展起来的美妙的语言。帕拉蒂，我常常想：是谁，在什么时候，把这甘露般的语言带到了这个国家呢？”

帕拉蒂两眼噙满热泪。她说："我常想，大哥，是谁教会你这样热爱自己的国家呢？你的这种爱又是那样无限！”

谢希响应她的说法。他用兴奋的声调说："对过去的光荣的歌颂，将是我要唱的歌，而你的这种爱国的声音将是我的声音。从今天开始，我将对人们进行这样的教育，使人们再次热爱自己的祖国。”

医生用充满惊异的眼色看了谢希片刻，然后又看了看苏米德拉，最后两人都笑了。但是另外两个人不理解这种笑的含义，所以他们俩有点不好意思起来。医生说："再次热爱自己的祖国？印度人对自己的祖国，从来没有过你所指出的那种热爱。如果有那种热爱的一小部分，难道我们印度的同胞会和外国人沆瀣一气，轻易地就把我们三亿三千万兄弟姐妹交给别人？'祖国'只是口头说说而已。从前为了对穆斯林皇帝顶礼膜拜，印度教徒曼·辛赫把印度教徒伯勒达伯王公象绑牲口一样绑走了。孟加拉人给曼·辛赫筹措粮食，甚至给他引路，把他迎到孟加拉。当马拉塔的军队掠夺我们的国家时，我们却不进行战斗，而是头上顶着水罐，躲进水里。穆斯林强盗毁灭我们的庙宇，砍掉神像的鼻子耳朵，带走神像时，我们这里的人却争先恐后地逃命，为宗教也不肯献出自己的头颅。诗人，这种印度人不是我们的人，他们

没有任何值得我们骄傲的东西，我们将永远鄙视他们。而他们的宗教，他们的规章，他们的怯弱，他们的叛国行为，他们的社会风习，他们的一切都是应该鄙弃的。这样的内容才是你的革命歌曲的内容，这样的东西才是你的真正的爱国主义。”

谢希象呆子一样望着，他还不能理解这些话的中心含义。

医生说："由于他们的怯弱无能，我们在世界人们的心目中变得微不足道了；由于他们自私自利的罪恶，我们陷入了危机，我们变成了残废的人。这难道只是国家的问题吗？他们自己就不信奉的宗教，他们自己就丝毫也不敬仰的神明，可他们偏偏要以宗教和神明的名义把整个民族从头到脚用千百条毫无道理的清规戒律给束缚了起来。这种不自由是万恶之源。”

谢希慢慢地说："你这是在说些什么呀？”

帕拉蒂感到极端苦恼，她说："大哥，虽然我是基督教徒，可是那些人却是我的祖先。他们不管有过什么过错，但是不能说他们的宗教信仰都是骗局，请不要说这样刻薄的话吧！”

苏米德拉静静地听着，现在她说话了。她望了望帕拉蒂说："对任何人说刻薄话都是不公正的，不过崇敬那些不值得崇敬的人也是不公正的，即使他们是祖先也罢。这可能是出于好意，但没有道理。帕拉蒂，凡是坏的传统礼教，要学会唾弃它们。”

帕拉蒂不作声了。医生对谢希说："诗人，任何东西，不能因为很古老就能成为真理。给古老的东西唱赞歌并没有

什么了不起。另外，我们是革命者，我们不留恋古老的东西。我们的观点，我们的进程，我们目标都只是向着未来。我们还得消除旧的东西，开拓新路。如果让腐朽的死亡的东西阻拦我们的道路，那我们所要求的权利又怎么可能获得呢？”

帕拉蒂说：“我不是为了讨论而讨论，大哥，实际上我是想从你这儿了解到生活的道路。如果任何一个传统风俗或习惯，只是由于它是古老的东西，就能够说它是无用的、无意义的和应该摒弃的吗？大哥，如果那样，那人类应该坚定地立足于什么基础之上呢？”

医生说：“世界上有没有能承受这种重任的基础，我不知道。不过，帕拉蒂，我知道的是随着岁月的增长，总有一天，所有的东西都会变老，变得腐朽无用，那时它就成为该摒弃的东西。人类每天都在前进，而祖先所制定的千百年古老的礼教制度照旧原封不动。如果这样，那也好；可是绝不会是这样的。困难的是，不能只从年代的多少来确定某一传统是否古老，不然，你也可以和我们发出同样的声音说：大哥，你把那些古老的，那些腐朽的都不假思索地摧毁吧，让新人的新世界建立起来吧！”

帕拉蒂问道：“大哥，这一切你自己都能做到吗？”

“做到什么，大妹？”

“那些古老的东西，也就是那些神圣的东西，你都能无情地摧毁吗？”

医生说：“能做到，这就是我们这些人的宏愿。帕拉蒂，古老并不意味着神圣。一个人满七十岁了，但不比十岁的孩子神圣。你从你自己的角度来看一看，在人类不断前进的道路



上，印度的种姓、宗教，所有各方面都已经变成了虚伪的东西，婆罗门、刹帝利、吠舍、首陀罗，任何一个人现在都不再依靠种姓了。如果有人要依靠，那他只有绝路一条。那个时代的束缚，现在已经支离破碎了。现在谁还把它当作神圣的东西呢？你知道吗？那就是婆罗门。谁还想把它象祖传的契约一样当作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而抓住不放呢？你知道吗？那就是地主。大妹，了解这个问题的实质是不困难的。阿布尔沃能够抛弃象你这样的女子，所凭借的就是对旧传统的留恋。还有什么是比它更大的谬误呢？你说，不仅是阿布尔沃的种姓宗教如此，你的基督教也是同样的谬误。帕拉蒂，你也将不得不抛弃对它那种古老的传统的留恋！”

帕拉蒂害怕了，她说：“大哥，你是不是在说把所热爱的、所信仰的宗教也抛弃呢？”

医生说：“是，我是这样说的。原因是所有的宗教都是谬误，这是原始时期的坏传统，人类在世界上再没有比这更大的敌人了。”

帕拉蒂怀着懊丧的心情，面无血色地坐着。隔了好一会儿，她才慢慢地说：“大哥，不管你在哪里，我都会永远记着你，敬爱你。如果你说的是你真正的想法的话，那么从今天起，我们两人的道路就完全不同了。我从来也没有想过，你的‘道路社’委员会的道路是这样罪恶深重的道路！”

医生微微笑了笑。

帕拉蒂说：“我确切地知道，你的这条残酷无情的毁灭的道路，绝不可能带来幸福。我的这条博爱的道路、幸福的道路、信仰宗教的道路，对我来说，才是光明的道路。这条道路对我来说才是真理。”

"所以我才不愿意把你向我这方面引导呀，帕拉蒂！关于你的问题，苏米德拉犯了一个错误，可我一天也没有犯过这种错误。你走你的道路吧，博爱的计划，慈善机构，在世界上你会找到很多的。所找不到的，只有'道路社'委员会，只有……"说着说着，他的目光霎时象发出了闪光，随后又熄灭了，说话的声音仍然是坚定而严肃的。帕拉蒂和苏米德拉两个人都懂得了，医生的这种平静的脸色，他的这种克制的沉着的语言是最严重的。他抬起了头，又说道："帕拉蒂，我对你说过好几次，幸福不是我理想的东西。我的理想是独立自由。伯勒达伯王公把吉道尔化作无人的荒野的时候，整个拉杰布德族的地区再也没有任何地方比吉道尔更不幸了。现在已经过了多少世纪，可是那个不幸到今天为止比许许多多的幸福还更伟大。不讲这些无意义的道理吧。符合我宏愿的任何事，对我来说，都是真理，都是幸福。"

帕拉蒂不声不响地坐着，辩论和意见分歧以前就发生过多次，但没有象今天这样。今天她的心里充满懊丧，好象头上压着一个重担似的。

医生先望了望挂钟，然后望了望帕拉蒂，接着他脸上露出了自然而温和的笑容。他说："帕拉蒂，河又涨潮了，起来走吧。"

帕拉蒂站了起来说："走吧。"

医生手中拿着那包吃的东西站了起来，说："苏米德拉，伯尔金德拉在哪里？"

苏米德拉没有回答，她低着头一声不吭地坐着。

"送你回去好吗？"

苏米德拉摇了摇头说："不。"

医生还想说些什么，但是他忍住了，只是说了一声“那好”，然后就对帕拉蒂说：“大妹，现在不要拖时间了，走吧。”说着他朝外面走去。

苏米德拉还仍然那样低着头坐着。帕拉蒂向她暗暗告别后，跟在医生后面走了。

二九

帕拉蒂象做梦一样，来到船上坐了下来。在整个路途中，她始终一声不响地呆呆地坐着。夜已经很深，也许快天明了。天空中无数星星的闪光使大地的黑暗显得更加深沉。船到对岸的渡口停住了。医生拉着帕拉蒂的手，扶她下了船，他自己也想下船，但是帕拉蒂拉着他说：“大哥，没有必要送我，我自己回去。”

“你一个人不害怕吗？”

“有点害怕，但是没有必要让你陪我去。”

医生说：“就在附近，走吧，大妹，我把你送到家。”说完他正要从船上把脚踏上渡口的码头时，帕拉蒂双手合十对他说：“大哥，请原谅，请不要和我一起走，那会千百倍地增加我的恐惧。你还是回去吧！”

实际上，他们一同走非常危险，这是毫无疑问的，所以医生也没有坚持。不过，在帕拉蒂走后好久，他仍然站在那里望着她离去的方向。

帕拉蒂回到家里，开了门上的锁，走了进去，点上蜡烛，到处仔细地看了看。她好歹把床单铺好躺了下来，身子疲乏极了，心情很懊丧，眼皮一再往下沉，可是仍然不能入睡。

医生的话一次又一次地在她脑海里萦回：在这短暂的千变万化的世界上，根本不存在永恒的真理。事物不断产生，又不断消亡，而真理根据世世代代人类的需要，总得变换新的形式。在现代，把过去的真理也仍然当作真理，这是一种错误的信仰，是一种不好的传统恶习。

帕拉蒂内心想着：在人类需要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印度独立所需要的基础上，创造新的真理，这对印度人来说，是最大的真理。这就意味着，符合这个需要的任何道路都是真理，任何办法，任何密谋都不是微不足道的。而将工厂里的品行不好的工人、苦力引上正路所作的努力，教育他们子女的计划安排，为他们开办夜校，医生接受这一切并不感到为难，也不感到羞愧，因为这一切服从另外的目的。在附属国求解放的进程中，有什么可忌讳的呢？有一天医生曾说过，附属国的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如果对道义的理解一致了的话，那么对国家来说，再也没有比这更不幸的了。那天她还不理解这句话的含义，今天她完全清楚了。

时钟已经敲过三点。她不记得什么时候她清醒的理智被睡意打断。但是她感到，好象在睡梦中也还在一次又一次地重复这样的话：大哥，你是超人，我将永远坚定不移地崇拜你，尊敬你，敬爱你。但是你的这种思想我是绝对不能接受的。愿老天保佑你，用你的双手解放国家，但请你不要把非正义树立为正义的形象。你是最博学的人，你的智慧是无穷尽的，在辩论中没有人能胜过你，你什么都能做到。附属国的人不得不受外国人的极大污辱，在这苦海里，国家多么需要我们。作为国家的一个女性，难道我不了解吗？大哥，但是如果仅仅出于这一点就把这种需要提到最高的地位，而在怯

弱的人面前把不道德当作道德，并且说，凡是需要的，不是真理也成了真理，不道德的也成了道德的，那你的麻烦将永远没有完结的时候。第二天帕拉蒂睁开眼，天已经亮了很久。孩子们在门外叫，她马上坐了起来，连忙洗漱了一下，来到楼下。她一打开门，男女孩子们都拿着书和石板一起进来了。帕拉蒂叫他们坐下，想上楼去换衣服。这时旅馆的老板来了，说："从昨晚起，阿布尔沃先生一直在找你，小姐。"

帕拉蒂转过身站住了，问道："昨晚曾来过吗？"

婆罗门老板说："对，今天一早也来等过你，我回去叫他来好吗？"

帕拉蒂的脸色一下子阴沉下来，说："他有什么必要找我呢？"

婆罗门说："不知道，小姐。可能是他母亲病了。关于这方面，他想找你谈谈。"

帕拉蒂突然生气了，说："他的母亲病了，我又能有什么办法？"

婆罗门感到诧异，他非常了解，阿布尔沃先生是一个很体面的人。他也清楚，以前在帕拉蒂家里，阿布尔沃受到多么热情的接待和欢迎，而且多次经过他的手做了最好的饭菜送来给他吃。而今天他不明白她怎么会突然生气。他说："小姐，我不清楚，我去把他叫来好了。"说完他就要走。这时帕拉蒂说："上午我有很多事，要给孩子们上课。你去告诉他，现在没有时间见他。"

婆罗门说："那是不是叫他中午或下午来？"

帕拉蒂说："不，我没有时间。"她拒绝了他的建议，

很快上楼去了。

洗过澡，准备好以后，约莫隔了一个钟头她下来时，孩子们已经坐满了。以前由于教员用心讲课，整个街区都很活跃。那时白天、晚上，两段时间都上课；现在由于缺少教员，夜校已经停办了。苏米德拉不在了，医生也不知去向，娜沃达拉到别处去了。因为只有她，所以上午的事全由她一个人做。象往常一样，今天她也坐下来开始授课，但思想怎么也不能集中。在上新课和听孩子们背诵旧课时，不仅没有什么效果，反而使她感到有点自欺欺人。两个小时好歹过去了，所有的孩子都回了家。这时她才意识到，今天这一天该如何度过。在所有担心的事情中，对阿布尔沃的担心不时地打搅她。关于这个问题，帕拉蒂一点也不怀疑的是：她这么回绝他尽管很不礼貌，但接待他却是很不妥当的。可能是他想找一个借口见面，把以前不自然的关系搞得更不自然。要不，他母亲病了，那他呆在这里做什么呢？母亲是他的，又不是我的。得到母亲病重的消息，儿子就应该马上回到母亲身边去，这种事难道还要找其他什么人商量后才能决定吗？接着她又想起阿布尔沃很害怕疾病，他那颗脆弱的心，尽管急如火焚，但是他既没有服侍病人的能力，也没有经验。这个担子放在他肩上等于一切都完了。这一切帕拉蒂也是清楚的。而且她还知道，阿布尔沃对母亲极其孝顺，世界上没有什么事是他不能为母亲做的。对阿布尔沃来说，不能回到母亲身边去该多么痛苦啊！帕拉蒂一想到这一点，又开始同情他了。而另一方面，由于他那种令人不能容忍的胆怯，使她气得浑身冒火。帕拉蒂思忖：不能服侍病人，难道到生病的母亲身边去呆下来也没有一点益处吗？阿布尔沃难道是希望我

这样教训他吗？

就这样，帕拉蒂的担心不断地反复出现。关于母亲的病，阿布尔沃还可能向她问些什么呢。此外，可能还发生过阻止他回来的事情。不过，这方面是她丝毫没有意识到的。

她一点也不感到饿，所以今天没有做饭。下午，一辆马车来到她的门口。帕拉蒂从楼上的窗户格子里看到后，又惊异又焦急，她的心怦怦直跳。原来是诗人谢希装着他的行李，坐着马车来了。世界上竟然有人把昨天晚上的玩笑这样当真，大约这是帕拉蒂连做梦也不曾想到的。但对谢希来说，根本没有什么不可能的事。玩笑的话竟然成了具体的现实，他竟然出现在大门口了。

帕拉蒂马上走下楼来，说："谢希先生，这是为什么？"

谢希微微笑着回答道："我已经抛弃了家。"同时他吩咐马车夫说："把行李都搬到楼上去。"

帕拉蒂忍着恼怒说："谢希先生，上边哪儿有地方呀？"

谢希说："那好吧，就放在下边吧。"

帕拉蒂说："下边是教室，那儿放行李也不行。"

谢希有点着急了。帕拉蒂安慰他说："谢希先生，这样吧：医生在旅馆里住的房间空着，你在那里住下好了，吃的方面也不会有困难，去吧。"

"不过那得付房租呀！"

帕拉蒂笑了，她说："不，不必付房租，医生已经付过半年的房租了。"

谢希即使不大高兴，也只得同意这样的安排。帕拉蒂把所有的行李连同诗人一起，安置在婆罗门的旅馆里之后，回到了家中，这时已经是夜晚了。今天从各个方面说来，她的疲

乏和担心都是不平常的。为了怕万一谢希或其他的人来打扰她独自一人的平静，她把楼上和楼下的门窗都关上了，然后在自己的房间里躺了下来。

象通常一样，第二天早上她睁开眼时，由于昨天一整天没有吃东西而感到全身疲乏无力，以致起床都觉得困难。她渴得胸口都发闷了。她懂得，为了身体能支持下去，在这样的情况下偷懒是不行的。

如果说帕拉蒂成了基督教徒以后，在饮食方面真的还保留了一些禁忌的话，那对她是不公正的。可是好象她也并没有把全部旧的传统从心里排除干净。她的母亲第二次嫁的那个男人，是一个行为不端的人。帕拉蒂不得不和他坐在一起吃饭，但是她从来没有吃过剩东西。她已经不讲究什么不可接触的虚伪的那一套了，但是随随便便在什么地方吃人家做的东西，她仍然感到厌恶。母亲死了以后，她为了节省开支，一直自己做饭。只是生病的时候，或者因工作多感到疲乏，或者根本没有时间时，她才偶尔从婆罗门的旅馆里买饭来吃。她从床上起来，洗漱后，象每天一样准备做饭时，她感到身上没有力气，也没有做饭的心思，于是她派人到旅馆里叫他们送些饼和菜来。星期二学校里不上课，今天不需要她劳神费气力。

很晚了，旅馆的女佣人才端着盘子来了。她很不好意思地说：“大姐，送晚了。”

帕拉蒂把自己的盘子和碗端来放在桌子上，为了保持印度教徒旅馆的纯洁，女佣人把饼和菜放在帕拉蒂的盘子里，又把豆子倒在她的碗里，说：“你请坐，能吃多少就尽量吃多少。”

帕拉蒂看了看她，没有说什么。女佣人的话还没有说完，她继续往下说："我从阿布尔沃先生那里回来，就听说你的身体不舒服。只有我一个人，我心头扑通扑通直跳，也没有一个帮我做饼的人。现在别拖时间了，大姐，你还是到阿布尔沃先生那里去一趟吧。"

帕拉蒂轻声地说："你去吧，我就呆在这里。"

女佣人说："我会去的。他也没有佣人。我一个人要洗洗涮涮，这些别说了。他回来后把二十个卢比放在我手里，哭了。他说，在这最后的时刻，你出了这么大的力，即使是我母亲的女儿在身边，也不能做到这样。他哭得很厉害，我也哭得很伤心。唉！大姐，他母亲吃了多少苦！一个人在外国，又没有一个亲人，隔着大海，打了电报，儿子媳妇一下子也不可能飞到这里，也怪不了他们那些人。"

帕拉蒂由于烦恼以及一种无名的担心而突然心灰意冷了。她没有向女佣人问什么，只是一声不响地望着她的脸。

女佣人说："婆罗门把我叫去说，先生的母亲病得很厉害，你得到那里去帮忙。我不能拒绝。她得的是肺炎这类的病，又是住在拥挤的宗教会馆里；门窗全都坏了，没有一扇能关上；多么困难呀！下午五点她就死了，可是到旅馆叫人送信，结果到夜里两点多才抬出去，回来时已经天亮好久了。我一个人洗洗涮涮……"

现在一切她都明白了。她慢慢地问道："阿布尔沃的母亲死了？"

女佣人深深地点了点头说："是呀，大姐，好象是为她在缅甸早就安排了墓地似的。不是俗话常说，'土地在那里，就在那里安葬'吗？这边阿布尔沃从缅甸动身回国，那

边她母亲和儿子们就吵了起来。她不得不坐上来缅甸的船，她只带了一个佣人。在船上就发烧，到达宗教会馆时便昏过去了。阿布尔沃先生一回到家，又连忙乘返航的船回到这里来。来后一看，母亲快要完了，结果真的死了。但是，大姐，现在没有时间站着跟你聊了，我要走了，傍晚我再来。”说完她压抑着讲述故事的热切心情，很快地走了出去。

装饼的盘子仍然放在那儿。开头，帕拉蒂的两眼模糊了，接着一颗颗大大的泪珠从她的脸颊上直往下落。她从来没有见过阿布尔沃的母亲，除了知道她一生中服侍丈夫和抚育孩子使她受了不少的苦以外，她一点也不知道其他什么。但是不知道有多少个深夜，她曾单独一人坐着，对这个年老的寡妇作过种种想象。她设想不是在美好的日子里，而是在困难的日子里，她和老太太见了面，而那时除了她以外，老太太身边没有其他人。难道就因为她是一个基督教徒，老太太就会把她赶走吗？她很想知道这一点。她希望在困难的时刻，在那火一样的考验中，她会最后解决她和阿布尔沃的问题。宗教的差别是不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裂痕？她想把它放在真理的天平上检验。这个最艰难的检验时刻曾经出现过，但是她没有能够抓住它，而这奥秘在这一生中将永远是一个谜。

而阿布尔沃呢，今天他多么孤立无援；他多么孤独。有谁还比帕拉蒂更知道这一点呢？母亲的一颗为他祝福的心，很可能一直还象盔甲似地在保护着他，而现在连这个也没有了。帕拉蒂心里暗想：这都是我的胡思乱想，这只不过是我内心梦一般的想象；别无其他。可是除她自己外，还有谁知道她的这种梦想，过去曾使她的前途变得多么美好和光明？

有谁比她更了解，今天阿布尔沃在家庭内外多么孤立无援，多么孤独？

在这异国，也许阿布尔沃没有任何工作，也许他的亲人都已经唾弃他了。他的朋友们一定把他当作胆小鬼、贪心人、小人而谴责他。而使他最难受的是，今天连他的母亲也不在了。帕拉蒂感到：阿布尔沃由于不能到熟人那里去，竟不顾脸面地来到她这里。他干什么事也不熟练，不会有条理地安排，没有主见。在这样的情况下，当他母亲来到宗教会馆时，人又多又嘈杂，缺这少那的，什么都不方便。于是他的母亲病危了，这样的时刻他是怎么度过的？一想到这里，她的眼中就噙满泪水。她一边擦眼睛一边又记起了过去曾多次记起的事，好象一切痛苦都是从她和阿布尔沃认识的时候开始的。要不，当他和父亲以及哥哥们的放纵相反，站到母亲一边而忍受了许多痛苦时，他那自私的想法为什么没有使他从正道上堕落下去呢？他的软弱表现在哪里呢？难道他是这样卑鄙，他对宗教的信仰和坚定的信念，一切都是为了讨好母亲而故意那么装出来的吗？象他对神的顶礼膜拜，他到恒河沐浴，他头上留的辫子，这一切虔诚的行为，尽管可能是错误的甚至是荒唐的，可是他不怕人家的讥笑或攻击，仍然那样坚定，这难道能够说明阿布尔沃的动摇吗？那么他来到缅甸后又怎样呢？在这样长的日子里，他的弱点是如何掩盖起来的呢？她为了得到解答，曾多少次想问问医生，不仅是出于好奇，而且也由于内心的痛苦，但是她未能向他开口。她想过许多次：这世界上凡是能够被人知道的事物，大哥都知道，他还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吗？但是只是由于害羞和不好意思，她才未能问他这方面的问题。

她这样想着想着，突然一个新的问题浮现在脑海里。由于阿布尔沃行动上的过错，大家都站到他的对立面去了，但他始终没有失掉一个人的同情，这个人就是医生。这是为什么？只是出于怜悯我？难道阿布尔沃本人却不配得到他的同情？难道她真的对这个卑贱的人有这么深厚的感情？那时为什么医生心里就没有想到提醒她？难道他的心里就这样糊涂？

她就这样坐了两个小时。女佣人又来了。先前是由于旅馆里有很多事情要做，所以她没有时间把话都说完；现在她有空了。在阿布尔沃和帕拉蒂之间，有一种神秘而又美好的关系。关于这一点，大家都从种种迹象和行动中看出来了，所以也瞒不过女佣人。那么，突然发生了什么事，使得帕拉蒂在阿布尔沃处于这样危难的时刻也不露面呢？即使作为女性，女佣人对这样大的事也是不能理解的。她认为这样不好，所以找了一个借口来到帕拉蒂这里。她看到帕拉蒂时吃了一惊，说："怎么你连动也没有动这些吃的东西！"

帕拉蒂不好意思地连忙站了起来，说："没有动，我不想吃。"

女佣人摇着头惋惜地说："大姐，他也根本吃不下东西，这是我亲眼看到的。你不信，最好去看一看。碗还是那样摆着，真的连一口也没有吃。"

由于她这样出乎意料的同情，帕拉蒂真感到无地自容了。她勉强笑了笑说："你给我叫一辆车子来吧。"

"你去么？"

"对，去看看，看看他怎么样了。"

女佣人说："今天一大清早，他就来和婆罗门说了好多

好多。我听后想，这是怎么回事呢？在人家遭受苦难的时候不帮一下忙，那还等到什么时候呢？于是我马上把手上的活放下，跟着他去了。幸好，他……”

帕拉蒂着急了，她害怕她又重复那些说过的话。她打断她的话说：“你在这样的时刻帮助他，真是难得。不过现在不要拖时间了，赶快去叫一辆车子来。我既然要去，还是早点去的好，我马上把家里的事安顿完。”

女佣人是一个好心人，她叫车子去了。为了在困难的时刻帮助人家，她一边走一边说：“你今天就不要收拾了，家里的事都放下吧，我来给你安排。你把身上的衣服换好，头上再洒点恒河水就行了。在外国就是这么回事儿。”

过了一刻钟，马车来了。帕拉蒂带上几个卢比，锁好大门，上了马车。

当她到达宗教会馆时，天还没有黑。看门人指着二层楼上朝北的一间房说，那位孟加拉的先生就在里面。看门的还说，宗教会馆规定，住在里面不能超过三天，可是阿布尔沃已经超过七天了。如果经管人来了通知，那他的饭碗就成了问题。

帕拉蒂懂得他的意思，从口袋里取出两个卢比放在看门人的手里，然后按照他指的方向往二层的那间房间走去。进去一看，地上满处是水，行李衣物凌乱不堪。在一个角落，阿布尔沃正俯卧在一床毯子上，头上盖着一条新披肩。是睡着了还是醒着，不得而知。帕拉蒂早听说过，他带来了一个佣人。可是这个佣人不在，如果在附近的话，那他看到陌生人进来，一定会来打招呼的。帕拉蒂站了好几分钟，然后慢慢地叫道：“阿布尔沃先生。”



阿布尔沃坐起来，朝她望了望，接着把自己的脸放在两膝之间，一声不响地呆了一会儿。然后抬起头，坐正了。新近丧母的极度痛苦的神情仍然留在他的脸上，但是已经没有那么惶恐不安了。从他那悲哀笼罩着的眼光中可以看出，世界上的一切对他来说，似乎都如同梦境一般。帕拉蒂过去认识的、曾庇护过的那个阿布尔沃，现在已经成了另一个人。今天帕拉蒂面对面见到了他，惊异得怔住了。说些什么呢？她一时想不起来。还是阿布尔沃打破了这个僵局。他说："帕拉蒂，这里根本没有什么坐的地方，到处都是湿漉漉的。你就坐在那箱子上吧。"

帕拉蒂没有回答，原来是靠门站着的，还仍然那样站着。这以后好大一会儿两人谁也没有说话。

仆人原来是到市场上买油去了。他回来走进房间时，感到有点诧异，接着他拿着防风灯到外边去了。

阿布尔沃说："帕拉蒂，坐吧。"

帕拉蒂说："现在天色已经不早，坐一坐天就会黑下来了。"

"你马上要走吗？就不能坐一会儿吗？"

帕拉蒂慢慢地坐在那箱子上，又沉默了一会儿。她说："我不知道你母亲到这里来了。我未能见到她，内心很难受。关于这方面的事，你不必和我说什么了。"她说话的同时，眼眶里滚出了泪珠。

阿布尔沃呆呆地坐着。帕拉蒂用衣角一边擦着眼泪一边说："事情过去了，妈妈已经升天了。以前我曾经想过这一辈子不和你见面，可是你说，我又怎么能够这样把你扔下呢？我雇来了车子，起来跟我走吧！"说完她的眼睛里又流出了

泪水。

帕拉蒂本来害怕阿布尔沃也会同样悲痛得哭起来，但是他那干枯了的眼睛里再也没有一滴眼泪了。他很平静地说：“帕拉蒂，我作为丧母守服的人有很多麻烦，到你那里去不好，何况在星期六我就要乘船动身回去！”

帕拉蒂说：“到星期六还有四天。丧母守服的一些麻烦事我都知道。难道我就不能忍受这点麻烦？这宗教会馆的人就能忍受这些麻烦吗？走吧！”

阿布尔沃摇了摇头说：“不。”

帕拉蒂说：“阿布尔沃先生，如果你说了‘不’，我就可以把你这样扔下不管，那我根本就不会来了。”说完她又停了一会儿，接着说：“隔了这么多天，现在我没有什么要向你隐瞒的，也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你母亲的丧礼仪式还没有举行完，而你又要在星期六搭船回去，那以后会怎样，我也知道。在任何情况下，我也不会阻挠你。但是现在如果我不能把你留在身边，那我敢向你发誓，我会回到家后服毒死去。阿布尔沃先生，那时，你丧母的悲痛只会增加，而不会减少的。”

阿布尔沃低下头，坐着沉默了一会儿，然后站了起来。他说：“那么把仆人叫来，把东西收拾收拾吧。”

东西很少，收拾完后装上车，总共也没有花半个小时。

在途中帕拉蒂问道：“你的哥哥没有来吗？”

阿布尔沃说：“没有来，他没有请准假。”

“这里的工作是不是已经放弃了？”

“对，可以认为是放弃了。”

“在举行母亲最后的丧礼之后是不是就呆在家里？”

阿布尔沃说："不。母亲不在了，我现在在那个家里一天也不能多呆了。"

帕拉蒂听后，深深地叹了口气。

三 〇

在一片荒林间的废墟里，过去曾有那么一天，讨论过阿布尔沃的罪行，今天同样在那破房子里，又在召开"道路社"委员会的会议。那时，在那儿，不可抑制的愤怒和无情惩罚的火焰不停地上升，而今天却连一点儿火星也没有了。今天既没有原告，也没有被告，谁对谁也没有任何意见。今天由于疑惧和失望产生的难忍的痛苦，使整个会议显得消沉、苦闷和没有生气。帕拉蒂的眼里闪着泪花，苏米德拉低着头一声不吭地坐着。拉摩达斯被捕了，他满身血迹，遍体鳞伤，今天正躺在医院里奄奄一息，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完全恢复知觉。他的妻子带着女儿连日来成天东奔西跑，最后好容易在昨天傍晚投靠到一个南方的婆罗门的家里。苏米德拉打听到住址后，给她的娘家发了一份电报，可是到现在还没有听到任何消息。

帕拉蒂慢慢地说："大哥，拉摩达斯先生将会怎样？"

医生说："如果从医院能活着出来，就会坐牢。"

帕拉蒂的心发抖了，说："还可能活不了？"

医生说："至少是可能的。另外，即使不死，也会判长期的徒刑。"

帕拉蒂沉默了一会，然后说："那他的妻子、他的小女儿将来怎么办？"

苏米德拉答道："也许她的父亲会来把她们接回国去。"

帕拉蒂说："也许？比方说，如果家里不来人，如果家里已经没有人了呢？"

医生笑着说："也没有什么奇怪的。在那种情况下，象任何一个死了丈夫的寡妇的遭遇一样，她也会碰上同样的遭遇。"说完他停了一会儿，又接着说："我是没有成家的，我也没有任何钱财。根据为外国人制定的法律，在这里以及在我们自己的国家里，都没有我们的容身之地，我们象野兽一样总是在森林中东藏西躲。帕拉蒂，我们没有能力替人解除家庭的痛苦。"

帕拉蒂难过地说："你们没有倒算了，可是那些有这种能力的人呢？难道他们——我们国家的同胞就不能帮助解决吗，大哥？"

医生笑着回答道："帕拉蒂，他们怎么会帮助解决呢？他们又没有叫我们干这样的事，相反，我们却妨碍了他们的平静，给他们的幸福造成了困难。他们甚至都不愿看我们一眼。英国人骄傲地宣传印度人不希望独立的时候，那他们的确没有说假话。而且，当人们世世代代在黑暗中生活得眼睛都瞎了的时候，帕拉蒂，抱怨他们又有什么用呢？"

他又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如果今天拉摩达斯不得不死在外国的监狱里，当他在地下看到自己的妻子和女儿到处乞讨时，肯定会掉泪的。但是可以完全肯定，他不会向老天爷抱怨自己的同胞。我了解他，由于害羞，他嘴里会说不出一句话来的。"

帕拉蒂含糊不清地"唔"了一声。



克森·阿雅尔说不好他们的话，但是在他们交谈过程中，他多少也能理解他们的意思，他点头用英语说："确实如此。"

医生说："对，确实如此，这就是一个革命者最高的信条。向谁哭诉呢？向谁抱怨呢？当你听到自己某一个兄弟被判处绞刑时，你要明白，是在外国人的命令下由我们本国的某一个同胞给他套上绞索的，或者说将要给他套上绞索的。在屠宰场上，牛肉是由牛来驮运的。大妹，这又去怨谁呢？"

帕拉蒂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说："大哥，这难道就是你们事业的结局吗？"

医生的眼里闪光了。他说："帕拉蒂，这难道是平庸的结局吗？我知道，我国同胞不会了解它的价值，还可能嘲笑它。但是一个在将来某一天不得不为此而付出全部代价的人，是不会轻易发笑的。"说着说着，他主动笑了起来，然后又接着说："帕拉蒂，你作为基督教徒，竟忘记你的最根本的教义了？耶稣的血你难道认为是为世界白流了吗？"

所有的人都呆呆地坐着。医生又说了："你们知道，我从来不主张无缘无故地杀人，而且我打心底里讨厌这种事。我是连一只蚂蚁也不主动去踩的，但是在必要的时候……苏米德拉，是不是？"

苏米德拉表示同意说："那我知道，我亲眼看见过两次。"

医生说："那些从远方来到我们的国家、占领了我们国家的人，那些摧毁了我们的人性、我们的荣誉、尊严，抢走了我们赖以生存的粮食和水，夺走了我们的一切的人，他们有杀害我们的权利，而我们就没有杀害他们的权利？帕拉

蒂，这是你从哪里学来的公正的态度啊？”

但是今天帕拉蒂并没有被触动，她使劲地摇着头，说：“不，大哥，你绝对不能羞辱我。这一切都是老生常谈，促使人走向报复之路的人总是这样说的。但这不是问题的全部。世界上存在着比这大得多的问题！”

医生说：“那你就说给我们听一听，那是什么？”

帕拉蒂激动地说：“我不知道；但是你是一定知道的。你把掩盖了你真正理智的那种仇恨情绪排除后，走上和平道路时，世界上就没有任何问题不会在你的理智和才能面前屈服。用强制对待强制，用暴力对付暴力，用暴行回答暴行，这是从野蛮时代传下来的，难道就没有比这更伟大的东西吗？”

“谁能告诉我们那又是什么呢？”

帕拉蒂毫不犹豫地说：“你说吧。”

“大妹，关于这一点要请你原谅。当老爷用皮靴踩在我的胸脯上时，我嘴里是发不出和平的呼声来的，我是不会这么做的。不过你把这个任务交给谢希吧，他为了你也许可以这么做。”说完医生笑了。

帕拉蒂丧气地说：“你用玩笑把事情支吾过去了。但是我和你如此仇恨的那些英国传教士们不止一次地谈到过这个问题，而且确实是很高兴的。”

医生同意她的话，说：“帕拉蒂，这是很自然的。在美丽的森林里，如果手无寸铁的人站在那里唱着和平的调子，那老虎、狗熊等野兽是应该高兴的。你的那些传教士总是圣人嘛！”

帕拉蒂没有理会他的讽刺，说：“今天印度所遭受的不

幸尽管很大，但不是一贯如此。曾经有一个时期，印度处于文明的顶峰，那时印度不是宣扬了暴力和仇恨，而是传播了宗教和和平的福音。我相信，那样的时期会再出现在我们的面前。”

谢希许久一直在听着帕拉蒂的话，他诗人的心被她的信念和爱所感动。他用激动的调子说：“医生，我完全同意帕拉蒂的话，我也相信，印度的那种文明总有一天是要回来的。”

医生望着他们俩的脸说道：“你们俩在谈印度的哪个时代，我不清楚。但是文明总有一个限度。如果文明受宗教、非暴力和和平包围，那它就只有灭亡，任何神灵也保护不了它。印度什么时候在匈奴人面前认输的呢，你们知道吗？那是当匈奴人把印度的孩子当火把点着的时候，那是当他们用印度妇女背上的皮来蒙战鼓的时候。只有那个时候，印度人才承认了失败。印度人没有学会对付那种超出想象的残暴，结果如何呢？国家完了，神庙被毁了。那种因软弱无能所受的惩罚，我们到今天为止还没有受够。”

接着他又对帕拉蒂说：“你经常朗诵诗人德维金德尔拉尔·拉伊的诗：国家完了，为什么难过？你们重新做人吧！但是谁配称为挽救国家的人呢？你说说，你也许想过成为人的道路是什么阳关大道；你也许想过给国内痛苦的同胞服务，给害疟疾的人分分奎宁，这就叫作人。这不是，实际上要懂得作为人的尊严才叫作人，能够从死亡的恐惧中解脱出来才叫作人。”

稍停了一会儿后，他又接着说：“帕拉蒂，你没有什么特别的过错，你在那样一种环境中长大，在你的心中，这样的思想已经深深地扎下了根，即没有任何文明超过基督教文

明。有趣的是，没有任何谎言超过了这种谎言。文明的含义难道仅仅指能制造杀人的机器？对恶棍来说，骗人的办法是不少的，所以他们经常借口自卫玩弄骗人的把戏，没完没了地玩弄。如果文明有某种含义的话，那就是弱者的正义要求不会因为强者的力量而落空。在哪儿看到过他们的这种方针呢？在哪儿看到过他们曾经尊重这种正义呢？我曾经有一天对你说过，抬起头来看看世界地图，这件事你记得吧。你还记得我给你说过的中国义和团的故事吧？文明的欧洲列强进攻了他们的国家，对他们进行了那种报复。在它面前，成吉思汗和纳迪尔①的暴行又算得什么！就象一盏灯的灯光在太阳下面一样微不足道，不管其原因是多么站不住脚和没有道理，一旦得到进行战争的借口，他们是一点也不犹豫的。老人、儿童、妇女，不管是什么人，屠杀起来一点也不畏缩，一点也不手软。帕拉蒂，由于一种没有限度的罪恶毒化了气氛，他们的理智对他们所进行的屠杀也起不了约束的作用。要能达到目的，他们视任何一种办法或途径为神圣。道义的障碍，宗教的梗阻，难道仅仅是对我们这些被驱逐的和被蹂躏的人的？而对他们就不适用？"

帕拉蒂无法回答，一声不响地坐着。她怎么能反驳这些指责呢？他是无情的人，也是意志非常坚定的人。他很果断，是不讲宽恕的革命者。他了解得很多，在智慧和博学方面，他是独一无二的。由于国家的不独立而激起的永不熄灭的火焰，在他的全身和心中象一盏灯，日夜不停地在闪闪发光。帕拉蒂哪里能找到驳倒他的理论和根据呢？她回答不上

---

① 波斯的国王，曾侵略印度，屠杀过德里数十万居民。

来了，她哑口无言了。但是她的一颗纯洁的女性的心，出自一种本能的怜悯之情而暗暗感到懊丧。

苏米德拉很久以来已经不参与这样的争论了，今天她也低着头一声不吭地坐着。但是，克森·阿雅尔却忍耐不住了。大多数辩驳的话他不懂得。他打破了这种沉寂。他问道："我们还要等多久才开会呢？"

医生说："不等了，苏米德拉，你到爪哇去已经决定了吗？"

"决定了。"

"什么时候走？"

"也许是星期三，上星期六没有走成。"

"那你完全脱离了'道路社'委员会了？"

苏米德拉点了点头说："是的。"

医生对她的回答笑了笑，然后从口袋里掏出了几份电报交给苏米德拉，同时说："你看看这些电报，是昨晚赫拉辛哈送来的。"

阿雅尔低头去看电报。帕拉蒂拿来了蜡烛。电报很长，是用英语打的。意思也很清楚。苏米德拉变得严肃起来了。过了两三分钟，她抬起头来说："密码字我记不全了。我们在上海的俱乐部……古鲁格尔发来的电报，除这以外其他我都看不懂。"

医生说："古鲁格尔从广州发来的电报说：'警察在天亮前包围了我们在上海的俱乐部。警察死了三个，我们的人死了一个，死的是维洛德。默哈达伯和苏尔耶辛哈两兄弟同时被捕。阿约特亚现在在香港，杜勒迦和苏勒西在槟榔屿。在新加坡，警察为了寻找我们的俱乐部正在全市搜查。'所有

的情报就是这么多。”

一听到这消息，克森·阿雅尔的脸色变了。他嘴里仅仅吐出了两个字：“完了。”

医生说：“这两兄弟什么时候，为什么离开队伍到上海去的，我不知道。苏米德拉，伯尔金德拉到底在哪里，你知道吗？”

苏米德拉听他这么一问，呆若木鸡了。

“你知道吗？”

开头，她的喉咙里没有吐出任何声音，接着她摇摇头说：“不知道。”

克森·阿雅尔说：“我不相信他能干出这样的事。”

医生未置可否，他仍然静静地坐在那儿。

谢希说：“伯尔金德拉以为你从陆路离开了缅甸。”

医生对此也没有回答什么，仍然象先前那样坐着一动不动。

这时谁也没有说什么，所有的人都象雕像一样无声地坐着。前面放着电报纸，蜡烛已快点完了。谢希点燃了另一支蜡烛放在地上。大约这样沉默了十来分钟，后来从阿雅尔的身上开始显出点动静来了。他从口袋里掏出了香烟，在蜡烛上点燃后，随着吐出的烟，他深深地叹了一口气。他说：“现在全都完了。”

医生看了他一眼，他又吸了一口，把烟吐了出来作为回答。谢希能喝酒，但是他受不了香烟的烟味。现在他却故意点了一支香烟，把整个房间弄得烟雾腾腾。

阿雅尔说：“倒霉透了，现在我们必须停止活动。”

谢希说：“我早就知道，不会有什么的，仅仅……”



医生突然向苏米德拉问道："你说什么时候走？是星期三吗？"

苏米德拉没有抬头，她点头说："是。"

谢希又说："要对这样遍布全世界的非常强大的国家权力进行革命，不仅是白费力，而且简直是发疯！我从一开始就是这么说的。医生，到最后谁也剩不下。"

阿雅尔听懂了什么，这只有他自己知道。他吐着大口大口的烟说道："说得对！"

医生突然站起身来，说："今天我们的会就开到这里。"

大家同时站了起来，都表示了自己的意见，只有帕拉蒂什么也没有表示。她默默地走到医生身边站住，用自己的手抓着他的右手轻轻地说："大哥，我说，不跟我打招呼你哪儿也不去吧？"

医生嘴里没有说什么，只是用他那象金刚石一样坚硬的手，握了握他所抓着的帕拉蒂的柔软的手，然后从那里走了出去。

三一

第二天从大清早开始，天空中就慢慢布满了乌云。昨晚下过几滴雨，今天午后下起大雨，并刮起了暴风。昨天帕拉蒂没有让苏米德拉走，说妥了让她今天吃了饭回家。但是这样大的风雨天，别说渡河，就是走到外边也是很困难的。暴风雨没有停息，也一点儿没有减弱，到傍晚时反倒猛烈了。谢希住在印度教徒旅馆里，中午他散步来到帕拉蒂的家，到



现在一直回不去。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天黑，什么时候傍晚已经过去。帕拉蒂楼上房间的窗子全关着，点了灯大家坐着谈天。苏米德拉从头到脚都盖着毯子躺在安乐椅上；谢希靠着床上的枕头坐着；阿布尔沃躺在地板上的毯子上；而帕拉蒂在用刀削水果给他当点心。旁边的火炉上正煮着豆粥。

阿布尔沃说，他已经看破了红尘，现在对他来说，唯一的道路就是出家。谢希不同意他的这个见解，他用好多道理批驳他，劝他，说他的这种想法不对头和不妥当，原因是现在出家没有意义了。而如果向伯力沙尔学院申请教书的信被认可了，接受其聘请要好得多。

阿布尔沃听了难过起来，但是没有说什么。帕拉蒂一切都明白，所以她回答说："生活中除了享受以外，难道对人来说就不可能有更高的目标吗，谢希先生？世界上人们的观点并不是相同的。"

她说话的方式使得谢希很难为情。帕拉蒂又说："现在阿布尔沃先生的情绪不太好，在这个时候批评他对前途方面的想法，不仅不会有结果，反而我们还不得不……"

"帕拉蒂，我原来没有想到。"

没有想到，这对谢希来说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最近阿布尔沃又受了一次打击，这点除了帕拉蒂外，没有任何人知道。从世俗的观点看来，其结局超过了失去母亲。阿布尔沃的哥哥维洛德先生得知母亲去世的消息后，沉痛地发了一封电报，其中除了表示哀悼以外没有写其他什么。想到母亲是一气之下，甚至可能是受到了很大的屈辱之后，才来到这个没有神圣的恒河的异教之国缅甸的，当时阿布尔沃悲痛和激



动得几乎神经失常了。他到达加尔各答听说母亲来到缅甸的消息时，两天没有吃，没有喝，也没有休息，走时他和家里大大地闹了一场。不过，他毫无怀疑地抱有一种信心，认为由于他最小，在这样巨大的不幸事件发生后，家里一定有人来接他回去。如果迪瓦利在家，情况会怎样，也很难说。实际上他不在家，请假回他老家了。

这里也有印度的婆罗门祭司。今天大清早，阿布尔沃对帕拉蒂说："我不回加尔各答了，在这里能够做到什么程度，我就完成我母亲的最后丧礼算了。"

母亲突然出发到缅甸来，是由于她对儿子们的那种不可遏止的傲慢无法忍受，这一点阿布尔沃在加尔各答时已经知道了，但是其中在多大程度上有帕拉蒂这个基督教姑娘的因素，这是他不知道的。被沉重的疾病折磨得失去了知觉的母亲又不能说话，而维洛德先生却赌气什么也没有说。

苏米德拉突然掀起头上蒙着的毯子，坐了起来。她说："帕拉蒂，有人打开下面的门钻进来了。"

在暴风雨不停的哗啦哗啦的响声中，听出其他什么声音是很困难的。大家警觉起来。帕拉蒂聚精会神地听了一会儿，然后说："没有，没有人，阿布尔沃先生的仆人就坐在下边。"

但是很快她听到楼梯上熟悉的脚步声后高兴得叫了起来："啊，这是大哥来了。欢迎，欢迎，一千个欢迎，一万个欢迎。"她放下手中的水果和刀子，跑向楼梯边，说："晚上好，晚上好，一千个晚上好，一万个晚上好！大哥，来吧，快来吧！"

医生走进房间，一边把背上又大又沉的背包往下放，一

边笑着说："晚上好，晚上好！"

帕拉蒂拉着他的双手说："大哥，你看，我在给你熬粥呢！你先解开这大衣吧。哟！鞋子全湿了，等一等，让我先给你把这些都脱掉吧！"说完，她决定不了是先给他脱掉大衣呢，还是弯下腰先给他解开鞋带。最后她拉他坐到椅子上，说："让我先给你解开鞋带。你说，刮这么大的风下这么大的雨，你怎么不坐车来呢？大哥，早上你吃过什么？吃得饱吧？你听我说，婆罗门的旅馆里今天煮了羊肉，我给你弄碗羊肉来好吗？说真的，你吃不吃？"

医生带着笑说："怎么，你今天要把我折磨成疯子吗？"

帕拉蒂把鞋解开了，站起来用手摸了摸医生的头说："看，我想的一点不错，你正好象洗了澡来的一样。"说完她很快从架子上取来了毛巾。

一分来钟的时间内，她表现得这么天真，使得谢希都笑了，他说："帕拉蒂就好象是隔了十年八年之久才见到你一样。"

医生说："比十年八年还长。"他说着从帕拉蒂手里接过毛巾，又接着说："由于她过分怜爱，我几乎都喘不过气来了。"

"喘不过气来了？那就坐下好了。"帕拉蒂说完故意显得傲慢的样子，拿起刀，坐下削水果。在这样的场合，在她没有任何依靠的情况下，由于一个比兄弟、朋友、伙伴还要亲的亲人的到来，使她内心充满了爱、崇敬、骄傲和无私而又纯洁的激情，使得她抑制不住自己。如果说她的接待有点过分，这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苏米德拉静静地坐着看着这

一切。她这时仍然沉默不语。但是直到现在为止，横亘在她眼前的一道憎恨和潜藏得很深的嫉妒的帷幕突然消失了。她所看到的是，这一对男女之间，除了象清澈流水般的纯洁感情之外，没有其他什么。也许在那清流底下曾有过刹那间的污浊，她这样想象时就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帕拉蒂内心根本没有什么需要隐藏和感到羞愧的，所以她才和医生这么亲近。苏米德拉今天对这点是完全了解了。

到现在为止，帕拉蒂还只注意医生的身上，现在她注意到了他的背包。她带着激动不安的心情问道："啊，大哥，你在这样的暴风雨中干吗把这个伙伴也带来了？你不是要到什么地方去吧？你不能说谎骗人，我把话说在前头。"

医生竭力想笑，但脸上还是没有笑容。不过他仍装出笑的样子，话说得比较婉转。他说："要是不走，难道要象拉摩达斯一样被逮起来吗？"

谢希点了点头说："事情确是这样。"

帕拉蒂生气地说："事情确是这样？！谢希先生，你知道什么，这样胡说一气？"

"啊，怎么不知道呢？"

"你一点也不知道。"

医生笑着说："你们一争论，粥就没有味道了。好，阿布尔沃先生，如果你不坐明天的船走，难道就不能准时赶回家吗？"

阿布尔沃严肃地说："现在我想就在这里给母亲举行最后的丧礼，医生。"

"在这里，那为什么？"

阿布尔沃不作声了，帕拉蒂也没有回答。

医生心里明白，一定有什么事不便说。他说：“这也好。本来就没有什么必要一定回到那里去。你还有工作吧？”

阿布尔沃对此也没有回答。

谢希说：“阿布尔沃打算出家。”

医生笑了，说：“出家？老兄，这是为什么？”

阿布尔沃对他的笑有点不快，说：“医生，一个对活在世上不感兴趣的人，一个生活毫无乐趣的人，他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呢？”

医生说：“阿布尔沃先生，这些都是精神领域内的大问题，请不要拉着我在这方面发表外行意见。关于这个问题，你最好听听谢希先生的想法，他是懂得的。在小学念书时，有一次考试不及格，他给一个和尚当过一年的徒弟。”

谢希说：“不是一年，一年半还多。”

苏米德拉和帕拉蒂都笑了，但是，这也没有改变阿布尔沃的严肃表情。他说：“医生，我认为在我母亲死的问题上我是罪人。从她死的那天起，我一直就这么想。说实在的，我不再需要什么成家立业，成家立业对我来说是苦而不是乐。”

医生打量了他一番，好象了解到他真实的痛苦心情，便用充满感情和体贴的语调说：“阿布尔沃先生，我从来没有碰到机会和别人讨论这方面的问题，也从来没有这种必要。但是根据普通常识，我感到这也许是错误的。因痛苦而出家，只能过不幸的生活，而不能达到弃绝尘缘的目的。难道不走出家或享乐的……不过，我也说不清楚。”

帕拉蒂好象突然得到了新的启发，她用急切的口吻说：



“大哥，你能说清楚，你从来不说错话，而且也不可能说错，这是千真万确的。”

医生说：“看来是这样：母亲为什么去世，你为什么而来，而你为什么现在又不想离开这里，这我一点也不知道，也没有想知道这些事的好奇心。但是，如果由于某一个人的行为使你感到痛苦的话，难道一生中只有这痛苦永远起作用？如果一旦得到了幸福，难道在一生中它对你就没有任何价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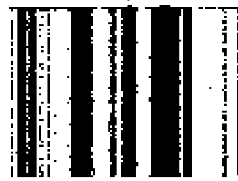
阿布尔沃说：“如果家里的哥哥……”

医生打断了他的话说：“难道世界上只有阿布尔沃先生的哥哥维洛德？难道就没有帕拉蒂的哥哥医生吗？如果在加尔各答的那个家里没有你的位置，难道非得要在那里立足不可？难道世界上对你说来就再也没有容身之地了吗？阿布尔沃先生，激情是宝贵的，但是如果让它来掩盖理智，那它就成了一个人的大敌。”

阿布尔沃沉默了很久，然后说：“医生，但我并不是为了宗教或为了自己灵魂求得解脱而弃绝红尘。如果要弃绝红尘的话，那目的也是为了别人。现在对你们来说，要你们相信我是很难的。你们不相信我，我不怪你们。不过有一件事倒是真的，即你们所了解的那个阿布尔沃，他已经不存在了。”

医生站起身来，走到他身边，把手放在他的肩膀上，说：“阿布尔沃先生，你说的这话是真的吗？”

阿布尔沃用激动的口气说：“从现在起，我要把我的一生投入到为国家、为人类、为无依无靠的穷苦人服务的工作中去。”说完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又接着说：“我的家在



加尔各答，我是在城市里长大的，但是如今我已经和城市完全一刀两断了。从现在起，为农村服务就是我唯一的志愿。曾经有一个时期，在这个以农业为主的印度，农村是主要的核心，农村就是一切。现在广大农村面临毁灭，中等的有教养的阶层抛弃了农村，来到城市，在城市里对农村进行统治，进行剥削。除此以外，他们和农村没有任何关系。没有关系也罢，但是那些一贯供给他们衣食的农民，今天却没有粮食，没有文化，无依无靠，正迅速地走向毁灭。现在我要把自己的一生投入到为他们服务的事业中去。帕拉蒂答应竭尽全力帮助我。我们要到许多农村里去开办学校，必要时帕拉蒂还准备到每一家草房里去承担教育他们孩子的义务。我出家是为了国家，医生，我出家不是为了自己。”

医生说：“这是一个好主意。”

从他嘴里只说出来这样简单的一句话，这是任何人没有想到的。帕拉蒂丧气地说：“大哥，从某种角度来看，这也就是你的事业。在这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里，如果不唤起农民，那是不会有什么革命的。”

医生说：“帕拉蒂，我没有反对呀！”

“但你也没有鼓励呀，大哥！”

医生点了点头说：“你们想为穷苦的农民做好事，那就做吧。我祝你们成功。但是这样做了以后，不必把它看作是对我的事业的帮助。但愿农民都成为王侯，愿他们得到粮食、钱财，有子孙后代。但是我不抱得到他们援助的希望。”

他看了看阿布尔沃，然后说：“为了给某个人做好事，就一定得诽谤另外一个人，这是没有意义的，阿布尔沃先生。农民和工人的痛苦和贫困的根源不在于有文化的中等阶

级，你得到另外的方面去找这个根源。”

阿布尔沃显得困窘了，他说：“大家不都是在这么说吗？”

“让他们说吧，错误的东西，即使三亿三千万人都一起这么说，也仍然是错误的。要是看一看，在印度也许没有其它任何一个阶层比有文化的文明阶层更受屈辱、更受诽谤和处境更悲惨了。你为什么还想再给它加上莫须有的罪状的重担，让它那风雨飘摇的小船在中流沉没呢？你难道认为，其他国家的所有理论、所有问题都适用于我们的国家吗？外来的不道德的行为时时刻刻都在带来毁灭，而你却为什么希望从内部制造纠纷呢？你知道吗？国内已经遍布了不满的情绪，而友爱和彼此尊重的关系为什么被破坏了呢？就是因为你们少数人的错误，使得有文化的人同有文化的人交锋。谢希，我记得有一天我曾制止过你干这样的事情，你还记得吗？公开宣布自己的弱点，当然表明一种不偏不倚的坦率的态度和自信，而且还可以获得一种廉价的声誉。但是，这不仅仅是错误的，而且还是虚伪的。你们要为农民的利益服务，这是可以的，但是不要诽谤另外的人或者煽动一部分人反对另一部分人，不要让这些人在世界上成为笑柄。在遥远的将来是可能的，让那样的时间到来吧，但是现在还隔得很远。”

大家都默不作声，只有帕拉蒂慢慢地说：“大哥，你可别见怪。我一直看到，你对农民的同情是很少的，你的目光只集中在城市。你不同情农民，你的两眼只是看着工厂的苦力、工人、手工业工人，所以你在他们中间建立了你的‘道路社’委员会。如果在你身上也有一颗叫做心的东西的话，

那也是向着中等阶层和有文化的文明阶层的。你对他们抱有希望，你把他们当作自己人。你说，这难道不是事实吗？”

医生说：“大妹，这不假，是事实。我对你说过多少次，‘道路社’委员会不是为农民谋福利的组织，而是我为了取得国家独立的武器。工人和农民是不一样的。帕拉蒂，所以你可以在苦力、工人、手工业工人的工厂的厂房里找到我，但是在农村的农民茅屋里却找不到我。不过，大妹，我们谈着话，可不能忘记自己崇高的职责呀！”接下来他把她的注意力引向火炉，说：“国家的解放即使拖两天，那我也可以忍受，但是煮好的粥烧糊了，我可忍受不了。”

帕拉蒂马上走上前去把锅盖揭开看了一下，笑着说：“大哥，不必害怕，阴雨天的粥是不会烧糊的。”

“那还要等多久呢？”

帕拉蒂说：“二十来分钟吧。不过，你为什么这么急呢？”

医生笑着说：“今天是来向你告别的。”

话尽管是这么说，看到他那张笑脸后谁也不会相信。外边还在下着倾盆大雨。帕拉蒂打开窗子，看了看情况，说：“天呀！今天整个世界都要翻过来了。大哥，这难道是告别的时刻？”说着说着，她马上想起了另外一件事，又说：“你今天可得睡在那个小房间里，我会亲手很好地给你铺上被单，好不好？”说完，她怀着充满神秘的欢乐心情做饭去了。医生对她说的话没有作答，他一点儿也没有注意她讲的什么。

医生在饭菜摆好之后摇着头说：“不，不，这样不行。你不能以给我们端菜端饭为借口而落在后面。这不成，今天

我们大家都一起坐下来吃。”

帕拉蒂同意了：“好吧大哥，今天我们四个人围坐着吃。”

医生说：“我能和大家围坐着吃，但是饿着肚子的阿布尔沃先生可要看着我们呢！他的观看可别使我们大家消化不良啊！先给他打个招呼吧。”

阿布尔沃笑了，帕拉蒂的脸上也现出了微笑，她说：“对于这一点我们可能有这种担心，但是大哥，有谁会使你消化不良呢？即使把一座山捣碎投进你那一团火里，它也会化成灰烬的。我看见过你那样吃东西。”她一边这么说，一边想到了那一天他吃饭的情景，她的心都有点战慄了。

大家开始吃饭。一面啧啧称赞饭菜做得可口，一面逗笑，有一阵子房间里的气氛完全变了。大家正在高高兴兴地吃着，阿布尔沃突然说了几句扫兴的话：“医生，两天前在报上我看到一条消息，如果是真的，那你为革命所作的努力就完全没有意义了。英属印度政府已经答应彻底改变自己的统治。”

谢希当即表示自己的看法说：“这是假的，这是欺骗。”

帕拉蒂也不真的相信。但是她出于本能的热心说：“谢希先生，这是可能的，兴许不是欺骗。一些领导人，近半个世纪以来……不，大哥，你不能笑，我提醒你。他们拚命开展运动，难道就没有任何成果吗？即便是外国的统治者，他们毕竟也是人呀！如果他们有了明辨正义的头脑和道德的理性，那就没有不可能的事。”

谢希还是和原来一样毫不含糊地说：“不可能，那是假的，是欺骗。”

阿布尔沃说：“许多人都持这种怀疑态度，这倒是事实。”

帕拉蒂说：“他们的怀疑是没有根据的，难道就没有上帝吗？”她立刻又带着非常固执的口气说：“改变统治制度，改革一些残暴和不道德的做法，这一切如果是真的，那么，大哥，发动革命，筹划起义，这一切就完全没有意义了。”

谢希说：“那是肯定的。”

阿布尔沃说：“也是毫无疑义的。”

帕拉蒂望了望医生的面孔，说：“大哥，那你说，你是不是会改变那可怕的形象而换上一副和平的面目呢？”

医生看了看墙上的挂钟，心中盘算了一下，自言自语地说：“时间不多了。”然后他突然对帕拉蒂用很亲切的语调说：“帕拉蒂，我自己也不知道，我的样子是一个可怕的形象，还是和平的形象。我只知道，我这一生是不会有什么变化的。而你的那些可爱的领导人，——大妹，请不要害怕，今天我既没有时间嘲笑他们，拿他们来开心，也没有那种心情——在他们看来，改革外国统治意味着什么？他们想为集中全部精力开展起来的运动付出什么代价呢？这中间有多少是真有多少是假呢？要得到多少代价，谢希才不认为是欺骗呢？可爱的领袖们才不会伤心呢？这些我一概不知道。当这些人朝着外国政府瞪眼，用自己最高的调门宣传：我们并没有沉睡，我们已经醒来了。我们的自尊心受到了极大的损害，要么是接受我们的意见，不然，我们就唱着‘向母亲致敬’的颂歌发誓，我们是一定要在你们的统治之下实现独立的，看谁有力量来阻挡我们。听到他们这样说，我简直无法

理解，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祈求，其实质又是什么。这些都已经超过了我的理解力。我只知道，我和他们的这种祈求没有任何关系，也和祈求来的东西没有任何关系。”

他停了一会儿，又接着说：“改革就意味着修补，而不是根除。将今天人们所不能忍受的暴行，改变到可以忍受的程度。也就是说，机器快要坏了，把它修理一下，使它重新运转的那种办法，也许就叫作改变统治吧。我从来没有期望过这样的骗局。我从来没有说过，把我们监狱周围的墙向外扩展一些，我们就幸福了。帕拉蒂，在我的愿望中，在我的磨练中，是没有自己欺骗自己的余地的。为了使这种磨炼成功，前面只有两条路：要么是死，要么是印度的独立。”

在他的这些话中，没有任何新的东西。可是帕拉蒂听到死字，想到其可怕的后果，两眼就涌出了眼泪。她说：“可是，大哥，你单独一人能做什么呢？大家都一个一个地抛弃了你，远远地离开了你！”

医生说：“他们是会走的，因为我们这些可敬的人经受不住欺骗，大妹。”

帕拉蒂嘴里想说：大哥，世界上不是所有的人都进行欺骗的，如果你的心不是硬得成了石头，那你是会懂得这一点的。但是今天她不能开口说出这样的话。

吃完饭，医生洗了手，坐在椅子上。谁也没有注意到他渴望的目光正在等待着一个人，而且慢慢地焦急不安了。同时，谁也不知道他的一只耳朵早就在注意下边的大门口，注意大街上有什么动静。当大家都没有在意的时候，医生惊异地站了起来说：“下边不是有阿布尔沃先生的仆人吗？没有睡着吧？啊，赫鲁木德，把大门开一下。”



这时帕拉蒂正在问苏米德拉，在什么地方给谁如何铺上地毯。她奇怪地回头问道："给谁开门呀？谁来了？"

医生说："我一直在等赫拉辛哈来呢！喂！诗人，你听出一点诗意来了吗？"说完他笑了起来。

帕拉蒂说："在这样的狂风暴雨中，我们正为你的'诗意'不安呢！从哪儿又来了这个不吉利的丧门星？"

谢希说："帕拉蒂，你可别小看了丧门星，没有丧门星就创造不出长诗《因陀罗耆的伏诛》①呢！"

"那我倒要看看，看他在创作什么诗。"说完帕拉蒂伸出头一看，阿布尔沃的仆人打开了大门，一个人走了进来，他正是赫拉辛哈。很快他来到楼上向大家问好，并向医生行了礼。他的穿戴仍然是那样：官方的号牌，官方的头巾，腰间还挂着装水的皮袋。这一切都湿透了，显得很沉重。水珠从他的大胡子上不断地往下滴。为了减轻一点重量，他用左手用力把身上的水挤出来。他一边挤，一边含糊地说："准备好了吗？"

医生兴奋起来了，说道："谢谢你，十分感谢。什么时候？"

"现在。"说完，他又一次向大家问好，想告别走。这时大家一齐问他："发生了什么事？'现在'是什么意思？"

虽然大家都知道，即使把刀架在他脖子上砍他的头，没有命令他也不会说出一个字。所以，当他那浓密的胡子里只露出了几颗牙齿笑了笑时，没有一个人感到奇怪。大家都知道，对于这个人，不管是谴责他还是称赞他，不管是侮辱他

① 著名的孟加拉语诗人迈克尔·默图苏登·德特（1824—1873）所著长诗。取材于史诗《罗摩衍那》，其中创造了一个丧门星帕耿都德，他破坏了因陀罗耆的祭祀，从而为因陀罗耆的被杀提供了条件。

还是尊敬他，都不起作用。不管是敌人还是朋友，都动摇不了这个人。在为国家的事业中，他服从医生的领导，牺牲了自己一生的幸福，牺牲了所有的一切，让自己充当了一名坚强的战士。他既不和任何人争辩，也不对什么人提出意见。对他来说，不管在什么场合，什么艰巨的任务交给他，他都想方设法去完成。他走后，医生为了满足大家的好奇心，说出了以下这样的内容。

到底受了多大的损失，现在作出估计还比较困难。可能损失相当大，但是不管受了多大的损失，他必须做两件事。一是他们的组织在新加坡所剩下来的那部分人，要想办法进行保护。还有，就是要找到伯尔金德拉，不管他在哪里，不管他处在什么情况下。在河的南岸西里亚门附近有一只中国货船要开往中国。明天大清早开船，已经为医生在这艘船上安排妥当，赫拉辛哈就是来送这个信的。

苏米德拉听完后，脸色突变。伯尔金德拉现在很可能在新加坡。不管伯尔金德拉在新加坡的什么地方，都不可能逃脱现在正要去寻找他的人的眼睛。翻脸的时刻就会到来。而他会得到什么样的惩罚，这是大家都知道的，苏米德拉也是知道的。伯尔金德拉和苏米德拉并没有什么关系。如果他犯了罪，惩罚他也是罪有应得。但是苏米德拉脸色突变的原因倒不是想到伯尔金德拉将受到惩处，而是想到伯尔金德拉不会飞蛾扑火，他也知道自卫。他的口袋里不仅秘密地装着手枪，而且象他那样狡猾、机灵、始终保持警惕的人，世上是少有的。他最大的错误是，他走时认定了医生已经从缅甸由陆路出发了。现在如果他通过什么途径了解到了医生的下落，不管他身边有多少杀人武器，他是会毫不犹豫地使用这

些武器的。实际上，在生死存亡的关头，别人是没有说话余地的。

没有其他什么，只有赫拉辛哈平静而又温和的一个词和一句话——“现在”“准备好了”在大家的耳朵里变得愈来愈可怕，并且无数次地回响。帕拉蒂想起了一件往事。那时她在莫尔明的房子里，正在跟大家一起高高兴兴地欢庆生日，她家的客人和最好的朋友勒夫勒德·劳伦斯在桌上吃饭时心脏突然停止跳动死去了。今天的情景正象那天一样，赫拉辛哈象一个死神，来后顿时把一切都破坏了。

谢希突然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说：“医生，一切都变得黯然失色，而且显得空虚了。”

话非常普通，而且一般，但是却象锤子一样狠狠地击在大家的心上。

医生笑了。谢希说：“不管是笑还是做什么，事实确是如此。你不在身边，好象周围都漆黑一团，黯然失色，空洞，渺茫。但是我会照着你的每一条命令去办的。”

“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就是说我不喝酒，我不参加政治活动，和帕拉蒂住在一起，还要经常写诗。”

医生朝帕拉蒂望了一眼，但是帕拉蒂并没有看他。于是医生带着开玩笑的口吻问谢希：“诗人，你不为农民写诗吗？”

谢希说：“我不写。农民的诗，农民自己能写就写，我不能写。关于你说的这一点，我想过很多，而且我也决不会忘记你的教诲，即如果有谁为了自己的理想能够牺牲自己的一切的话，那就只有受过教育的中等阶层的人民群众才能做

到。没有受过教育的农民是不能做到的。医生，我要做一个中等阶层人们的诗人。”

医生说：“你就做那样的诗人吧！但是，诗人，这可不是最后的结论。人类不会停留在一点上，农民的时代也总有一天会到来的，那时使国家走上幸福道路的职责就要落到他们的头上了。”

诗人说：“让那个时代到来吧！那时，我们以纯洁而又平静的心情把一切职责都交到他们手里，我们就告老了。但是，现在他们不能承担自我牺牲的重担。”

医生站起来走到他的身边，把手放在他的肩上静静地站着，没有再说什么。

阿布尔沃到现在一直默默地坐着听他们谈话，什么也没有说。但是听到谢希最后的那句话他很不高兴。他决心把自己的一生都投入为农民的事业中去，而听到对农民的这种非议，他感到愤慨和不满。他说：“喝酒不好，那你就不喝吧。写诗好，那你就写吧。不过，以农业为主的印度，其农民群众难道就那么渺小，就应该受到忽视？如果这些人不站起来，那谁来参加你所提倡的革命呢？又为什么革命呢？至于政治，医生，如果我不是发誓为农民的幸福而出家，那今天我人生的唯一职责就是参加国内的政治活动。”

医生好一会儿一直望着阿布尔沃，突然高兴地发出了爽朗的笑声。他容光焕发地说：“我全心全意地祝愿你成功地达到那个崇高目的。政治领域也是不应该忽视的。谁也不会反对你为了国家，为了自己的同胞而去出家。我只是想说一点，阿布尔沃先生，对一个人来说，并非每项工作都能胜任的。”



阿布尔沃同意他的这个看法。他说："医生，在这方面谁还比我受的教训更多呢？如果不是你的仁慈，在好多天以前我就受到了我这种误解的惩罚了。"阿布尔沃一边这么说一边回忆起往事，他仍然感到毛骨悚然。

谢希并不知道这一事件，任何人也认为没有必要让他了解这一事件。他把阿布尔沃的话除了作为通常一般的谦虚和表示崇敬以外，没有作其他理解。他说："很多人经常发生误解，不过因误解而受处罚的却是国家。我常想，医生，有谁比你更能干呢？谁有这么丰富的知识呢？就拿民族和国家的任何一个问题来说，有谁对统治制度有这么深刻的感受呢？有谁有这么深厚的同情心呢？可是这一切都没有用上。在中国，我们的行动计划落空了；在槟榔屿，我们的计划也告吹了；在缅甸我们也没有剩下什么；在新加坡，我们也会失掉阵地。这是毫无疑义的。实际上，你长期以来所作的努力都正在化作泡影，只留下了一条命。但是令人担心的是，有那么一天它也会保不住。"

医生笑了笑。谢希说："你笑也罢，做其他什么表示也罢，我是用非凡的眼睛看着这一切的。"

医生仍旧笑着问道："诗人，你的非凡的眼睛就没有看到其他什么吗？"

谢希说："不，也看到了。所以一看到你就想起来了。我们大家的斗争生活的道路，如果能向着没有暴乱和和平方面敞开，即使只有针尖那么窄的一部分，那……"

阿布尔沃说："哎呀！两个互相矛盾的东西结合在一起？"

苏米德拉为了不笑出声来，把脸扭向一边。医生也笑



了，他说："这是因为其中有两个彼此不同的个体存在，阿布尔沃先生。一个是谢希，另一个是诗人，因此一个嘴上说出来的就违反另一个心里所想的，形成了不合拍的调子。"他停了一会儿，又说："这样的脱节现象在很多人身上都存在，很不容易把握住。所以，发现一个人的言行不一致时，马上就给他作出结论，这就很可能对他不公正。阿布尔沃先生，我早就了解你，但苏米德拉却未能了解你。帕拉蒂，如果在生活中你受到了这样的打击，那么，请不要忘记你已升天的大哥的话吧。但是，现在我要走了。我的小船停在码头上，落潮时如果不用力划船，我就不能在黎明前赶上轮船了。"

帕拉蒂焦急不安了，她说："现在就走？在这样可怕的狂风暴雨的夜晚？就在这样可怕的河上？"

由于她那难过的语调，苏米德拉的自制力再也不起作用了。她脸色苍白，说："你真的要到新加坡去吗？你千万别去，那里的警察很熟悉你。这一次，你绝不可能逃脱他们的魔掌……"

她的话还没有说完，医生就说了："苏米德拉，难道这里的警察不熟悉我？"

然而，在这方面争论不会有什么好处，眼下也不是陈述理由的场合，或者是苏米德拉没有听到他说的话，所以没有给予回答。苏米德拉内心所要说的话，直到现在为止一直在撕裂着她的心，这时却这样冲出了她的口："医生，只要你最后一次相信我，我把你带到爪哇去好吗？同时只要有了钱，还有什么办不到的呢？"

医生正低着头系脚上的鞋带，系好之后，他抬起头说：

“苏米德拉，有钱可以办到很多事，所以应该节省着花。”

所有的人都懂得，这种评论是毫无意义的。苏米德拉怀着一颗无可奈何的痛苦的心，把眼泪汪汪的两眼转到了另一边。帕拉蒂说：“大哥，你把我扔在无底的大海里以后就这样走了！你不止一次地说过，不仅对我一个人，而是对象我这样的所有的姑娘你都有感情，你热爱所有的人，难道就这样……”

医生点头同意她的话说：“帕拉蒂，确确实实我热爱每一个人，对女青年我是多么热爱，又是多么信任，这一点我没有得到机会来进一步说明。不过大妹，如果你能说明的话，那你以后就替我把这一切向她们加以说明吧！”

帕拉蒂突然哭了，她说：“我要说明，你只不过是想把我们当作牺牲品！”

医生朝她望了一会儿说：“好吧，那以后就这样说吧！如果能够为印度的某一个女青年所理解，那我就认为我是很幸运的了。”他一面这么说一面把那又大又沉的背包放在肩上。

大家都跟在他后面走下楼来。帕拉蒂还在作最后的努力。她说：“一个人在国内的蓝图毁灭了，大哥，在国外的蓝图对他又有什么好处呢？一些知心的朋友，一个个都离开了你，现在只剩下你一个人了，完全孤零零的一人了。”

医生笑着说：“帕拉蒂，开始的时候也只有我一个人。至于外国，老天爷开恩，它还没有让人类违反它的意愿建筑高高低低的墙，还没有让人类把世界划分成成百上千的监牢。从北到南，从东到西，你都可以看到老天爷的宽阔大道展现在面前，想阴谋给它造成障碍，是人力所办不到的事。现在



一个地方着了火，火星可以带到另一个地方。帕拉蒂，这种火是不能阻挡的，这是一种不承认国与国之间存在着壁垒的毁灭之神的舞蹈[1]。”

然而，在屋外，毁灭之神的舞蹈真正在进行。狂风暴雨，电闪雷鸣，这一点谁也没有在意。倾盆大雨，不时的闪闪电光，狂风好象要把大地彻底毁灭，好象要把一切都扫荡干净。医生刚一打开门，一阵大雨就向里面袭来，大家的衣服都湿了，灯也灭了，霎时一片漆黑，伸手不见五指。

医生喊了一声：“赫拉辛哈！”

外面有人应声说：“医生，准备好了！”

大家都吃了一惊。在这骇人的狂风暴风中，头上是倾盆大雨，电闪雷鸣，而一阵阵的狂风不时地把树枝折落在地上，在这一片漆黑之中，竟然有人单独一人站在外边为他放哨，这件事是大家一下子所不能想象的。

医生说：“我走了。”

说完，医生正要向前迈步，阿布尔沃突然难过地说：“医生，那一天你救了我的命，我将永世不忘。”

在黑暗中传来回答的声音：“阿布尔沃先生，你把那件小事未免看得太过分了。不过，实际上救了你的人，你可没有记住她呀。”

阿布尔沃高声喊道：“能说没有记住？医生，我这一辈子同样也不会忘记她。直到我死的时候，这笔债……”

从远处，穿过黑暗传来的回答：“这样才好，我要祈求

---

① 印度三大神之一的湿婆神被认为是毁灭之神，他跳起舞来象征世界的毁灭。

老天爷，让你认识真正救了你生命的人。阿布尔沃先生，到那一天医生的这一笔债……”

医生最后的话听不清了，一阵暴风把那含糊不清的声音给刮走了。

接着，有好一会儿大家好象都失去了知觉。帕拉蒂象一个没有知觉的塑像似地一动不动。突然她尖叫起来，很快地跑上了楼。大家跟在她的后面也走上了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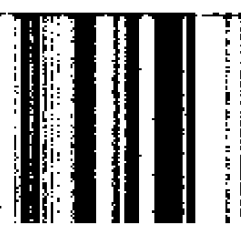
帕拉蒂走到楼上打开窗子，站在窗前，默默不语，一心一意用她的目光极力望着医生远去的方向。这样过了一会儿，突然随着可怕的声音，雷落在地上，耀眼的电光把天地都照亮了。就在这一刹那的时间里，电光把医生最后的影子显示在大家的眼前。

虽然任何密探也不至于疯狂到这样的程度，竟然在如此可怕的毁灭性的暴风雨袭来的时刻还在跟踪他们，可是他们两人还是避开大路从空地的南边走去。路上全是荆棘、蔓藤和泥浆，除此以外，四周漆黑一片。在这根本不能算一条路的路上走着的一个行人，背上背着沉重的背包，非常谨慎小心地向前迈着步子，而另一个人缠着沉重的头巾，顶着大雨跟在他后面走着。

隔了一会，一切都消失得无影无踪，只剩下一片黑暗，其他什么也没有了。

突然谢希长叹了一口气，说：“患难中的伙伴和朋友啊，再见了！”

阿布尔沃用两只手捂着前额，暗暗地向赫拉辛哈致意，然后抽了一口冷气，从他的心上好象卸下了一个沉重的包袱。



帕拉蒂仍然象一座石像一样，立在黑暗之中。她既没有听到谢希的话，也无法知道另外一个女人正和她一样，珠串似的泪珠簌簌地落个不止。

译　后　记

印度现代著名小说家萨拉特·钱德拉·查特吉（1876—1938），对中国读者来说并不陌生，他的中篇小说《嫁不出去的女儿》和长篇小说《斯里甘特》（第一部）先后于1956年和1981年在我国翻译出版；另外，他的短篇小说间或也有介绍。当然，与他一生创作的约二三十部中、长篇小说和许多短篇小说比起来，数量很少。这里介绍的《秘密组织——道路社》被认为是他全部创作中独具特色的一部作品。

所谓独具特色，指的是什么呢？我们知道，萨拉特生活的时代是印度沦为英国殖民地的时代，也是印度人民群众觉醒和民族独立斗争风起云涌的时代，这样的现实斗争不能不影响到一个关心社会问题和民族命运的作家。正因为如此，和萨拉特同时代的许多作家和诗人，在自己的创作中都经常涉及到这一时代主题，比如大家所熟悉的泰戈尔和普列姆昌德的许多作品就是如此。虽然萨拉特的绝大部分作品与这一重大主题没有什么关系，但他毕竟不能完全摆脱民族斗争这一汹涌澎湃的时代潮流，所以仍然留下了一部反映民族运动这一时代主题的小说——《秘密组织——道路社》，这就是人们把这部作品称为独具特色的原因。

《秘密组织——道路社》写于二十年代初，连载于1923—1924年的《孟加拉之声》杂志，后来出单行本时被英国殖民当局查禁，直到1939年，迫于群众的压力，英国殖民当局才不得不允许出版①。这部作品在孟加拉地区引起了很大反响，印度的其他语言也纷纷翻译介绍，有的作家甚至就其思想倾向写了另外的长篇小说作为补篇或续篇。小说的故事发生在缅甸仰光的印度侨民和印裔血统的流民中间，时间是在二十世纪第二个十年中的某一年。作者为什么选择缅甸仰光作为故事的发生地呢？原来萨拉特在1904年到1913年有将近十年的时间曾经在缅甸仰光的政府机关里当过小职员，有生活基础，他熟悉那儿的印度侨民，包括某些流浪到那里去的革命志士。这里我们顺便还要指出的是：英国殖民主义者为了便于他们的统治，曾在1886年把缅甸划作英属印度的一部分，直到1937年才结束这一局面。所以，小说中所说的这个国家，有时是指缅甸，有时是指印度，更多的场合是指包括缅甸在内的印度。

作者写这部小说是二十年代初期，当时的印度正处在继1905年民族运动的第一个高潮后的第二个高潮中。印度民族运动领袖甘地领导的国大党领导了这一新的运动，其目标按照甘地的说法，也“可以是英帝国内部的自治”，也“可能是英帝国外的自治”。也就是说，甘地领导的国大党，从指导思想来说，还不是很明确坚定地要求“帝国外的自治”即完全独立。其次，采取什么策略或方法来达到目标呢？甘地

① 关于这部小说发表的时间，还有其他说法。有的认为是1926年或1927年，这可能是指单行本出版的时间。还有人认为是1929年。所以，发表时间还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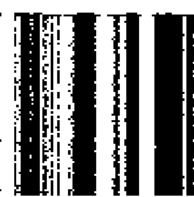
采取的是与英国不合作的策略和非暴力的原则。可是，包括受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影响的革命者在内的许多志士仁人和爱国者，他们要求完全摆脱英国的殖民统治，获得彻底的独立，并主张采取革命暴力的手段，来对付英国的武力镇压，把英国殖民者赶出印度。总之，这两种目的和手段的分歧始终贯穿在整个运动中，针锋相对。这就是作者写这部小说时的背景。他用这种认识来分析经过1905年的民族运动高潮之后以及另一次高潮到来之前、某些爱国者之间的一些主要倾向，所以他把小说取名为《秘密组织——道路社》。所谓“道路”者，就是要探索和开辟一条为达到独立目的的新途径之谓也。

我们可以看到，小说中的爱国青年对独立和达到独立目标的手段的理解并不是一致的。主要人物之一的阿布尔沃，热爱自己的祖国，憎恨英国统治者，同情革命志士，对独立有一种朦朦胧胧的要求，但他毕竟还不是一个真正的革命者，他没有投身革命的思想准备，更没有参加寻求暴力革命的地下活动的思想准备，所以经受不住考验。直到最后他也仍然停留在改善农民处境、为贫苦农民服务的愿望上，并没有更高的目标。此外，他在种姓和宗教问题上还相当落后和保守，行动受到印度教传统的束缚。另外一个主要人物帕拉蒂，她认为自己是印度的女儿，她爱印度，爱孟加拉。她同情工人群众的苦难，甚至还愿意帮助他们解决生活方面的困难。她向往的是和平、博爱、平等、自由，追求的是改善一点工人的境遇，更远大的目标基本上是没有的。她没有区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往往自觉不自觉地把自己和英国统治者联系在一起。其实，她是印度人，只是宗教信仰和英国人相

同，受的是英国教会的教育，如此而已。阿布尔沃和帕拉蒂是两个善良的、有爱国心但缺乏觉悟、找不到真正出路的青年知识分子形象。他俩参加“道路社”，都带有很大的偶然性和盲目性。所以，从任何角度来说，他俩也不可能是“道路社”的坚定成员。与他们形成强烈对照的是医生斯瓦萨吉，他是这群爱国青年中的核心人物。他奋斗的目标非常明确，就是民族独立。为了达到这一目标，他鄙弃非暴力的原则和所谓和平的道路，主张使用暴力进行革命，不怕流血牺牲。在他看来，革命者与殖民主义者是势不两立的，压迫民族与被压迫民族是不共戴天的敌对的双方。他性格刚毅、坚强、勇敢、视死如归。虽然在他建立的组织“道路社”内外，他采取的许多策略未必正确，然而他仍无愧为印度民族觉醒早期的英雄。

今天，我们可以说医生以及他的追随者从事的只是个人的、小集团的反抗，而没有把广大群众动员起来；他们即使走到工人群众中去，也只限于宣传鼓动。虽然他们处于地下密谋，身带武器，行动诡秘，但还没有具体的暴力反抗的步骤和行动，只不过是探索和讨论而已。

医生他们的行动是不是恐怖主义的活动呢？不，他们的行动不能与今天的恐怖主义活动相提并论。在近现代世界各国的革命史上，出现过不少这种个人的或小团体的暴力反抗，俄国革命早期的民粹派如此，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某些革命党人如此，而在印度也是如此。在二十世纪的头两个十年里，印度有不少革命者从事这种活动，甚至在三十年代初期，著名的爱国志士帕格德·辛赫也采取过这种行动，在当时英国殖民主义当局御用议会的大厅投掷炸弹，震动了全



国，至今仍为广大印度人民所怀念。总之，这种个人的或小团体的暴力反抗或冒险活动在历史上曾起过积极作用。当然这种积极作用有一定限度，不能夸大，而且从根本上来说，这并不是一种完善的方式或途径。

作者正面刻画了医生这个人物，肯定和歌颂了他视死如归的大无畏精神、自我牺牲的品德、刚毅果敢而又富有人情味的性格等等，然而对其斗争前途来说，作者的态度是有保留的。整部小说写的几乎全是“道路社”内部的兴衰，医生活动的领域越来越小，他的追随者越来越少，特别是组织内部的矛盾几乎尖锐到了火并的程度，直至最后分道扬镳。在这种不利的形势下，作者并没有象征性地指出医生继续斗争、重整组织和扭转不利局面的前途，相反，作者写出了“道路社”处于瓦解的边缘。这说明作者对“道路社”所探索的新途径——暴力革命是持怀疑态度的。在这一点上，作者似乎比较同情帕拉蒂的主张。

小说穿插了两对男女——医生和苏米德拉，阿布尔沃和帕拉蒂——的爱情故事。医生和苏米德拉名义上一度是夫妻，但两人之间却没有感情，或者说苏米德拉对医生的好感并没有得到医生的响应，所以他俩的关系始终讳莫如深。也许是由于医生一心一意从事革命活动，不恋儿女之情而使苏米德拉失望，最后不得不只身出走。帕拉蒂对阿布尔沃一往情深，而阿布尔沃则始终保持一定的距离。宗教和传统习俗给他们造成了障碍，再加上思想上的分歧，这样他们的结合就不可能成为现实了。虽然在小说的最后部分，由于宗教和传统习俗对阿布尔沃的影响减少了，而他们的目标又比以前接近了，从而给他们的结合带来了现实的可能性，不过这是离开小说

的题外话了。

最后，关于翻译这部作品的始末还想说几句。几年前，北京大学副校长季羡林教授访问印度时，加尔各答印中友协负责人向季羡林教授推荐这部作品，并把孟加拉语原本寄给他。印度朋友也许认为，这部小说除了积极的思想内容外，还几次提到我国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活动，有的地方对中国当时受到西方列强的欺凌深表同情，这样，小说对中国读者来说更具有意义。季羡林同志回国后，把翻译这部小说的任务交给了我们。我们不懂孟加拉语，只好从印地语的译本转译。我们根据的印地语译本是由滕纳耶古马尔·杰恩翻译、孟买印地语文库出版局出版的1946年再版的版本。该译本1939年初版时书名为《道路的开拓者》，再版时改名为《权利》。近年我国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卷中有关孟加拉语文学和萨拉特的条目都把这部小说译为《秘密组织——道路社》。为了避免混乱，我们采用了这个书名。我们从印地语译本译出后，请董友忱同志根据孟加拉语原本校阅了一遍，在此特向他表示感谢。尽管如此，译文中一定有不少欠妥之处甚至错误，请批评指正。

刘　安　武

一九八三年七月

[General Information]
□□=□□□□—□□□
□□=□□□□□□□·□□□·□□□□□□□ □□□□
□□=371
SS□=10337551
□□□□=1985□04□□1□